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越風半月刊

第一期－第七期

黃萍蓀編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黃萍蓀編

越風半月刊（一）

第一期—第七期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越風 半月刊 第七期

每月二日十六日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日

編輯人 黃萍蓀

發行者 越風社 杭州仁和路乙之一號

印刷者 浙江正楷印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清泰路四一二號 自動電話二二六六號

越風

半月刊

第一期

越風社同人信條

一、不張幽默惑衆
一、不以巧言欺世
一、不倡異說鳴高
一、惟持真憑實據
和世人相見

本刊贊助人題名（以簽名先後爲序）

邵元冲　余越園　黃華表
黃紹竑　鄭文禮　馮寅和
許紹棣　王蘭泉　[illegible]
[illegible]　羅霞天　徐青甫
[illegible]　[illegible]　徐竹蓀
[illegible]　金潤泉　陳伯衡
[illegible]　朱惠清　[illegible]
陳本雷　[illegible]　[illegible]

越風

半月刊第一期

目錄

封面（李慈銘手札）
李清照在金華……曹聚仁
悔社的始末……許紹棣
記曾孟樸……郁達夫
哀文……曾　樸
越縵堂日記的作者李慈銘……黃萍蓀
記蔡元培的啓事……高乃同

湖上文苑
……陳屺懷
……柳亞子
……邵裴子
……袁思永
……徐恃岑
……祝文白
……俞平伯

歸硯樓記……余紹宋
燕夢樓詩話……金東雷
鄭放成之風波相……黃　華
越諺之史的研究……陳萬里
詩聯新輯　文瓚
後記……萍　蓀

李清照在金華

胡健中

郁達夫先生遊臨安在臨安縣志上尋不出蘇東坡和琴操當年的一段風流故事，心中老大的不高興；因此做了一首七絕詩道：

「山既玲瓏水亦淸，東坡曾此訪雲英，如何十卷臨安志，不記琴操一段情？」達夫這種感慨，當我去年秋天遊金華，登八詠樓，憑眺樓的下雙溪，折回到旅館拿金華縣志翻閱了之後，也同樣的在我心上發生過。

八百年前，道八詠樓下的雙溪，是一個名勝的所在，也是當時金華城中的仕女們躡屐遊臨之地。我們中國文學史上惟一的天才女詞人李淸照，便是這裏可以看到的一個遊客。她曾經以這一條合流的溪水爲對象而做了一首武陵春小詞，詞曰：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道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原來李淸照自從她的丈夫趙明誠病死在南京之後，因爲金人南犯，天下大亂，她的濟南老宅和他們夫妻倆以畢生精力所搜羅的許多極名貴的金石書畫，固然統統成了灰燼，即連準備送到南昌她的丈夫的妹婿那裏去的兩萬卷書，兩千卷金石刻，和一些器皿綢緞，也都在南昌失陷的當中完全丟棄了！這時宋高宗已被敵人追逼着遷都到浙江來，宋室的江山已經亡了一大半。在這種家亡國破，人去樓空的悲慘無依的環境中，我們的女詞人祇帶了殘餘的幾十本李杜韓柳的集子和很少的一點漢唐石刻以及三代鼎彝之類，千里迢迢的飄泊到浙江來投靠她那在台州做官的弟弟李迒。因爲避難，她的足蹟幾乎走遍了杭州，台州，溫州，紹興，衢州，睦州一帶，最後在紹興四年的冬天，又由嚴灘到了金華。我們的女詞人此時已經是五十三歲的垂暮之年，老了！

在金華，她住在一個姓陳的屋子裏。這位女詞人，當更長燭明，良夜寒其的時光，固然可以和家人們鬥鬥小牌，聊解岑寂，而風和日暖，窗軒明靜的當兒，那種未亡人的孤冷生涯，也就很難捱得過去。在一個暮春三月，金華的名勝雙溪遊侶如雲的天氣，我們的女詞人於懷念舊塵，欲遊又止，無可奈何的情緒中含着兩眶情淚，便做成一首哀感絕倫千古傳誦的新詞，就是上面所記的武陵春了。

有人說李淸照和她的弟弟「老於金華」，確否不可考，但她在金華住了好幾年，已是比較可信的。她那有名的打馬圖和打馬賦都是在金華寫作的。同時，一部漱玉詞，除上述武陵春一詞外，我們雖指不出還有那幾首是在金華做的，但她的晚年諸作如聲聲慢，御街行，淸平樂等至少總有幾首是在那裏產生的。

這樣一個女詞人，這樣一個文苑佳話，而光緒最後版的金華縣志竟付闕如，即選「流寓」一章內，也找不出一個字，我當時遊罷雙溪，翻閱了縣志，很覺失望，並且也替金華可惜。將來如果重修縣志的話，我們希望金華的老師宿儒如王孚川先生等出來主張主張，庶幾替遊金華的人們添上一點留戀低徊的資料！

南社的始末

胡懷琛

正如作者所云：南社不但是一個文學團體，且和中國的政治也有很大關係。二十餘年來，國內士人學子的腦中，都已印有南社二字；但料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人，正還多着。胡先生今爲本刊特撰此文，殷情厚意，固屬可感；惟吾知讀者閱後，必將有更進一步的欲求追至。因爲胡先生僅和盤出了南社的一個輪廓，但裏面自還有無數珍貴的資料隱藏未露。這第二步的發現，我們只有盼望于曾爲南社的推動前輩如柳亞子，陳陶遺，朱少屏，黃賓虹，葉楚傖，胡樸安諸先生的動手了。這樣，使後人對此革命的文學團體可得一明確的概念，不至如幾社復社一樣的不能普遍地給人知道。要知這部軼聞，亦是有裨史乘，願弗專爲嘲風拈稿而看也。　編者識

一　緣起

南社是成立於二十六年前的一個文學團體。它在辛亥光復前後，不但是和中國的文學有很大的關係，而且和中國的政治也有很大的關係。這是不必多說的了。但這個團體的歷史，一般的人，未必十分明瞭，約在民國十七八年之間，我方在編輯某雜誌，曾寫信給柳亞子先生，請他寫一篇南社的歷史。誰知柳先生不肯寫。我自己呢，雖也是社友之一，但對於社事也不能十分清楚，當然不敢寫。後來只把我手邊所有的關於南社的文章，集合在一起，題名爲南社掌故，完全是述而不作，只是輯錄他人的文章，自己並沒有寫甚麽。

今年越風雜誌又囑我寫一篇關於南社的短文。同時也請柳先生給我些材料。柳先生依舊是沒有把材料給我，他只叫我自己寫。寫一篇南社的歷史，本來是我的初衷，但事情太難，實在辦不到。今既承越風要求，我便將我個人所知道的南社隨便寫一點。當然，我所知道的是有限得很，但所寫的力求準確。讀者或可以知道南社歷史之「一斑」；至於「全豹」，則盼望有他人能做這工作。

二　南社的發起及其集會

南社，係成立於清宣統元年的十月初一日（公曆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發起人爲陳去病，高旭，柳棄疾，等三人。

陳去病字佩忍，號巢南，江蘇吳江人。已於民國二十二年逝世，年六十歲。

高旭字天梅，號鈍劍，江蘇金山人。已於民國十四年逝世，年四十九歲。

柳棄疾字安如，號亞廬，又號亞子。今以號行（亞子）。江蘇吳江人。現年四十九歲。

南社第一次集會的地點，是在蘇州虎邱張東陽祠，時間是宣統元年冬季。我是在宣統三年夏季才加入的，第一次集會的情形，我當然不知道。後來從柳先生處得知第一次雅集到會的人計有下面幾位：

社友 陳去病字巢南江蘇吳江人 已故

柳亞子以字行江蘇吳江人

朱錫梁字梁任江蘇吳縣人 已故

龐樹柏字檗子江蘇常熟人 已故

陳陶遺以字行江蘇金山人

朱少屏以字行江蘇上海人

俞 鍔字劍華江蘇太倉人

馮 平字心俠江蘇太倉人

趙正平字厚堅江蘇寶山人

林懿均字立山江蘇丹陽人

沈 礪字道非浙江嘉善人

諸宗元字貞壯浙江山陰人 已故

胡栩之字栗長浙江山陰人

黃 賓字濱虹安徽歙縣人

蔡 守字哲夫廣東順德人

林之夏字秋葉福建閩候人

景耀月字秋陸山西芮縣人

共十七人

來賓 張家鎮 張季龍 江蘇陽湖人

自第一次集會後，規定每年春秋兩季，各集一次。地點臨時酌定。爲集會便利起見，大概常在上海。在上海的地點，不是愚園便是徐園。愚園今已廢，遺址在靜安寺路愚園路。徐園在康腦脫路，當時候是很清靜的，現在已變成熱鬧區域了。

三 南社的職員

南社初起的組織，是公推編輯員三人，會計書記各一人，庶務三人。每歲一易，在集會時公舉，選任者爲編輯三人，分爲選文，選詩，選詞三部，每人各管一部，第一次當選編輯員的，是陳去病，高旭，龐樹柏等三人。第二次當選的，爲寧調元（字太一），景耀月，王蘊章（字西神）等三人，但各人均忙於他務，一切都由柳亞子一人包辦。從民國三年起，取消編輯員，改選主任一人，總攬社務，由柳亞子連任至民國六年八月後爲止。最後的主任是姚光（字石子松江金山人）支持殘局，也有六年之久。

四 南社的出版物

南社的出版物，用南社名義出版的，始終只有南社一種，就是前面所說由編輯員選編的社友之稿。自清宣統元年起，至民國十二年止，先後共出二十二集。每集分文，詩，詞三類，規定文詩各四十頁，詩二十頁，共一百頁。但事實上前數期頁數不足一百頁，最後數期又超過一百頁，第二十三集甚至分爲上下兩冊。第一集印數不多，我始終沒有見過。我所見到的從

第二集起。但因遷徙及屢次戰爭關係，現在家裏一本也沒有了。

此外有胡樸安重選的南社叢選，他是用私人名義選輯，用私人名義印行的。內容是從南社第三集起至第二十一集止（第二十二集未及錄入）選出一部份，比較的簡單，易讀。他選輯的標準，是以人為重，大約每個人的作品，只要南社中是收入的，他至少要選一二篇（他自己的一篇也不選）。此書有汪精衞，傅鈍安，柳亞子諸人序，及其本人自序，說明選此書的命意，並連帶說到關於南社的話。今以文長，不及備錄。又有南社小說集一種，是用南社的名義編輯，而由文明書局出版的（出版在民國四五年間）。至如社友個人的出版物，則多不勝計。

五　南社社友數目及其籍貫

南社社友，在辛亥光復以前，還不十分多。在我加入時，怕還不滿一百人。在辛亥以後繼續加入的很多，總數我不能知道得的確，大約總在一千以上。在辛亥以前加入的社友，宗旨比較的純粹一些，在辛亥以後加入的，就很複雜了。到了民國六年八月後，就因內部的糾紛，而有趨於無形停頓之勢。以後曾舉行集會兩次，發刊社集兩期，至十二年十二月以後，始完全停止進行。但南社在社會上的地位，卻已成為歷史的了。

社友的籍貫，以江蘇浙江兩省為多。次則廣東湖南福建四川安徽江西，再次則山西陝西山東湖北廣西雲南貴州河北河南甘肅遼甯各省均有人加入。這是大概的情形。詳細的社友地理分配表，我無法可以做。

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中要人，有許多位是南社社友。民國初年上海及江浙內地國民黨各報館的記者，大多數是南社社友。今中央政府中要人，也有好多位是南社社友。而已經死難及病故的社友，約數已在十分之一以上了。

六　南社廿週紀念及臨時雅集

南社自停止進行以後，直到民國十七年，由第一次集會到會人發起舉行二十週紀念，於該年十一月十二日集會於虎邱冷香閣。那天雖然天氣不好，有些小雨，但是由京滬杭各地赴會的人依舊很多。大家冒雨登山，很是高興。當時曾提議恢復社務，但因種種關係，沒有實行。到民國二十三年，又由柳亞子等發起，於三月四日晚上，在上海北四川路新亞酒店臨時雅集。那天到會的人更多。社員及非社員（臨時參加的）共一百零九人。那天晚上，我雖也到會，但是因事早退，第二天在報上見到那晚上的情形，非常熱鬧。柳先生也很高興，曾當筵朗誦詩詞，可惜我早退，不能一同「盡歡而散」。後來又發起點將，推蔡子民先生為晁天王，（蔡先生是來賓）柳亞子先生為宋公明。以外各人都一一分配，剛巧連晁天王共一百零九人。這張點將錄的名單，曾載於該時

上海各日報上，我想「好事者」還有保存着的。（上海市年鑑也已轉錄）當時也有人提議恢復南社，但柳先生却以爲不必，不如讓他永久成爲一個歷史上有名的團體。或隔幾時，臨時集會一次，只是紀念的性質，並不是繼續進行。但以後也便沒有舉行過紀念式的集會，我很希望能舉行。

七 附記新南社

在民國十二年間，曾由柳亞子發起，糾合一部份社友和非社友組織新南社新南社成立於十二年十月十日。柳亞子當選社長，邵力子陳望道胡樸安當選編輯員。曾出版社刊一冊，名爲新南社社刊，主編人爲邵力子；該刊所載宣言，則爲葉楚傖的手筆。出了一期以後，便沒有續出。而新南社以後也只集會過一次，就無形的停止進行了。

八 附言一

這篇短文，雖是由我寫的，僅寫過以後，曾經送給柳亞子先生看過。我所不知道的事，當然遺漏了的不少不少，但是寫入這文中的事實，大概不會有甚麽錯。讀者如要看南社發起時的宣言書，及其章程等，或是要新南社的宣言書等，可看上海的學藝團體一書。（上海市通志館期刊抽印本）讀者如要讀南社社友的作品，可讀南社叢選。（胡樸安編，現由上海膠州路佛學書局發行。）讀者如要看南社臨時雅集時點將錄的名單，可看上海市年鑑。（上海市通志館發行）讀者如要讀南社小說集，可向上海中華書局去買，或者還可以買得到。（原是文明書局出版的，後歸中華代買）

此外南社社友個人的詩文詞集，或其他著作，多至不可勝數。在這裏也無法可以略說其一二了。

九 附言二

大家都知道：幾社和復社，是明清間兩個極重要的文學團體。但是他們的歷史，很少確實而詳盡的紀載。關於幾社的，有杜登春的社事始末。關於復社的，有陸世儀的復社紀略，和吳偉業的復社紀事。然今細讀他們的書，終不免有主觀的話，至於紀載無系統，更是前人著書的通病。但我們有了這些書，究竟能知道一點關於兩社的事。可見這一類的書的重要。今我寫此文，當然不敢妄比古人，只不過聊供讀者參考之一助而已。事實的確實性，前面已經說過；至於主觀一層，究竟有沒有，自己也不能知道，只不過是極力想免去罷了。

記曾孟樸先生

郁達夫

曾孟樸先生作故的時候，東南日報的記者黃萍蓀先生，曾來訪問過我，已經將先生的身世約略讀過一遍了，後來看見邵洵美先生在人言上，鄭君平先生在新小說上，各做過一篇關於曾先生的文字；現在在林語堂，陶亢德兩先生合編的宇宙風上，並且還登載了哲嗣虛白先生自己編撰的一部很詳盡的孟樸先生的年譜，要想知道曾先生的一生經過，和著作學問以及任事履歷的人，但須去翻讀第二第三期的宇宙風就對，這裏我祇想寫一點先生和我個人的交誼。

當我還上杭州來住之先，因爲時勢與環境的關係，不得不在洋場的上海寄寓，前後計算起來，自民國十五年年底起，一直到二十一年春天止，一共也整整住上了七八年的光景。這一段時間，是中國新書出版業的黃金時代；上海的新書店開得特別的多，而一般愛文學，寫稿子的人，也會聚在上海的租界上。本來是商業中心的這一角海港，居然變成了中國新文化的中心地。

洵美他們的金屋書店！開幕了不久，後來又聽見說，曾先生父子，也拉集了幾多股子，開起真美善書店來了；我當時因爲在生病，所以他們開幕的時候請客，終於沒有去成。那時候洵美的老家，還在金屋書店對門的花園裏，我們空下來，要想找幾個人談談天，只須上洵美的書齋去就對，因爲他那裏是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在洵美他們的座上，我方纔認識了圍繞在老曾先生左右的一群少壯文學者，像傅彥長，張若谷諸先生。從他們的口裏，我於聽到了些曾先生的日常起居，與他的老當益壯的從事創作精神之餘，還接到了一個口頭招請，說曾老先生也很想和我談談，教我有空，務必上他家裏去走走。這時候，他住在法界的馬斯南路，我住在靜安寺的近旁，心裏雖則也時常在想往，但終因懶惰不過，容易發不起上法界去的心，所以當真美善開設後的一年之中，還沒有和他見一面的緣分。

後來，書業衰落了，金屋書店因他不而關了門，真美善也岌岌乎有不可終日之勢，老曾先生把家遷移了，遷住到了離我的寓舍不遠的靜安寺路猶太花園對面的一處松濤里中。

記得是一天初冬的晚上，天氣很寒冷，洵美他們在我們家裏吃飯。吃過飯後，沒地方去走，洵美就提出了去看曾先生的建議。上了洵美的車，一拐灣，不到三分鐘的時光，就到了曾先生的住宅了，他們還正在那裏吃晚飯。

孟樸先生的風度，實在清麗得可愛；雖則年齡和我相差二十多歲，雖則嘴上的一排鬍子也有點灰了，但談話的精神

的瞿鑠，目光神彩的奐弈，軀幹的高而不曲，眞令我這一個未老先衰的中年小子，感到了滿面的羞慚。先生的體格，原是淸臞的，那時候據說還在害胃病，但是他的那一種豐彩，却毫沒有一點病後的衰容。

我們有時躺着，有時坐起，一面談，一面也抽煙，吃水菓，喝釅茶。從法國浪漫主義各作家談起，談到了孽海花的本事，談到了先生少年時候的放浪的經歷，談到了陳季同將軍，談到了錢蒙叟與楊愛的身世以及虞山的紅豆樹，更談到了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個人的享樂的程度與限界。先生的那一種常熟口音的普通話，那一種流水似的語調，那一種對於無論那一件事情的豐富的智識與判斷，眞教人聽一輩子也不會聽厭，我們在那一天晚上，簡直忘記了時間，忘記了窗外的寒風，忘記了各人還想去幹的事情，一直坐下來坐到了夜半，纔走下他的那一間廂樓，走上了回家的歸路。

自從這一次見面之後，曾先生的印象，便永遠新鮮活潑地印入了我的腦裏；後來他與虛白先生合譯的那本肉與死出版了，當印出的那一天，我就得到了一冊贈送本；這一本三百多頁的大書，因爲是曾先生所竭力推薦的作品，當到的晚上，我一晚不睡，直讀到了早晨的八點。

先生的懺悔錄的「魯男子」，因爲全書的計劃很大，到現在也仍還是一部未完的大作品；我在當時正想翻讀的當兒，又因一轉念，等出完了之後再讀不遲，終於擱了下來。事後追想起來，何以那時候會偷懶到這一個地步，不於曾先生的生前，精讀一下他這部晚年的巨著，當面去和他討論討論？現在雖則悔恨到了萬分，可已經是驢鳴客弔，無補於實際了。

曾先生所特有的一種愛嬌，是當人在他面前談起他自己的譯著的時候的那一臉靦笑。臉上的線條，當他微笑的時候，表現得十分的溫和，十分的柔熟，使在他面前的人，都能夠從他的笑裏，感受到一種說不出的像春風似的慰撫。有一次記得是張若谷先生，提起了他的魯男子裏的某一節記敘，先生就露現了這一種笑容；當時在他左右的人，大約都不會注意及此，我從側面看見了他的這一臉笑，覺得立時就掉入了別一個世界，覺得他的笑眼裏的光芒，是能於夏日發放淸風，暗夜散播光明似的；這一種感想，我不知道別人的是不是和我的一樣。

二十年的春天，是老太夫人八十，曾先生六十的誕辰，同時也是虛白先生新婚的月子；上海的一批友朋，大家是約好去常熟拜壽道賀的，我因爲不在上海，終於錯過了這一次遊常熟的機會。等洵美他們回來之後，大家說起這一次常熟之遊，還是談得津津有味，對我說，「可惜只缺少了你們夫婦的同行，曾老先生是十分希望你們去的。」這一回喜事過後，曾先生的身體，似乎就不十分康健了；其後

真美善也閉了店，先生的蹤跡，只在蘇州常熟的兩處養病閒居，不常到上海來了，這中間我並且又還到了杭州；嗣後一直到接先生的訃報為止，終於沒有第二次再見先生一次面的機遇。不過現在雖和先生的靈櫬遠隔千里，我只教閉上眼睛，一想起先生，先生的柔和的豐貌，還很鮮明地印在我的眼簾之上。中國新舊文學交替時代的這一道大橋梁，中國二十世紀所產生的新新文學家中的這一位最大的先驅者，我想他的形象，將長留在後世的文學愛好者的腦裏，和在生前見過他的我的腦裏一樣。

哀文

曾樸

虞山曾孟樸先生，為國內治法蘭西文學者之先進，弱冠即以文名。及所著說部孽海花問世，聲譽益著。晚年復擺脫政治生涯，從事出版事業，譯著之勤，比諸少年時代尤過之。不幸於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溘隨道山，識與不識，同聲痛悼。猶憶太夫人先歸玉府，氏於悲痛中成撰哀文一篇，刊入赴告。其中敘家庭之樂，母子之愛，真而切，哀而痛，較一般著為酬應所作者，不可同日而語。故更覺特別一新，亦文學作品中之佳作也。吾人為先輩撰述真傳行狀，而以白話出之者，除早年胡適博士為其太夫人所撰之赴告外，當推曾氏矣。今乘郁達夫先生在本刊發表紀曾氏文之際，特附刊於后，以饗讀者。

啊呀，我母，你竟拋撇我而去了麼？撇下這生不能發，死不能遂的我，還苟延殘喘于人世，這到底是造化的優容還是譏嘲？對着那永無答案的茫茫，我只有長號痛哭罷了！

我近年體康日衰，而母以上壽之年，精神矍鑠，不減壯年。客歲入冬，我病甚劇，母猶健旺，不扶不杖，登樓來省我病；坐我牀沿，再三撫慰；臨行時，頻復叮嚀，教我安心攝養，咳，這一片溫藹的慈容，一聲聲懇切的囑咐，誰知道竟是您和我最後的永訣！我當時要知道再沒有見您一面的機會，又要肯輕輕地讓您下了樓；雖支撐病骨我也得蹣跚地追隨左右，倘得享受您最後慈輝的融照。然而，您竟去了，一去不再來了，把這溫和慈容深鐫我心頭眼底；這是您的遺念，卻是我的創痛！

嗣後我病加劇，昏迷沈頓中雖聽說我母抱病，卻不料竟染了這種生蟲病的險症！家人怕我病中焦急，不讓我知道她的病情，只說日見輕減，誰知道已到了百藥罔效的危境！我惝恍中還憧憬着她健步如飛的康復，直到最後易簀，家人們奉遺體歸老宅，遠離我臥病的園居，數日中把我蒙在鼓裏，全不曉得身遭了這彌天的大故！咳，我不信天，可是這樣殘酷的遭遇，能說不是冥冥中有命運的簸弄！撫我，養我，育我，教我，賦予我現實的存在精神的完整的母親，在她跟病魔搏鬥，最需要我護助的最後一剎那，竟找不到我的身影，聽不到我的聲響，老人家雖能體諒我的病軀，卻怎能抑得住心頭湧起的悲哀和失望！聽說她臨終時並不模糊，睜大着失光的眼，翕張着失音的嘴，安知她不是期待着我的到臨；然而，她竟挾着不能補償的悲哀與失望而去了！我母，我母，您雖溺愛我，把我當在您懷抱裏時一樣的疼惜我，也不能再寬宥我了！我病，我發熱昏沈，我憔悴得像殘秋的枯木，可是我到底還有掙扎的力量；這一絲一忽的力量，也是你賦予的，我應該用來護助你，然而我覺還惝惝恍恍地憧憬着你的康復。家人

瞞我不該，而我自己竟會被瞞永遠，負着這終身難贖的罪。過更不該；我母，我母，您叫我這懺悔從何訴述起！

我母已踏完了八十三年人生旅途而去了。在這八十三年中，她運用着天賦的聰明，激惱，支配與改善一切環境，奮鬥邁進，造成今日的家業，在備受宗法束縛的舊社會中，她是個出類拔萃賢母良妻的典型，用敢縷述她的平身，藉誌哀思。

太夫人尤氏，名畹蘭，是吳縣尤處士的女兒。尤處士世傳絲織業，生太夫人時家道已中落；太夫人生長貧寒，童年時就躬親體驗到生活的艱難，而造成她奮鬥的素養。及稍長，識度高遠，儀表端麗，戚里見了，都讚歎爲不凡。

十八歲來歸先公君表公。那時我家眞是個錯綜繁複的大家庭。先大母丁太夫人生男二人：先公行二而居長，惟好學不務家人生產事，一切家政，內部由先大母操持，對外則由三叔父君賺公處理。先公有妹姊四人：大姑母爲先大母鍾太夫人出適李，次五姑母適楊，又次六姑母適浦，七姑母適吳。除了七姑母遠嫁鄰城，不常歸甯，其餘大姑母早寡，五六兩姑母都爲了隨姑丈宦遊在外，所以這三位姑太太差不多是常年住在母家的。那時，二三兩房的人口加上了三位姑太太帶來的衆兄弟表姊妹，更加上了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僮僕婢妾，打總算來，一個牆門裏常川總有七八十人罷。這景況是熱鬧極了，可也是紛雜極了，太夫人以十八歲天眞未鑿的小姑娘就投身在這一個大漩渦裏。

然而，她稟性淑慎，遇事謙和，使妯娌諸姑誰也不能不愛護她；同時她的聰明，她的見識更結了先大母的歡心，逐漸發生了倚任。在諸姑中，太夫人跟五姑母最莫逆，夜靜更闌，她總留在五姑母房裏，讀書，學禮，問字，習算；詩禮的薰陶，更促進了太夫人天才的展現。先大母嘉其勤奮，先讓她代記帳目，果然有條不紊；漸漸叫她處理家務，居然也能上下翕服；于是先大母的信任日堅，而太夫人的事務日繁，責任日重了。不到幾年，家中重大事件，先大母都要取決於太夫人，瑣碎雜事，或口舌糾紛，太夫人輒能隨機應付，排難解紛，以分先大母之勞。那時候，都凡內政，名爲先大母，實則太夫人；太夫人跟三叔父叔嫂內外合作，如指臂相應，直到三叔父先先公而去世的時候爲止，未嘗稍懈。

先公以制義名於時，當時頗有「有井水處皆誦我文」之概，然困頓場屋，終不獲登科甲；各大總裁雖、每試必大索先公文，爭欲羅致門下，然先公的不能得志如舊焉。先公賦性本很恬淡，不願再入仕途，太夫人亦不慕虛榮，遂有自耆家園之約。那時候，兩老年方少壯，變好愉如新婚。先公專心學術，對於飢飽寒煖以及一切起居小節都不經意，因之太夫人給他添衣致被，調製湯藥，凡先公日用起居都不

假手傭媼，愛護如慈母，馴順如保姆。自先大母去世後，我家與三叔父已析產而居，太夫人更獨擔了持家重任；上自持籌握算，勾稽出納，下至督率僮僕，灑掃庭除；白天忙不了，每年夜深更還在燈下工作着。

經太夫人這樣克勤克儉地持家的結果，我家已稍稍有了些積蓄，因助先公在城西購地若干畝，依山鄰水，小築園林，取名康福村居；方以為，先公從此林下優遊，課子讀書，可以儘量享受着團圓家庭的樂趣了。唉，誰知道，好景不長，園林建築粗具規模，先公竟棄我們而長逝了。太夫人搶地呼天悲慘的情狀，此時迴憶，隱隱猶有餘痛。然太夫人克己的力量最強，深感到先公逝世後全家的重任都負在她一個人的肩頭，于是節哀順變，操持家務，條理益加整肅。

太夫人在二十一歲時生我。在我童年，先大母因晚年弄孫，難免含飴之愛，而先公秉性寬和，對我也不加管束，因此就養成了我放縱驕逸的惡習；太夫人懸為憂之，體念到溺愛縱任將斷送愛子的前途，于是甘冒着先大母迴護的譴責，對我斷然施嚴厲的督教。我年十二三，闢室小園，延師課讀，太夫人輒親涖課室，面囑教師，勿假顏色。我夜讀，太夫人必在課室隔壁小屋中作女紅伴我且監視我，聽我書聲中斷，每攤燈作聲來提醒我。我幼年辛憫知，甚以為苦，嘗訴諸先大母，太夫人因是受譴責者不知有多少次，然而愛我深而期望我者大，她寧願嚥下自己的冤苦，不肯放鬆對我的督責。太夫人這樣任勞任怨的苦心，那時候上上下下那有一個能了解她，連我這小小靈魂中也充滿了不平的積忿。唉，事後追思，這種抹煞自我的犧牲精神惟慈母能有之，惟個性堅強愛力充實的太夫人能貫徹之，我今日之能有小小成就，這基礎是太夫人忍着多少怨苦攝着多少熱淚打成的。然而當時誰能知道，太夫人也不希望有誰了解她，她心日中只有我！

我二十歲，先公棄養，家中紛雜的事務，太夫人獨力任之。告誡我道：「外患日亟，國家多難，男兒志在四方，我不願讓家事來束縛你，你投身社會去罷，家中事無大小有我料理。」我因是得脫然無累地開始我政治的生命，歷經甲午，戊戌，庚子的幾次國難，漸漸地了解了現實的環境堅定了我奮鬥的決心；此後，在本鄉辦教育既受舊勢力的排擠，在上海從事原始時期的民衆運動，復受當局的側目，家人多勸我明哲保身，速圖自斂，太夫人獨以大義相責難，鼓勵我再接再厲。俟後我投身商界，初辦絲業，繼設小說林書社都因資力未豐不勝波濤而失敗，在清理結算時期，太夫人輒用其積儲之金為我解紓，解我困厄，不獨絕無責難之辭，反勸我不可灰心，督我前進。民國以來，我入政界，參加江蘇省治的奮鬥，跟歷屆主蘇的軍閥當面接觸，暗中鬥爭，雖未能完成蘇人治

羅的初願，然而整飭政治系統，梳理財政紛歧，什效微務，這都是太夫人督責訓導的效果。

太夫人雖生在宗法社會中，受着三從四德的薰陶，可是對於女子人格之尊嚴和生活之應該獨立，早有了詩聯的認識。太夫人生三女，長薔妹次蘅妹三瀞妹。薔妹蘅妹在室時，太夫人早禮聘里中宿學女詩人凝紉秋先生來我家，闢園中小樓作書室，令兩妹就讀焉。及光緒末造女子入校讀書的風氣漸開，然守舊的家長，往往拘泥舊習，成了這女子初期解放運動中強大的阻力，搢紳舊族，家庭間往往因此發生衝突。瀞妹年最幼，思想最新，十五六歲時，卽提議出門求學，太夫人竟毫不遲疑，慨然允許，令入上海愛國女學肄業，蘅妹繼之，我女德亦隨諸姑之後報名入學，從此一門女子都成了女學生，實開我鄉風氣之先。諸妹平日，追隨慈母，依依不離左右，太夫人處理家務之餘，輒率領子女作閨庭小集，在青年們笑謔的聲浪中，總見她顧盼生春，引為平生的樂事；及諸妹聯袂赴滬就讀，賃屋滬居，只拋下太夫人一人寂處家園，環境的突變難免引起不愉快的悵觸，然而太夫人不以為忤，反時時為之資助料撿，郵便傳言總充滿着勗勵之辭。這種為女子前途而犧牲一己享樂的舉動，惟慈母能之，惟個性堅強愛力充實的太夫人能實踐之。今日瀞妹得以畢業金陵女子大學，投身教育界文學界，為我國女學作先鋒之導，太夫人的犧牲已見了顯著的成效了。

太夫人愛力擴展，慈蔭所被，不獨直系骨肉，且及旁支親族。三叔遺孤長子蔭宇弟，以肺疾早夭，三嬸不久亦物故，臨終時牽太夫人的手以襁褓中的雛孫姪相托，太夫人慨然承諾，為之代理家產，勾稽盈絀，蓄儲積聚，不稍假借，及其成長，授室成家，始以歷年積聚者令自管理，靜姪孫飲水思源，因率太夫人如大母。三叔幼子師宇弟，幼失怙恃，太夫人亦憐而撫之，每有困難，輒為排解，因是師宇夫婦亦奉太夫人如慈母。藉着太夫人愛力的牽引，二三兩房的兄弟姊妹和子女輩的重堂兄弟姊妹們無形中團結成一個相親相愛密切結合的大家庭，這一種偉大精神力的創造，豈是泛泛婦女們所能做得到的。

太夫人晚年，見諸孫紛列，而留居家中的女甥輩，也都長成，舊宅湫隘，恐不足容，于是鳩匠庀材，大事建築。先將山塘涇岸舊居，全部改造；繼又在虞郭村居，別營新宅，花園亦重行修葺，輪奐一新。或有勸太夫人不如儲金以貽後人者，太夫人答曰：「與其留贏金長子孫驕淫，不如建築構為後人謀久遠。為子孫計，該使他們獨力奮鬥，勿生倚賴家產的心理，積儲現金愛之反以害之；況且金錢本應該在社會上流通的，除生活所必需外，儲藏起來，在我是累贅，在一般需要牠的却是損失。我的與工建築，你們瞧，有這許多工人得了

工作，暫時解決了生活，這也是散財的一法。」太夫人對于現代的經濟學識，當然沒有怎樣深切的認識，可是她慈愛成性，直覺地感到了社會階級的不平衡，對于貧苦人類的同情心理，在談話中，在舉動上，隨時隨地不經意地流露出來。

別的不說，她每年必撥出一筆款項在冬季施米施衣，在夏季施棺施藥，以周濟窮人，數十年如一日，只就這一端來講，我們就可推定她上述散財的談話，確是出于至誠的了。最近幾年，因農村經濟的崩潰，我家收入受到了相當的影響，日用開支已呈露拮据狀況，然而太夫人看着貧窮無告者日益增多，捐以自況，倘若天禍，因此決心節省個人的用途，繼續維持她施米施衣施棺藥的計劃。這種局部的施捨本不足以解決崩潰狂潮的壓迫，然而，太夫人未受科學洗禮的舊頭腦所能見到的，這是一條出路；她見到，她做了，數十年如一日徹始徹終地做了，犧牲自己生活勇敢地做了。這種精神，是留給我們無價的教訓！

太夫人這種六七十年始終不懈的奮鬥精神，親朋好友莫不欽羨，稱爲罕見，實則她豈有別的祕方，只領悟了發生的常識而已。太夫人常說：「身體是事業的本錢，沒有好身體，任什麼事辦不了。」她雖不能瞭解近代衞生的原理，而平日的一舉一動，却暗合着科學攝生的方式。她起居有節，飲食合度，出遊每好步行，不願車輿代步；晨興必先到佛堂誦經禮拜，無形中促進着寡慾澄心，克己愛人的修養；這種肉體精神雙方合度的調節，使她雖到高年，還是精神矍鑠，一點感不到老年人的苦痛。我們常暗暗欣慰，以爲她百歲可期，膝下承歡的歲月正長哩！

唉，誰知道，殘酷的死神，竟以不可抗的惡菌爲武器硬生生地奪了我慈愛的老母而去了呢！據家人事後訴說，太夫人起病在一月二十日的午後，對親友敍談，歡笑正酣，太夫人突覺腹痛，强步如廁，狂瀉不已。因急電在滬行醫的二兒耀仲，是夜趕回；一經診斷，確定犯的是痢疾，一面急打止痢藥針，一面把排泄物派急足持赴蘇州博習醫院檢定痢疾性質。痢疾本有二種，一是阿米巴性，醫藥界已有剋制的藥劑，一是微生蟲性，種類繁雜，剋制的藥劑發明未全，患者常生危險。家人們坐候蘇州檢驗的結果，都懸懸焦慮，不料帶回來的消息，竟實證了是大家最擔心的險症。然而，以太夫人健碩的體氣，雖爲險症，家人仍抱樂觀，因先後延邀滬濟傳壯民等會同處地各醫，妥商治療方法。及二十七日，排泄次數漸稀，病勢似有轉機，家人如釋重負，互示慶幸，不料至中夜脈搏突變沈速，險象疊見。翌日駕外家眷聞訊趕集，乃脈象忽又旺盛，驚異之餘，個個人都懷着絕處逢生的欣慰。侍疾的人，分班晝夜輪值，殷盼好現象的持續；不料到午夜，排泄又密，嘔吐時作，脈見微止。這樣地

時好時壞，忽明忽暗的病象，大家雖明知這是太夫人跟病魔在那裏搏鬥的戰績；可是，犯的是不治之症，醫藥界絕無對症的主藥，坐看著束手，誰也不能幫太夫人一臂之力，這是多麼痛心的現象！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深嘆現在科學的幼稚，人類生命絕無保證，健碩之軀無辜枉死者正不乏人。從二十七日起，病勢日見加重，各方延醫診救，沒有一點可以挽回的希望；直到二月七日下午二點五十四分，我們這慈祥的老母竟棄掉她的兒孫，她的事業而一瞑長逝了！

啊呀，我母，我希望肉體消逝不就是人格的幻滅，我希望你的靈魂入了永生的天界，可是為什麼我們的盼禱，至今得不到您靈感的撫慰呢？你真存在麼？你還憐憫我們這一班失怙恃的苦兒女麼？我母，我母，長夜孤燈，我們永遠在守候著你的靈降！

不孝孤哀子曾樸泣血謹述

鄭汝成之風波相

黃華

癸丑二次革命，贛省首先宣布獨立，蘇皖閩粵湘相繼響應。陳英士先生在上海，被推為討袁軍總司令，吳淞砲台已入掌握，陸軍亦有默契。袁世凱思之，擬遣親信南下坐鎮，而難其人。蘇督馮國璋以鄭汝成薦；汝成，字子進，直隸靜海人。光緒中葉，卒業於北洋水師學堂，自入民國，授官海軍中將，其人城府深沉，天性陰鷙，喜怒得失，不見於色。既奉命至滬，守製造局，以重金收買海陸軍，附袁，革命之局，破壞殆盡。事寧，論功居首，簡為上海鎮守使。民國四年，籌安議起，英士先生方居滬策應倒袁，以汝成助紂為虐，甘心從逆，慶父不除，魯難未已，爰集同志密商，謀狙擊之，以孤袁勢。瀋陽王曉峯王銘山二人，自告奮勇，願任其難。十一月十日，為日本天長節，上海日領事館舉行慶會，汝成於是日正午乘汽車往祝，道經外白渡橋，銘山先擲一炸彈，未中；曉峯左右手各執駁殼槍，向汝成連續射擊，斃於車中。事聞於袁，震悼殊深，偽旨褒卹，追封為一等彰威侯。近人凌霄一士隨筆，曾略記鄭柩抵京之狀，謂：「及柩抵京，自車站移停先農壇時，世凱命用侯爵之禮，儀仗極隆。中有鷹犬，頗引人注目，蓋从前制也。弔者麇集，盛極一時。世凱且挽曰：『滬海竟失岑彭，銜悲千古；蒼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順德李芍農侍郎（文田）詞章考據，一代宗師，旁及九流方技，罔不綜賅。李蒓客為其門下士，越縵堂日記中，亦屢稱其星相精絕。光緒乙巳，銜命至津議約，偶往水師學堂參觀，於班中見汝成，奇其狀貌，時嚴幾道（復）自英留學歸國，充水師學堂教習，侍郎密語之曰：「鄭生骨格清奇，異時必當騰達，惜風波之相，在法當主橫死耳。」幾道漫應之，意實未信。事隔三十年，而侍郎之言果驗，幾道故為挽汝成聯云：「海上失長城，噩耗竟傳來君叔；津門共橫舍，鳶肩早識為賓王。」聯中用火色鳶肩之典，極為恰當，頗傳誦一時云。

越縵堂日記的作者李慈銘

黃萍蓀

一　好罵人與不見客的原因

清同光之際，中國的文人如張之洞、翁同龢、康有為、梁啓超、張季直等，都享了盛名；即是譯述稗官的林紓，海軍學堂出身的嚴復，也各成就一部分事業，為後世人所熟知。千秋各有，為成功致勝之由。譬如南皮和常熟要不在做官上用功夫，南海要不去張變法，任公要不是南海的得意門生，季直要不與辦實業，他們的名字恐怕也不會流傳到今天而常在人的口邊筆下提及了。但在那數十年之中，自然也有無數博學之士被埋沒了的。縱其才勝張翁康梁諸人十倍，又何濟於事。越縵堂日記的作者李慈銘，就是這中間的一個。

李慈銘，初名模，字式侯，後更字愛伯，號蓴客。會稽人。此人生有異才，童子時即工韻語。及長，凡經史子集，稗官梵夾，詩餘傳奇，無不涉獵而概放之。一生最致力的，莫如史。至於散文駢體，考據筆記，詩歌詞曲，則已積稿盈尺，蔚為大觀。可是這個人却有脾氣；這脾氣竟使他窮愁一世，潦倒終身。其不能如張翁康梁一般的飛黃騰達，固意中事也。

平步青作李慈銘傳，有記載關於他脾氣的地方如：

「……君性簡略，胸無城府；然矜尚名節，意所不可，輒面折人過，議論臧否，不輕假借。有同雖忤，摧輒不之顧。以是人多媢之。」

不錯，李慈銘的脾氣有時確實叫人難受，他對不喜歡的人就老看他不來。人家去拜他；他推說不見，凡是他認為不對的他要罵，從不假人以顏色。被他罵，被他擋駕不見的這些人中間，有好多都是當時的名士權貴，因是，世稱李蓴客的罵人與不見客的脾氣，就傳遍都下了。在越縵堂日記中，常可讀到他罵人和不見客的事情：

「謂稱與居赴心泉之招，同坐者丁國如，楊古人，兩同司；及給事中孫某，中書丁某，刑部郎中崔某。孫久官台中，浮滑輕率，語言蕪土；丁傀佻無行，而目尖危而顧影自媚，攀孟惠子之名居之不疑；崔某市井少年，惡猾無賴。都中士風，掃地至此，可歎也……」（見日記第四册九十頁）

「……詣香濤，晚同赴劉仙洲之招，坐有李總督鶴年之子，新得拔貢，年少浮蕩，真近時之子弟也……」（見日記第十七册二十頁）

「……王信甫招飲廣和居，晚赴之，有直隸兩傖父，皆官刑部者；一記名御史文某，一已未進士馮某，終坐如芒刺，強出酬應，逢此惡賓，殆造物有意弄人耶？閉門不堅，此可為戒。」

（見日記第二十四冊卅一頁）

『倪儒粟來，不見。杭人大半囂浮，此張後生，不宜常與相見，自取猥侮。』（見日記第五十冊四十五頁）

日記中載此類之語，不勝枚舉。至於僅爲某閣學，某侍讀，某太守，某編修，某令來不見的，已算十分客氣了。當時都下的士大夫，達官樞臣若王文韶、閻敬銘、張佩綸、張之萬，甚至和他一時曾交稱莫逆的張香濤（之洞）無不在其筆下受過難堪的抨擊。京中只汪鳴鑾、孫貽經、翁同龢、潘祖蔭；外吏惟張曜，李鴻章才是他所看得上而不以老耄昏聵後生不學相詆的人。

二　尊人視以前輩視之

不過我們要知道李慈銘的罵人，瞧不起人，不見客的原因，却絕對不是所謂「倨傲驕矜」以致之。他性極忠厚，決不會以驕慢示人，他的對一般人起了痛惡之念；與其說他瞧不起人，倒不如說人家瞧不起他來得實在些。因爲窮，性情又怪僻得很；作詩不肯輕易與人唱和，作文不肯輕易爲人撰壽序，墓志，碑詞；所以一班有錢，有身份的人見了都要冷嘲熱刺的說幾句使他受不住的俏皮話。他雖能寫罵人文章，但口才頗遲鈍，對於人家當面譏笑的說話，雖憤甚亦不能答。所以他一受了氣回家，就拿起筆來痛快淋漓的還報一陣。這樣，就算消了一時之氣。

人，誰不愛戴高帽子呢？李慈銘自也不能例外。就是後生小子，只要把名字寫得很小，上稱「教晚」用紅帖遞進去。最好附一信，寫上「私淑已久」一類的話，如此，他便會高興的說：

『此生年少知禮，偉才也。與之論金元疆域及東北邊地沿革之略，亦能了了。』於是，就把他留到齋中，請吃飯吃酒，不再說「浮薄少年」了。反之則：『同郡同邑公車數人來拜，多不識姓名少年也，率易投一片刺，亦無稱謂，不見可也。』（見日記五十一冊二十五頁）

『山陰新舉人陳壽祺，爲獻詩來，不見。壽祺珊士族人，其名片及行卷面呈教字，俱大書作北碑體，惡劣獷妄之甚。』（日記卅三冊九十一頁）

年齡和他彷彿而能得他青睞的就這麼記着：

『……卽得余片紙隻字，亦珍藏不棄……平生謂最心折於曾滌生李越縵……』對於這種人，李慈銘是頂喜歡的。翁同龢雖爲其師，李鴻章固一朝顯貴，張曜亦當時外撫中之姣姣；但都傾倒於他。其實合肥當國之時，也頗遺物議；照理慈銘也有說話；然而他常與之往來而不爲時論所非。可是絕不向之求官索缺。合肥居然也折節下士，每自津門入都，必往拜慈銘。至翁常熟與張朗齋，更勿論矣。日記中謂：

『得張朗齋提戎啓什寓摺行營，并惠銀四十兩。張君本杭州人，而籍大興，余與之絕無生平，乃萬里致書，極致傾挹，

此眞空谷足音矣』（見日記第三十九册三十二頁）

三　科名淹滯累試不第

李慈銘雖負才名，惜科名淹滯，累試不第。他眼看許多同年扶搖直上，而自己還是以一個窮舉人的頭銜在戶部候補郎中，所以他的窮愁和牢騷也特多。平步靑在作其傳中說：

『道光庚戌，吳縣吳晴舫侍郞再督浙學，侍郞讀學大師，得君文，偉無之，以第二人補縣學生員。次年食餼，而屢困南北試，凡十一，厯厯厯報罷。咸豐己未北遊，將入貲爲部郞，而爲人所紿，喪其貲落魄京師。但游人通隸田戚之。李氏越中巨族，以財力強稍權里閈，君授產故不繫。至是傑然寒士矣！同治乙丑謝急歸奉母諱，庚午始舉浙闈，五上春官，光緒庚辰始通籍。君才望傾朝右，僉謂宜擢上第，而顚不遇，以原官入貲補戶部江南司資郞……』

累試不第，這在別人或者還可用種種想頭來自釋；在李慈銘是無話可說的：文章好，詩好，許多人佩服他，說他是上駟之才。但怎麼反被平日藉藉無名的那些後生小子擠了上去呢？這眞使他太難堪了。他焦急，憂鬱，憤懣，他始終想不出自己的不及人之處。

同治壬戌會試，慈銘又不第，日記第四册四十六頁記有：

『徐蔭軒太史以予故惋歎數日，謂文中若無圜丘二字，則經策十題，必黜是主司。且言闈中知此卷落，即要內監試同見瑞溶相閱，瑞之曰：此卷識議魄力，俱非近人所有，宜見錄取；而相國竟不從。又言予學力在張香濤之上……壬戌科會試，亦以經策冠場，爲主司所抑，僅取謄錄者也。太史之言自可感，生平偃蹇場屋，所難知已，亦僅太史一人。』

雖不中，而言下仍自負不已。惟從此心灰意頹，不能自振。留京日久，即飲酒徵伶以遣。日記中曾記有這麼一節：

『昨在酒家遇芷秋，言明日演尋夢，屬必往。此郎撻人不已，正坐我命窮耳。因思去年識此郎時，儂夫屢阻止予，謂芷秋性冷，不可近，我獨以秋頭博欵，何苦相嬲。予終不聽，儂夫知不可回，乃以他事激怒之，予亦不爲止。一日謂儂夫曰：人生今世，豈尚有行胸懷時，出門見人，輒生嗔怒，幸見一人而愛之，平生懷抱，便舉以相付，君不肯以酒邊片席地相饒耶？儂夫聞言，憮然若失。由是反從臾爲之作浣紅秋思圖後序，及尋秋詩。比試事將近，又勸止不出，試竣，謂予曰：君非此不歡，何怨相撓。但幾筵易醉，須有節制耳。入冬後，儂夫見芷秋特予獨異于前，又謂予曰：彼旣親君，君寧能自遣。君非流浪忘歸者，何假人言……』

因遭遇不佳，遂偷身於歌場檀色中博片刻之歡，衡之人情，我們倒也不好拿夫子之說責其人曰：非已欠嚴。如今他又直道

不隱，是見天眞未泯。慈銘眞可人也。不過當時他也受到非常的苦痛，金錢的壓迫竟使他困于都下，欲歸不得；債戶的相逼，又使他留予輦下。許多朋友都勸南歸，他卻遲遲不決。這當中，自有難言之處，眷戀於秋闈其一，大原因還是脾氣使然。老實說，連續數次的榜上無名，實使他懷有「羞見里人」的這種感想了。日記第六冊第十頁記：

「慎齋已定議廿四日航海南旋，予決計待秋時行。慎齋昔爲假邑，恐予不節於用，久益負債，將不得行，因諷予戒游自愛。自惟强仕之年，童心未化，至爲朋友之憂，良可笑也……昔人謂人生不可行無益事，作無益語，用無益錢，予近日所爲，蓋不出此三無益者。歲月牌相，彌用媿悔。德夫已矣，愼齋又行，誰復眞知李生耳……」

同治四年五月初八，慈銘終以長安居不易而束裝南下，有詩紀其事，頗可一讀，題爲「五月初八日出都門作」詩曰：

「溫風拂拂起刀環，攬轡依然寂寞還，豈有聲名塵日下，祇期身世老田間。入貲司馬仍歸蜀，棄傳終軍又出關，若喜白雲思漸慰，一鞭萬里指吳山。

夕陽遙望鳳城闉，天際觚稜獨愴神，尚有朝廷容冗吏，暫將名字托詩人。七年南北頻回首，百劫滄桑感此身，行李平安眠食穩，問持何事答君親。」

一種書生落魄，覊旅蕭索的情景，彷彿使斯人蕉萃歸去。雖謂「若喜白雲思漸慰；」但一念及「問持何事答君親」的時候，余亦不禁爲慈銘悲。

（未完）

文壇

丁玲近訊

女作家丁玲，自轉入陝邊獨立人間後；然於其行蹤則多方揣測，始終未得確訊，有謂其已抵湖南原籍，有謂其尙停滯延安；某小報曾載其來西湖小住，某作家曾與現晤談，聚敍數日，蓋去一星。頃丁近有致其友函，謂：

「日前患病以來覺頭影見示，如其已能騎行馬，識方塊字矣。同首精神，面有揣如昔年之態。居此將半月，離鄉甚較爲愉快，然非我所宜。秋節無便，日後回李家莊，暢敍幾許自遣。又夜在湖邊，闢響諸靑鳩，推窗聽鳥，淤我積鬱……」

讀此信，知丁既不在湘，又未來杭。與湘之說，亦不可靠。觀其語情於將騎之友，詢其居處，則秘而不宣。最近丁之行蹤，局外人殊不得而知。惟細味函中語氣，度其當在晉北一帶，且思想方面，顯亦大有變遷。昔已悔有所爲雖竟之信徒，將擺脫民族主義之途矣。（騷）

談蔡元培的啓事

高乃同

以好好先生出名的蔡孑民氏，每遇請者有所請託，無不頷首以從。日久，知者益廣，求者愈多。於是，先生苦矣！但因爲生性不喜歡使人失望，故雖中心亦厭其煩，而終未忍拂之以去。所以還是繼續不絕的行着好好先生的素志。因是，座客常滿，日無暇給：求寫介紹信者有之，求作中保者有之，求撰文稿及題字書件者有之，請担任名譽職位者有之，……總之；在蔡老先生的會客廳裏，是坐滿了這些形形色色的朋友。這當中，有素不相識的，有間接介紹而來的，有間接又間接的，……真是數不勝數，記不勝記。但蔡先生既以「好好」二字出名，也就一視同仁，求無不應。於是，他老先生膠柔執筆，於是，他老先生說着代別人懇情的好話，於是，他老先生——甚至於掏出荷包來賠貼郵花。然而這一切，蔡老先生是都滿不在乎的。他從不在這些上頭打過算盤。

然而，蔡老先生已屆上壽之年，以六旬晉九的春秋，雖說體魄尚健，但老給這些不相干的人做義務事情，總覺不是道理，難不成他就這樣一輩子嗎？終于，在九月卅日的那天，老先生下了一個最大的決心，向各方發出了啓事，聲明從此要將這「好好先生」的頭銜卸除。觀其啓事；一爲辭去二十三個的名譽職位；二爲停止介紹職業；三爲拒絕題字書件。洋洋大篇，誠極妙之文章也。惟據吾人所知，蔡先生一生計發有三次啓事。茲特分別記之，以爲一般關心蔡先生者告。

蔡老先生第一次的啓事是在民國八年，那正是五四運動的時候，蔡氏以北大校長地位捲入學潮的漩渦，既不能秉承政府意旨來阻止學生，又無法可以使學生自動平息學潮，因此便在五月九日辭職出京，當天發表了一段啓事：

『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這段啓事無非希望學生愛國運動早日結束，不料當時有些望文生義的人，曲解蔡氏的用意。後經程演生復函解釋後（見北大教授程演生答學生常惠書）才算消除了文字上的一種誤會。但這段啓事與中國新文化運動確有不少關係。

第二次啓事是在民國十一年，那時王寵惠氏組閣，羅文幹氏長財政，彭允彝長教育。羅氏以侵吞法國庚子賠款的嫌疑，被政府當局拘捕入獄，經查實開釋，又因彭氏呈請，再度被捕，引起蔡氏與李石曾蔣夢麟胡適諸氏的不平。蔡氏又離開北京，發表啓事，謂：『易經說：「小人知進而不知退」我國近年來有許多糾

紛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我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以後，不知一天要見多少不願見的人，說多少不願說的話，看多少不願看的信。想騰出一兩點鐘看看書，竟做不到了，實苦痛之極。而這個職務，又適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所在的地方，止見他們一天一天的墮落。議員的投票，看津貼的有無，閣員的位置，憑軍閥的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選舉是金錢的決賽，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權利。這種惡濁的空氣，一天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羅案初起；我深惡吳景濂張伯烈等的陰謀，因為他們為倒閣起見，儘可用彈劾質問的手續，何以定要用不法行為，對於未曾證明有罪的人剝奪他的自由？我且深怪黎總統辦事的糊塗，受兩個人的脅迫，遂草草下令逮捕，與前年受張勳脅迫下令解散國會，實是同一糊塗。總之，我覺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經很急迫了……』這封啓事，牽涉的方面雖然很多；而當時蔡先生居然能一概顧忌加以痛斥，殊深欽佩。

第三次便是最近的，原文謂：

『以元培之年齡及能力，聚精會神，專治一事，猶恐不免隕越，若再敷衍應付，必將一事無成，今自八月起，謀一新時期，謹將左列三項之聲明，幸知友諒之。

1. 辭去兼職

「荀子有言：「行衢道者不至，」又曰「鼯鼠五技而窮，」治學治事，非專不可，余自民元以來，每於專職以外，復兼其他教育文化事業之董事及委員等，積累既久，其數可驚，「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貧者不以貨財為禮，」雖承各方體諒，不以奔走權門創捐巨款相責，而文書簽諾，會議主席，與其他排難解紛籌款置產之類，亦已應接不暇，衰老之軀，不復堪此，爰次第辭去……」計所辭去者有中國公學校董及董事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及董事長，故宮博物院理事及理事長，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等二十三職。

2. 停止接受寫件，曰：

『余不工書，而索書者紛至，除撥冗寫發者外，尚積存數百件，方擬排日還債，而後者又接踵而至，將永無清債之一日。今決定停收寫件，俟積紙寫完，再行定期接受。』

3. 停止介紹職業，曰：

『事為人，人請事，諳悉所方特形者，本有介紹之義務。然現今人浮於事，不知若干倍？要求介紹者幾乎無日無之。何厚於此？何薄於彼？一而二，二而三，以至於無窮；遇有一新設之機關或機關之長官更迭時，則往往同時同處接到我多數之介紹函，其效力遂等於零；在我費無謂之光陰，在被介紹者耗無謂之旅費，在受函者亦

共我無謂之計較與答復，三方俱失，何苦而爲之？近日政府有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社會有職業指導所，各報亦有「自我職業介紹」及「謀事者鑒」等欄；且現在各國失業調查及救濟之方策，我政府亦必將採用，個人綿力，尤可小休。

蔡元培謹啓」

以上三種啓事，第一第二可不必再提；關於第三，最後當詳細地加以說明。現在先說蔡氏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可惜我描寫不出他的聲音與他的姿態，我只能說出他是個從來沒有離過書本的學者，他是個永遠不會失掉真誠的長者；他現在雖然是七十歲了，還是二十歲人那樣的天真，三十歲人那樣的飽滿；我從沒有見過他有過十分得意的時候，也從沒有見過他有過十分懊喪的時候；我從沒聽他罵過人，也從沒聽他捧過人，他總是保持一種永久和平的心境，提起一種超越利害的興趣；在他的眼裏，個個都是好人，個個人都能爲社會人類謀福利；他沒有主觀，然而他有他的中心的思想，他不分人我，然而他有一毫不苟的節操。

本刊編者再三要我敍出他的經歷，我正在替他編一本蔡孑民氏的生平及其思想，明年他七十歲的時候可以出版，屆時讀者對他如欲作更進一步的了解，可取來一讀。這裏恕不多贅。簡單說來：蔡氏是浙江紹興人，在前清中過進士，做過翰林院編修，教過書，辦過學校，編過報紙，鼓吹並從事過革命；民國改元以後，做過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先後環遊歐美各國四次，並在德國研究哲學，美學，心理學，民族學，得美國紐約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法國教育部的國家榮譽學位；民國十五年歸來，參加國民革命，任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大學院長，監察院長，交通大學校長等職，現主持中央研究院。譯著有：科培氏哲學要領，包爾生氏倫理學原理，中國倫理學史，哲學大綱，石頭記索隱，類斐爾等書。

說到他的第三次啓事，這動機遠在三年以前，但因爲被種種關係牽累着的緣故，竟遲至上月下旬才發出，分送他的友好，請他們給他一種時間上的利便，以完成他的理想。他現在正在研究民族學，兼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民族學組主任。老先生最近且還和他的夫人周養浩女士同學英文，請潘紹棠兄替他選擇幾種關於英語語言方面的書籍。——他精通德文，日文，法文，獨不長於英語，因此常引爲遺憾！他並且打算再去歐美一次，再帶點東西回來。近年來他的日常生活，除讀書外，還喜歡往郊外散步，每年暑假總得去青島住上一兩個月。上海兆豐花園也常有的他足跡。有時他也很高興談天，尤其關於科學與哲學的問題，談起來他的藍青官話會滔滔不絕，使聽者會感到無限的興趣。

湖上文苑

哭朱彊邨先生二首

陳蛇懷

天意無東北。臣心有歲時。山河餘涕淚。風雨失標期。捧腹付同痛。傷心然一證。(自去年五月曾哭同風後即聞君病)至今山春淵。何處覓芳籬。

滄世間詞客。此心多苦辛。愁長爭白髮。意短怯緇塵。一卷餘生泪。百年全死身。不須蹈東海。歌哭老孤臣。(時渾猶讀騷中北渡宋中獨有以為不然其識為海嶠多矣)

廿四年九月十四日龍井道中懷垢兒

柳亞子

依稀南山舊路房。重來心事付秋鞋。青痕履印都如夢。跑憶低鬟去國人。

憶予十齡時。從逍遙士爾渡龍湖會遊鎮匝路。碧昇過橋。其松實虔。境冷無泳。舊有僧。一日展愁。觸目感喊。

邵裴子

龍蛇變影草堂虛。更列連牆滿架書。此是卅年心裏事。早將龍影預名廬。予方壯時。嘗擬軒齋顏曰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館。以為他日得此居矣。因預名廬。以俟。及今已老。始顧猶虛。

雙發年來漸已疏。無多興致付吟哦。他時築室能依樣。題榜應書棲樂窩。先叔節先生有吟詠處。曰安樂窩。篤守初元。潘樹開揚石刻見來今頒雖居之所曰樂窩。日總未有不安者。故末句云。

眼前此境劇清臞。頗欲移家晝裏居。好是松間多隙地。前頭更種一株樗。

鷄山大觀樓曉望

袁思永

大江環城城不孤。風檣櫓底翔鷗鳧。湖來無際岸欲動。樓險正要山相扶。英雄霸業竟何在。勝有斷碑埋赤烏。山川聲傑果是邈。天倘再生孫伯符。朝暉沉沉宿雨過。汀洲淺綠生菰蒲。漁翁網得鯽魚肥。濁酒自向花前沽。江山如此天下無。不入宮春非丈夫。

登國山訪吳封禪碑作歌

徐曙岑

阿瞞問鼎炎官躬。嗤嗤貴須心事同。揮斥八極役熊羆。金根華蓋臨江東。恨天並代生英雄。大業未竟演考終。傳及二世嗤吳蒙。三分國勢良忽忽。吾儕弔古煙露叢。牛山濯濯罕人蹤。游勝有其窺所窮。夜踐沙礫聲鏗空。裹糧假訪雄與嵩。荒亭一角洞非絕。殘碑

兀峙七尺豐。諦觀點畫能雙弼。以鑄道志文則工。頌玆猶清神聖功。賦形象國寶厥中。斬民足食倉廩充。車駕過迹森刀弓。鹵簿雜沓電花宮。代迭忽假大王風。杜陵啼老秋芙蓉。方異變銷眠底供。人生易頹如蒿蓬。偶偃蹄跡傲賓鴻。自南自北迸野翁。乾坤日甄塵兵戒。嗚呼天下何時公。

次韻奉和孫師鄭先生癸巳鄉舉四十年紀念詩韻二律

祝文白

科名草綠知何日。關向菲明錄夢餘。同歲半歸丁令鶴。舊京頻憶季鷹魚。芙蓉人鏡留殘影。禾黍秋風感故墟。教鬥扶輕呼負負。過江名士總溫搖。

凌雲曾折蟾宮桂。題鏡今看鶴髮星。肥遯宜爲避一老。龍飛難下勝雙丁。家傳紅豆傳詩史。予舍青燈課禮經。彈指廿年重赴宴。會看紫硯更通靈。

湖上三憶詞（憶調望江南）

俞平伯

西湖憶。第一憶湖壖。孤嶼樓臺常勝畫。南屏林壑最宜烟。一舸共爲緣。　清鏡裏。何地着從前。春水不知秋雙鬢。家山且傍故人看。如夢也原難。

西湖憶。二憶憶山家。泉水新清柴火氣。晶瓷初上味溜茶。開叢看春芽。　明前細。可比雨前佳。龍井獅峯名色好。不如來啜本山茶。幾碗夕陽斜。

西湖憶。三憶酒邊鷗。樓上酒招堤上柳。柳絲風約水明樓。風緊柳花稠。　魚羹美。嘉話昔年留。潑醋烹鮮全帶柄。乳鶯新翠不須油。芳指動纖柔。

歸硯樓記

余紹宋

吾──曾大父鏡波府君，生平好蓄古器，尤喜端硯。官粵二十餘年，先後收得端溪石硯百數十方，皆精妙之品；因顏所居曰友端山館。暮年解組歸，每值風日清麗，必出所藏，摩挲把玩，或客有識者，則相與共賞。紹宋幼時，猶及見之，所藏硯俱有名識，載入所著藏拙軒珍賞編，其中最鉅者兩方，號曰河圖洛書，其銘曰：「如神之浮，如漢之游，精華所聚，天背其質，璧逾雙琥，價重萬鎰。」蓋兩硯皆爲歷羅氏所藏，後歸劉小陶觀察，──曾大父以銀四百兩得之，並識緒中。硯俱大西洞水坑中層石，所有名色，殆無不具。河圖一方，多天青鵝毛絨青，花複多青花結；洛書一方，並有鴝鵒眼，硯工號爲兩淋鵒，浮動細密，硯之無上上品也。──曾大父即世後，──大父──先君，相繼棄養，藏物紛失，此兩硯向歸少和從弟，又不幸早逝無後，遂爲人持去，輾轉流入同縣呂賦真家，余初未之知也。生平於先世所存，深爲注念，先後收歸故物，已數十種，獨此兩硯，往來於懷，久之；始聞在呂君所，私念呂君雖夙識，而既以重值購藏，求歸當匪易。今年正月二十一日，以事返龍游，適呂君來城，試往造訪，呂君欣然許贈，且許詰朝專使取於家。家在西鄉十都，距城二十餘里。其明日，大風雪，路滑多阻，呂君不憚諸辛，賫以來。啓視：光彩煥發，頓還舊觀，因卽寫稧，置酒高會。余斷飲垂三年，忻慰之甚，乃弛戒。邀與呂君舉觴以相慶。同坐與君子塔孫君永年，徐君季雲十餘輩，咸爲余賀；且贊呂君之好義也。昔劉梵蓄佳硯，其友欲之，不告而行，梵徒步追及逐之，爲敍深情，流譽千載。今呂君之割愛許還，方之劉君，又何多讓。往讀載記；范齋年幼，祖母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硯與之。」比長，極執硯悌泣。紹宋幼時，獲曾大父憐愛，授之業，年纔十一，遽痛見背。往事至今，覩茲遺物，竊於范君有同感焉。要人手澤之說，元遺山以爲器以爲智者，所見猶淺。吾之物，失而復得，且爲與國曾經前人所藏，得其題詩而致其思；何況手澤所存，則雖其物至陋至纖，猶欲何況爲先人所寶愛者耶！保，人之恒情也。三代彝鼎永享，永寶用，非其徵歟。試初，其心何嘗不若是。是仁錫類推恩之所由甚也。撫以保先世之令名，永後人何限，推而至於思保其故事又何限，何莫非此一念宏，詎有涯涘。吾故謂遺山猶病其發揮有所未至也。及故物之百一，而及吾身窮外之幸矣。既自幸，又多成吾志也，因以名吾樓，更

燕雙樓詩話　金東雷

▲章太炎師詩辨論旨▼

餘杭章師太炎，文章經術，巍然一代宗匠，論文則右魏晉而薄唐宋，於古今少許多許；論詩亦然，不取宋詩，殷殷乎上窺龍淵矣。近應各方之請，講學吳門，而從者如雲，盛況得未曾有。師曾作詩辨一論，自明其旨，曰：「宋世詩勢已盡，故其吟詠性情，多在燕樂。今詞又失其聲律，而詩尤奇觚甚矣！於徵之士，觀一器，說一事，則紀之五言，陳數首尾，比於馬衘歌括。及曾國藩自以為功，師法江西諸家，矜其奇詭，天下翕然逐，古詩多詰詘不可誦，近體乃與杯琰讖辭相等！江湖之士，豔而稱之，以為至美。蓋自商頌以來，歌詩失紀，未有如今日者也！物極則變，今宜取近體一切斷之；古詩斷自簡文以上；唐有陳、張、杜、李之徒，稍稍刪節其要，足以繼風雅，盡正變。」吾師生平於近體詩，所作殊少；五言古風較多。雖在日本，詠有東夷詩，以寫素懷，曾記其第一首云：「昔年十四五，迷不知東西，曾聞太平人，仁者在九夷。隴首餘餓料，道路無拾遺！少壯更百艱，負羈來此畿，車騎信精妍，纓緌與天齊，窮兵事北狄，三載殲其師。將卒得遷擢，材官眊山雞，符藏貲墊地，算賦及孤兒。天驕且能久，愁苦來無沂，偷盜邇傳盛，妃匹如獨棲。家家懷爽疾，纖鬨生醫微，乃知信盧言，多與情實違。」格調高古，不同凡響。

年來所作，趣無多異，去歲承示四章，其一，聞得賊諜，曰：「金丸一夜起突民，射殺湘東酋領軍，借問長陵雙石馬，可知傳法有沙門？」其二，聞人獻圖不遇，曰：「上河圖自屬王家，采石譜田繼物華，却恨斜山蟬蛻久，明珠空合射寒鴉。」其三，劉屈氂歌，曰：「中山有良子，名曰劉屈氂，雖藉皇孫貴，出身人不知；武皇權相少，良死公孫湖泣徒爲爾，聞道胡巫入漢家，長安擴壘何讀譯，節上黃犢君自加，看君明月載厨車。」其四，詠史，曰：「斃闕雙金鏃，俘得鄭國侯（遼王延禧）後來天水何綢繆，楚囚相對嚎啾啾；勉公飽食行盛州，寶珠未獲吾尚留！人生遇合有如此，兩國爲王何足羞，轉盼東昏（金熙宗）飲及死。」感時賦物，含情不露，詞婉而意約，深得風人之旨。數月前，師遷居蘇垣，一日，徐子澐秋設酒滄浪亭面水軒，冠裳濟濟，名流畢集，若陳石遺、金松岑諸前輩均先後蒞至，作飲酒之雅會。章師詩興勃發，即席揮毫，曰：「滄浪近在盤溪曲，水淵其堪濯吾足，舉酒邀醻辭舜欽，買山同作巢由儔。」高懷亮節，溢於辭間。人或有病其詩遣語晦澀，以詞放者，不知士生亂世，宕机通世故，略解文章，吐辭道情，又宜蘊藏宏遠；況淵博典雅如章師者，豈肯屈志相降，學戲俳優之子。要之，章氏論詩，獨具正眼法藏，其識極高，不可拔罷。吾人生當陽九，戎馬流離，士尚俗學，野有餓殍，經術詩文，舉世所棄；噫！微斯人，我誰與歸？

越器之史的研究

陳萬里

越州窯器關於史的搜討，是一種有興趣的工作。日人小山富士夫氏近著支那青磁攷，就宋會要歷代朝貢部分，得到吳越錢氏於開寶、太平興國年間所貢進瓷器的明確記載是：

開寶六年二月十二日……錢惟濬貢……金稜秘色瓷器百五十事……

開寶九年六月四日……錢惟治貢……瓷器萬一千事內千事銀稜……

太平興國二年三月三日……惟濬……金釦瓷器二百事……

太平興國三年四月二日……俶進……瓷器五萬事金釦瓷器百五十事

可是錢氏之入貢瓷器，就史實所明示吾們的，不始於開寶年間之貢宋，而始於同光二年（吳越寶大元年）之貢唐。依據十國春秋的話，武肅、文穆、忠獻各代都有此入貢瓷器的記錄。如：

卷七十七　吳越一　武肅王世家上

寶大元年之秋九月王遣使錢詢貢唐方物銀器越綾吳綾及龍鳳衣絲鞋屐子又進萬壽節金器盤龍鳳錦織成紅羅穀袍襖衫段匹秘色瓷器銀裝花櫚木廂子金排方盤龍帶御衣白龍瑙紅地龍鳳錦被絲龍鳳絹等……

卷七十九　吳越三　文穆王世家

清泰二年九月王貢唐錦綺五百連金花食器二千兩金稜秘色瓷器二百事

卷八十　吳越四　忠獻王世家

天福七年十一月王遣使貢晉蠟綵五千兩錦五十疋綿一萬兩謝封國王恩又進細甲鎧弓箭扇子等物又貢蘇木二萬斤乾薑三萬斤茶二萬五千斤及秘色瓷器鞍屐細酒糟紋綢紙等物

在錢俶（忠懿王）納土前後時代所貢於宋的是

卷八十二　吳越六　忠懿王世家下

開寶二年秋八月宋遣使至賜王生辰禮物并御衣玉帶鞍一副金鞍甲一副及駿馬百匹是時王貢秘色瓷器於宋（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不得臣庶下用故同秘色又云越州燒進）

太平興國八年秋八月王遣世子惟濬貢宋金銀白龍腦香一百斤金銀陶器五百事（吳越備史作四太平七年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使賜王生辰時見日王遣世子惟濬貢上白龍腦香一百斤金銀陶器五百事銀二萬兩黃金一千兩龍腦香兩一犀一尊太平八年一尊七年耳）

論曰……當時宋朝供奉殆中國賦品錢氏入貢如錦綺龍鳳與他人異山寶御等物及通犀帶七十餘條神香異之寶而金等飛龍器者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瑪瑙玉器凡四千餘事珊瑚十高三尺五寸金裝飾陶器一十四萬事金銀飾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二百餘斤玉帶二十紫金獅子帶一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二十萬兩錦綺色綾凡萬萬計……

卷八十三　吳越七　列傳錢惟治

……王遣錢惟治入貢惟治私獻錢金銀香獅子香龍鳳鶴孔雀香毬保金釦金稜器萬事瑞綾千匹（按即宋會要所記載的開寶九年六月四日之入貢又與宋史卷四百八十列傳吳越錢氏……錢惟治條記載相同）

在宋史卷四百八十，列傳，世家三：吳越錢氏，錢俶有一段關於太平三年朝宋時貢進的詳細記錄，內中所稱之越器五萬事，及金釦瓷器百五十事，也就是宋會要所記載的，茲爲錄出如

次：

太宗即位加食邑五千戶俶貢御衣通天犀帶絹萬匹金器玳瑁器百餘事金銀釦器五百事……三年三月來朝……俶貢白金五萬兩錢萬萬絹十萬匹綾二萬匹錦十萬屯茶十萬斤建茶萬斤乾薑萬斤越器五萬事錦緣席千金銀畫舫三銀飾龍舟四金飾烏樠木御食案御床各一金樽罍酸斝各一金飾玳瑁器三十事金釦藤盤二金釦雕象俎十銀假果樹十事翠毛眞珠花三叢七寶飾食案十銀樽罍十斝一副寫金釦越器百五十事雕銀俎五十密假果剪羅花各二十樹銀扣大盤十銀裝鼓二七寶飾胡琴五絃箏各四銀飾箜篌方響羯鼓各四紅牙樂器二十二事乳香萬斤犀角象牙各一百株香藥萬斤蘇木萬斤……

此外見於十國春秋各書裏面，如忠獻王開運三年之貢晉忠懿王顯德五年四月七日八月十一日之貢周乾德元年三年開寶五年之貢宋雖沒有翔實的記錄，可是武肅文穆之貢唐及忠獻天福七年之貢晉都有秘色瓷器，自然在這幾次貢進裏面，吾們可以想到，也有秘色瓷器在內。

吳錢氏本身則十國春秋新五代史及吳越備史均稱武肅王節儉……常膳惟瓷漆器……云云。大概此處所稱之瓷器，沒有用金稜或金釦的；而且究之史實，秘色瓷器有金稜，越器則金釦，否則通稱秘色瓷器，金銀飾陶器，釦金瓷器，越器等等，並沒有金稜越器及釦金秘色瓷器的話，那末金稜與釦金恐怕還有點分別。假使是這樣的推測，越器可稱陶器，亦可稱為瓷器。不過在當時為什麼有時稱瓷器，有時稱陶器的情形？究竟瓷之與陶，是否在當時多少有點分別，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名稱，似乎有一個問題在內。同時秘色瓷器與越器在當時所貢進的，是否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名稱，這在歷史上不能給予吾們以明確的解釋。

就現在記載所詔示吾們的，忠懿王在太平三年所貢之越器有五萬事，而十國春秋依據宋兩朝供奉錄所稱忠懿王入貢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事。依此兩則看來，是越器之在當時，其生產量之大，可以想見。因此吾人可以推想到兩點情形：

（一）是需要大量生產。當然燒窰的地方，不止限局一隅，其範圍自必甚廣。現在就上林湖周圍數十里內所發見碎片的情景看來，可以證明當時窰業之興盛，實為供應此種巨額之需要的關係。

（二）是忠懿當時既然『喜以器服珍奇為獻不可勝數』（見新五代史吳越世家）是需要此大量越器的生產，甚無疑義。當國者有此需要，即無供應臣庶用之餘地，那末所謂臣庶不得用者，或者在當時確實已無可以供給臣庶之用的生

麻煩，臣庶也就不得用了。

由此第二點的推想，我還覺得所謂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者，或是一個事實。因爲史實所告訴吾人的有這樣的記載：「假……益以乘輿服玩爲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見續資治通鑑）「……所上乘輿服物器玩制作精妙每遣使修貢必羅列於庭焚香再拜其恭謹如此」見宋史錢俶列傳）自然不論所謂秘色瓷器，越器，金銀飾陶器，金釦越器等等器物，凡是貢進的瓷器，第一一定制作精妙，所以吾人現在看到的碎片，是有種種的圖案與型式，爲別種青瓷所見不到的。如此制作精妙之器物，豈是臣庶所得使用？第二修貢以前要焚香再拜，那末的慎重，爲的是恭謹事宋，自然如此名貴貢進之器物，臣庶禁用，可以斷定。不過因爲「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的關係，所以稱爲秘色，這句話恐怕還是問題。

最後蜀王建報朱梁信物金稜碗所說之「金稜含寶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響」可以肯定的說當然是越州所燒進之秘色瓷器，也就是錢氏貢進所稱之金棱秘色瓷器。同時錢氏奉梁正朔，也許就是錢氏所貢於朱梁的，因爲武肅文穆嗣後貢唐方物亦有秘色瓷器及金棱秘色瓷器的原故。

後記

編者

近歲以還，云係中國出版界不振之年，各書局除翻刻大批古籍外，當推那些彷彿是應運而生的雜誌小報了。雜誌之中，尤以半月刊為最風行，若論語、太白、人間世以及新刊之宇宙風等，都為一般人所熟知。今本刊與世人相見，在外形上看來，也許有人要誤會我們和論語，人間世同軌，實則不然。本社同人，學德俱薄，斷不敢張幽默以惑衆，立巧言以欺世。若我們能力所及，只想介紹幾篇不是徒托空言的文章給讀者辨辨滋味。雖然，這當中隔咋的與新鮮的都有；但隔咋的決非毫無依據，新鮮的也未敢故甚其詞。好在讀者自有眼力，操觚者可毋庸在此多贅。

湖上文苑一欄，執筆的都宿儒飽學之士。每有所作，皆極謙虛，不肯輕易發表。此次經編者數往徵求，始允見示，盛情可感。又本刊倉卒出版，諸多隕越，尚祈海內賢達，時賜教言，以匡不逮。

越風 半月刊 第一期

每月一日十六日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

主編 黃萍蓀

發行者 越風社

印刷者 浙江省立圖書館印行所

杭州名醫律師一覽表

姓名	住址	電話號碼
沈爾喬	開元路廿九號	一八五九
尹廷輔	青年路見仁里十二號	二九五四
李煥章	開元路四十七號	一五二五
鍾福球	青年路衛興里二弄	一四三五
吳景夔	中馬市街七七號	一五一〇
錢培鈺	水亭址五號	一五一〇轉
秦綬章	青年路廿七號 薦橋街正楷印書局	二〇〇一 二二六六
裘英	運司河下六十四號	三四四六
胡景清	上西大街述三里四號	
張澍霖	學士路九十六號	三五三六
董慕范	學士路鴻源坊一號	一六七〇
陳光黼	龍翔里一弄五號	
宋復	直飲馬井巷二號	三三四九
金明善	龍翔里一弄三號	
邵文晃	九星里二號	三六九三
錢家龍	北浣紗路懷德里一號	三三一七
李錚	平海路二十二號	三五五五
張有亦	上西大街二十八號	一二六四
宣鉅誥	延齡路二號	三六四九
宋紹湯	飲馬井巷十三號	二二五六
朱啟晨	法院路三號	一五二八
張季忻	枝頭巷廿七號	
曹秉哲	平海路四十號	一五五〇
唐璋	後門薦橋堍扇子巷口一百八十一號 前門柴垛橋堍十二號	二三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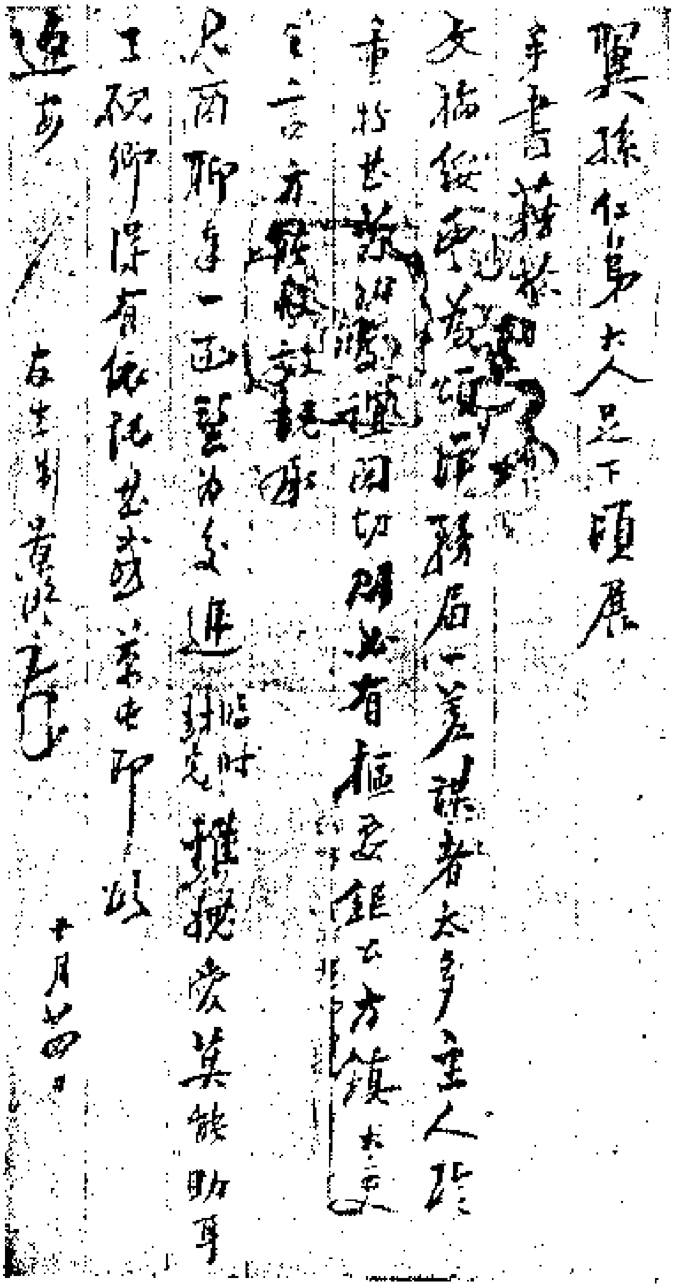
王叓海	性存路尚溫里三號	三一八五
王　暤	長壽路松鶴里一號	二六三二
高鳳洲	下板兒巷三十四號	
吳澤坤	運司河下一百二九號	二三三二
吳一之	長生路十二號（孝女路口）	二一二二
錢　潮	長壽路同春里	三三八〇
姚夢濤	奎垣巷興安里六號	
趙競初	泗水路二十二號	一三三一
黃問夔	學士路思鑫坊長生醫院	二八九七
鄭寶山	性存路餘三北里六號	
李天球	佑聖觀巷五十五號	三二五六
江秉甫	龍興路十號	三六五八
陳紹裘	信餘里三五號	三五七六

黃靜如	新民路二百二十一號	
丁　松	平海路板橋路口	
壬一仁	東坡路湖濱七弄第三號	一〇九六
陸清潔	平海路板橋路口五福里二弄一號	
錢祖彝	錢王祠路第十二號	三二一七
史興生	湖濱路崇仁里十三一號	三五四一
陸研臣	金錢巷三十八號	二六七〇轉
陳祖堯	新民路九十九號	
辭山 新民產科醫院	新民路六十三號	二九六四 一〇〇九
單懋清	薦橋街慈孝巷十九號	一七一四
陳卓生	開元路四十三號	
楊仰山	直飲馬井巷九號	一〇二九
瞿惕時	裏西湖智果寺內	三一一〇

越風

半月刊

第二期


翼孫仁弟大人足下頃展
手書藉悉[illegible]
文稿[illegible]差謀者太多主人[illegible]
重於世[illegible]有恒[illegible]能[illegible]方[illegible]
令言[illegible]
兄兩聊手一函望[illegible]進[illegible]研究[illegible]莫能助耳
[illegible]祝鄉得有[illegible]
進步
[illegible]
十月廿四日

越風社同人信條

一、不倡幽默惑衆

二、不以巧言欺世

三、不立異說鳴高

四、拿真憑實據出來給大家看

本刊贊助人題名（以簽名先後爲序）

許俊中　余越園　黃華表

黃苕　郭文禮　馬寅初

許紹棣　王廊采　何然方

徐之大　羅霞天　徐青甫

陳展　方青儒　徐竹蓀

黃雨中　俞飛鵬　陳伯衡

王述根　朱惠清　一丗六

陳布雷　曹聚仁　鄭曉滄

越風 半月刊 第二期

目錄

封面（許景澄手札）

黃季剛先生遺著

讀四明范氏天一閣……陳訓慈

私訪……徐一士

黃晦聞先生最後之詩……余紹宋

越縵堂日記的作者李慈銘……黃萍蓀

蒓園叢談……項士元

億羅浮……陳大慈

湖上文苑

……馬一浮

……黃季剛

……柳亞子

……王廷揚

……袁思永

……唐玉虬

……趙龍文

……胡衆長

……徐曙岑

……陳屺懷

庚子奉稿與浙江三忠……秋宗章

今古樸犢答……冬藏老人

後記……林雍

劉寅甫先生七十壽序

故　黃季剛

黃季剛先生的詩文遺稿，和他的經學言行，自其辭世後，已有多人爲之紀述，遺稾可毋庸再贅。現在所要報告給讀者諸君的，是本刊得覩先生遺著的經過。黃先生逝世于十月八日下午，本文成於九月末日。至十月六日，先生猶作集西溪文稿啟一篇，九日寄懷詩一首，是絕筆了。故此三篇，不但未付剞劂，就是先生的友好，亦鮮有知。今承賓君孫詠康惠，錄寄越風，盛情可感。而且最難得的是黃先生的這篇文章雖名壽序，卻無諛詞，即普通壽序中所有的那種空泛的套語與不切實際的鋪張，也一概掃除。由此更覺可貴了。

編者識

昔覽呂和叔文，記廣陵棠邑鄉貞晦陳先生事，言曾行經其地：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發乎辭色，以爲芳蘭所生，其草皆香，是宜有賢者在焉。遂停車周訪，果曰：里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之，皆自欽遷善，而不知其所由。然和叔乃稱曰：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辭不仕之貴，負不秩之名，遠人觀之，斯亦極矣。余乍觀和叔之言，疑其稱揚或少過；然無世無賢，有之而察之未克者多矣。昔逢萌周黨邴原王烈之倫，雖遭衰世，行道於所居，無不愛慕焉。其事流傳，煥若丹青。如貞晦不值和叔，則亦不顯；和叔固嘗言何必借聲，然後爲名，是則貞晦無藉於和叔；顧和叔不能無稱揚耳。余弟子鄞童第德，屢數爲余言其縣劉寅甫先生事，余洒然異之。先生鄞之鄞江鄉人也：少嘗學問，而薄舉子業，爲縣實舍去，習三農圜圃，虞衡之術，用是致饒。而性獨樂施，一日不施，意不泰也。所居濱鄞江，清光緒之季，積雨山漲，發洪散涌，下注泱口，海潮拒之，東風鼓盛，巨塘齊潰，人民升丘埠，其棲樹，數十里間，田廬道塗，陂堨無弗盪毀，先生則晝夜行視，往來奔走，如救頭然，如求亡子。既傾家振卹，復告糴四方，以益之飢者，儲徙者反。更以幣餘治道塗，繕陂堨，盡復其故，民困蘇而續斷，其利無已。此一役也，鄉人感之尤深；去今已逾世，猶在人口。學制初變也：即創崇本小學於其鄉。至於今，壹課童子，又勉成人之失學者。夜館其中，入其里，恆聞書聲，里中至以不入學相嗤。村有碶曰懸磁，久圮矣，水至而病涉，先生倂復之，費銀幣二千，今小學亦易名曰懸磁，以紀斯績也。他所爲聚落，謀福利，禦災患，非一事，雖細碎，亦令鄉人不能遺忘。嘗被舉爲鄉自治會議員，人以爲稱。是舉也，體素伉健，年七十益不憚勞苦，凡所兼任禁烟委員諸職，類皆古者鄉官所掌，先生偏樂爲之。每言行吾之志，貴我以道，此非祿乎？何必官哉。平居坐客常滿，里有諍訟，常就決曲直，至日旰不得食，聞人有急赴之，猶恐走趨不利，輒策騎以往，蹄馬過市，市人譁曰：是矍鑠哉劉先生也！以其老而康強爲奇。第德之言如此。今年十月十八日，爲其生辰，里中親爲盛會以壽之，先生慨然曰：敵寇馮陵，蠶食而不已；江河汎濫，至今莫之止，此寧上壽時耶？衆審先生意；然中誠不可違，無以將之，乃謀於第德，而以祈福祥之辭屬余；余念今天下之鄉如鄞江者少。深羨鄞江之有先生；先生之德，未知視貞晦長幼奚若？既已尸祝社稷於其鄉，則其風類近於貞晦，蓋無疑。鄞江之人，記人之功，久之不忘，其厚亦有似於棠邑者。故爲直記第德之言，俾其鄉人特以獻壽，且以明世之果不乏賢所，媿者文非和叔而已。先生有六子四女：長者四人，皆畢業大學，某且爲良師也久。某方游學美利堅，先生教督子女若是，非必以爲營求名利之資。亦曰人不可無學以自立，欲以訓於鄉，先嘗施之家云。蘄春黃侃撰。龍游余紹宋書。

談四明范氏天一閣

陳訓慈

曾經在一篇敍述本省文獻的一篇文字中，說起鄞縣文獻委員會之修成范氏天一閣，是浙人最近整理本省文獻之一要事。同時又以尊慕之中，我被託擔任杭州方面募款接洽的義務，所以逢人常時談起天一閣。大概也就為此原因罷，又奔上了一篇文債——越風編者要我寫一篇關於天一閣的東西，似乎是情理所不可卻了。可是天一閣的往事，我們很易從黃梨洲全謝山阮芸台錢竹汀繆荃孫諸先生的文字窺見其概，一篇文字如何可以賅括？若僅說修建經過罷，又似乎太偏於平凡了！沒有求全的法子，祇得退一步假定本文讀者是只想作一簡單的巡游，既因不能概觀而想得一些輪廓的印象，我就憑個人見聞所及，依舊當做一篇主觀的故事來寫，參進若干實質的材料。若說是想真的想考一件什麼「書林掌故」或一樁什麼「湖中掌故」，那不免離題太遠，本文所「不敢當」了。

一、不堪回首訪故閣
二、舊聞杳渺話閣史
三、滄桑歷變說書劫
四、拳拳文獻籌修建（修建印象記）
五、故閣重新光書林（落成訪閣記）
六、熱籌編藏垂千秋

一、不堪回首訪故閣

大概已是二十年以前罷，我第一次訪問了這有四百年歷史望海內學者之望的藏書舊家；蒼老而破舊的匾額，託出「天一閣」三字，第一次印入我的眼簾。

雖然童年就在甯波求學，假日時常徘徊湖西竹洲書院的遺址，從林石亭樹間追想南宋史忠定（浩）淳熙諸先生（沈煥諸學竹洲書院楊簡主碧沚書院，袁燮主城南樓氏精舍）及呂忠公（祖儉）諸前儒當年講論的遺風；然而於相隔一二里許的藏書名地，四年中竟不曾到過。亦曾問起國文老師，被這麼簡單的一句「閣門深扃遺址荒涼」就塞住訪尋的志願了。

重新回到甯波做教師，已是民國十三年，我纔更多從縣志裁記中留意舊閣，訪問古蹟的意思也比前濃了。在老早面前探聽，知道閣鑰是范氏後人數房分掌，不是非「官紳」是登不得。就此又想不妨暫將看書之願犧牲，單去憑弔一回舊閣也很有意思。在一個久雨初晴的星期天下午，我們友好四人就自往探訪。從天甯寺橋向南，月湖是在望了，問過民家老叟，折西到達了范氏子姓族居之區。

這一帶多是破舊房子，有一個祠堂式的大門，彷彿記

有『司馬第』的匾，可不得其門而入。後來從一小門裏曲折地繞進去，纔見到了一些假山石與一個幾乎已被雜草塞滿的池水，其前是一進向南的並不高大的破舊的樓屋，從匾額纔知爲正是我們憧憬已久的天一閣。閣之外楹中間似記有全謝山手書的楹聯，字跡不甚顯明。窗戶深扃，門前只一塊木牌，頗引起我們的注目，當時鈔下來的是：

藏書公約

一、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
二、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廚者。罰不與祭一年。
三、因而典鬻者。永擯逐不與祭。

門前全是雜草，高與人齊；假山上的亭，更是無路可登。我們想找一個范氏後人問得何人可以開門一看輪廓，終竟不得要領。在陰濕的旁晚，我們廢然的回來。我理想中的天一閣，以爲是四庫七閣的所由規仿者，應是一進精美雄偉池亭環繞的高閣，這次見到之後，真覺相去太遠。追維四百年前范東明司馬始建閣蒐書（當在嘉靖二十年即一五四一年前後）時插架之富，以及乾隆時猶以賜書蒙頒賞，今則荒涼頹閣，闃無一人，閣內的珍秘當也散失不少，今昔滄桑，真覺不堪回首啊！

二、舊聞告渺話閣史

訪問之後，我雖深慨於名閣之失修與規制之廢弛，但對於考求天一閣的遺聞，卻引起了興趣。這裏姑將當時查考的所得，隨便寫一些出來。這只是想使利讀者查書之煩罷了，自然談不到系統賅括的藏書紀事呢。

天一閣在晚明時代確是負海內藏書的重望，他的主人范東明司馬（欽）是一個文武兼全的人才。讀鄞志本傳，得知他的科名宦蹟都很亨通，並且他的藏書又頗有識別與針砭，下過一番苦心，決不是徒積多金以自炫美富的。

范欽字堯卿，一字安卿，號東明，明嘉靖間鄞人，成進士。知隨州，升兵部員外郎，以忤上左遷。後備兵九江，剿盜有功，歷官廣西福建雲南陝西河南江西各省，在閣時尤以禦倭著功。性喜藏書，建天一閣于鄞月湖之西，廣購海內異本，爲浙東藏書第一。既歷仕偏遊，見時政不綱，乞歸。以教家戒子孫爲務，尤以治書樂閣守內，藏有蕃朝流志録，奏議，及文臣殘稿諸書。

范東明蒐藏圖書之來源，一則爲豐氏萬卷樓之舊藏，二則爲范大徵之故物，三則爲東明所隨時蒐購，四則爲多方借鈔，而傳鈔一事，尤足徵前輩羅致珍秘的艱辛與專純。今據全謝山天一閣藏書記諸文而約記之，以見閣書的來歷：

一、豐氏之書　全氏謂「閣中之書，不自嘉靖始，固城西豐氏萬卷樓舊物也」。鄞人豐坊，字道生，承先世之精藏，博覽羣書，晚以心疾，書

一、漸散及遺失；其幸存之書與金石拓片，皆歸范氏。

二、范大徵之書　范大徵號納庵，爲欽之侄，曾隨出使朝鮮，嗜書好鈔存異本，嘗寫官至二三十人。天一閣既建，從而借觀不時應，因出重值自覓海內秘本。當時衡宇媲美，殁後漸入天一閣。阮元天一閣目所收書，即多大徵印記。

三、自購書　東明官跡及於七八省，所至輒以俸餘購書，值時漸衰亂，故家佳本時多流出，欽既仕顯，積累日多；當時負名的野竹齋沈辨之茶夢庵姚舜咨的所藏，皆載與俱歸。晚年退隱，又享高年，(卒年八十三)故購致亦夥。

四、傳鈔書　明代鈔書風尤盛，天一閣所鈔尤多出自王氏。世稱「與鳳洲(王世懋)家藏書目相較，各鈔所未見書」。(見阮葵生茶餘客話)而王世貞答范司馬簡，有書籍互相借鈔之約。王氏弇山園藏書號三萬卷，在互相借鈔之中，有裨天一閣者必多。而從海內故家借鈔者尤多有之。後人論明人鈔本之精，推甯波范氏爲其一云。(孫慶增藏書紀要)

五、著意蒐存之鄉會試錄　登科錄與各省之會試錄鄉試錄，在當時往往贈送轉索，(有如現時之訃告或職員錄等) 到後世便成重價難得之物了。東明官跡所至，交游甚廣，獨具遠識，於當代則著意徵存，於前代復重值羅致，所得登科鄉會試武舉等錄及進士履歷等，多當世之物，數不勝計，在當時已有「藏錄最多」之名；今存者當一千餘種，實爲最可靠之傳記資料。趙萬里稱今存明代登科錄等，除了天一閣，別處無能比其多，北方舊家名祠或稍有之，別處則很難見一冊二冊了。

這是天一閣書來源之大略。尤是難得者，明末藏家多再傳而書散，而范氏則子嗣繩武，不但未散失，而且有增，直至清高宗四庫徵書，猶以賜賚播譽。東明之死，次子少明(名大冲)當受其書。(史稱東明爲二子析產時出萬金，示以欲金受金，欲書受書，長子受金，次子欣然受書。故今司馬後嗣之「大房」，於閣書不干與) 阮目所載，多收少明精校之書。曾孫光文(蒼公)光燮(友仲)及光運皆蜚聲清初之儒林，光文又增購未備書，餘姚萬梨洲先生至甬上，即由光燮導之登閣讀未見書，梨洲慨然嘉其有守。(見南

雷文約卷四天一閣藏書記）光燮之子正裕（字獻贍為東明玄孫）亦官教諭能世其澤。正裕子從益，（字晉高）以明經游官鄂桂。及從益孫懋柱，生當乾隆之盛世，遂以諸生而與四庫獻書之舉，蒙賜書之嘉榮。

范懋柱字漢衡，諸生。乾隆三十八年，四庫開館，各省當道採進本外，私人進獻者，以浙江為最多，如歙縣鮑氏（知不足齋）錢塘汪氏（振綺堂）仁和趙氏（小山堂）慈谿鄭氏（二老閣）秀水朱氏（曝書亭）等。時天一之書巍然皆存，懋柱以東明七世孫，乃選罕藏閣傳精本六百三十八種五千二百餘卷，於三十九年進獻，被採錄入四庫及存目者凡四七三種。（內著錄者僅九十六種）因獻書最精多，蒙古今圖書集成之賞者，有仁和鮑氏汪氏及江淮馬氏，（裕）合范氏為四云。

不但如此，天一閣之建築形式，且為四庫七閣之所規仿。范氏鑒藏書之戒火，故取天一之名，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閣通六間為一）且鑿池環閣。其後乾隆建北方四閣，羨閣書之久而不散，諭浙吏訪查，於閣式及鑿池皆仿之，南三閣亦然。

蓋天一閣自嘉靖中始建，歷七世而相沿不替；且以獻書收入四庫，益宏其澤於海內學林，上距東明之建閣，已有二百餘年的歷史了。

自此以後，范氏之子孫漸式微。（作者曾從張氏約園得見新收范氏宗譜鈔稿本，錄其大宗，茲不贅舉）自乾嘉以迄光緒，雖然歷次達官名士之編目，天一閣的藏書竟至日漸散佚了。

三、滄桑歷變談書劫

范氏天一閣的藏書，據東明自編的書目，實際內容如何，今已失考。（焦竑經籍志有四明范氏書目二卷，今已失傳）而自明末至范懋柱獻書之時，其藏書必有增而無損。自此之後，就漸有散失。嘉慶中，阮芸臺（元）督學浙江，登閣編目，（刻於嘉慶十三年即一八〇八年）得書尚四千有九十四種五萬餘卷。光緒初宗湘文（源瀚）為郡守，擬重編目未就去任，及後薛叔耘（福成）備兵東浙，屬錢念劬（恂）檢書重編見存書目（刻于光緒十五年即一八八九年）得書二千有五十六種，比較阮目幾乎少去一半。（其經過從略）此後閣書時有失竊，而范氏任其深扃不加檢理，直至民國十九年楊子毅市長錄目，僅得九百餘種。至最近趙萬里登閣檢目，檢得尚存書二千五百餘種，都九千有八十冊，乃知楊目不足為據。然自四庫進書至現在一百六十年間

，這一處書林寶庫的損失，已很是可驚了。

論天一閣書之散失，不能不溯述其保管之方。當時范氏立法，「書不借人，不出閣，子孫有志者，就閣讀之，」『讀者不許夜登，不嗜烟草，故永無火患。』（據吳翌鳳東齋脞語，有云西面皆水，則非事實）阮芸臺亦說不允持烟火爲『能久』之一因，繆荃孫蹟鄞守登閣，亦被禁不吸烟。（芸草浮不防蠹之說，言多不經，存姑不述。）又定例『各房子孫，分房掌之，……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鑰。』又以『不與祭』爲擅入閣借出等之罰則，據說范氏時積家風，多以『不與祭』爲大辱，故其效頗大。至今范氏後人，大抵可分六房，分掌六鑰；而且平時是將梯移去，展時曬書，必集衆房長而定。然海內學人之登閣者，梨洲以後，除錢氏修志編金石目及阮薛二公編目之役外，則有萬季野（斯同）馮南耕全謝山（祖望）繆筱珊（荃孫）諸人，其他亦常有之，就此我們可見登閣之禁漸後而漸寬。至於子孫漸替先業，不知讀書，甚至結納推挽，或被強力劫持，因而散佚者，更不是定制所能避免了。

天一閣書最先大宗的減損，由於以皇帝的權威，收取了四庫底本而不發還。這些進呈的書留藏翰林院中，後被翰林學士拿去的不少。至於鼠傷蟲蝕，全謝山登閣檢碑時已見之。乾嘉之間，吳翌鳳且有『十亡四五』之歎。故阮芸臺雖有『……祇范氏天一閣幸得無恙』之語，然其書之陸續有流失無疑。及至太平之亂，尤爲閣書散亡之一重要關鍵。道光二十年，英人破甯波，也曾劫去若干；（見繆荃孫天一閣始末記）其售於奉化者，乃有轉入唐浙造紙廠爲紙料者，其幸而得保者又遭火而燬。（同治二年事，見徐時棟烟嶼樓筆記）而大夫借右文之名，公然攘取的也有之，（如吳引孫沈德壽及宗湘文等）輾轉落於本地藏書家者亦有之。（如盧氏抱經樓之明實錄及徐時棟姚梅伯等）至如阮薛之先後編目，旨在徵實，然他方面轉開走漏之漸。咸同光之間，閣書相傳已有失竊。薛目既出，外間知菁華之猶有存，益貪賈圖以求騁。……這樣，就發生了薛繼位大竊的故事。

原來民國以後，遺老聚居滬上者，多好以書畫圖籍品鑒題詠爲消遣，而詐偽攘竊之風亦漸盛。有裝氏者時來甬上，與范氏後裔商購書而不成。民國二年就以薛目進記，賂鉅竊薛繼位者令其盜取。那位竊盜大獻其技，夜中私入閣，挖洞以登，最妙的是日間則蟄臥閣上，夜間則燃燭按目錄以檢竊，這樣工作了幾近十天，而范氏之鎖閣以居者，以向不入閣且隔壹牆，竟至全無聞知！及至發見，而大

竊已運往上海了，范氏後人乃控訴上海會審公廨，薛賊拘到後，因已受重賄，不肯說出主犯，其後薛賊病死獄中，而范氏竟流遁法外。這一次空前的損失，據說有一千種左右，判決時僅追還『歷代帝皇名臣圖』等數種繳閣中，其餘的書也無從究詰。可是不久其書在滬書舖發見者不少，藏書家如吳興蔣氏(汝藻)密韻樓及張氏適園(鈞衡字石銘)皆有購致，其後又有流歸北平圖書館(明別集爲多，由蔣氏轉讓)與東方圖書館(多明本傳記地志，今燬，趙氏有天一閣與東方圖書館一文，見圖書副刊十二期)無限珍祕，一旦消散，真是藏書多厄，如有天忌而不使其久保的啊。

及至民國十八年，甬書賈欲重編閣目而被阻。其時中山楊子毅先生長甯波市，徇葉譽虎先生(恭綽)言，以登閣錄目自任。原來近年范氏子姓多就商或閒居者，但很敬畏官廳。楊氏就以市府的令文，于十九年十月廿二日，令范氏後人開閣，派府員楊鐵夫等查目。范氏堅請僅一天畢事，楊鐵夫氏就在一天中匆遽編目，成『重編天一閣藏書目錄』，檢存書凡九六二種，七九九〇冊，(試錄未計)楊氏即據以呈報教育廳。以爲上距薛氏編目僅四十年，損失又過半了。

不過楊目匆遽舉事，殊未足據。至民國二十年夏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海甯趙斐雲君(名萬里)約友人游甬，往觀天一閣而未獲登，慨然有整理之志。廿二年七月，又攜了該館和中央研究院的公函來甬，謀登閣編錄書目，鄞縣長陳冠靈君(寶麟)及文獻委員會主事者馮孟顓君(貞群)欣然贊助，幫同他與范氏後人定約，自七月廿四日起開閣一星期編理書目。七月三十一日又公祭范司馬以盡禮。趙君得馬隅卿(廉)朱酇卿(鼎煦)楊菊庭(貽誠)諸君之助，審閱鈔錄，手不停披，得留出一個目稿，查得現存書猶有二千五百餘種，九千有八十冊。(鄉試錄等亦未與)趙氏在其報告中，(見重整天一閣藏書紀略，載大公報圖書副刊十二期，廿三年二月三日)不但證明楊目之太粗疏，並且還發現阮薛目所失收書二百餘種。說現在最可珍的書還有這二類：

(一)歷代登科鄉會試錄　這本是閣藏之一寶，據此次查得，登科錄有百許種，而明代鄉會試錄有一千二百餘種，更有進士履歷等。

(二)明方志　雖歷經劫灰，天一閣藏明方志還有二百四十種，大部分是嘉靖以前修的。方志在今日漸爲藏家所重，何況是明代前期的舊志。天一所藏明志十之八九，趙氏以爲『在他處絕不能找得同樣的書』。

自從趙君觀書錄目之後，海內學者始知舊目之不盡可據，而天一閣之現存，正不如常人意想中殘損之甚，而實在還大有足珍。于是天一閣之名望，在學術界又活躍起來，而甯波人士也因此更有表揚整理之意了。　(未完)

私訪

徐一士

舊日小說好寫青天大人或大老爺私訪，公案小說一流中，尤屢見不一，妙在是一訪便着，因之而無案不破。縱有時遇到土豪、惡霸、山賊、水寇、惡道、凶僧之類，不免大吃其苦頭，然而自有英雄壯士出而救之於性命呼吸之間，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強梁就誅，民冤大白。故青天私訪，久爲流俗所樂道焉。而私訪實非無據，號爲「清似水明如鏡」者，亦往往大上厥當。清人記載中，如錢梅溪「履園叢話」卷一云：

康熙二十三年，兩江總督于清端公成龍喜微服潛行，察疑獄，求民隱，然奸人造言散布，以傾慾家，或反失實。屬吏雖灼知而不敢言也。有布衣程姓者，進見直言，且指目擎一二事爲徵。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刁詐若此耶！」陳恪勤公鵬年守吳，亦喜微行。有金閶巷富室汪姓兩子，以暗昧殺其師，賄通上下衙門，以疑案結局，惟公不可以利誘，汪遂重賄左近茶坊酒肆脚夫渡船諸人，囑其咸稱冤枉。公察之，衆口如一，遂不深究。又，劉家浜富家乳媼，攜一小孩，看稍懈，忽不見，殺死城干，剝去金珠衣服，緝凶無着。公夜出查訪，遇醉漢曰：「此沈某殺也。」次日拿沈審問，沈極口稱冤。其實並無此事，略加刑即釋焉。……

于陳二人，均赫赫名臣，所謂「清似水明如鏡」，夙著青天之譽者也，乃私訪受欺如此。沈某無辜被累，可謂冤矣，而「略加刑即釋」，還算便宜。其最慘者，如醒醉生（聞即汪穰卿）「莊諧選錄」卷一云：

常州漲某，令鄂某縣，爲政好察。一日微服出，過一古廟，聞內有一婦人與男子相語。婦人曰：「今日世界果是不好，婦人謀死親夫，乃竟無人過問。」男子驚問爲誰，婦曰：「汝不知某巷第幾家某姓之婦人乎？」男子曰：「知之。」婦曰：「某姓婦因夫久商於外，私與人交通。前月其夫歸，婦懼事洩，乘夜毒死之，鄰舍多知之者，而竟無人告發，豈非怪事！」令側耳聽之，甚了了，回署即發差查問某巷第幾家，如有某姓，即提其婦至。差往查，果有其人，即提到堂。令喝問：「汝夫何業及在何處？」婦供與古廟所聞相符。又問：「汝夫何久不至？」婦云：「前月有信來，云將到，而至今未至，不知何故。」令拍案厲聲曰：「此事本縣已訪查明確，即汝謀殺，汝尚假裝糊塗耶！」婦極口呼冤。令喝曰：「淫悍

婦人，非用大刑何肯招！」即喝令皂役用刑。婦痛極斃噺，既已無可辨，乃詭承實係與表兄通姦，慮夫覺不便，即商通姦夫殺之。問姦夫為誰，曰其人新死。問夫屍何在，曰已碎而盛囊。問凶器，曰用刀，已擲水中。於是令速依供上詳。業無他證佐，署中幕吏多知不可。令亦微知其不確，然以前之堅執，無能自改也。於是婦遂依律凌遲。已而本夫歸，指縣訟冤。令懼甚，賂以三百金乃已。……

此種奇冤之獄，竟由私訪而鑄錯，亦可痛已。又紀曉嵐「槐西雜志」卷四云：

明公恕齋嘗為獻縣令，良吏也。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服自察訪之。偶憩小巷，僧年八十餘矣，見公合掌肅立，呼其徒具茶。其徒遽麾曰：「太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屋。」僧應曰：「太守已至，可速來歟。」公大駭曰：「僧何以知我來？」曰：「公一郡之主也，一舉一動，通國皆知之，寧獨老僧！」又問：「僧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則熟不識太守！」問：「僧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兩造皆遣其黨布散道路閒久矣，彼皆陽不識公耳！」公憮自失，因問：「僧何獨不陽不識？」僧投地膜拜曰：「死罪，死罪！欲得公此問也。公為郡不減龔黃，然微不慊於眾心者，曰好訪。此不特神姦巨蠹能預為蠱惑計也，即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恩怨乎哉！訪甲之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甲曲而乙直，訪其有讎者則有讎者必曲，訪其有恩者則有恩者必直。至於婦人孺子，聞見不真，病媼衰翁，語言昏憒，又可據為信讞乎！且夫訪之為害，非僅聽訟為然也；閭閻利病訪亦為害，而河渠堤堰為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東有利則遏以自肥，水有患則鄰國為壑，是其勝算矣；孰肯揆地形之大局，為永遠安瀾之計哉？老僧方外人也，本不應預世間事，況官家事耶？第佛法慈悲，捨身濟眾，苟利於物，固應冒死言之耳。惟公俯察焉！」公沉思其語，竟不訪而歸。於私訪之弊，發揮頗暢。趙恆夫「寄園寄所寄」書底寄云：

余令交城，以廉能為遠撫軍爾布薦。方在署，一日汾州知州汪竹巖（宗忠）迂道來謁。余詢其無故遠辱，竹巖曰：「弟心大有所不服，特此來耳！」余詢其由，竹巖曰：「余兢兢業業為令十三載，得陞知州，又兢業五載，甫得達撫軍薦剡。兄作令甫二春，薦與余同。兄審理

大案，有如神之稱，何採聽之妙耶？」余曰：「無訪！」竹農曰：「欺我哉！余每事細訪，尚有差誤，安能無訪而行？」余曰：「不敢欺，訪即弊生矣，訪及原告之人，必枉原告；訪及被告，亦然；訪及原被證見，俱然：大足亂吾是非之真。庶證原有情真，但恐問官不聽耳。吾虛心勤審，原被與證見，必無不盡之詞；然後斟酌其中，自無遁形。有兩造所不能知者而問官獨知。」竹農曰：「誠然，若嵩恃訪，即吾子所好，皆可疑也。從今心服矣！」大笑而去。

其無訪論，有可與紀氏所述互相發明處。

青天斷案，除私訪外，更有鬼神託夢之一途，亦公案小說之類所津津言之者。青天之祈夢，猶之孫行者保唐僧西天取經，每至妖魔攔降，便須求神拜佛也。紀氏「灤陽消夏錄」卷四云：

再從伯燦宸公言：魚台縣令，遇殺人獄不能決，株連日衆，乃祈夢城隍祠，夢神引一鬼首戴磁盎，盎中種竹十餘竿，青翠可愛。覺而檢案中有姓祝者，祝竹音同，意必是也，窮治亦無迹。又檢案中有名節者，私念曰竹有節，必是也，窮治亦無迹。然二人者九死一生矣。計無復之，乃以疑獄上，請別緝殺人者，卒亦不得。夫疑獄虛心研鞫，或可得真情。禱神祈夢之說，不過懾伏愚民，紿之吐實耳。若以夢寐之恍惚，加以射覆之揣測，據爲信讞，鮮不謬矣。古來祈夢斷獄之事，余謂皆事後之附會也。

紀氏筆記，好談鬼神報應，不免迂拙可笑，此卻有破除迷信之意味。

黃晦聞先生最後之詩

余紹宋

晦聞先生懷抱大志，不獲逞，乃寄詩教，其詩具見阮步兵詩註自序。所爲蒹葭樓詩，高超卓絕，已由汪君精衛爲之刊行。書甫成，而晦聞下世。集中自癸酉甲戌二年無詩。晦聞以憤時嫉俗之甚，蓋已輟吟矣。比余去年秋間遊北都，與相見，乃大感奮，破戒爲詩。其一：爲題余所繪歸硯娛親圖；其二：與余同遊社園贈詩；其三：贈別詩。余甫歸，而晦聞噩耗至！此三詩遂爲絕筆，展視遺翰，豈勝痛悼；萍蓀索晦聞遺詩，遂錄此付之。

越園我兄北來存問故人情意非時賢所有可感之極并出示娛親畫卷謹題一詩

養志丹青亦孝心，不緣文采動吾吟，才名翰墨須收拾，老去從君語獨深。

越園先生吾兄離舊京八年矣甲戌九月存問故人北來兼旬而歸留別社園賦詩爲送

菊晚昨花寒惻惻，雁客對花意脈脈，西湖菊本先秋開，只有江山異南北。眼前佳色樂無極，亂世相遇古難得，短山歷歷昔所登，長廊百丈今新勝。八年此地已遷換，國疆乃與春泮冰，霜花露葉弱不勝，今朝與子扶闌凭。有詩不必似謝鮑，有酒何關救飢飽，別時離酒共花明，可惜紫蟹非三泖。二十年來燕市飲，日日湖蠏思瀛京，熊掌白魚共其姚，贈子何如交廣控。

別越園

國計身謀未盡言，又傾殘淚入離樽，明朝還別歸高士，一醉鑪前似邴原。顧亭林送歸高士詩云：此日邴原能斷酒，不煩良友數罍懷。原注引三國志注曰：原平斷酒，及臨別，師友共坐，飲酒終日不醉。

越縵堂日記的作者

李慈銘（續）

黃萍蓀

四　詩中十韵卷犯大疵

每試一次，每費許多心血與腦汁。但每一次的榜上都不見自己名字；所以每一次都帶回來了失望與悲憤。這種無代價的犧牲，中傷了李慈銘的好高的心意。使他疑神疑鬼地覺得週圍都是預先設就了的使他失足的陷阱。於是，他的脾氣就愈變愈怪異了。

同治十三年四月會試，榜出以後，又沒有李慈銘的名字。是月十三日，越縵堂日記記曰：「是日榜發，予又落第。山陰中二人，鮑敦甫與焉。會稽無有。庚午榜中二人，王松谿得雋，全榜又無一知名之士，可太息也，」不豫之意，溢於詞間。這次他落第的原因，據稱：

「江孜所來辭行，言其鄉人夏給事獻馨，（同考官）郎工部舒宇，（外收掌官）出闈後言予卷為王編修先謙所薦，李尚書已取中第四名進呈矣。塡榜時拆彌封，既唱名，忽撿得卷有大疵，以詩中十韵始看出也。歷一時許，復唱名；則為陳光煦矣。蓋禽獎取本房一浙江卷易之耳。此固命實為之，然以謄進之卷，始則睨而不察，繼則匆遽而擅易，牛頭馬脯，居之不疑，亦可謂無忌憚者矣。」

得之又被失去，這怎麼不叫他懊悲呢！此種懸折，惟李生受之耳。這回的牢騷，他一連發了數月之久。日記第二十冊中所記，有十之五六為此。是月二十四日，又曰：

「王松谿來，趙桐孫來，松谿言昨謁主司崇尚書，甚歎浙江有佳卷而犯大疵，力欲設法而不得。桐孫言昨謁房師王編修先謙，言予卷在其房，文工甚，而詩誤作十韵，欲薦不能。與各房傳觀，無不歎惜云云。崇尚書之言，固明指予而不敢質言之。然予卷既未薦主考，何由得之？豈浙江卷專犯大疵者？王編修惟能知薦卷名氏，予既格不能薦，何由知為予作。蓋予之臨塡榜而抽換，事已無疑。房官鍾修撰駿聲，監試黃給事槐森，出闈俱向人言予事極可惜，而未肯明言。其中否及名次。黃君監外簾，故又誤傳予經文中主司有不能解者；總之：不拆彌封，不經唱名，斷無一時內外簾官皆知為某人之理。經文既不能解，則已早當擯落，何待臨發而易之？蓋諸公內奪于朵鴻臚條陳之議，患失過甚，而又外震予名，恐得罪於清議。故既扶同欺隱，李僵桃代，反假憐才之名，以自炫其能。識予文不知予卷，采中郢被磨勘，亦不過罰俸三月，而

謨情頭目至於如此。若以進呈恭取欽定之卷而臨時攙易，滅跡售欺，實大不韙之名。原情科罪，又百倍於探中疵卷者。所謂含菽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今上冲年，未能周知情偽，進呈文字，不蒙披覽，故諸君無復顧忌，悍然為之。又僞作予卷，若經房官簽出而未薦者，此事既無質證，予又未嘗措意，亦可以已矣。乃復變幻其事，顛倒其語，彼矛此盾，進退無據，適自供其鬼域而已。予於應舉之文，三十年不復置懷，所作雖文從字順，已無復人能賞者。今之被落，本不以寃；此等負負；尤不足書；所以記科場之弊不可究詰，而一時具位，忍爲欺蔽，全無人心，亦世變之極迹也。」

自已的文章總是好的，有時雖然嘴裏謙虛；但心中還是暗暗自許。凡能執筆爲文的人，想來大都如此，何況自信好勝如李慈銘者。縱說是詩錄中十韵，犯了大疵，却依然是不責已而責人。

李慈銘雖是個死不服輸，自信力極強的人，但本心究還忠厚，你看他雖謂「予於應舉之文三十年不復置懷」，然又何苦寫此事而記字近千呢？到底不免憤然曰：「忍爲欺蔽，全無人心，世變之極迹也」；縱說「所以記科場之弊」實在還是爲了「所作雖文從字順已無復人能賞者」。牢騷滿紙，不言可喻。過了幾天，畢竟落得個「睡起甚遲，午飯後又倦甚，臥至晡始強起。終日昏昏，土木形骸，其若是乎？」（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五　他中進士的那一年

累試不第，潦倒京師的會稽李蓴客，到了光緒六年，就是平步青傳中所說「光緒庚辰始通籍」的那年，其時慈銘已是五十二歲的人了。是年春，又屆會試之期，在無數人的興奮雀躍之中，獨有他鬱鬱寡歡，低眉不展。因為甲戌的同年中如陸潤庠等，已都做了這次會試的同考官；而自已還是…………想到這裏，功名之欲竟被平日的那種不服氣的脾氣打消了。但這時突接家書，並寄來食物銀洋，且有祝他此次會試高中的吉詞。是年二月廿九日的日記有：

「得三妹五月廿四日書，寄來食物兩簍，番金十圓；大妹附寄龍眼肉一合，俱由陳氏昆季攜至。天涯骨肉，家事單寒，致此殷勤，祝加餐飯。冀科名之一得，庶團聚之有期，同氣相關，俗情難曉。夫豈知黄口登第，賤比蠹虫，白首蹋門。酷踰牢戶哉」。所以他是提不起精神來了。然而一轉念間，終覺非是，畢竟在那「今年本不入試」之下，急轉以「茲以家人屬望之切當又勉為之一行耳」去了。

這一次的會試，他的卷子落在林鴻修紹年的房裏而呈薦於翁尚書同龢的。常熟閱後竟大喜，遂中。林年得此，所以慈銘對常熟執禮極恭，蓋亦感其能識人也。雖然日記中說「我頭童齒豁得此何所加損」但這畢竟是寬心之語。在外表，自要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否則不又要給人小看了？李慈銘時常在這些地方顯露着他天真的稚氣。你瞧他寫自己在殿試時的神情，多麼有意思。

「昧爽赴中右門按卷入殿，辰刻親受題紙，巳刻對策：在書不起草，俱不同俗例。灑灑二千餘言，不落一字。未刻文卷，頗自喜也」。這種心理，豈不和先一時所說的「我頭童齒豁得此何所加損」使矛盾相反了呢？

庚辰一科，參與殿試者共三百三十三人，慈銘在二甲八十六名，得賜進士出身，亦云幸矣。他殿試的卷子，最初在侍郎烏勒喜崇阿的手裏，經畫上一△後，就轉給徐蔭軒。徐蔭軒素向是賞識李蓴客的人，一見之下，大為歎賞，擬寘第，便又轉給黃尚書怡，王侍郎文韶等六人皆畫一圈。但為了先有一△之故，所以名第在後。於是，他又不高興了，說：

「向來七圈者可列前十本，亦有得鼎甲者。聞今年八圈者至七十五卷，蓋亦不愛惜之甚矣。其實余文亦未必真有賞者也。」（見日記第三十四册十七頁）

中了進士以後的李慈銘，朋友們紛紛來賀。此舉究屬可喜，且所來的人，又都是那麼恭維他。我先前說過：人，誰不喜歡戴高帽，李慈銘豈能例外。況且這又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時候，將潦倒了多年的悲憤情意，為之洗滌一空。如此之日，日記中焉可無記？因是謂：

「獻之雲舫久談。雲舫言自余中進士，喜不自勝者三日，可以厲世之有志讀書者；獻之言在通州聞榜信，通州僑居及奉使士夫有耳目者無不同聲相慶。余衰病無狀，讀書殆得，而虛聲至此，豈可媿怍……」（日記卅四册二十頁）

中了進士，滿望可授翰館，豈知仍列部曹，旨下以戶部郎中原資敘用。美中不足，這又給了他一個重大的打擊，使他發了許多牢騷。然而這牢騷卻是非常精緻而風雅的，用四六句子道出，謂：

「部郎四就，吾衙之京已銖，流品既分，蓬瀛之路遂絕，虛望後車之對，長稱選格之名，雖出陳情，實非雅志。羞與少年為伍，適與俗吏隨波乎？金榜一題，玉堂永隔，當亦知己所共歎，後人所深惜者也。」

六　詩文書畫自負不已

李慈銘是靠賣文過活的人，這也和舖子裏的掌櫃差不多。既以生意經爲標的，廣告自不得不做，價目單自不得不列。然而，賣文章的人到底與市儈有別，李蒓客賣文的價格，我們少不得要領教領教。序曰：

「比來窮甚矣，高門無請謁之事，新甚無可說之人，一字例值，固非所望，更無林弁，誰聞獻言。莫榮北海之金，空愧中郎之色，然文章架子，不敢倒也。因取昔年所刻賣文通例，重改定之，畫餅充飢，敢不自掃，博笑而已。」下面便是他賣文的價目單了：

「一：廟碑，神道碑，散文，一百六十金；駢文二百金；如至戚友好而家非有力者；散文減四十金，駢文減六十金。二：墓志銘，墓表，散文百二十金。知好減四十金。駢文百六十金，知好減六十金。如家非殷足者：散文百金，駢文百二十金，至戚密交，各再減二十金（族人無服者以交情厚薄論，厚者視密友例，疏者知好例。有服者視至戚例）。三：壽序，散文八十金，知好減半；駢文百金，知好減四十金。自五服之宗，及三黨至戚外，親族皆從知好例，不識面者以凡人論（駢文雖五服之宗，三黨之戚亦不應。）四：序記照壽序例。五：代撰官書序文，或高文典冊須排張者，例皆用駢文，其價如廟碑例。六：其人有科位而公論不予者不作，有濫匿心者不作，其人非積書而亦無卓行者不作。七：婦人壽序非高閥舉封，年七十以上及有節行者不作。八：以壽文幹獻達官要人者，雖出至親密友之請亦照例價。九：知好而極貧者爲其先人求碑志，序記，或乞壽文榮其親者，不在此例（或餉佳籍，古琴，古硯，古墨及花卉名石佳釀均可）。十：爲知好作志銘，任情所至，不在此例。十一：代人作館閣進擬表賦，照壽序駢文例，雖知好不減價。其賀大禮或官書告成奉進之表如廟碑駢文例，知好減四十金。」

賣文的價目是定好了，舖子也隨着開張起來，也望生意興隆，近悅遠來。但貨價過高，有時也會影響到營業的不振。不過，一削價又將損及招牌上的威聲。李慈銘的賣文章，也不免遇到這種情形。有時生意雖上門，因論價反嚇得買主不敢惠顧。這當兒，你要不將就一點，週轉便不靈了。何況賣文是沒本營業。李慈銘雖把自己的身價抬得極高，但遇到生意清淡，門市蕭條的時候，終究也只好馬虎一點。可是他的貨色的每一次削碼，都註有很充足的理由；這理由，在別人看來是極有趣味的，如：

「早歲袁氏壽序散文一首，以予久乞撰，散儷兩篇也。散文潤筆銀四十兩，駢文潤筆銀先送二十四兩，予本非百金不下筆，今以與袁氏有世誼；且子久求之甚誠，庭芷，石查又為之再三通意，故勉應之。然其金已早用盡，筆頭復乾矣。」（日記廿一冊十二頁）

「殷尊庭來，送潤筆銀十兩以酬鄭姬志銘也，此文本非百金不可，予前年曾向假五十金未還，今年又送四庫提要一部，翁注困學紀聞一部，價亦約值十金。既為知好，將就而已。」（日記廿二冊十九頁）

李慈銘除詩文辦拿手，兼工書畫，旁及醫理。他的醫術醫不好自己的病，卻也時常替家人們開開傷風咳嗽的方子，也時常罵一般懸壺的醫生醫不好人。他寫字畫畫，亦頗自負。字固然俊秀可愛，畫則不敢恭維。但在他自己看來，當時所有的畫家竟無一可與之相比。日記第四十冊六十頁記曰：

「為柳門（杭縣人諱鳴鑾）畫團扇，作高松飛瀑；疊山蒼翠，下臨小亭，間以雜花，此境非近日畫家所知也。」又自贊其書法謂：『為冰玉書團扇，用裴遠民女史箴及虞慎之團扇銘。六十老翁，尚能下筆於密點碎金綃上作細書，亦自喜也！』」（未完）

慈園叢談

項士元

一 張硯孫與文瀾閣

錢塘張硯孫主政陸樁，于宣統元年四月，奉浙撫增子固韞中丞聘為文瀾閣藏書總理，副理則孫康侯峻也。初，閣書未有專員任閣與守，規章亦未備，硯孫接事後，與康侯擬訂閣書閱覽簡章，並設司書常駐典守，因閣費支絀，硯孫並捐月薪之半為津貼，秘閣備藏，至此始稍稍開放矣。宣統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增撫據袁嘉穀詳請撥閣旁餘地建築圖書館，具摺入奏，六月十六日奉旨照准，三年三月諮議局以既建圖書館，閣當歸併，遂議決五月實行，六月，硯孫遂呈報解職，時圖書館監督，乃德清俞陛雲也。初，京學使以硯孫總理閣書有年，熟諳歷閣軼事，聘重纂閣志，至是，書亦告成。據凡例：謂視舊志增書目一門；餘綸音，建置，公牘，圖說四門，略有增益；藝文則偏存有關掌故之作，期于簡要。是書有硯孫自撰後序，甲寅六月，予於西湖孤山分館之四庫全書史部櫥內，僅見殘稿數十頁，德館刊及張鑒氏所撰文瀾閣四庫全書史稿，于硯孫所述，多未採及，意者今逸剩稿而亦散佚歟，

二 張子謙謀為貴翰香仲雪

天台張子謙，少失怙恃，出外為僧，名摩訶，嗣游南洋及印度，以諳醫藥得贏積，返國旅居京津，會庚子義和團起事，八國聯軍入京，內府寶物多散出，摩訶盡所有收買，後變賣得資十數萬，海上古董商爭趨之。宣統間，至杭州，于眾安橋創設惠兒院，並設佛教講習所，當時浙省名流錢念劬恂，湯蟄先壽潛，貴翰香林等，均皈依焉。辛亥鼎革，翰香以旗籍為義軍所執，遣離僅數歲，蟄老不忍保釋，因以托摩訶救養，月允津貼二十金，摩訶嗣復以五族共和，不得仇視旗籍，倡議為翰香仲雪，集合浙紳具稟內務部，謀于蟄老，蟄老以未便，轉請陳介石黻宸領銜；後雖達部，迄未有結果，摩訶雖為僧，飲食男女，頗不拘，並奉孝於其祖先遺作，蒐集張文郁張亨枯等遺書多種；謀梓為一家言。二次革命事起，摩訶力任資助軍械，所有資財，盡罄，惠兒院亦停辦，事敗未幾，摩訶亦鬱鬱死焉

三 章炳麟之畏友

儀徵劉申叔光漢，經學湛深，兼富革命思想，嘗主持國粹學報，著作斐然，餘杭章炳麟，引為畏友。宣統間端午橋任兩江總督，愛其才，並以其與革命黨人素多往來，力加羅致，申叔舜嗜書，置不理，嗣慫恿其夫人多方脅促，卒易節以就，平時除為編校金石文字外，并為滯通革命

活動消息。金華張恭，亦革命之學者，與中叔有舊，竟爲所賣　遭破獲。辛亥川路事起，午橋奉命赴蜀被殺害，時中叔隨節，蜀人並欲誅之，事聞於章炳麟，章設法援救，得免，民國四年，袁世凱謀稱帝，孫毓筠等爲組織籌安會，偏邀海內名公鉅儒加入，冀張聲勢，龍陽易實甫鼎才名夙震北方，一般遺老，多傾心，毓筠囑中叔撰函敦邀，起草三晝夜，稿始脫，函用駢體，櫥皇典麗，毓筠甚稱賞，次日，易復函，僅白紙一張，大書曲高和寡四字，毓筠爲之氣阻，中叔亦呼負負云。

四　周萍洞遺詩

周萍洞孝廉繼潛，爲人廉介，雖曾任省議會議長及衆議院議員，在鄉仍拘謹如處士，民國二十二年夏，年僅五十有五，卒于家，聞鄉惜之。先生夙好學，手不釋卷，其學大多得力于朱宗齊進士新，為文縣秀饒有理致，四十以後，漸厭經世之學，喜究釋典暨易理，生平於詩尤罕作，茲于破紙堆中，覓得舊作七律數章，吉光片羽，洵足珍也！望靈江有感云：「浩森靈江汗漫流，問梁一息肯勾留，山樓未特高人盼，野叟先驚一歲秋。去去年華同此逝，嗟嗟富貴亦何求！東西南北今何事，回首將軍已白頭」感舊云：「青緗聊檢舊時裝，坐覺空山歲月長，世外風雲感華妄，人間功業既河染。好憑棋酒消餘日，莫說亦邪負世殃！勉首一瞬天地隘，蓬萊仙界亦滄桑。」感時云：「明知克入長眠地，況會兵戈踐踏時，此去好憑泰世界，再來難整漢官儀。議和宰相真棗膽，禦侮將軍競聚眦，太息君王無平計，青衣行酒悔應遲。」勵同志云：「飛麼旦掃九衢開，待看秋鷹整翮來，風雨十年磨健骨，江都三策占[illegible]魁，同學少年各努力，衡茅一出是夫台。」

本書第十九頁至二十二原缺，待補。

快閣何能快。烽烟今日愁。越中尋故蹟。先指臥薪樓。陸放
翁快閣越王勾踐卧薪樓。皆在紹興西門外
放翁主恢復。日望收河山。遙知築閣夜。夢奪松亭關。查
吟快閣一首，放翁詩大半言恢復。有夢中奪得松亭關句。
大禹巍巍績。地天相與侔。禹哉千載後。誰自保神州。謁
禹王廟
萬里遼東地。今生異域哀。朔風吹沸淚。灑上越王臺。越
王臺在紹興城內龍山顛
六千君子卒。於此著征袍。願買會稽石。橫磨十萬刀。詠
會稽山
不違胡晉府。逢賞一諸生。朗誦龕山作。猶令鬼夜驚。訪
徐文長故里
一帖侍今古。前賢穩度奇。山林絕清曠。歲歷幾遷移。草
長流觴處。魚生洗墨池。彰殤不必計。佳興自無涯。蘭亭

題贈郁達夫

趙龍文

風虎雲龍也偶然。故人青史話遷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
苦生民數十年。
佳釀名姝不帝秦。信陵心事總酸辛。閒情萬種安排盡。不
上蓬萊上壽春。

惜秋華

乙亥秋分後六日讀于堤家樓曇花開肆華可愛偕趙時
即集紀四年前曾遊日賞曇賦一詞以寫感慨

胡眾長

頃刻花開。問仙人去卻。誰能游戲。丹桂散香。秋光正傳
憔悴。何期外域靈葩。聚放出繁華鮮麗。映攝向迴廊肆席
。嘉賓同醉。猶記四年事。對玉顏素艷。風前凝睇。色相
易空。遮莫閣奇矜異。如來妙法難參。漫誤入波斯國裏。
驚喜。可長留清芬一二。

小箕山買渡遊黿頭渚得詩四首

徐曙岑

小箕山畔倚闌干。艤絕靈妃靚臉寒。一水盈盈隔烟渚。微
嗔唐突喻羣灘。沙棠細路連衡門。碧檻朱甍翻鏡痕。閑識
人間情種在。繁花孤蛺有新恩。扁舟度我躡雲梯。下瞰洪
濤撼石勝。遮莫眼前秋可數。綠楊垂老尚生稊。山樓水榭
足魂銷。冥想春風燕子嬌。六幅輕颿雙出檣。太湖恬靜不
通潮。

倭變後慰問颸季滬上

陳屺懷

曾共艱難逐流水。祇今林艸與徘徊。狂風一夕生春路，落
日千長門劫灰。倦眼猶應支物變，老懷甯復向人開。江湖
涕今泪餘幾。莫遣襟痕上袖來。

題歲寒圖壽人

冷淡山河裏。艱難歲月深。百年猶熱眼。一卷老冬心。

庚子拳禍與浙江三忠（上）

九百虞初小說流。神施鬼設訓兵籌。明知羿大均狂黨。胡使衣冠習狗偷。
舉國原由十常侍。諸藩猶指外諸侯。竹箴麻縉書圍字。痛哭誰陳恤緯憂。
——烏鹿黃公度

秋宗章

庚子義和團之役，朝士中竭智盡忠，廷諍面折，斷脰決脰，九死無悔者；以浙江三忠為最著。三忠者何：曰徐用儀、許景澄、袁昶是、徐階最顯、許次之、袁稍卑。論膽望則徐遠出許袁下，即文事亦微若不及。英人著「慈禧外紀」，稱許袁為二勇士，而獨不及徐，有以哉。今請分別介紹三忠小傳如次：

徐用儀

徐用儀，字吉甫，號小雲，海鹽人。咸豐舉人，考充軍機章京。敘給工關廳，接物待人，謙和有禮。京官數十年，未嘗外任，循資歷俸，官至兵部尚書。雖無建樹，而察機度務，舉措悉當，光緒甲申，入值總署。甲午，中日議和，許割台灣界日，中外交章劾李鴻章誤國，獨用儀諒其無他，與樞臣孫毓汶力主換約。主事何藻翔羅鳳華上書，并劾用儀，「請立正典刑，以謝天下」。不報，嘗劾大學士徐桐；桐憾之，又以立溥儁為大阿哥，用儀不甚附和，端王載漪對之，亦無好感。庚子拳禍，用儀杜門不出，拊膺太息，許袁既被害，端剛有餘怒，家人畏禍，不敢收尸。望日，用儀往視，為之泣下，收而殮焉。端剛聞而遷怒，七月十七日辰刻，發拳民捕之；以「辦理洋務，貽患甚深」，請旨正法，年已七十有九。橫尸二日，始由善堂收殮，長子士燕部郎，同日被捕，下刑部獄，聯軍入京，幸免於難。

許景澄

許景澄，字竹篔，嘉興人。同治丁卯舉人，戊辰翰林，官編修，曾任杭州紫陽書院山長，工駢文，尤喜研究經世之學。同治十三年，李鴻章建議，派遣公使，分駐日本及西洋通商各國。閩撫王凱泰，亦以為言，禮親王等會奏，「鴻章所議，均屬可行」。因保薦陳蘭彬等九人，堪備使才之選，景澄與焉。光緒甲申，中法搆兵，兩江總督曾國荃，會辦南洋事宜，內閣學士陳寶琛適江寧籌防務，朝命景澄同往助理，及和議告成，仍回京供職。癸巳，繼洪文卿出使俄德，折衝樽俎，不辱使命，甲午中日和，日韓違

東，俄引為大害。乙丑四月，商於景澄，願令俄法銀行承借之距款，（計法銀四萬萬佛郎）俾日本早日撤兵，請廷允之。閏五月簽訂合同，九月間，李鴻章始得收回遼東各屬州縣，及旅順大連，蓋景澄之力為多云。會俄國防日甚亟，欲造西北利亞鐵路，取道中國東三省而達黃海，景澄以我國主權所關，迎拒兩難，爰請於樞府，與華俄道勝銀行訂定建造經理東省鐵路合同，遂成中俄合辦之局，即今中東鐵路是也。丁酉夏任期屆滿，清廷調楊子通（儒）駐節俄都，子通與景澄為丁卯同年，偶共遊吾森彼得堡近郊，時國事蜩螗，朝士方有后黨帝黨之爭，景澄慨然曰：「將來隱憂，必在黨禍，吾輩不知死所矣」。又引子通觀彼得故像，謂「此君雄志，欲併亞州，遠略將無已時。後此數年，其言一一得驗。戊戌七月返國，八月間，致友人書有云：「……遠役西議，去夏徂冬，先後交卸俄德使事，正擬今春內渡，適值旅大事起，復充專使，赴俄商造要件。至五月間始得結議，因正月病後，久咳傷肺，請假兩月，回籍調治，取道美洲，於七月杪抵里，甫經卸裝，而浙撫轉到「不拘假滿，速行來京」之旨，不得不趕早北上，即擬月內自籍首塗……」自陳行止，極為詳盡。九月初旬，入都復命，授工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己亥轉禮部，又轉戶部。各國交涉日亟，駐使至總理衙門，會晤商事，無虛日。諸大臣計議定局，發言折難之任，多諉景澄主之。俄國租借旅大，訂立勘分北界專條，朝旨派景澄與王文韶加押，信任之專，一時無兩。先是戊戌政變，德宗被幽，新黨俱罷斥，或譖景澄於孝欽后，指為帝黨，幾遭不測。積勞積對始免。庚子拳禍，景澄方奉命督辦鐵路，兼管理大學堂事務。拳黨稱為二毛子，識者固早引隱憂，夙與袁昶過從最密。六月下旬，聯軍攻佔天津，京畿震動，兩人連名疏請懲辦禍首，觸端剛之怒，孝欽亦以前排致疑，遂於七月初二日下刑部獄，翌日被難。其姬人方推，遺腹育一女，聞者傷之。著有「外國師船圖表」，「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例言」，「西北邊界地名譯漢考證」，「奏疏錄存」，「出使函稿」俱已梓行。

袁昶

袁昶，初名振蟾，字爽秋，一字重黎。桐廬人。世居芳郭里，號芳郭鈍叟，又稱純推，桐廬瀕浙江西，常自號浙西村，學者稱浙西先生。父世紀，字鏡巖，一字用儕，優廩生，治經通大義，遭洪楊之亂，慨然治兵家言，嘗參左文襄戎幕。兩浙陷落，間道歸桐，勸捐抽丁為團練，作桑右翼，三日後即舍去。團軍擇散，桐廬旋陷，匿山谷

中，以糾皮野菜為粮。癸亥春，郡城收復，擬赴行營陳善後，未至病卒。浙撫馬新貽，據嚴郡守丁壽昌詳訪行實，奏請照軍營積勞病故例議卹，賜贈雲騎尉世職，入祀嚴州昭忠祠。爽秋幼有異稟，十歲通五經，十四歲補博士弟子員，既失怙恃，貧不能自存，詣省杭州。全椒薛慰農先生(時雨)方知府事，妻以兄子。(山東道監察御史薛春黎之女)歲丁卯，舉於鄉。戊辰，與施均夫孝廉(後官道員)計偕，應禮部試，報罷南歸。同祈夢西湖于忠肅祠，爽秋夢忠肅執手告曰：「君之勳名，不下於我」，引入後堂，指二人相視：一屬冠，衣前明服式；一為杭堇浦太史，實於丁松生大令家，睹其遺象，故識之。醒告均夫，均夫曰：「君之文學，當並杭太史。其時名位，其以諫垣升大司馬乎？然君骨鯁，恐建言獲咎」。爽秋慨然曰：「果爾，吾復何憾」甲戌禮闈，既取復易或勤黨仕，乃納粟為中書舍人，歷充方略館國史館校對。光緒丙子成進士，觀政農部，供職十有六年，歷充陝西司雲南司主稿，北檔房總辦，則例館提調；癸未春，考取章京，是冬即傳補。時法越戰起，高陽李文正公(鴻藻)奏設海防文案處，以爽秋司機宜文字；章奏答札，咸出其手；乙酉春，中法議和，朝旨勅尚書錫珍，鴻臚卿鄧承修，馳赴天津議約，奏派爽秋隨往。乙丑，用資勞釋譯署總章京，以御史記名。丁亥冬，奏閱會典館，總裁常熟翁協揆，派充總纂，以不克兼顧辭，改派為纂修官；壬辰春，分校禮闈，一時知名士，多出其門下。譯署章京，例二年考績，爽秋以主稿兼提調同文館，為王大臣所深器，四次均列優等，初保候補主事，以員外郎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即補。繼保免補主事，簡江西司員外郎，記名海關道。十八年三月保以本部郎中遇缺即補，俟得道員後加二品銜。十二月，補安徽徽寧池太廣分巡道；十九年四月履任，以報效軍需，賞戴花翎。在蕪四年，政府諸公累次密詢，願否出洋？將令銜命使德，爽秋力辭，遂改簡呂海寰云。戊戌四月，擢陝西臬司，未行。又擢江甯藩司。六月去蕪，士民走送，依依作豬千蓋。自庚子春禍，遽傳被難罹耗，相率哭奠於中江講院之先哲祠，為增設栗主。嗣復具公呈，臚列政績，陳於有司，請祠祀之。以格於年例，大府未為具奏。癸卯三月，公議就講院餘屋，改作私祠焉。(按安慶浙江會館之西偏，有屋三楹，自成院落，為王文成公祠，爽秋官皖時所創建。戊戌之夏；因條陳時政得省，即寓文成祠中。庚子後數年，旅皖浙人，為立栗主附祀，民初猶存。但祀典則久闕矣)。

爽秋未履蘇任，先入都陛見，奉旨調授直隸，旅以三

品京堂留京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又命會同尚書崇禮，兼管同文館事務。己亥二月，補授光祿寺卿；六月，轉太常寺卿。時出使大臣有仕滿者，政府屬意與秋承之；與秋辭謝之。或勸以宜就外自全，弗顧也。翌年禍作，於七月初三日被難，年五十四。葬於杭州西湖濱入蟠嶺。遺著已刊者，有「浙西村人初集」十三卷，「安般簃詩鈔」十卷，「春闈雜詠」一卷，「于湖小集」七卷，「水明樓集」一卷，「漸西村舍叢刻」數十種。尚有「朝隱卮言」，「于湖文錄」，「參軍蠻語」，止齋雜著，及日記六十餘冊未梓。

義和團之真相

義和團本名義和拳，又名義士黨。嘉慶初年，起於皖之穎亳，江之徐州，豫之歸德，魯之曹沂兗一帶。傳授拳法，集二十五人為一團，團眾稱首領曰老師父，小首領曰大師兄，二師兄，稱祖師曰老團，到處招人入夥，嘉慶十三年七月上諭，命地方官嚴拿懲辦，勢已漸衰。光緒二十四年，直隸辦理積穀團練，樹旗曰義合團。或又曰義和團。有奉旨團練之旗，有替天行道之旗，有助清滅洋之旗，形形式式，不一而足。於是死灰復燃，信者日衆，團分乾坎二門：乾門色尚黃，頭包黃布，內藏符咒，腰束黃帶，左右足脛繫指許闊黃帶；坎色則尚紅，頭布腰帶足脛之帶如之，間有紅彼挂而黑巾者，名曰黑團，則紅黃均恭維之。達人輒曰：「此最利害」。團員大率四十歲以下，十歲以上，手抱大刀露刃，繫以紅布或黃布，嬉遊街市，其許人之術，以發火為最長。用刀或指，向房屋門上指畫，又向地上土上指畫，霎呼曰「著」，立即大燄熊熊，蓋先時預為布置也。自稱發火時，應燒者燒，其餘不致延燒。又以「金鐘罩」之術惑人，謂為能避槍砲，刀斫不傷，尤為餘事。入團之始，擇一淨地立壇，有大師兄一人主之，招集鄉間村落街市子弟，先令茹素，對壇焚香叩頭設誓，則大師兄與之符籙，自備巾帶包紮。大師兄偶說咒上身，名曰「上法」其人先倒地如臥狀，少頃使起，向東南叩頭訖，目瞪口吹，氣力俱提於上身，執刀亂舞，其勇無匹，一日練三次，法力盡則曰「卸法」，使委頓不堪，怯弱如平時。又招集十八歲以下，十二歲以上之處女，著紅布衣履，一手執紅巾，一手持紅燈籠，名曰「紅燈照」。受法以後，稱為大師姐，練習四十八日而成，能駕雲凌空，用扇一搧，大砲自閉，輪船在海中自焚，其誕妄無稽多類此。梁任公謂「義和團法師之披髮仗劍禹步念念有詞，聽者苟一用其思索，則其中自必有可疑者存。而信之者竟過數省，是必其有所懾，而不敢涉他想」。此論最為中肯。

今古樓談薈

冬藏老人

以辜鴻銘，不但博學多才；且通數國文字。中國人的英文著作能在歐美出出風頭的，掂掂掂！惟辜老一人！只是這個人的脾氣古怪，能夠當你的面假裝不看見把你痛罵一頓，然後回過臉兒來說：「哎呀！真對不起，我不知老哥已經駕到。」所以人嘗稱爲辜瘋子而不名。

有一次他在北平某酒樓夜宴，忽聞隔座人言，曰：「中國人當中真能懂得英文的，現在惟辜鴻銘一人。」卻不想他一聽這話，竟大跳起來，拿了手杖往隔座直闖，他大聲地責備正在恭維他的那兩個食客，說「笑話！倚老辜除英文之外，難道法德日俄等文都不能算第一嗎？老弟，下次說老辜的時候，得留神點！」

安福系擅執時，紀得曾頒佈過一個新的國會選舉法，賄賂橫行，醜態百出。這當中，居然也有人去運動辜鴻銘，願意花四百塊大洋要老辜去選某公一票。這樁事情，在老辜自己看來似乎是生平最得意的了，他常常和人談到這個，他說：

「口口口來運動我投他一票，我說：我的文憑早就丟了。他說：『誰不認得你老人家？只要你親自來投票，用不着文憑。』我說：『人家賣兩百塊錢一票，我老辜至少要賣五百塊。』他說：別人兩百，你老人家三百。』我說：『四百塊，少一毛錢不來，還得給付現款，不要支票。』他要還價，我叫他滾出去。他只好說，『四百塊錢依你老人家。可是投票時務必請你到場。』

「選舉的前一天，口口口果然把四百元鈔票和選舉入場證都帶來了，還再三叮囑我明天務必到場。等他走了，我立刻出門，趕下午的快車到了天津，把四百塊錢全報效在一個姑娘——你們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兩天工夫，錢花光了，我才回北京來。

「口口口聽說我回來了，趕到我家，大罵我無信義。我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個留學生小政客，說：「你瞎了眼睛，敢拿錢來買我！你也配講信義！你給我滾出去！從此以後，不要再上我門來！」

「那小子看見我的棍子，真個乖乖的逃出去了。」

他說完了這個故事，還回過頭來向那些聽他說的人道：「你們知道，有句俗話：「監生拜孔子，孔子嚇一跳。」我上回聽說口口口的孔教會要去祭孔子，我編了一首白話詩：

監生拜孔子，孔子嚇一跳。

孔命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有一次，他和兩個法國記者在一起吃飯，他說：

『朋友，你怎麽老不上我家裏來了？有一個時候，我老辜正得意的當兒，即在我剛要出門的辰光，你也會說「辜先生等一會等一會」你一面急急地掏出日記簿來，我說一句，你記一字，半點也不肯放過。那些日子中，你對我老辜是多麼殷勤呵。現在老辜倒霉了，你連影子也不再上我的門來，你想想看，朋友…………』

胡適「記辜鴻銘」文中（見大公報文藝副刊）有這麼一段，且把他錄在後面作一結束，文曰：

『現在的人看見辜鴻銘拖着辮子，談着『尊王大義』，一定以爲他是向來頑固的。却不知辜鴻銘當初是最先剪辮子的人；當他壯年時，衙門裏拜萬壽，他坐着不動。後來人家談革命了，他才把辮子留起來。辛亥革命時，他的辮子還沒有養全，他帶着假髮接的辮子，坐着馬車亂跑，很出風頭。這種心理很可研究。當初他是『立異以爲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歸』了。（向北大告假一去不回）

東南日報社長胡蘅子先生，家杭十載，寓不一遷。居處在青年路尚農里，屋只二樓一底，雖敝狹湫隘難展，却依然馬馬虎虎，不介於懷。他斜亭子間權作書齋，并客室以兼綜焉。客至，談天吃飯，盡在一房。蓋雖侷促而取其熱鬧也。因是客亦怡然。縱論今古，談笑生風，空氣至爲濃烈。此蘅子先生座上之速寫也。民主筆政之暇，好讀奇書，喜搜羅古今詞譜。然祇究內容，不講版本，非嗜古者流。但數年以來，薄俸所入，皆耗於此，已把那間小小的書齋堆積得幾及屋頂了。書齋北向：夏天的陽風，冬天的雨雪，都叫坐在書房裏的人易皺眉毛；可是蘅子先生仍寫作頻頻，宴知也。先生固善寫大文章，却也愛寫俏永的小品和詩詞。偶得一闋，清麗可頌，若去秋所賦之采桑子，謂：

『十年離亂音塵隔，忽漫相逢，往事重重，猶在鮮明記憶中。人生蹤跡知何在？似棣如蓬！酒冽烟濃，且將今宵醉燭紅』。序曰：「與郁達夫君一別十年，消息梗斷，近忽於無意中狂遇，驚喜惕殺之餘，賦此爲贈」。

翌日，達夫亦有以報：

『當年同是天涯客，故里來逢，奇事成重，乍見真疑在夢中。請翻白石清新句，愛說飄蓬，意淡情濃，可惜今宵沒小紅』。

一唱一和，爲湖上詞壇生色不少。惟以事冗，了無多作，自去歲賦得此闋，迄猶未見。

後記

萍蓀

本刊第一期出版後，未至旬日，已悉數售罄，此種收穫，非始料所及。今第二期又全部校訖，編者於唱完了獨腳戲之後，雖覺精疲力竭，但畢竟還能鼓起餘勇，籌備第三期的一切。這，完全是讀者諸君和替本刊執筆的幾位先生所賜。因為要不是他們那樣熱誠的愛護，小子也許早被降下台來了。東南日報學苑編有署名平和的一位先生指教我們，說本刊第一期中犯了一個毛病，是多以人物為對象主體，未免太偏，這真是一針見血的批評。不過這個缺憾，幸而在本期中已稍可彌補，如陳訓慈先生的天一閣，秋宗章先生的岳于奉祠與浙江三忠，都是以事，和根據史為出發點的作品。

本刊第一期預告中，原有周作人先生之文，頃周先生自平來函，謂事冗無暇執筆，要展至第四期始可。大延先生的記黃楚僧小風雜解，因篇幅而留刊下期。又第一期中有誤字十餘，編者雖深感歉愧。但為節省篇幅起見，擬不再列更正，希讀者與作者諸君諒恕是幸。

越風　半月刊　第二期

每月二日十六日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日

主編　黃萍蓀

發行者　越風社　杭州仁和路乙之一號

印刷者　浙江正楷印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清泰路四一二號　自動電話二二六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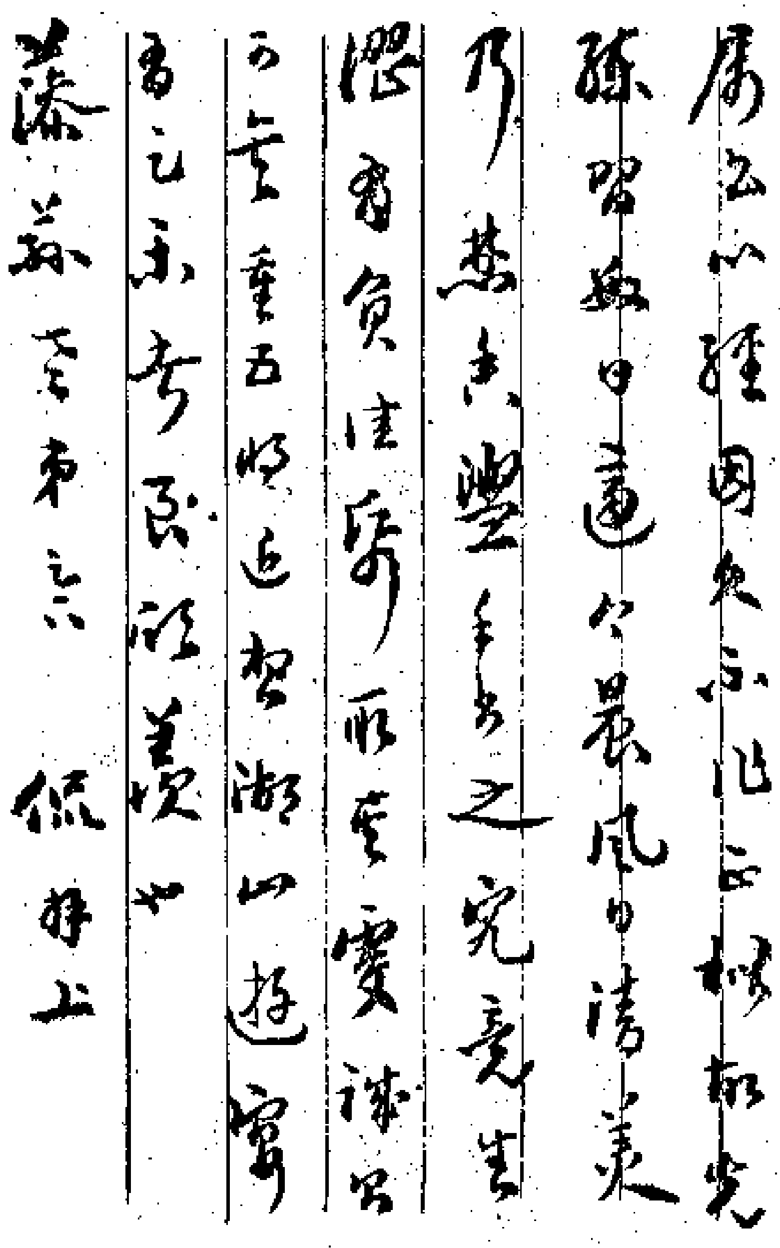
杭州名醫律師一覽表

姓名	住址	電話
沈爾喬	開元路二九號	一八五九
秦綬章	青年路二七號 薦橋路正楷印書局	二〇〇一 二二六六
胡景清	小車橋邊五二號	
曹秉哲	平海路四十號	一五五〇
王袞海	性存路尚德里四一號	三一八五
高鳳洲	下板兒巷三四號	
李煥章	開元路四七號	一五二五
吳澤坤	運司河下一二九號	二三三二
張季忻	枝頭巷二七號	
江秉甫	龍興路十號（西醫內科）	三六五八
鄭定山	性存路餘慶北里六號（中醫內科）	
王一仁	東坡路湖濱七弄三號（醫師）	一〇九六
陸清潔	平海路板橋路五福里二弄一號（西醫外科）	
王泰亨	軍醫司巷六二號（中醫針科）	一九九六
劉百川	韶華巷十號（推拿傷科）	
單懋清	薦橋街忠孝巷十九號（中醫內科）	一七一四
丁松	平海路板橋路口（齒科）	
金明善	龍翔里一弄三號（律師）	二六六四
西湖肺病療養院	院長程暘時醫師 院址裏西湖智果寺	三一一〇
陳祖堯	新民路壽康園幾號	一八三八

越風

半月刊

第三期



本刊贊助人題名
（以簽名先後為序）

胡健中　余紹宋　黃華表
黃紹竑　鄭文禮　馬寅初
許紹棣　王廊采　曾養甫
何人　羅霞天　徐青甫
陳屺懷　方青儒　徐行恭
黃湘中　俞國紹　陳伯衡
王廷揚　朱惠清　王世穎
陳布雷　黃紹楨　周象賢

本刊緊要啓事

本刊第一期出版以來，未及旬日，卽已告罄，○各地讀者，紛紛函索；既苦無以應，○又未一一郵復，以是歉仄良深。○現決于短期內重行排刊，再版出書，如蒙訂閱全年，當為提前補寄，以副雅望。○

越風社謹啓

越風 半月刊 第三期

目錄

封面（黃季剛手札）
黃季剛先生遺著（書左氏春秋疑義答問後）……陳訓慈
談四明范氏天一閣……胡寄塵
幾社與復社……黃萍蓀
賈似道與葛嶺半閒堂……徐一士
再談私訪……郁達夫
王二南先生傳……郁達夫

湖上文苑
……王廷揚
……陳屺懷
……葉恭綽
……邵裴子
……郁達夫
……胡眾長
……徐曙岑

光宣詩壇削子手之二方……陸丹林
今古禮技薈……冬藏老人
秋雪巷……陳韜湖
關於保俶塔……胡行之
庚子奉調與浙江三忠……秋宗章
文壇（慧）　月明華屋聯話（長風）　後記……拜蓀

書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後

故 黃季剛

章公撰春秋左氏疑義答問五卷，侃幸先得受讀而繕寫之。謹演繹師言，書其後曰：孔子作春秋，因魯史舊文而有所治定，其治定未盡者，專付丘明，使為之傳。雖撰自丘明，而作傳之旨，悉本孔子。公書所證明者。梗概如此，不知因舊史之說，則直以春秋為素王之書，責之纖悉，而疑難起，不知孔子有所治定，則云春秋不經孔子筆削，純錄魯史原文，而修經之意泯。不知作傳之旨，悉本孔子，則經述本事，與褒諱挹損之文辭，屈於時君，而不得申者，竟無匡救證明之道，稱其弊也。執傳則疑經，廢傳而經義頹晦矣。傳稱韓子見魯春秋，知周公之德，孟子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即公羊傳亦有不修春秋之目。是以知春秋必因舊史也。傳言春秋非聖人，孰能修之，故所記僑如逆女，齊豹三叛，皆明其為孔子所書。史記稱趙鞅書叛，亦為孔子特筆，是以知孔子有所治定也。夫書因赴告不能合於本事，以魯史局於一方，無由所為考覈也；故楚圍弒麇，春秋不錄，比之封國，遂不得不蒙赴辭。此牽於文義也；它國之事，孰順孰逆，或天子方伯主之，或魯君主之，雖不合於義，而史官不敢駁異。故里克為殺卓之罪人，周齊罪之也。鄭突衛朔，為魯史之所右，桓莊右之也；此制於名義也。孔子與丘明西觀周室，見列國史官記注之文，乃以所可治定者著之經，所未可治定者付之傳。經以存魯史之法，傳以示非是之真。故經即有違於本事，屈於時君者，得傳不患無匡救證明之道。是以知治定未盡，專付丘明作傳之旨，悉本孔子也。觀孫卿子遺春申君書，引傳楚圍齊崔杼事，徑稱曰春秋。太史公吳太伯世家，稱左傳為春秋古文，明經傳皆出聖人，故言之初無分別也。桓譚有言：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得也，善哉斯言。信成學治古文者之準臬矣。公書上紹曾吳孫賈太史之微義，下取賈服杜預之所長，要使因史修經論事作傳之旨，由之昭晰，閒紛盡解，取適不存，鄭君貴周禮，先師謂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於論春秋，亦豈異是。蓋自左氏微以來，未有若斯之懿也。侃與聞妙論，誠不勝欣慶云。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弟子蘄春黃侃。

談四明范氏天一閣

續完

陳訓慈

四、奉奉鄉獻籌修建

上述天一閣的主人與藏書來源及其散失，多是考諸各家的紀載，偶有得之口碑傳聞的。天一閣在民初遭竊最甚的時候，作者正在中學生時代，依稀記得當時中國史的老師講到四庫全書時，提到了天一閣說是現在閣中保存的殘餘，還被書賈所垂涎。楊鐵夫的編目，我正在南京，得到友人饋送了一本油印新目，也未能乘機偕同登閣觀光。廿二年七月趙氏登閣時，我正十分留心本省私家藏書，其間過甬得知此事，而因事匆匆北上，又是「失之交臂」，最是可惜。所以以上的話，只能作為參觀的傳述而已。

關於天一閣的重修與修成，我打算以我的見聞為骨幹，給讀者一個簡略的報告。

這是在我第一次觀光北平的時候，我纔明白我的故鄉一個荒涼古閣的藏書舊家，（在重懸遠的一般寧波社會知道的人還不多）如何被這學術中心的故都學者所十分重視，尤其因為這時候正是在趙斐雲君南下重整閣目以後一個月光景。在公私宴會之中，遇到相識或不曾見過的人，最可能的問句是：「現在天一閣的書究竟怎樣了？」「浙江的學術界於重整閣目後有什麼保藏的計劃呢？」

在一個大熱天的晚上，我約老友向覺明兄去訪問趙斐雲君於其寓。雖然是金陵求學時的舊識，可是現在他久寓舊京，博覽古籍，遍交當代宿學，于目錄源流版本鑒別，甚負時譽，真有望塵莫及之感了。我知道他在七月秋盛暑中在天一閣上工作幾乎十天，（見上節）收穫甚豐，過訪時自然問起他對此事的見聞與感想。趙君和我們談過他所見的珍秘，慨然說：「浙江人太埋沒天一閣了！並且國內一般的學者，因為過聽歷來散佚之多，對天一閣的認識，也遠不及天一閣夙享受的價值呢！」他說：從前說天一閣的珍藏，如方志，科第錄，和金石拓片，現在除第三項殘存甚少，其他二項還是珍物纍纍，連北方的書家也不能想見的。

回到杭垣，曾一度對教廳當局提起過整理天一閣的重要。可是正在我回杭以後的六天，東南沿海起了大風暴，寧波受風災很大，那古老失修的天一閣，屋脊等皆有損傷，東面的牆是傾圮了。在這時候，鄞縣已遵照省令，設有

「鄞縣文獻委員會」，廣聘本地與旅外之甬籍學者為委員，幇助趙君最出力之馮孟顓君正是委員會的主席。馮君之伏跗室頗聚書，對天一閣向所愛重，這次風災之後，便報告了縣政府，且與甬人士共商如何及時興修。以免殘存珍籍與瓦礫同盡的危險。一月之後，就於文獻會開會後成立了「重修天一閣委員會」，舉定委員廿五人，更推鄞縣長陳冠靈君(寶麟)為主席，請海內聞人蔡孑民君等廿二人為贊助人。當時的宗旨，以范氏秘其有而無以善其藏；于垂危之天一閣決無力興修，今由公家為之代修，將來所有權仍保之范氏，惟惠公其用于國人，范氏各房房長與開通的人，都為委員者凡七人，然即此一事和他們說通了也頗費周章。趙君對天一閣既十分關切，自也被推為委員之一，而且那篇長約九千字的募捐啓，也出于他的手筆。這是一篇很典雅的文章。文中首述「大江以南」明以來藏書諸家無及四明范氏，次則于天一閣聚書的緣起，前代學者的表章，四庫進書的榮寵，阮薛編目的經過，皆舉要述及，接着說最近重整書目之後，「世人始知閣書精華非阮薛二目所能盡。」且謂江南藏家淅盡，「未有若斯閣歷十數世而長存于天壤間者。」于是，在說到風災之後，明揭修建之計劃，且對海內人士作這樣的呼籲：

「閣建於明，修於清，四百年矣。池臺狼籍，亭館荒涼。非重加修葺，不克永其存。閣書流出者，亦當次第收歸，或鈔存副本，以實閣藏。擬遷府學尊經閣於閣北，以為治事閱覽之室，築新閣於其後，以庋佚散圖書，然非鉅資不能集事。乃成立重修天一閣委員會，釐訂方案，以利進行。凡我邦人君子，海內名流，或襄助范氏，或書出東壁，庶幾羣玉之府，重光今日，寂寞之藏，復見後世。司馬英靈，實憑式之。」(原文亦見浙江圖書館館刊二卷六期)

這裏於修建的計劃，已有一個輪廓的說明，此後委員會屢次集會，於進行籌款與工程，十分盡力。籌募之事，在甬主持進行以外，並在京滬平溝杭五處設通信處。當時孟顓先生即馳函相告，要我擔任在杭州的通訊主任，我就請改由家伯兄屺懷先生擔任，而事實上多致奔走之勞。冬初，杭州方面寄來六十餘册的捐册，那捐册不但冠以那篇典雅的捐啓，且有范司馬像慕本書影等圖十一幀，可謂極圖文相契之美。浙江省政府准教廳提議，補助二千元，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以桑梓之誼，也捐資二千元，此外杭州方面，我們直接間接勸募所得，還不到一千元。可是甯波上海方面募款成績不很壞，除上述以外，已募得八千元之譜。我們居省垣的人，對此本省文獻攸關的事，不能有多量的贊助，相形不免慚色了。

在捐啓之中，文獻會也提及一句「書出東壁」的話。文

人競購，各以所嗜，以自己偶然買到之曾經閣藏的書，而捐還於天一閣，似乎近乎理想，但也決非不可能的。去年十月，在上海遊張詠霓先生於約園，得知武進陶蘭泉先生（湘）的藏書大宗讓售於海上。張先生所得的，特選其中有曾經天一閣藏過或為天一原目所有而今亡之同種刊本，打算以此捐入天一閣。他說：「修好了房子，沒有收回幾本舊藏，是太沒意思了。」我真佩他的熱忱中有特識，我期望以此事的實現，而促海內藏家的同情協助。

我不曾出席鄞縣文獻會，可是於天一閣十分感得興趣。天一閣既於二十三年六月動工興修，二個月後我就得一次實際訪問的機會。這天（九月三日）又是夏秋之交的炎熱天中，我在伏跗室認識了文獻會司事施少素君請他導往參觀。行至其地，工人二十餘正運磚木甚忙，東首二重根堅厚深黑色的高垣築好了。我似乎不能辨別舊跡，只覺得閣前假山園亭的荒蕪，還是與以前差不多。閣的建築是六間地位的樓房，偏西一間原置梯正待修造，東偏一間據說為防濕不貯書。循梯上去，見樓板皆新，但沒有一本書一隻櫥留着，閣檐前後的窗原用花格，今仍舊狀重做。閣雖失修久，棟椽多須更易，但內部木料多可用。施君說估修書閣原定三千五百金，今因加工亦不過五千云。出閣向北有隙地頹廢，云將以遷建尊經閣者。最引起當時注意的是後面一進磚屋前立着上刺刀的衛警。上前看時，原來就是范氏祖堂「趙穀堂」的所在，因為暫時保藏着廿五大木箱的閣書，所以釘上厚木板，貼上縣府與范氏雙方的封條，由局警日夜守其外，且有范氏後人在門外值宿，可見司事者布置之密。如果從前也有這麼熱心珍護文物的一個文獻會與當局，又那裏致來了許多有名無名的薛繼位究？

這樣，舊閣修建的工程陸續進行，至十一月初大致完事，並且又加修園池工程。今年一月十日，就移封存于趙穀堂的書，重還閣中。三月以後，依據原定計劃的第二步，將原在城北區府學尊經閣的房子，全進的搬了過來，以原料照式的重造在閣後餘地。這樣，這重新的尊閣竟得到一所殊途同歸的伴侶，南北毗接着永久相依了。

五、故閣重新光書林

今年六月，馮孟顓先生抵書告我，說是遷北尊經閣已竣，將着手為天一閣檢書編目。八月，我歸慈谿原籍，馮君函告鄞西重修萬氏白雲莊竣工，將奉祀梨洲先生及證人與高弟萬氏十哲，更思組南雷社以永祀典，而天一檢目之事，則以事須少緩。我常想：從前黃梨洲先生教澤廣被，

而獨津津好稱甬人士，如謂「光明俊偉之士，莫多于甬上」，「十年以來所稱學術之士，必在甬上」，（全謝山甬上證人書院記）然而有證人講會至今三百年，甯波竟不曾立一個梨洲先生祠。現在白雲莊不但與從萬氏的舊蹟，而且即來祀梨洲為正宗，真不愧當本道遠之事，所以就欣然自鄉來甬了。

那天是秋暑未退，我隨甬人士參與白雲莊入祀的祭典，下午又在傾盆雷雨之中，討論南雷社的計劃。（白雲莊重建事，將別為文紀之）在大雨新霽的旁晚，馮君與我張伯序先生之請，陪我們去看業已修成的天一閣。這是我對天一閣的第三度訪問了。

泥濘的小徑，引我們到了那「新裝」的藏書古閣。馮君派人去通知范氏的子嗣，特別再來開一次閣樓樹子。在鈴匙未到的當兒，我們先瞥見了一種專繪承塵同樑的美術，畫師就建人君正在階前據著而繪，在五彩絢爛之中別有一種脫俗之致，據云多仿李明仲營造法式，大部分已放上藻井了。相隔約是一年，天一閣對我幾乎像是一個不曾到過的地方。正屋與周圍的一切是重新了，圍垣潔白，柱樑光黑，閣前小池湧出一泓清水，襯託出二三堆的假山與石筍，泥土中新植小竹數竿，連綴著以紅漆的欄柵，雖不是新式的裝束，（指西式建築）也已夠秀麗成致了。

我們先從西面的石級繞過假山東向一行，所有文獻會巧運匠心在石上墨成「天一池」三字及「紀泰山銘」八分書，東壁上所嵌豐道生書「大悲咒」石及張燕昌摹「泰山石刻」，南壁上所嵌潘井新出土之「宋齊根忠祠記」及明殘石，皆一一入目。閣前原有二亭而無名，今以東壁上嵌豐道生臨「蘭亭序」遂於重修後署額為「蘭亭」。閣前的匾額「天一閣」三字，仍其原字，雖無他署名，據說是集元儒揭傒斯之墨蹟。木牌「公約」三條，依然懸在閣門西首。（已見第一節）楹聯，可惜不見到舊存者，錄出的二聯都是晚清的：

承梅磵柳汀以後清節衣冠世澤永四明司馬

此南雷東磵之奇圖書家石高樓仰百尺元龍

這是阮文達原句，同治九年長洲彭慰高所書。梅磵是胡三省，東磵是指錢牧齋，（謙益）集四賢之名，可見阮公推崇天一之至了。此外宗湘文太守（源瀚）在光緒辛巳所書為：

傑閣三百年老屋荒園足魁海宇

賜書一萬卷抱殘守闕猶傲公侯

據說，宗氏到甬訪閣，范氏後人奉迎失恭，故云。但證之斯閣之圖書集成殘本不知如何而落于宗氏之手，（謙

復堂日記卷四有圖書集成天一閣殘書歸宗湘文太守款千五百卷云云）則以此爲卷「賜書」能徵公僕的人，豈非特爲作聯者的本人麼？

正廳前門及前後掛匾，但加裝背。此中亦多短楹聯貼柱上，而廻面即覺典雅而實用的，却是八扇園屏式的照壁門，在光潤的板上刻着黃梨洲的天一閣藏書記，後面則刻全謝山的天一閣藏書記。自此前視，則前游的隙地，現在萋然樹起那座自四五里外遷來的尊經閣了。

我們得范氏的同意，由馮君導登樓上，修理中只見窗櫺，現在是一切復其原位了。這六開間的中左室，梁上懸着朱色大匾，上有「天一閣書藏」五大字，亦阮元題，梅叔（阮亨）有跋。（謂當時另有一藏，專收後來之藏云）其前有雕金龍之大座杵及長桌俱硃紅漆，赫然入目。這時清乾隆以後新置的東西，就因四庫進書而獲圖書集成之頒，因于此中宗特製大橱五以藏之，（橱門亦鐫雙龍以爲別）跟我們同上樓者范氏子孫三人，其一名曰寶根者，似不學而無能，却很好談，他告我們，此椅當時留爲帝座，相傳他人坐之者必頭痛，伯岸先生好奇，據座相與一笑。但此室上額「寶書樓」，却是明時所題，邊行寫的是：

「守郡前柱史東粵王原相題隆慶五年辛未季冬吉旦」書

橱凡三十二，甚笨重，原以此五橱藏圖書集成，餘二十七橱分置三室，分藏殘存諸書。這些書搬出暫存時，以紙裹成包，今未檢目，亦未啟封。我們請求看幾種明刊本方志，如明嘉靖武康縣志，（浙館今從有新鈔本，在閣中竟見有明刻本）成化及嘉靖鄞縣志，其實是見着明代登科錄與鄉試錄數冊，保存得都還不惡。因爲編目未就，范爺諸人又若不放心的樣子，我們就不多看，約期俟編目完竟再謀登閣飽覽。

下了樓，我們就踱過去看「油漆未乾」的尊經閣，此閣材料極好，中間四大柱尤碩大堅固，搬運重造，也非易事，費二千金方成，然在今日以求此良材，則恐費巨値還不易得。嵌在壁間的閣記，是乾隆乙丑當紹台道富士寬記的。因爲匆匆，而且此閣中還空無一物，不很替述。此閣之後尚有隙地，文獻會原計劃將以造新閣者，至今以捐款將罄不遑及此。而范氏很希多留寬，以公家建屋，索地價甚大，這也可見其太不明事理了。

范氏當然也有讀書明理者，如范鹿其君常出席討論修建，但竟爲族中不明事理者所惡，指其通外。當遷書暫存別室時，各房一人要求供膳，且日資補助一元！范氏的族長范多祿君，年老而横蠻，數月前西人某來參觀，他竟從

其言，衣大袖之短衣箕踞而聽其攝影去，殊可歎。導我們行者亦似皆不學；我出閣重看正廳之楹聯時，見有「天下藏書此一家，人間庋閣足千古」（屠繼烈）「天章特賜圖書富，世澤長期子姓賢」，（何凌漢）那時這位深惜「頭痛」說的寶根君亦正望空咄咄而默誦，忽然大聲的說是「圖書真的不少了。子孫—賢麼？子孫惡有！」一直待我走遠，還聽得他連連的「子孫惡有」的喟然歎佛，想起來，不覺好笑。

修建工程可稱者，除上說幾點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不用洋貨。新砌的木料多用木禾花黎杉木銀杏之類，絕未攙入洋松。（鈎闌改用烏老鴉條石）不但如此，主修者還留意儘力保存其中國式的原狀。不但窗戶並不改用玻璃，並且陳設也一仍其舊。

此外，因曾與修建之役的范隣卿君新故，其所獲之古碑，已遺贈文獻會，因在閣東角建低平房以容之，稱千晉齋。而東壁與劉氏住宅相接之牆旁，委員會並決定建立碑林，最近陸續運到府學舊碑，連文獻會所得碑共六十八方，排列彙存。庶幾今後觀書者兼有金石訪古之樂了。

我們那天雖未能暢觀佳本，但卻得享受另一種眼福，瞻仰范氏先人的遺像。天一閣與范氏關係如此之密，又以抱着閣之扃藏嚴于宗祠之見，所以范氏先世的遺像皆藏在閣上長櫥中。也多承范君的好意，（據說對普通參觀者決不輕以示人）特地展開東明司馬的遺像，和其他明世先人像三四幅給我們看。司馬寬衣博帶，神采奕然，惜像中段有損壞，據馮君後告余，尚有司馬朝服名像，現已別藏不肯示人矣。（匱中藏明清先人像不下三四十幅）

暮色蒼靄之中，我們緩步的回去。湖畔水光中，正是竹洲書院的舊址。（現爲女子中學）因念天一閣之舊閣重新，猶保多珍，以較並世兩浙藏家之祁氏澹生堂鄭氏二老閣盧氏抱經樓徐氏烟嶼樓等之皆已烟消雲散，則天一真可說是文教之重鎮，也不可謂非四明學縣之光榮了。

六、熟籌編藏垂千秋

修建天一閣之工程，現已暫告段落，所謂增建新閣，不但經款所不敷應付，且一時亦非必要之圖。現在要注意的，是這「公修」而還是「私有」的藏書舊家，將如何善其規制，將其應用呢？于此，當然還得以重整閣目爲初步的工作。在趙斐雲君登閣移錄北返以後，致惜于學術界之太少受天一閣的沾溉，慨然有重編天一閣詳目之志：他說：

「范東明的進書標準，是「取法乎下」的，明以前刊本，很少受他收容，……而明人著述和明代所刊明以前古籍，因他保存了不少。天一閣之所以偉大

，正在能保存朱明一代的直接史料。可是除了乾隆修四庫書時，天一閣和貢獻的學術界一度接觸以外，此後二百餘年，學術界沒有受到他一點影響……

我現在將努力編製這一次整理天一閣藏書的全部報告。每一部書，都給他一篇簡短的提要，所用方法比阮目薛目為繁密。（例略）這一個重整天一閣現存書目，我預備稱為內篇；此外還有一個外篇附後，是將歷次散落在閣外的書，作一次總結賬……

這計劃當然是一切關心學術的人所樂聞的。可是自此文迄今已一年有九月了，而趙君的消息猶寂然。那位青年的目錄學家實在太忙了，或者是他的計劃是太細密太偉大了，所以不能一時實現。然自閣書運回以後，亟待整定新目，方可正式開幕。因此，馮孟顓君就決定先奮其自力編一閣目。最近自九月二十八日起，馮君已按日登閣錄目，（范氏房長范多祿及范吉卿若鵬三君為助）自殘存的圖書集成外，方志目亦已着手，預計十二月內可以蕆事。

天一閣重修之役，多由鄞文獻會諸公之力，並所以集多方之贊助，為保存地方文物之盛業，其意在收歸公家管理，廣海內學者之考覽，而仍以所有權保之范氏。從前而上前輩有主張以閣有歸之公有者，今茲之舉，方法雖異而用意則同。今後即使辦不到鈔回流失之書，但定詳目是必要的。此外則如何妥籌基金，嚴定規制，（無相當程度者不聽登閣觀書，其借出且嚴取覽）設員管理，雇工修書；實在不僅是鄞縣當局與學者之事，也正是當代熱心文教者所宜共同贊助籌布者。阮文達有言：「海內藏書之家，最久者今惟寧波范氏天一閣，巋然獨存。」（見阮目序）而李宗蓮序皕宋藏書志，亦稱天一閣為「人人推服無異詞」之藏家。現在距阮公錄目之後又有三十年，則天一閣之為現存私家藏書之「最久」者更無疑了。

當民國初年，鄞耆紳戴季石先生遺書張讓三先生（其甥）說：「閣中之書，內竊外竊，前竊後竊，菁華殆盡。……近年又有偷兒偷出之事，……地方人士不過問。」因而主張收歸公有。信中云云，謂以閣中則無人至，男女或在此約會，且有假其地賴生自盡者；或者僅資挾助，不盡是事實。然大盜宵伏夜出，盤居旬日而不覺，亦可見荒涼至無復加。今鄞文獻會毅然以此自任，既已將此四百年藏書名家，煥然重新，而且證明珍物猶多存在了；那麼，海內有心人士，自必將熱心贊護，慨與輸將，且共謀善其藏而永其傳，庶幾不復有消散之懼，且得使此珍貴的祠廟，在將來中國的學術界，發出卓特無限的光彩啊！

幾社與復社

胡寄塵

一、緣起

幾社與復社，是明代末年的兩個文人團體。在明天啓間，魏忠賢擅權，政治腐敗，民氣頹衰，雲間陳子龍，夏允彝，吳門楊廷樞等同時創立幾復兩社，慨然以提倡氣節，振作頹風爲職志。後來幾社歸併入復社，同時又有其他文社，亦歸併於復社，於是復社的聲勢就極其浩大，未幾明亡，幾復兩社中人，多起而抗清，或殉節，或棲隱，或皈禪，莫不以氣節自負，至死不屈。明亡三百餘年來，幾復兩社的名字，誰都知道的，但關於兩社的事實，卻缺乏有系統的紀載。使現在景仰兩社諸賢的人，不能明白兩社的始末，未嘗不是一件恨事。

二、復社的前身應社

復社原是併合許多的文社而成的，而在復社未成立之前，爲後來復社中重要人物所結合的，先有應社。應社發端在明天啓四年（公歷一六二四年）。明詩綜引張受先（采）的話云：

「甲子冬（天啓四年），與天如同過唐市，問子常廬，麟士館焉，遂定應社。約子常居長。」

這可見應社是發端在天啓四年，而最先發起的，是張受先，張天如，楊子常，顧麟士四人。這四人之中，除子常爲常熟，其餘都是太倉人。

稍後，題名在應社的有十一人。據楊彝的復社事錄上面說：

文社始於天啓甲子，合吳郡，金沙，檇李，僅十一人。爲楊廷樞，朱隗，王啓榮，周銓，周鍾，吳昌時，錢栴等。

當時應社的工作，是課作五經文字，每經各推一人主評閱。靜志居詩話中謂：「張溥，朱隗主易；楊彝，顧夢麟主詩；周銓，周鍾主春秋；張采，王啓榮主禮；楊廷樞，錢栴主書。」

先時除十一人外，又有嘉善孫淳（字孟樸）助理社務。楊彝復社事錄稱爲：「而效奔走衆事者，嘉興府學生孫淳孟樸也」。

此時應社中人，不出舊蘇州，鎮江，嘉興三府，及太倉一州，範圍尚狹。繼由吳昌時，錢栴提議推廣，因擴充爲廣應社，新加入的有劉城（伯宗，貴池），吳應箕（次尾，貴池），萬應隆，（道吉，涇縣）。沈士柱，（昆銅，蕪湖）等。

孫淳本是應社中「效奔走衆事」的人物，到崇禎初年，他脫離應社，糾合了家鄉的吳翻（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創立復社。（據楊

彝復社事錄）這是復社的初次出現。以後復社併合廣應社，及其他文社多個，合為一社，仍名復社。然其中重要人物，如張溥，張采，楊廷樞等皆應社舊人，故應社實為復社的前身。

三、幾社及其他各社

後來的復社，本是由許多個文社併合而成的，幾社就是其中的一個。除幾社的規模較大而外，其他都是規模很小，至今，其事實已不能詳考了。但那些社名是可以知道的，今列舉如下：席社（雁亭），雲簪社（毘陵），羽社（吳門），匡社（吳門），讀書社（武林），朋大社（山左），（以上見楊彝復社事錄），端社（中洲），幾社（松江）邑社（萊陽）超社（浙東），莊社（浙西），質社（黃州），（以上見陸世儀復社紀略）聞社，涉社，假書社，南社，則社，大社，羽朋社，（以上見胡承諾隻塵談。）

以上自席社至羽朋社共十九個。復社就是由這十九個社併合而成的。

四、幾社的創立及其狀況

上面所說十九個社中，以幾社為最大，在他未併入復社以前，是和復社對立的。這裏再把幾社的創立及其狀況略說一說。

幾社係創立於明崇禎二年，（一九二九）發起人一共六個，為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杜麟徵，周立勳，彭賓，都是當松江府人。

幾社的命名，杜登春（杜麟徵的兒子）的社事始末上面說道：

「幾者，絕學有再興之幾，而得『知幾其神』之義也。」

幾復兩社，皆以提倡氣節為事，而以幾社領袖為尤著。其發起人六人之中：周立勳早死；陳，夏皆以抗清殉難；徐孚遠佐魯王於舟山，事敗，走臺灣，飄泊海外以終。復社中領袖則有楊廷樞，初上書斥魏忠賢，幾遭殺身之禍；明亡，亦以抗清殉節死。

幾社人物，據社事始末所言，有百餘人。今其姓名已不能盡考。

五、復社大會於吳門

社的成立，在幾社成立的一年，起初，兩社是對立的，但復社人數多，聲勢大，故幾社也歸併於復社。

復社的重要人物是太倉二張，（張溥，張采，）而其重心則在蘇州。因為那時候熊開元（號魚山，湖北人。）做吳江知縣，提倡文章經術，甚太倉二張之名，招至吳江，館於吳氏，沈氏，二姓弟子俱從兩張游學，又得孫淳從中聯合各方面的文社，而成立這規模宏大的復社。

楊彝復社事錄云：「是役也，孟橫渡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皆士大夫必審擇而定於契然後進之於社

○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未積勞居多，然而歛怨深矣○」觀此可見孫淳奔走之勞○

所謂先後大會三次，是指明崇禎二年會於吳門，崇禎三年會於金陵，崇禎六年會於吳門，而最後一次，尤爲空前的大會○

第一次會於吳門時：所立定的社約云：（復社紀略稱爲立規條，定課程○）

「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繪目，幾倖弋獲於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才日下，吏治日偷，皆由於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爲有用，因名曰復社○」又立盟詞云：「毋從匪彝，毋讀匪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己長，毋形彼短，毋巧言亂政，毋干進，毋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則擯○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

當然，在那時候沒有精密的組織，但據復社紀略亦云：「各郡邑中推擇一人爲長，司糾彈，要約，往來傳置○」可知他們是以郡邑爲單位，每郡邑各設一長，管理其範圍以內的一切事務○而總攬社務的雖不曾明白規定，但不消說，這就是張溥了○

張溥又選刻社集，名爲國表○國表所收：包括十餘省，七百餘人，文二千五百餘篇○復社紀略曾將人名目錄，分郡邑排列，因人名過多，不能照錄○

原書於人名目錄後，附級數語云：「按目計之，得七百餘人，從來社集未有若是之衆者○計文二千五百餘首，從來社藝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後名魁鼎甲多出其中，藝文俱斐然可觀，經生家莫不尚之，金閶書賈由之致富云○」可見國表一集內容的豐富，流傳的普遍○二次集會，在崇禎三年，因鄉試之便，會於金陵○社中人本以江南爲多，此次集會，因集金陵就試之便，以江南人居多○復社紀略於此次集會情形，記載不詳；而於此次考試及第的景況，云是：

「是科主裁爲江右姜居之曰廣○榜發，解元爲楊廷樞，而張溥，吳偉業皆魁選，陳子龍，吳昌時皆入轂，其他省社中列薦者復數十人○明年，辛未會試，偉業中會元，溥與夏曰瑚又聯第，江西楊以任，武進馬世奇，長洲管正傳，閩中周之夔，山東劉士斗並中式○主試爲延儒首相也○」這一段記復社科第之盛，即可見當時復社聲勢之赫奕○第三次集會，是於崇禎六年春天，會於吳門虎邱○復社紀略記這一次的大會情形云：

「癸酉春，溥約社長爲虎邱大會○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

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臺，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往來絲織。游於市者爭以復社命名，刻之碑額，觀者甚衆，無不詫歎，以為三百年來，從未一有此也。武陵若歌之間為澤國，士大夫家借舫舵，點燈，復皆顏社名。一人用之，戚里交相借托，幾偏郡邑。久之，浙河寇盜多竊效，官司多捕獲，當事頗以為訴。天如病之，力禁而不能止。而禍端興矣。」

六、幾社的分化

幾社在表面上雖已歸併於復社，但在事實上還是和復社對立的。復社的領袖二張都是太倉人，而復社的重心則在蘇州。幾社的領袖陳夏等六人都是松江人，而他們的重心也就在松江，大概凡是舊松江府屬各縣的社友，無論由幾社轉入復社，或直接入復社，而他們都傾向於陳夏。故幾復兩社，於無形中仍成對立之狀。

幾社不但和復社對立，而且他自己內部也屢次分化。這可見其團結力的薄弱。據社的分化，據社事始末所記為：「王光承復為求社，駿駁與幾社並。李時梓等分幾社為景風社。周茂源等有雅似堂之刻。（社集名）彭賓舉燕臺社。何德落舉昭能社。盛翼進有野腴樓小題之刻。王光承又有小題求華錄之刻。夏存古，杜登春舉西南得朋之會，為幾社後起。今按：夏存古，名完淳，是夏允彝的兒子。杜登春是杜麟徵的兒子。此時兩人年紀都只在二十歲以下。」

以上幾社分化的情形，都是辛巳壬午間事，即明崇禎十四年至十五年間事。再過兩年，明便亡了，而幾社的餘波還是未已。因為意見的不同，當時甚至於毆打起架來的事也是屢見不一的。

七、復社的墮落

復社自大會虎邱以後，已發達到極點，同時候也就是墮落的開始。一則因為每科所取士多為復社中人，以至引起在朝執政者的爭論；二則因社中人數既多，份子複雜，假借社名招搖，生事的人也不是沒有。於是名聲漸隨，致引起若干人的反對。

據復社紀略云：「……兩粵貴族子弟與素封家兒，因淳拜居周張門下者無數。一經執贄後，名流自負，趾高氣揚，目無前達。烏程溫育仁，相國介弟也，心鄙之，著綠牡丹傳奇誚之，一時爭相擲演。諸門生深以為恥，飛書兩張先生求為洗刷。兩張親蒞浙，言之學臣黎元寬，黎與兩張同盟也，因禁書肆，毀刻本，究作傳主名，執育仁家人下於獄。獄竟，而後歸。當時舉中鮮命社局者，爭誦兩張夫子不畏強禦，而婁江與烏程隔閡

大陸。」即此一端，可見當時復社墮落的情形。其他類似之處滿多，不必列舉。復社紀略的作者陸世儀也是復社中人，從一方面看，他的話是比較的可信；但從另一方面看，本社中人說本社的壞話，分明是情感用事，因他個人和兩張不洽，就說得過分些。所以我認為他的話是主觀的話。

當時有托名徐懷丹，其人者，曾作檄以討復社，指其十大罪。又有人因兩張被稱為夫子，於是舉趙自新等四人為「四配」，呂雲孚等十人為「十哲」，湯之兄弟張溥等十人為「十常侍」。又指其依托門下的某某五人為「五狗」。

八、明亡後兩社殉節棲隱的情形

幾復兩社，提倡氣節，本是要挽救明代的頹風的；誰知在當時沒有發生效果，卻在明亡之後，間接的發生效果。我們只看在明亡以後，兩社中人因抗清而殉節，或終身高隱不肯仕清的有多少，如張名振，張蒼水，張國維，史可法，黃道周諸人的那種慷慨赴難的精神，在目前的中國，實為最要。然而卻也是最難得到的。

到了清代，兩社的元氣雖已喪盡；但還有人希圖「死灰復燃」，徵集舊人，另立新社。據社事始末所載，有慎交社，同聲社，原社，恆社，真社等，終因清廷耳目眾多，無從發展。

社事始末又云：「壬子，……聯合聲氣，重訂宗盟，吳郡則有惺存，藝初；吾松則有羅軒，越江。吳郡仍以慎交為名，吾松則更名春藻堂，兩實原社中之研銘，蒼水，梨淵，及余四人董其事。又有葉丙霞先生映榴督其兩姪：硯孫，名舜源，芥舟，名楠，鼓倡同盟，二十年來，社局於斯再振。」按杜登春雖自謂「社局于斯再振，」然在事實上，因時代關係，再振也無從振起了。總之，這不過是幾復兩社的餘波罷了！

九、結論

我寫完了這篇幾社與復社，可以得到幾句結論道：兩社提倡氣節，初意本是很好的，後來；因為人數過多，流品不一，日趨墮落，幾個領袖的人，竟無法可以維持。同時因聲勢過盛，又惹起另一部份人的反感，盡力攻擊，說得兩社領袖正如今日所謂「學閥」一般。平心而論，人品不齊，自是難免的事，但就大勢而言，兩社提倡氣節，於明亡後抗敵殉節高蹈諸公，影響很大，這是不可磨滅的功勞。吾人今取其大者而略其小者，兩社自值得後人景仰。且士生今日，亦足資取法。

我這篇記載，雖有系統，然尚覺簡略。祇好算是一個草稿，後來如有時間，當再擴充一下，成一篇較詳細的記錄。至如本篇所取材料，力從嚴謹，故自信還不至十分錯誤。

賈似道與葛嶺半閒堂

黃萍蓀

裏西湖一帶，在昔是亂石小道，蔓草叢莽；沿葛嶺山脚，青塚累累，斷碣縱橫。那一派荒涼寂寞的景像，若襯以湖上殘荷，山頂梅藤更別墅中射下來的一盞孤燈，倘在月夜黄昏中行經，真有點不寒而慄。但自從花了近百萬洋錢，爲杭州爭那一點不必要的體面的西湖博覽會開幕以來，這條路上的面目就大不相同了。雖然這當中不知又刮剝了幾多層的老百姓的汗血脂膏。但主宰的一番美意，畢竟還值得有錢有閑的都會士女們感謝的。試看今日的裏西湖一帶，是怎樣光景：在葛嶺山下不是已蓋滿了紅磚綠瓦的層樓大廈；沿湖口滿植桃柳，澆以水泥，安靠亭椅；路上洒了柏油，光滑如鏡；入夜則電炬輝煌，闊人別墅和歐化旅館中樂聲四起。嬌聲笑語，溢於窗外，非複有鬼火孤燈之感了。

但是我們追憶昔事，知道在南宋將亡的那幾年中，這地方也曾熱鬧一時。雖散布的區域不若今日之廣；然而歷史的記載與在後人腦中的印象，却又偏是怎麼深。原來南宋之亡，元伯顏的兵破臨安，趙氏子孫的流離表亡，多半由這裏而起。斯人爲誰？即宋相賈似道也。

景定二年，當成吉思汗的部將攻圍襄樊之時，握宋室存亡之權的賈似道則以不戰，不守，不和的辦法任敵人暢所欲爲。他依然享其所享，樂其所樂，既不替那個對自己恭順陛遜的度宗皇帝想過一時半刻，又不將國族的觀念稍存心意。於是，宋室的江山休矣！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年青時落魄京師，遊手好博；可是他有一個面孔長得非常美麗的姊姊被理宗選入宮去，封了貴妃。因爲得了這樣有力的幫助，竟得以詔赴廷對，擢太常丞，軍器監。

似道雖不學，却口齒伶俐，每進言，常博上歡心。就這麼他的官是一天天的做大了：累遷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不久，又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那時，他還只三十歲左右的人呢！寶佑二年，復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會元兵攻鄂州，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非盟，詔命似道進兵漢陽援鄂，在軍中，他又拜了右丞相，兼任了樞密使，這一來氣燄就更盛了。

以這樣一個統兵主帥，去和忽必烈的漠北悍騎交鋒，無怪在一仗之下，就死亡散失了三萬餘人，這個市井小兒出身的元帥，到這時只好暗裏差

了宋京去獻人帳中請「輸幣稱臣」。：當其時也，幸蒙古突起內亂，忽必烈始勉如其請。鄂圍因是得解。

鄂圍解後，賈似道便上表以肅清聞。理宗蟄居深宮，宴飲從容，以爲這江左偏安的局面，是可以苟延一世的了，故於外事，少加顧聞。覽似道表，以其有再造之功，召入朝，拔少師，進封衛國公。

賈似道從湖北回到京師的那天，百官郊勞，一如文彥博的故事。屬僚廖瑩中輩，又爲撰「福華編」誣其平鄂的大功。這時候的賈似道，既通外敵，復媚君主；在朝則勾結合諫，納賄弄權；視剛正忠義之臣如仇怨，引外戚子弟無賴少年爲監司郡守。舉朝上下，莫不被玩掌上。他又爲理宗設計燕遊之樂：起芙蓉閣，築香蘭亭，造倡優傀儡，慶賀昇平。

那時候，葛嶺的山腳下正是賈似道淫樂禍國的好所在。宋史紀事本末卷百五載：

「……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時與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

半閒堂，前臨西湖，後枕山麓，在茂密的叢篁中微露着黃色的宮牆。裏面有太湖石壘成的假山，引西湖水挖就的魚池。堂主人不但好聲色管弦，又嗜愛骨董，耗萬金而成的多寶閣，就滿貯着那些所謂「罕世之珍」。他的門客廖瑩中，翁應龍整日在街坊搜羅古玩。知某家有藏，就到某家強索，不與，則囚予獄。且還時常發掘古塚巨墓，從棺木中去盜竊死者殉葬的寶物。

夜半，泛舟湖心，那船上的燈火是異常光亮，蕩婦的歌喉，浪子的俗樂，猜拳時的狂歡，酒後的囈語，那裡還會想到盤據中原的漠騎，陳兵江上的元師。西湖，西湖！賈似道就在西湖中把國家作了孤注，把數萬萬黃帝子孫盡賣與了異族爲奴。

在風景如畫的葛嶺山麓，在堂皇典麗的半閒堂內，賈似道是享盡人間之福的。當忽必烈再度圍攻襄陽，警報至，正值似道與諸妾踞地鬥蟋蟀之時。他回顧堂吏，謂此亦軍國重事，去！毋擾余清興！他將警報壓隱，罷斥賢路，使內外隔絕，無論君民，都不叫他們知道臨安以外的事情。

在今日的西湖，今日的葛嶺山麓，雖然半閒堂的遺址已模糊難覓，但賈似道時代的流風餘韻，彷彿還有一點存在似的。

再談私訪

徐一士

其以私訪而面受譏辱者，如我佛山人（吳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二十一回，寫山西巡撫微服大同知府當面搶白事，云：

這位王伯述，………放了山西大同府，爲人十分精明强幹，到任之後，最喜微服私行，去訪問民間疾苦。在那些茶坊酒肆之中，遇了一個人，大家談起地方上的事。那個人便問他：「現在這位撫台的德政如何？」伯述便道：「他是少年科第出身，在京裏不過上了幾個條陳，就鬧紅了，放了這個缺，其實是一個白面書生，幹得了甚麼事！你看他一到任時，便鋪張揚厲的要辦這個辦那個，幾時見有一件事成了功咒——第一件說的是禁烟，這鴉片烟我也知道是要禁的，然而你看他拜摺子也說禁烟，出告示也說禁烟，下札子也說禁烟，却始終不曾說出禁烟的辦法來。總而言之，這種人坐言則有餘，至於起行，他非但不足，簡直的是不行」。說罷就散了。哈哈，真是事有湊巧。你道他遇見的是什麼人，却恰好是本省撫台。………這天忽然高興，出來私行察訪，遇了這王伯述，當面搶白了一頓，好生沒趣。………王伯述是個大近視的人，除了眼鏡，三尺之外，便僅辨顏色的了。官場的臭規矩，見了上司是不能帶眼鏡的，所以伯述雖見過撫台，却是當面不認得。那撫台却認得他，故意試試他的，誰知試出了這一大段好議論，心中好生着惱。………有一回因公晉省，公事畢後，又在省城微行起來。

巡撫私訪，巧遇微行之知府，大遭訶斥，寫來亦頗有致。按之本書所敍此巡撫略歷，蓋隱指張之洞耳。又南亭亭長（李伯元）「官塲現形記」卷二十二寫河南按察使被惡罵云：

老太太又看過小書，想起從前有個甚麼包大人施大人，每每自己出外私訪，好替百姓伸寃。賈臬台聽在肚裏，亦不時換了便服，溜出衙門，在大街小巷，各處察訪………………走了一回，覺得有點吃力，忽見路旁有個相面先生，一張桌子，一張椅子，那相士獨自坐在燈光底下看書，旁邊擺着幾張板凳，原是預備人來坐的。………賈臬臬台坐了一回，便搭訕着問道：「先生貴府那裏？一天到晚在這裏，生意可好？家裏還有甚麼人？」相士見問，方把賈臬台看了兩眼，嘆了一口氣，順手拿着往桌上一撩，說

道：「客人不要題起，題起來很的我要三天三夜睡不着覺。」賈臬台聽了詫異道：「這是甚麼緣故？」相士道：「我是陳州府人。客人，你想想，陳州到省裏是幾天的路程！……誰知去年隔壁鄰舍打死了人，地保鄰約上上下下趕着有辮子的抓，因此硬拖我出來做干證。本縣做做也罷了，然而已經害掉我幾十吊錢，後來又碰着這個天殺的臬台，真正混帳王八蛋，害得我家破人亡，一門星散。」賈臬台聽到這裏，陡吃一驚，又問道：「是那個臬台？還是前任的，還是現在的？」相士道：「就是現在姓賈的這個雜種了！」賈臬台一聽當面罵他，心中拍萬一跳，要發作又不好發作，只得忍着氣，問他道：「你好好的在家裏，怎麼會到省城來呢！」相士道：「因為姓賈的這雜種面子上說要做好官，其實暗地裏想人家的錢。無論甚麼案件，縣裏口供已經招的了，到他手裏，一定要挑唆犯人翻供，他好行文到本縣，把原告隣舍干證一齊提到；提來了又不立時斷結，把這些人擱在省裏。省裏澆裹很大，如何支持得住！雜種一天不問，這些人一天不能走。就以我們這一案而論，還是五個月前頭提了來的，一擱擱到如今。他這樣的狗官真正是害人。我想這人一定不得好死，將來還要絕子絕孫哩！」賈臬台聽他的話，氣的頓口無言。歇了一歇，說道：「你不要看輕這位臬台大人，人家都說他是孝子哩！」相士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們說他是孝子，你可知道，他這孝子是假的哩！」賈臬台被問究竟，相士道：「等他絕子絕孫之後，他祖宗的香烟都要斷了，還充那一門的孝子！」賈臬台見他愈罵愈毒，不好發作甚麼，只得忍着氣走開，仍舊一人踱入衙門而去。……………

前一則，出於屬官，猶不過譏訶而已；此一則，出於部民，竟是醜詆毒罵矣。「怪現狀」「現形記」兩部小說，材料多取之當時話柄。上引「怪現狀」所寫，既為關於張之洞之話柄，「現形記」所寫，或亦當時有此種傳說，更加以渲染而成耳。私訪而挨罵，尚不算最稀奇，且相傳有私訪而挨打者，如「莊諧選錄」卷一云：

「游恭為永平知府時，好以察察為明。一日微服私行，入一茶肆。時肆中人滿，內有府中吏，偽不識游者，相與譽游清廉天下無兩。游故曰：「此官雖好，然自吾觀之，亦尚未盡善。」忽有一吏起批其頰曰：「游公清天，汝一小民，敢謗清官耶！」游以為部民誠服，甚得意。

赫赫太尊，以私訪而挨所屬書辦之打，奇極矣；挨打而毫不惱怒，且「甚得意」，如「羣英會」中諸葛先生所云「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者，尤奇中又奇焉，誠關於私訪之趣聞哉。所謂游恭，蓋即曾任永平知府之游智開。智開起家州縣，官至藩司，固是循廉之衆，負青天之名者也。（至此種傳說，究可信否，自猶若問題。）

王二南先生傳

郁達夫

先生是杭州人的一位代表的典型。凡在杭州人性格中所有的特異處，都具備在先生的一身，自然，杭州人的弱點，也不免略具着些。

先生的曾高始祖，於何時始遷杭州，我並不知道。是瑯琊系呢，抑太原系？是田寿之後呢，還是比干或信陵君之後呢，我也無從說起。先生晚年，日夜在編的一部『三千年王氏世系敘略』，不幸屬稿未終，就去世了；上面只追溯到了周泰；下面不過敘到了兩晉南北朝之際。然而先生平時告我，每說真正的杭州土著老百姓，近來是很少了，王氏就是這些僅少的土著老百姓中間的一族。

我生也晚，和先生相去，還隔着四十多年，（先生生咸豐三年癸丑，我生在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又以少時流寓四方，杭郡耆舊，親暱得很少，所以和先生遊處的時日，只有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丁卯以後的四五年光景。

與先生相識，當然是由於先生孫女映霞的紹介。映霞本姓金，實係先生長女之所出，按例為先生的外孫女，但因先生的一子早世，無所出，故將映霞及伊幼弟撫育，以植王氏之宗，我平時亦常以爹爹呼先生，（杭州俗語，爹爹即祖父之親稱），不過自相識以後，熟而缺禮，和先生時時對酒談詩書，一頓飯，總要吃盡三四個鐘頭；有時夜半起來，挑燈，喝酒，翻書，談古今，往往會痴坐到天亮；先生不以尊長自居，我也不覺得先生是長兩輩的親屬；所以現在在這裏寫他的回憶，也彷彿祇是一個後學小子，在對一位可敬可愛的老前輩，直抒着胸臆間不能自己的仰慕與追思；親屬的觀念，倒並不覺得十分濃厚似的。這，一半雖然也是由於我的不恭少敬的天性之所致，但是先生的道德文章，尤其是先生的偉大的人格風度的感化，想來還是更大的原因無疑。

十五年丙寅的秋季，在上海和因戰亂而寄寓在法界的映霞認識以後，十六年春，為了政治及個人的關係，我不得不逃到杭州來小住。那時候，先生正在梅花碑的育嬰堂裏任董事。初次與先生見面，是在育嬰堂的那一間會客室裏，記得是一天陰寒微雨的早春天。

當時，我在經營的創造社出版部，因政治關係而入了停滯的狀態；對於前妻并子女的離異贍養等問題，又因現款無着，祖產未分，而處到了兩難之境；尤其是危急的一

箇生死關頭，是因為有幾位朋友的政見之故，我也受了當局的嫌疑，弄得行動居處，都失掉了自由。

在這一種四面楚歌的處境之下，孑然一身，逃到杭州的時候，我的精神的萎頓，當然可以不必說起，就是身體，也舊疾復發，夜熱睡汗等症狀，色色俱全，痰裏頭更重見了點點的血絲。又因為在上海租界上亂避亂躲的結果，飢飽不勻，飲酒過度，膽裏起了異狀，膽汁溢滿全身，通體只是金黃的一層皮和稜稜的一身骨，飯也吃不進，走路也提不起腳跟來了。

先生一見，就殷殷以保養身體為勸，對於我與映霞的結合，也不持異議，但問祖產分後，讓給前妻，也夠得她們母子的衣食否？說到後來，先生還微嘆着氣，笑念出了兩句『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的梅村的名句來。

這一年，先生已經有七十五歲了，圓頭大耳，面色紅潤，肌肉也非常豐碩，說話的聲氣，沈着洪爽，而微笑起來，真有點像彌勒的塑像。

在杭州養病的中間，和先生談話的機會很多，自己的過去七十五年中間的悲歡起伏，在旁人是決不能忍受的打擊與被欺，先生談的時候，總不改他的微笑的態度，彷彿是在談利害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

先生是於舊歷九月二十八日寅時，生在甯波甯紹台道的官署裏的，那時候先生的父親六平公正在段鏡湖觀察的幕裏佐金穀。

『九月廿八，本來是財神的生日，像我這樣的一箇窮措大，居然會和財神同一日生，你說可笑不可笑？』

先生每次談到他的生日，總忘不了對運命之神，作一段俳諧。聽他的口吻，看他的神氣，卻並不是在怨貧，倒是真正地在樂道。

七歲上，因六平公的出宰沙縣，先生也就上福建延平府下的這沙縣去讀書了。第二年庚申，咸豐十年，再下一年辛酉，咸豐十一年，杭州曾兩次陷入洪楊軍手，先生一家總算因宦遊在外，得免於驚恐。

先生的敏慧，自小就有名了。每談到十二歲時，就為甯德縣宰雲南湯四如先生所賞識，十六歲時，為徐壽蘅學使所拔擢，十九歲時補廩的種種過去，先生於破顏一笑之餘，總以『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兩句話來自嘲自慰；看他笑着說出這兩句結尾語的時候，我總要想起『莫欺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的那一首詩來，而為他悒鬱，但先生自己，卻說完就忘了似的，又去看他的書，喝他的

酒，或睡他的覺，幹他的事去了。

廿一歲時，考試選拔，頭場取列，二場因母病不去，是先生一生功名潦倒的開始。其後十餘年中喪母喪父，托人經營的錢莊數家，同時破產，更因給姊海甯查氏以四妹之故而傾家，甚至於弄得飦粥不繼，不得不依敷文，崇文，紫陽，詁經精舍，學海堂等五箇書院的膏火收入以自活，你試想想，一箇不更世事的官家迂腐少年，同時遭遇着了這種種的重大打擊，誰能夠免得了不垂頭喪氣，從此一蹶不振，萎靡下去的呢？而先生，却也不改他的常態，只苦笑着說：『大約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我也！』當這時候的先生的這種曠達的風度，是適趙氏的先生的三妹，今年已達到了八十一歲的高齡的耄耋老人向我說的。先生是獨子，姊妹却有四人，長適陳氏，早故。仲姊先亦適查，歿後又以四妹嫁過去的。

（未完）

新書介紹

十力語要

是書為熊十力先生最近論學書札及講詞之彙集。其內容：有指示為學之方，有非論一般哲學問題者，有申釋先生自著之新唯識論者。每字每句，皆從深心大願流出；沉摯熱切，令人展卷讀之可使學子於宇宙人生之認識，得一新啟示。書凡百餘頁，連史紙精印一册。杭州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浙江省立圖書館均有代售。實價八角。

湖上文苑

淮陰侯墓并引

王廷揚

韓彭諸將，佐興漢室，功高震主，遭受誅夷。白登之圍，曲逆以兒戲之策；苟免須臾，詭爲奇計，卒從婁敬和親之議，帝之愧怍可知。征布歸來，威加海內，獨患四夷。而諸將略盡，其共安攘大計。沛宮縱酒，慷慨傷懷，泣數行下，大風之歌，帝自悲，亦悲諸將也。昔之詠淮陰者，多里巷怨誹之辭，鬧詩人忠愛之義，喟然感賦，用寫吾悲。

諸將奔亡計已窮。登壇首爲策歸東。漢興丞相親追日。命盡劉侯躡足中。並世有心惟漂母。生難再選是滕公。藏弓烹狗終成悔。悲寄無端歌大風。

哭田桐

陳屺懷

卅年夢太平。輾轉托醒眼。蹉跎不能剗。來日誠大難。悲聲塞天地。長夜何時旦。光星慧有義。搖落天搖搖。我哀田夫子。高論超羣倫。抵掌無今古。捫胸得治亂。于世稱巨人。如君善見罕。曾擧百單與。跳擲多幽瀾。豈才出名理。橫口無忌憚。君獨抱幽憂。端居發深歎。空山思吾黨。貴材及渙散。同在氣歲中。生平奉一面。垂死抵吾書。詭問何所勸。君素況等身。吾屬實顏汗。久久未敢報。腹痛起無旋。忍淚積遺業。斯人今不見。孤朗洛昏海。泉途儻以慰。知君未死魂。朝朝猶埃看。

君有太平策十六篇，將求刊行，問余小有刋述，介友屬爲錄寄，病中猶手書損余，以爲治平之謨在是。余與君無一日雅，徒以文字往還，猥承推信，可謂生平知己矣。于其死也，能無惘乎。

高奇峯先生沒二週矣而葬事未决感賦此

葉恭綽

千金市骨真耶幻。歷劫蟬衣鬼亦仙。辛苦山邱緣底事。一柁寒落自年年。

去歲青陽港展覽菊花以病未與偶成一絕亦非必有所寄也

寒煙孤桐影悽清。歷盡風霜也自榮。誰與此君參宿命。湘江彭澤問前生。

黃山紀遊上

邵棗子

儒村高橋間山行

路入重山去不窮。更迎西日嘆無風。倦去病暍惟難進。游子心孤氣不雄。

暮宿高橋

欲宿江村路尚遙。殷雷催客到高橋。共投棧舍安行李。熱酒達斟積倦消。

松排峯頂月孤明。寂靜山村正二更。多謝主人（保正吳雲香）嚴守衛。彝然叠發土鎗聲（時近村有匪警）

寨西橋

乘興欲上寨西橋。突見雲門（寨名）插漢高。列鼎黃山繞一嶺。霜時已覺客情豪。

湯口

湯口千家一店無。咄嗟飯了更前趨。行到石街將盡處。忽驚北面是天都。

氐州第一　胡乘長

西溪泛舟看蘆花用清真韻

壺觴良娛。朋輩四五。衝波淺蕩舟小。犀蒼橋陰。青綫樹陰。斂合溪光縹渺。飛絮彌天。任攪碎微紅殘照。冷戲山容。寒凝暮色。易催秋老。　擬寫詩詞佳句少。僅洄溯屐環洲繞。弄影看鴉。涵空斷雁。郤暗添愁抱。待拈花。難語采。還相對無言一笑。忽聽前村唱漁歌。清商漸晚。

卜築和龍文　郁達夫

卜築東門事偶然。種瓜敢詠邵龍篇。但求飯飽牛衣暖。苟活人間再十年。

昨日東周今日秦。池魚那復辨庚辛。孤松獨立茅簷下。也算桃源洞裏春。

挽孫師鄭年丈四首　徐嗜岑

負恨蒼茫付蓋棺。人間撒手意方安。香飛東淡千秋業。老厄西航一飯難。樸學頻憐明故紙。舊邦不分及儒冠。春風紅豆綿綿思。倂作淒其六月寒。

俊賞無端墮夢遙。山家水隱踏秋潮。心期一哭銷愁苦。臥對燄星感泬寥。歌嘯徽音隨散盡。知聞隔地不成謠。當時書問猶嫌遠。忍與憑虛賦大招。

小覺遷居七十春。誰遊陋巷弔經神。佛僧比暱衰時習。詩史幽微竺大倫。久辱忘年盟綺紵。廣求同氣託嫗塵。膺言救國曾流涕。誰信南疆絢此辰。

商量尋隱卜湖田。忽惜娥眉不復全。雛鳳翱翔宜有待。流鸎顛頞若爲緣。身先危葉迎秋墜。帝敎元精與世綿。西岐幾人藏蜿穩。楓青泉潔致相憐。

光宣詩壇劊子手之二方

陸丹林

汪辟疆(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專管行刑劊子手二員：

地平星鐵臂膊蔡福　方爾謙

地損星一枝花蔡慶　方爾咸

「地山，澤山，詩名滿淮海，所作皆清剛遒上，獨秀時流。維揚多佞人，閔葆之，梁公約，陳移孫，及方氏昆仲，皆一時鸞鳳也」。

地山(爾謙)澤山(爾咸)兄弟，幼均聰穎過人，讀史讀經，過目成誦，作文作詩，到手即成，年方舞勺，已有神童之目，澤山(二方)十五歲中解元，與兄地山(大方)齊名，大江南北，文壇中莫不知有大方二方也。澤山中年主鹺務，頗有積儲，生活裕如。地山則頻年漂泊平津，鬻文字以維飢渴，居恆嗜集骨董，生活益感迍邅。澤山手足情深，時爲相助。乃澤山不幸於前數年捐館，地山篤於友于之愛，雁行折翼，悲懷滋深，其感傷非筆墨可以形容也。

嘗大方落拓春明時，二方曾有七律三章寄懷大方者，詩云：「竟日忘憂憂轉深，眼看萬象入銷沉。中年落拓邯鄲夢，大雅蹉跎梁父吟。風雨聯床空有約，沙場射獵已無心。平安未肯鯉相寄，留取瓶容抵萬金。」其二：「書未開函意已通，酸辛百事料還同。獨居雪涕鬼相哭，兩鬢成霜天不公。怪事無多時咄咄，草書有暇亦悤悤。知君早被錢神棄，閒取黃金買破銅」。其三：「十年江海各飢疲，獨是東坡不合宜。放浪屢遭朋友罵，悽涼惟有弟兄知。謝安絲竹原無賴，阮籍猖狂又一時。慚愧龐公呼作賦，相逢低首拙言辭。」

聞大方挂讀此詩，淚盈於眶，莫能自己，蓋二方此詩於大方之落拓不羈，婉言規勉，知兄莫若弟，宜大方之大受感動也。

大方週年寄跡津沽，畜妾數人，僦居一室，而姬人又多染芙蓉癖，各佔一房，客堂灶間，悉爲寢室，因之大方在家未能會客，寫字亦無固定之書案。如寫楹帖，則囑侍姬將紙提起懸空書之而已，境遇雖潦倒，興致則甚健。爲人寫聯，聯語因人而施，恰到好處，嵌名聯之佳，海內傳誦，偶憶數副，爲錄於左，用示一斑。

贈張大千聯：

「八大到今真不死」！

「半千而後又何人」？

贈張善子聯：

「料應騎地作虎跳」，

「得全其天皆痴人」。

大方跌宕風流，而文字又極幽默

，素昇余有時賢書畫之捉轉，海內同文，投贈殆遍，大方為余寫扇，借扇致意，所寫，有如下數抄：「秦七黄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君飢寒」！此漁洋於陳伯璣極知己之言，偶然憶及，為丹林寫扇上，以引為知言」。

大方之詩，不假思索，振筆即成，其贈張大千句云：「八大山人能哭笑，二三知己為摩挲。胸中奇氣難抒寫，使作清流又奈何！」

最近又有無題一首，詩中語氣，似為其自寫個性者，其人生觀及生活如何，亦可於此二十八字見之矣，詩曰：「先生休矣復何如！出或無車食有魚。近市一樓天地窄，時還撿我線裝書。」

大方曾取老子「大方無隅」一語，作為印文，書件題識，輒鈐於上。又其書件，署名多用「大方」二字，姓名別號，極鮮題識云。

今古樓談薈

冬藏老人

湘潭王闓運，字壬秋，別署湘綺。為文淵茈列，探賈董；儷體耕顏庾；詩歌抗阮左；記事取龍門。曾解左宗棠之獄，參曾國藩之幕，為清末文人中有數之才。

當民國三四年時，北平有兩個倚老賣老的老名士：一是樊樊山，還有便是王湘綺先生了。樊山要有人請吃飯，不來則已，來必高據首座，無須得主人的邀請。席面一開，他便顧自坐下了。但自項城聘湘綺至京主修國史，每與樊山會；樊山就不再以首位自居了。

王闓運的儀表與偉，音吐清越，人約其飲，必攜一僕。這僕人隨帶銅盆一隻，高麗布面巾一條，水烟管一支，清花瓷盂一個。見老爺吃完飯，首將清花瓷盂送上。這時候，名士的湘綺先生就咳嗽一聲！這咳嗽的聲音震動了四座。接着，一口濃痰往瓷盂中蜿蜒而下。吐痰以後，即取自備高麗布面巾擦臉，然後纔慢慢的捧起水烟管咕嚕咕嚕吹噉起來。

，新的，又軟又暖的毛巾出世了，大家勸湘綺先生可以改良改良；但他總是搖搖頭說「不」，「不」！

王夫人的閨字很雅緻，名霽蕿。性情却非常兇悍，對于湘綺之納六雪為妾，是頗不高興的。當其怒發之時，會持鞭撻彼妹。然而六雪也不是好欺的，到這時，他還是庇佑了六雪好呢還是任太太將她打個痛快？湘綺樓日記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五日載：

「……寵婢以怒撻六雪，妾橫不服，欲反門。余視之不可，呵止不聽，遂不問。」于是，湘綺先生苦矣。

湘綺樓日記凡三函，湘鄉彭弍英所藏，商務印書館刻傳，有跋其後，謂其刻苦勵學，無間寒暑……自課子女，並能通經，傳其家學，講學湘蜀，得士最盛云。日記中所記的；多罵人自贊之辭。這雖與越縵堂一樣同犯了過火之病；但對於同光時人物的消長，政治的得失，畢竟身經目擊，事實議論，燦然咸在。有許多地方，倒都是為世人所未知的。他享壽極高，活到八十八歲始辭別人間。

秋雪庵

陳馥洞

一、當蘆花開的時候

在杭州西溪的東北，有秋雪庵。水周四隅，蒹葭彌望；遠幾天，正是看蘆花的好時候。

秋雪庵，在宋時叫作大聖庵，後改爲資壽院；及明，才有秋雪庵今名。所以易名秋雪的原因，據大善和尚西溪百詠所載：「蓋取秋蘆作花，遠近勝白耳！」吳本泰西溪梵隱志中說是：「陳徵君繼儒取唐人「秋雪濛鉤船」之句，題曰「秋雪」的。陳文述遊庵西溪雜詠也說：「秋雪庵是陳眉公題。」還有：「畫蘆庵四隅，秦徽已先雪。吾家老眉公，殘墨半剝蝕。誰譜秋雪操？冰弦哀寒碧」的詩句。可是到如今，眉公舊額，已不知所向。即欲看一眼那「半剝蝕」的「殘墨」，也無緣此眼福了。

關于秋雪庵的沿革，以及在民國十年重修以後庵內部構築的概況，這個，在周夢坡氏的「重建秋雪庵碑記」裏已有了很明白的記載，此處可毋庸再贅。

秋雪庵的主僧，是靈峯當家無相老和尚兼的。你到那裏去時，還有一個容貌清古，精神健旺，頷下飄著銀鬚的老和尚，就是他。無相是湖北人，年已耳順，可是對人健談得很；出言吐語，也還不俗。人更是和靄得使你可親。

「鷓鴣一鳴百草死，芙蓉弱泣江上水，更有蒹葭似秋雪，湖西山議孤光起。」當這個丹桂老去，菊蕊未來的當兒，看來祇有蘆花爲寂寞秋容作一點綴。西溪看蘆花，自然以秋雪庵爲最；而秋雪庵看蘆花，又以在彈指樓上看爲更佳。

三、彈指樓琳琅滿目

彈指樓是矮矮三間，四壁懸著名人字畫，琳琅滿目。上面是周夢坡題的「彈指樓」橫額，繫跋云：「明季吳梁師秋雪八詠，有彈指樓。今此樓告成，復題是額，聊存舊址。」正中是丁雲峯畫吳穀人祭酒五十小景，「看子行樂圖」小立軸，厲太鴻的「說劍風生座，題詩月滿樓」的聯，懸於左右。兩邊陪襯著詩人陳三立的字與日本，橋本的畫。陳三立寫他自己作的游秋雪庵看蘆花詩有：「溪光漫入萬峯晴，十二橋衙打槳聲。飛倚高樓花滿眼，白波翻海接宵明；旁洑洄渚鶴巢熟，聚尖雲貫雁字橫；冷抱孤芳藉杯酒，有靈祠客鑒余情。」之句；而橋本關雪的畫在日本也要賣到千金的大價。可是這幅畫，大概是秋雪庵揩了他的油了。他畫的是蘆雁，竟竟好

不好？這未敢隨便下斷語，還是看他題的詩吧，是：「小閣依稀似舫」，蘆花如雪濺寒袍；去年猶記君塘峽，風捲秋濤一丈高。」此外，還有白龍山人王一亭畫的「放生圖」；一代詞宗朱古微的「桐峯有霞鷹戲我，西湖雅好其題詩」的書聯。

佈置也還算雅潔，正中和兩邊掘著很乾淨的桌、椅、几、凳。打開落地長窗，就可以憑欄遠望。湖水瀠瀠，枝流港折，蘆花是遠遠近近，左左右右，前前後後——一片都是白；真宛百頃，宛若積雪。

白樂天詩有「編覽古今集，都無秋雪詩」之句，以前秋雪菴一個當家老和尚叫作智一的也有一首很好的秋雪自題詩：「秋窗底事雪瀾漫，風颭蘆花起釣灘。點點定僧衣似濕，飄颻漁父笠疑寒。遠籠竹浪烟仍翠，瀉抹楓林葉尚丹；忽聽小舫歌欸乃，西岩仿彿起晴巒。」

四、明月秋光若銀河

看蘆花，如果在月下，那自然是更有意思了。如朱夢超觀秋雪菴蘆花記中說：「日夜登閣望之，白雲飄渺，清風徐來；晶光搖曳，瀲灧千頃；晾爍炫目，覺此身脩然霞舉，如在冰壺瓊島間，不復見天地人世」。所謂：「遠色祗宜明月映」；所謂：「千頃蒹葭十里洲，溪居宜月更宜秋」；所謂：「明月蘆花冷自便」；所謂：「月曬滿洲連水白」；所謂：「明月蘆花秋一船」。這都是前人形容月色下看蘆花勝于白晝的句子。

所以「蒹葭泛月」，在以前是勝於現在湖上的什麼「平湖秋月」，「三潭印月」的。不過如今景隨時遷，已不復爲人稱道了。

蘆花不特要在月下看，更宜于在盛放後將謝落的那幹間看。「風吹輕絮落船檝上」這是何等淨化的境地，含有詩意的景象！

計算本文與讀者見面時，正是趕新月，搭小艇，到秋雪菴看蘆花漫天飛舞的好時光。

五、歷代兩浙詞人祠

秋雪菴除了看蘆花，還得把附有的歷代兩浙詞人祠一提。

歷代兩浙詞人祠是周夢坡發起建立的，一個長方的玻璃框子裏供奉着歷代兩浙詞人，歷代兩浙宦遊詞人，歷代兩浙流寓詞人之位。案上懸着王西神素「草堂之賓」的四字匾額；壁柱間排滿屏聯，小立軸一類的字畫。右面三大間屋子內的壁上，排着用仿宋字寫得很工緻的歷代詞人的姓名，附有年代，籍貫；一共一千另四十四人。聽說另外還編有詞人題名錄五冊，連每一個詞人的小史都有，記述得非常詳細。

旁邊有顧梅羹爲紀念厲鶚而畫的墨竹，說是作於太鴻沒後第四壬申之秋。題句云：「蓋代詞華皮數存，孤墳何處認迷離？秋風十畝蘆花雪，長共溪流嗚咽悲」！近人魯樂山也有一聯「詞客太淒涼，吟魂近。把蘆花白；秋容何慘淡！墓門猶見佛燈青」。

其實詞客倒也並不淒涼；自民國十年爲始，每年的霜降以後立冬未到的幾天裏，在蘆花盛開的時候，杭中士大夫有例公祭詞人之舉。

六、輕舟小櫓渡西溪

從杭州到秋雪菴看蘆花，可在湖濱乘六路公共汽車或到武林門搭杭餘路長途汽車到留下，在西溪新橋邊雇條小划船，有蓬的；正如郁達夫所說：「搖船的少女，也總好算是西溪的一景；一個站在船尾搖櫓，一個坐在船頭上使槳。身體一伸一俯，一往一來，和櫓聲的伊呀，水波的起落，湊合成一大又圓又曲的進行軟調——」這樣一路的過北上東，再由東而北；五六里水程，化四五十分鐘就可以到達。也有人嫌那蓬背小划船氣悶，坐不慣；便要了西湖中的瓜皮小艇，特雇四個人，從昭慶寺前上岸，這樣兩前兩後的揹到松木場再下水一直搖去的也有。除上面兩個去法以外，還有條終南捷徑，那是坐六路汽車到龍塢下車；走二里，到何家河頭；在那裏叫船擺渡過去，到秋雪菴，祇有三兩里水路，近得很。可是都市裏嬌養慣了的少爺小姐，要走爛泥碎石的鄉下路，坐載艸裝糞的鄉下船，恐怕有點吃不消的呢！

月明華屋聯語

長風

戊午秋，西湖白傅祠附祀樊紹述諫議，從吳絅齋學士請也。士林傳爲佳話，爭賦詩歌。有集唐句爲楹帖云：「詞源倒傾三峽水。綠楊宜作兩家春。」確切不移，余最愛誦。

民國紀元。南京臨時政府追悼陣亡將士於鍾山。章太炎先生有挽聯云：「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龍蟠虎踞，古人之虛言。」概乎言之。

嘗聞王揖唐舞設合肥聯云：「大雲天下雨。勁節歲寒松。」

西湖岳武穆廟懸徐退園姻丈一聯云：「名勝非藏納之區，對此忠骸，應半廢西湖祠墓。時勢豈權奸能造，微公攘臂，有誰語南渡君臣。」并州前無此奧利也。書聯者李生翁，字極怪瘦，此聯寫作俱佳，余每詣廟輒佇視。徐近已謝世，李亦貧老可念。

關於保叔塔

翔衎之

裏湖寶石山上有一座寶叔塔，這是誰也知道的。可是關於牠的名稱卻有很多可以研究。

依靈會錄，以為原名寶所，說寶叔。而據西河詩話，則謂，保叔者，寶石之訛，蓋以山得名。是寶叔或以為寶所，或以為寶石，已根歧異了。

又據定香亭筆談，他引武林梵志云：「吳越相吳延爽，開寶中建崇壽院，內有九級浮圖，名鷹天塔，即今保叔塔。塔從為壽星石，仁和趙坦，嘗於山間拾得片石，存三十五字，有云「爽爲觀此山上承角亢」云云，角亢，壽星也，出爾雅，則此爲延爽造塔殘記無疑。於是他又斷定為此是鷹天塔。但就王爽，錢惟善，張羽詠塔詩，都以保叔名題，好像鷹天塔久已失傳，而早已是保叔塔了。

除上述外，或傳說錢鏐有婦人以節義而轉保全其叔之生命的故事，因是此塔名為保叔，以紀念之。或又有傳吳越時，為保佑忠懿王俶而建立，所以有名為「保俶」者。

凡此，一塔之名，計有：寶所，寶石，保叔，保俶，鷹天，共五種之多。紛亂龐雜，莫衷一是，究不知其歷史上之遞變怎麼，來源若何？

但就我看來，當以鷹天塔為最有根據，在當時必有此塔無疑的。不過其後圮毀，因而名稱或亦有更變。「保叔」「保俶」，字音差同，惟保佑忠懿王而建立之事，未能找得真確材料。寶石以山得名，「寶所」則「寶石」一音之轉。至風俗流傳，常以故事傳說在社會上最佔勢力，或者從前確有一婦人保叔之故事，亦未可知。這雖與塔無關，但為紀念她，往往容易遷就，故令人以保叔一名為最流行了。

此事頗有關於古蹟名勝的歷史價值，深望有識之士，共為闡發討論，得研究一相當結果為幸！

文壇

南黃北徐

——黃秋岳與徐一士——

大公報出版了「國聞週報」，中央日報出版了「中央時事週報」。這兩個刊物：不論在形式上，內容上，篇幅上看去，似都有點相彷。尤其慷慨利索的是：試兩個刊物上都有兩篇使人百讀不厭的隨筆遊記者。中央時事週報上的隨筆名「花隨聖龕摭憶」，執筆者黃濬，字秋岳。現任行政院秘書。此公非但熟諳近代掌故；且寫得一手好字，作得一手好詩。「國聞週報」上的名「凌霄一士隨筆」。凌霄一士者，是作者的筆名；但卻不是一個人的筆名。原來這個隨筆是弟兄兩人合作的，凌霄即向在時報撰稿的凌霄漢閣主；一士其舍弟也。也就是為本刊作秋訪的徐一士君。一士君對晚清人物的軼聞瑣事，搜羅極夥，鄭重編纂十一號的整理工作，尤使人欽佩。

南黃北徐，遙遙相對；這兩個刊物有了這兩篇隨筆，益增聲座之威了。今徐君已慨允擔任本刊長期執筆，黃君亦來函謂稍後即可寄稿。形見不久之將來，將集南黃北徐一堂，此比之于擁遙相對，自尤勝一籌也。

庚子拳禍與浙江三忠（中）

秋宗章

四、義和團之橫暴

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為號召，見洋人呼曰大毛子，見教徒呼曰二毛子，專以尋仇報復為事。光緒己亥，山東肥城燒燬教堂，東撫袁世凱，遣兵剿辦，獲其頭目朱紅燈，置之於法，餘黨在東不能立足，輾轉流入直隸境，自吳橋一帶，直至河間一府，津郡近屬，遍地皆是。庚子春間涿水戕殺副將楊福同，官中不敢過問，又焚燒琉璃河長辛店蘆溝橋豐台等處火車站，並截斷沿路電線，窮民以趕車馱運為業者，向受鐵路影響，生計斷絕，至是遂羣嚮應之，約四萬餘人，無不紅巾黃裹，而內監之籍隸天津河間者，復多習其術，頗相傳播，謬謂「天賜神兵神將八百萬下界，附體鄉民，保清滅洋，必殺盡洋人，以吐中朝之氣」！自己亥秋始，京師無賴子弟，肄習不少，朝夕在城內外僻靜街衢練法，動輒數十人。翌年三四月間，端王所統虎衛軍八千人，及莊王府瀾公府亦已有人設壇，黨羽無中帶彩途。清廷初尚嚴禁拿辦，命樞臣剛毅趙舒翹往涿州宣旨解散，陰實察其情勢。舒翹見團眾皆市井無賴，乞丐窮民，殊不足用，洎回京覆命，揣孝欽后意嚮之，不以實對，轉從而附和。五月十五日，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被戕於馬家堡；十六日，京城東西牌樓有義和團五六十人，焚燒教堂，市民多隨之吶喊呼好。遇教民擁房共一門，教民口呼「天主耶穌神父帶我上天」！俯首就戮，市人益大呼曰「好」！繼燒教民之屋，又燒教民出租之屋，搜殺教民，上至七八十翁媼，下至三四歲小兒，殺輒投之於火，白晝橫行，莫敢誰何，東城已盡，漸至西城，地方官若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御史司坊，視若無睹。廿日燒大柵欄老德記洋貨鋪與屈臣氏大藥房，禁止救火，曰「斷不延燒民屋」。然竟不熄，仍延燒觀音寺，珠寶市，廊房頭二三條，門框胡同，鐵巷子，煤市街，西河沿，西月牆，以至西荷包巷；上據正陽門中間之城樓，儲百年精華，一朝而盡。已而城內白旗盤街，東交民巷近城南御河橋一帶，直至台基廠，肅王府以東，直至單牌樓三條胡同。其中民房各國使館洋行店戶僅有存者；西城則西單牌樓路東之[illegible]商戶俱燼，京師市面菁華已竭，市物因之空虛，銀錢因之滯塞，人心因之益加動搖。商民初則嚮奉團眾，群為神團，自銀市錢市爐房等被燬，此則與洋教無干涉者，大失商民之心，團眾又沿街

強暴者貲，必饜其欲乃已，而城外之戲子雛流，亦各立一團，戴紫巾帶，冒充義民，相率搶掠，馴致團與團亦相仇殺。凡大小官員乘轎，一遇拳民，從者便須下馬，有衝路而行者，雖孩童殺無赦。六月：詔莊親王載勛大學士剛毅投皆義和團，發團為義民，月賜太倉粟，在虎坊橋湖廣館發米，拳民益興高采烈，殺編修劉可毅，及副都統慶恆一家，擒侍讀學士黃思永，囚莊王府三日，送刑部獄。東單牌樓頭條胡同孫家鼐宅劫掠一空；家鼐短衣出走，匿居安徽會館。侍郎陳學棻朝回，馬驚而馳，甘軍槍擊之，彈穿車中過，御者立斃。榮祿遣村官持令箭彈壓，兵以搶掠之，跪而免。一時眾情惶惑，人心大亂，京朝官紛紛南遷，曹部閑其無人。蓋即使和局早成，浩刦幸免，而如許拳民，若何安頓？恐亦大費躊躇矣。（以上兩節，大都採自袁昶日記，傅以平日所聞。又十之二三，刪繁補漏，敷陳成篇，其已散見近人筆記者，不再贅述，以免鈔胥之誚，閱者亮諸）。

五、御前五次會議

五月二十日午正，有旨命王貝勒大臣六部九卿侍郎子，預備時起，中初召見於儀鸞殿東室，約百餘人，室中跪滿，後至者乃跪於檻外。殿南向，德宗及孝欽后背窗向北坐，諸臣皆面南。既跪，行一叩禮，德宗首責諸臣，不能彈壓亂民，色甚厲。侍讀學士劉永亨奏曰：「臣頃見董福祥，欲請上旨，令其驅逐亂民」。語甫半，端王載漪厲聲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永亨懼，不能畢其詞。孝欽后諭諸臣：「爾等各抒所見」。太常寺卿袁昶班次稍後，慶王代奏，「袁昶有言口奏」，德宗命越班而對，乃力言：「拳匪乃亂民，非義民，不爲因福，止爲因禍。現在東西各鄰國，並未與我開釁，彼見我亂民焚刦，無理可喻，將危彼公使，傷彼教士，故調重兵自衛。若我迅速剿辦，示各公使以誠，折服其心，然後可以阻其調兵。否則洋兵必以代剿亂民爲詞，斷非空言阻止，是不辦匪，必致於阿例持，不可挽救」。孝欽后曰：「現在民心已變（指義和拳）總以順民心爲最要，汝所奏不合」。昶復奏曰：「變者，但左道惑人之拳匪耳！聲勢似眾，實皆烏合，全不可恃。只須降旨，立予殲除。派軍隊嚴行搜捕，說明首要，就地懲辦，餘眾自皆潰散。內匪既平，民志大定，城外諸匪，以次肅清，洋兵自可令其撤回。此外別無良策，可以阻止」。后不納，派侍郎那桐，許景澄前往馬家堡以南，阻止洋兵入城，並照會俄使，如不聽命，則立調董軍抵阻，再不服阻；則決戰。袁昶退而言於端慶兩王及榮祿曰

：「若招撫拳匪，與董軍合勢，即使洗剿東交民巷，戰勝外兵。然開衅十一國，衆怒難犯，恐壞全局」。慶神色沮喪，無所言，榮起之，第云：「非我所能做主」。端則惡其言楚，怒之以目。旋聞載漪王云：「樞廷已辦交片，欲令端王，董福祥，招撫拳匪矣」。

二十一日未刻，復傳急詔召羣臣入見，申刻，召對儀鸞殿，德宗先詰問總理事務衙門大臣尚書徐用儀：用儀奏辯，語細不可聞。惟聞德宗厲聲拍案曰：「汝如此搪塞，便可了事耶」？孝欽后諭諸臣曰：「皇上意在言和，不欲與夷戰，爾等可分別為上言」。載漪曰：「義民衛國，不因而利用，以雪國恥，乃目為亂民而誅之，恐失人心」。德宗曰：「此輩亂民，皆烏合耳，豈足以當各國」。載漪默然，而許王貝勒以及榮綺等二十餘人，痛哭合詞面奏：「非戰不可」！於是，派徐用儀，立山，聯元前赴各外國使館阻擋洋兵。一面又令榮祿速派武衛中軍得力隊伍，即日前往東交民巷一帶，保護各使館。是日許景澄，那桐出齊化門，往豐台，在花兒廠茶坐，俄見拳匪四五十人，露刃蜂擁而來，詰問「何往」？答曰：「奉旨攔阻洋兵」。匪長怒，言：「爾等必是吃教，勾引洋兵，來打我們」。隨擁許那至拳壇，強令在紅山老祖前，燒香磕頭。匪不論大小，否決之於神；焚一符，紙灰飛起則理直，可生還；不則理曲，當受戮，幸而獲免，不見洋兵一人而歸。即日覆命，未叫起，以倩乞榮祿代奏。

二十二日申刻，復傳入見，籌議和戰，王文韶力陳不可開衅，孝欽后不聽，命文韶與立山繼往各使館勸阻洋兵入衛，以日且暮，函致英俄使，訂明日未刻會晤。次日，以立意決戰，遂止。二十三日未刻，再召見於儀鸞殿，孝欽后已決定宣戰，命總署照會各國公使，限二十四點鐘內下旗出京回國。推原禍本，實由江蘇督糧道羅嘉杰密稟榮祿，略稱：「各國要挾四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四、勒令皇太后歸政」。榮據以上聞，正觸宮闈之怒，兵釁所由啓開。然嘉杰所稱各條，既未聞各國提督照會直督裕祿，亦非天津各領事揭言，即李鴻章劉坤一等前後電奏各國外部來文，亦絕無此說。可知此種消息，妄誕無據。

二十四日叫大起，德宗牽許景澄右袂泣諭：「十八省數萬萬生靈，立見塗炭，汝不可不切言之」！許對曰：「似宜保全公使，令其下旗生還，留與時議和餘地」。德宗首肯，舉朝皆怒許之失言，孝欽后且怒叱之曰：「許景澄無禮。翌日，下宣戰之詔」

（下期續完）

編後

萍蓀

本刊因力求印刷之精美，排版式樣之完善，及誤字之減少起見；故數易校稿，稍稍稽延，致不能如期出版。這一點是很對不起讀者諸君的。惟自第四期起，本刊決當盡力趕辦，庶不再誤期。

本刊取稿：在題材方面，今後將側重于宋末，明季，清初時的史料掌故。不論人事；但求以含有濃烈的刺戟性者為準則。深望海內文豪，撥賜宏著，舉揚來日，佳惠士林。

上期黃季剛先生遺著「劉寶甫先生七十壽序」一文，句讀及誤植頗多，編者深為歉愧，今亟更正如下，并求讀者諒宥。

第一行第六句為「長患紛紜，發乎辭色。」第二行第九句為「皆自欲進善而不知其所由然。」第五行第五句為「和叔固常言，何必借辭然後為名，」第六行第五句為「先生，鄞之鄞江鄉人也：」第七行第一句為「而薄舉子業為無實，舍去。」三句為「習三農園圃處術之術，」第八行第八句為「人民并兵，淳其樸樹，」第十三行第一句為「謀福利祟異患非一。」「第七句為「人以為稱是衆也。」係亦小有錯誤。

越風 半月刊 第三期
每月二日十六日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主編 黃萍蓀
發行者 越風社 杭州仁和路乙之一號
印刷者 浙江正楷印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清泰路四一二號 自動電話二二六六號

杭州名律師醫師一覽表

姓名	住址	電話
秦綬章	青年路二七號 薦橋路正楷印書局 律師	二〇〇一 二二六六
高鳳洲	下板兒巷三四號 律師	二六〇一
夏藝	祖廟巷二十五號 律師	三四六四
沈爾喬	開元路二九號、律師	一八五九
劉百川	韶華巷十號（推拿傷科）	
王泰亨	軍督司巷六二號（中醫針科）	一九九六
姚子良	施乞巷二十四號（國醫內婦兒科）	
沈蓉舫	祖廟巷五十二號（國醫內科）	
陳公典	下羊市街七十六號（國醫內婦兒科）	一八六九

越風

半月刊

第四期

杭州名律醫師一覽表

姓名	住址	電話
秦綬章	青年路二七號萬𫐓路正楷印書局	二〇〇一 二二六六
陳德新	湖濱路五弄二號 律師	三一六〇
徐祖鼎	青年路六十號(西醫產婦科) 醫師	一五三九
馮繼芳	民生路三十六號(西醫小兒眼耳皮膚花柳)	三二二七
丁松	英士路板橋路口(齒科專門) 醫師	二三五〇
王泰亨	軍將司巷六二號(中醫針科)	一九九六
江秉甫	龍興路十號(西醫內科) 醫師	三六五八
沈蓉舫	祖廟巷五十二號(國醫內科)	
陳公典	下羊市街七十六號(國醫內婦兒科)	一八六九

越風 半月刊 第四期

目錄

封面(徐世昌畫山水)
黃晦聞墓誌銘……章太炎
姜西溟文稿跋……黃季剛 校
兩晉士大夫清談模圖……陸光宇
談徐世昌……俞一士
記康南海的老師……陸丹林
夏禹的神話……宋幸福壽主
王二南先生傳……郁達夫
說西湖……胡行之
浙江的人物與文獻中之三王……王冠青
人藝戲劇專門學校……李朴園

湖上文苑

……王陸一
……郁達夫
……張默君
……黃秋岳
……袁思永
……曾埼陶
……吳董卿
……趙龍文
……陳貽蓀
……唐玉虬
……邵裴子
庚子春偶與浙江王志……秋宗章
後湖感十首……嬰宿老人
月明華屋聯語(胡長風) 文瓚(悲)(婦)

黃晦聞墓誌銘

章太炎

晦聞諱節，廣東順德人，弱冠事同縣簡先生朝亮。簡先生者，與康有爲同師，而學不務恢怪，性尤清峻，寡交游。事之數歲，通貫大體，冠其儕，辟獨居佛寺讀書。又十年，學既就，直清廷失政，羣佻用事，遂走上海，與同學鄧實等，集國學保存會，蒐明清間禁書數十種，作國粹學報，以辨夷夏之義。時炳麟方出繫，東走日本，作民報與相應，士大夫傾心光復自此始。簡先生聞二生抗言以爲狂，頗風止焉，而二生持論如故。清兩江總督端方，知不可柰何，欲以賂傾之，不能得。香山孫公主中國同盟會，聞晦聞賢，以書招之，亦不就。及民國興，諸危言士，大氐致通顯，晦聞獨寂寂無所附，其介特蓋天性也。始自廣東高等學堂監督，歷京師大學文史教授，凡在北平十七年，中間嘗出任廣東教育廳長，通志館長，歲餘，即解去。其爲學無所不窺，而歸之修己自植。然尤好詩，時耗意歌詠，亦往往以授弟子，以爲小家琦說，繁亂而起，與之辯，則致訟訟，終不可止。詩者，在情性之際，學者浸潤其辭，足以自得，雖好異者不能奪也。其風旨大氐近白沙，而自爲詩激昂崤峻過之。自漢魏樂府及魏三祖陳王阮籍謝靈運鮑照詩，皆爲注釋，最後好崑山顧氏詩，蓋以自敘云。晦聞始因京師大學校長蔡元培招，充教授，然論與元培不相中。其後觀學制日敝，與人言，輒憤咤久之。民國二十二年，簡先生歿，晦聞哭盡哀，自是始病。二十四年一月，卒於北平。春秋六十有二。先卒時，人爲刻其蒹葭樓詩二卷，然諸涉風刺者，亦略刪之矣。子男二：大星，大展；女子子三，以其年四月葬於白雲山之阡，以狀屬爲之銘，余之辭不足以增飾晦聞。然使晦聞而用，民國之政，必不褕薄以逮今日無疑也。乃爲銘曰：

其言足興，不列動籍；其默足容，又何搖落。蓋剛棱其中，而守以澹泊，彼禍之父兮，孰知吾之精白。古所謂天民者，其斯人之徒歟！其斯人之徒歟！

姜西溟先生文稿跋

故　黃季剛

西溟先生深於三禮，故其文精謹以爲規矩，繩椎斲。今觀手稿，點竄塗乙，處處有意，更覺良工心苦，流傳二百餘載，爲其鄉人童子藻孫所得；昔李紹序孟襄陽集，言其詩若不遇宜城王士源，乃十餘張故紙耳。乃者藻孫之於西溟，得無類王之於孟乎？昔之學書者，言得古人名蹟數行，精心搨摹，便可名世。見古人手稿，可悟文法，其猶是矣。藻孫故嫻於文辭，既見此，異書爲益，當有量耶。乙亥九日，蘄春後學黃侃觀於量守廬敬識。

先生尚有鍾王遺法不獨其文可師。

兩晉士大夫清談禍國

陸光宇

中國的士大夫階級，除能弄文弄墨之外，尤喜清談。清談是什麼呢？清談這兩個字不但非常攏統；而且是漫無限制地這當中不知包括了幾多東西，原因是：在清談中的說話可以不負一點責任；你說天只有一寸高，地只有一尺深，都不要緊，總之，你罵也好，捧也好，笑也好，怒也好，反正不會有人出來碰你的釘子。於是，清談之說就盛行了。在飯飽衣暖之餘，正是交起了雙腿，泡上一壺香茗，因此，約三朋四友清談的好時候。

清談可以消磨時日，同時也可以顯露出自己的才能和辭令。一個人的說話流利，使聽者動容，原和發表一篇好文章，做一首好詩有同樣的價值。但是，有許多禍人禍國的事情，造成士子無氣節，無責任的澆薄風氣，又未始不是因為清談而起的！

清談的風氣，尤盛於亂世；但愈是亂世，清談的風氣愈不能讓它滋長。我們祇要看兩晉士大夫的清談，東漢士大夫的清議，便可知其結果。

清議雖是積極的干涉了政治，抨擊了當朝執政之人，但一旦叫這些人上臺當幹，他卻依然也會變得束手無策的。所以一個把別人說的很難堪，駁斥的一點不留餘地的人，他的大部分的才智，往往也只有在這些上頭顯露發展的，清議也只是清議而已。

清談適與清議相反，是消極的，是不關心政治，不批評人物，是一種非斥禮教而偏於玄虛的風氣。清談之風，是怎樣由來？這可以分為遠的和近的兩種來說；遠的和東漢訓詁之學的儒者有關係；近的和魏時的政治及道德上有關係。我們看東漢研究訓詁之學的儒者，白首研究一經，卑斤斤於一字一句，其結果未免流於穿鑿附會太瑣屑，太勉強，於是如夏侯玄荀粲輩皆以六經為聖人糟粕，王弼的注易，參以老莊虛無自然之義，於是士人得到了一種心靈上安慰的新藥物，就把漢以來受六經和禮教束縛的一根鐵鍊，慢慢地解脫起來，放誕奇僻，無所不至。

王弼提倡玄虛自然，何晏更進而提倡個人享樂主義。晉書范甯傳中有：「時以浮虛相尚，儒雅日替，其罪實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桓溫曾謂「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諸人不得不任其責」。由此可斷定清談之風，實起於王弼何晏諸人，而其動機，為對

於訓詁之學的一種反動，亦可說是對於儒教禮教主義的一種反動。王弼之注易，參以老莊虛無自然之說，清談遂開其端。

到了東晉以後，清談之風更盛，由世說新語中可以看到。王弼何晏夏侯玄諸人，雖為清談之開山祖，但是他們的文章，也有可觀，到了東晉，空論多而文章更少了。

這是清談之遠的起因。至其之近因，實為魏時政治上道德上起來的一種變化。

自桓靈以來，政治腐敗，魏武用陳羣等，以法治下到了西晉武帝，一意以寬為政，於是士大夫無所忌憚，由清談而至於拋棄禮教，以放誕風流為高。但魏武在用人方面，專收羅有才之士，而品行方面毫不顧及。加以士人厭亂之心，與輕視禮教觀念相混合，遂形成個人放誕主義。

阮籍傳中，可以看見當時士人行性的一斑。說阮籍任性不羈，或閉戶讀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其任性處可見一般。博覽羣書，尤好莊老，可見清談派大都是喜歡研究老莊的。嗜酒能嘯善彈琴，可見其放誕享樂的人生觀。又說他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又說他哭美女之死而盡哀，足見其放誕之甚。

嵇康傳中，說他土木形骸，不自藻飾。博覽無不該通，好老莊，可見其與阮籍之相近。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他以為凡人導養得理，安期彭祖之倫可及，於是有養生論之作。由此以觀，嵇康之虛玄，尤甚於阮籍。當時與阮籍嵇康交游的人，有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籍之兄子）王戎、時人稱為竹林七賢。阮籍和嵇康，有一種不謀而合的性情，就是喜怒不形於色，不喜臧否人物，這是澹泊為懷的人所共有的特性。但嵇康之超脫幽遠，似乎又在阮籍之上。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山中遇孫登從之游，登謂其「性烈而才儁。」山中又遇王烈，謂其「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當時士大夫之中，和阮籍嵇康同樣的，不一而足。他們大都善詩能文，嗜酒愛游山，性情傲慢，獨善其身，不肯以才濟世，抱消極的獨善主義，正和明末的風流派差不多。晉之亡於異族，和明之亡於朋黨，清談派和風流派，不得辭其責。

大凡有才的人，性情一定非常傲慢，都落落寡合。故雖懷經世之才，而無厲世之術。換一句話，就是不能與世合，不能適應環境。所謂適應環境，並不是要你去奉承人家，只要使你把個人的僻性藏匿起來，以己之長補人之短，以圖利民福為重。不亂矯世傲高，尤不宜揚己以抑人。最可怪的，以為世亂不足以有為，殊不知有才就可以使天

下由亂而治。阮籍嵇康輩，都有才而不肯與世合，故高其言，怪其行列樹一格，置國事於不顧。八王及五胡之亂，清談派諸子實因負重任。

清談派誤國的一種最大的表示，就是遁世隱逸。舉個例說：山濤舉嵇康以代，嵇康竟與之絕交。這是避世自肥最顯明的例子。其他如阮籍好嘯，嘯聞數百步。籍聞蘇門山中，有真人在，往訪之，箕踞相對，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真人不答。又問以棲神導氣之術，不答如故。真人凝視不轉，籍對之長嘯，真人笑謂可更作，籍意盡而下，至半嶺聞嶺上有聲，狀如鼓吹，林谷為之響應，返顧，知為真人之嘯。

李廞清貞有遠操，居臨海，住兄墓下，王導招致為府掾，廞得命，笑而不就；何準以高情避世，其兄勸之出仕，準笑謂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何準為驃騎將軍何充第五弟；）阮光祿裕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有人以之問王右軍，右軍謂此君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指蜀莊）何以過此；孔車騎愉年少時，有遁世志，四十餘，始應安東命。當其未仕時，嘗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為孔郎，散遊名山。永嘉鄉人都以為有道術為之立生廟，孔郎廟至今猶在。

以上所舉，都是證明歷世隱逸，有才不肯濟世，其消極的誤國之罪，雖百口而不能辯。

清談派又一種的表示，就是即使在政時，亦不積極的去謀福利民生之道。居恆或高談玄妙，或獵取虛名，互相標榜，這一派，可稱為積極的誤國。

殷仲堪世稱荊州，好學而有深思，又好清談，晉書安帝紀及周祇隆安記皆言之。荊州嘗問釋惠遠：易以何為體？遠公答謂易以感為體。荊州謂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又謂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

桓玄善言理，棄郡還國，與荊州談論不輟。何晏為吏部尚書時，談客盈坐，與王弼論注道經，向秀注莊子，能於原注外，得其玄妙。士大夫以何晏王弼向秀等的玄妙之言，終日拂塵清談，樂此不倦，國事何暇顧及，這是積極誤國的第一種。至於積極誤國的第二種；就是互相標榜，尚虛名而不重實際。

當時竹林諸賢，以標榜相尚，所謂阮籍子渾的器量宏廣，嵇康子紹的清遠雅正，山濤子簡的疎遠高素，尚咸子瞻的虛夷有遠志，向秀子純悌的令淑，王戎子萬子的有大成之風。諸人大都見重於世，然其目的在斷揚個人的才華，至其事業如何，究竟有何功於當日，則不計較。

觀夫當世賢豪，袞袞諸公亦多有以清談清議見長者：或托疾休養；或傲遊海外，或寫大字畫山水自命風雅，或賦詩以洩窮愁，或通電報章以責人之過；那一種高臥在高處說風涼話；叫別人走開了自己上去仍舊束手無策，畏難而怕負責任的風氣，散佈了今日的朝野之間，正如兩晉東漢之際一樣，難怪要造成五胡全之亂的局面了。

談徐世昌

徐一士

徐世昌菊人，在勝清由翰林官至宰輔三公，在民國則先為國務卿繼為大總統，宦歷之烜赫，莫與倫比。其為人也，意量閎遠，風度端凝，勁氣內斂，深心默運，其政治生涯，雖論者毀譽不一，而今日言及「兩朝元老」，固應首屈一指也。今年八十一歲，自民國十一年解大總統任後，隱居已十餘年，精神雖猶矍鑠，早絕緣於政治，此後當無柄國之日，可作歷史上人物觀。

袁徐密友，世所共知。其在豫省訂交，蓋光緒四年事，時徐猶寒士，袁世凱則兼任俠之紈袴少年也。沈祖憲吳闓生撰世凱合編之「容菴弟子記」卷一記是年事有云：

天津徐相世昌以孝廉館淮甯縣署，往謁公別墅，閽者外出，公方在仰山堂讀書，徐公不問主人，逕入。公起立，拜談，互相傾服，遂定交。徐公無力入都應試，公助以川資，始克成行。

徐氏言論風采，蓋有令世凱心折者，一生事業，肇基於是矣。惟壬午（光緒八年）始捷秋闈，此時尚不能謂之孝廉也。（至「入都應試」，則言鄉會試均可，直隸人鄉試必北闈也。）汪丘仲子（費行簡）「徐世昌」第三章有云：

壬午中式順天鄉試歸，朋從燕於相國寺。酒酣，各言志。至氏，擧杯笑曰：「他日或大挑，或議敍，或幸成進士為即用令，若分省得河南，除杞縣太康，必師孟嘗君廣納食客。」味其言，彼時志特在溫飽，初不望有後來若是之事業也。

寒士初得一舉，不敢遽作奢想，蓋亦人情之常。朱孔彰所為席寶田別傳，有云：「弱冠補縣學生，食廩餼，與劉公長佑行學嶽麓書院。時承平久，亂機萌芽，官吏晏然不治事。公嘗拊髀歎曰：『安得及時取縣令為吐腹中志遇乎！』劉公笑曰：『君志願不易，長佑錄錄，幸竊教官畜妻子足矣。』」與徐氏之志在一令，有相類處。席官至布政使，劉官至總督，徐則翔為貴顯，何杞縣太康之足云乎？（河南官場有「金杞縣銀太康」之說，皆州縣中美缺。）丙戌（光緒十二年）成進士，入翰林，由孝廉而太史矣。

己丑（光緒十五年）留館後，以編修供職詞曹。翰苑清班，木天雅望，號為讀書人之仙境，然徐氏官翰林，頗不得志，不特學試差無分，即鼠校亦迄未獲與，（京察亦未得一等。）所謂黑翰林也。（翰林時方以博學相尚，徐無所見長，遂難知名。）光緒二十一年，袁世凱以浙江溫處道奉旨督練新建陸軍於小站，未幾徐即被邀任營務處。後

來北洋派諸大將多由小站偏裨起，或猶在士卒之列，徐則已以淸秩居賓師之位焉；其在北洋派資望之崇高以此。而是時世凱官僅監司，且出身非由科目，較有聲望之翰林尚不屑爲其參佐也。世凱爲謀留營任事，兒扣資俸，弗獲，故不能長駐小站，往來於宦所及差次而已。以饒智計，世凱遇大事必與商。或謂世凱戊戌（光緒二十四年）告密，即從徐氏之謀，其事秘，莫審其信否也。

庚子（光緒二十六年）之變，兩宮避地西安。翌年，徐以湖廣總督張之洞山東巡撫袁世凱論薦，召見於行在，奉旨以道員記名簡放。與之同日召見者爲孫寶琦吳永。覲囘居士（劉焜）述吳永所談（見「庚子西狩叢談」）有云：

予同時奉鄂督湘撫先後密保，即以五月六日正式召見。與前大總統徐公，前總理孫公寶琦，三人同起入見，均奉旨以道員記名簡放。……辛丑五月十五日，予奉旨簡放雷瓊道缺。予與徐孫兩公，均以密保，同日引見，而予纔及十日，即蒙簡放。當時某韓總辦且向予欣賀不置，謂：「君今乃先著祖鞭，令人有景倩登仙之羨。吾等尚不知候磨盡許時日，方有此希望也。今兩公皆已登峯造極，名播中外，而予則依然故我，碌碌無成，回首當說，空增惆悵而已。」

是時徐及寶琦，所望者亦不過簡放一道員耳。（吳永在淸末官止道員，民國曾爲道尹，復爲國務總理時，與劉焜同充國務院秘書，在院向劉談往事，「庚子西狩叢談」即劉氏筆述其語而成者，宦途失意，視徐等不逮遠甚，故言之有餘慨焉。）此願竟未達，而別以捷徑起。

光緒二十九年，徐以翰林院編修（兼任直督袁世凱京畿營務處事）擢國子監司業。盱眙王伯恭「蜷廬隨筆」記當時情事云：

向來翰林遷轉，……每遇缺出，必以二十人引見，皆爲首者得旨補授，俗謂之撞耕。光緒壬寅之冬，國子監司業出缺，吾鄉朱廷熙引見居首，以爲必可得矣，散朝後昇諸成均官長於聚華門九和興酒樓。未終席，得報司業已放徐世昌，遂怒忽一擲而散。徐之班次在第十三，越級得之，異數也。朱不數日放湖南糧道以去。

此種越次升擢，所謂「翻牌子」也，蓋朝廷已重其人矣。（光緒三十三年御史江春霖奏疏中亦「民政部尚書徐世昌前以第十四名之編修升司業」語，與王記小異。）「徐世昌」第三章又有云：

遷四擢，世凱建策，而奏：世昌學兼文武，才優幹濟。

特旨入對。孝欽見其體貌英挺，音吐清揚，大喜。諭以直隸軍防」，條對明晰。翊日，后告榮祿曰：「徐世昌真足繼李鴻章複手。」其期許若此。受知有在，爲不經也；而徐自官編修，至是十四年矣。翌年，設商部，以慶親王奕劻長子載振爲尚書，徐氏超擢右丞（六品升三品），時慶袁正相善也。旋以練兵處設立，開缺以內閣學士候補，並加副都統銜，充提調。（奕劻管理練兵處，袁世凱爲會辦。下置三司，劉永慶充軍政司正使，段祺瑞充軍令司正使，王士珍充軍學司正使，皆北洋人物。）明年，署兵部侍郎。又明年（光緒三十一年），奉派檢閱北洋所練常備軍各鎮，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兼督辦政務處大臣，會辦練兵事宜，以兵部左侍郎署尚書；贊機要，典戎政，遂爲中樞要人焉。（軍機同列爲奕劻、鹿傳霖、瞿鴻禨、榮慶、鐵良。）是年六月奉派偕載澤等出洋考察政治，七月出發，以車站突遇炸彈，（吳樾所爲。）改期啓行。九月設巡警部，徐氏留充尚書，其除正卿矣。由編修而實官尚書，其間僅三年耳，神速可驚也。（其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係五月奉旨。至十二月，去學習字樣，乃爲正式軍機大臣。）

巡警部者，清廷鑒於炸彈案而創設，甚重視之。徐爲尚書，毓朗以前任工巡局監督有勞授左侍郎，趙秉鈞以辦理北洋警察著聲，由袁世凱推薦，用直隸候補道晉三品卿，署右侍郎，丞參則張元奇錢能訓延鴻吳廷燮等，統載全國警政，於京師尤特加之意。京師警察，徐以內城之事就之毓朗，外城之事就之秉鈞，而自總其成。規畫經營，精益建設，號令所布，觀聽肅然。今逾三十年矣，故都警察，猶爲舉國所推許，徐等創始之績，烏可沒乎？巡警部創立之本恉，實爲防範革命黨，而清鼎終革，成效乃特著於維持地方公安焉。

光緒三十二年，釐定官制，改巡警部爲民政部，徐以尋當部務罷直軍機。翌年，授東三省總督，亦其政治生涯之一重要節目也。時值日俄戰役已終，清廷以東陲爲陪都重鎮，交涉要衝，將合三省而經營之，於是有東三省總督之設。上年徐偕載振赴奉天按事，還朝面奏關外事宜，翔悉動聽，至是奕劻袁世凱復交推其才長幹濟，堪膺此項艱鉅之任，遂拜命焉。東三省新官制，總督兼欽差大臣頭銜，並管理三省將軍事務，三省各設巡撫，悉承節制，居次官之地位。事皆主於總督，巡撫不得單銜奏事。總督體制特隆，非他省督撫間關係所能比擬也。（三省巡撫與徐同膺簡命者，唐紹儀爲奉天巡撫，朱家寶署吉林巡撫，段芝貴署黑龍江巡撫。段旋以載振一時之楊翠喜事件被劾解職，改畀程德全。）慈禧之於徐氏督東，委以全權，俾以便宜，並特予鉅額經費，資其設施，將賴以鞏大疆而紓外患，屬望之殷可想見。昔日全國督撫，直隸總督以畿輔重臣居首，東督新設，乃班列其上，時世凱猶官直督也。（徐於三月膺簡，至七月世凱乃內召，以外務部尚書直樞廷）。

記康南海的老師

陸丹林

南海朱稚圭(次琦)，文章德業，咸同以來，嶺南學者，奉為泰斗；康更生(有為)，簡竹居(朝亮)，皆其嫡傳弟子，世稱「朱九江先生」也。

垂歲，端介而敏慧，以諸生見知於阮芸臺(元)莆逆菴(存)。年二十六，肄業廣州越華書院，桂林陳蓮史山長，天中節案試諸生，以新松爲題，命各賦詩言志，朱詩有云：「棟材未必千人見，但聽風聲便不同」。可見其平生抱負矣。

三十一歲，赴鄉試獲薦，試文用史事，主考不解，以為見棄；旋揭曉，主試者發暴，知其名，深為惋歎。有友馳書慰問，朱以俳體戲答之，詩云：

攜出鵝來事可嗟，矛頭淅米險些些。定知貧賤牛衣債，未了扶風處士家。

略識容光滿月痕，壓驚蔔令且懸慧。豐容不稱詩人婦，正好環肥瘦二分。

風鬟水珮動珊珊，飄瞥煎烟一慘顏。擬抱齊紈同玉碎，為郎名字在中間。

附和隨聲到處皆，遺珠收貝巧安排。團明三五如珪月，見否團圓在妾懷。

拋到俳諧笑不禁，非言鄉土力難任。他生願化同心結，補種情絲入地深。

幷自註來書云：「鄉土無此風致佳人，失扇子，恐是為地所困。」其風趣有如此，

年四十許，成進士，官山西梁陵縣。行抵太原，僦居蕭寺，出則徒步，入則搭簟。友人康達之賀其得官，朱氏復書有云：

「作官是何物事，不過與和尚們隔壁耳。昔魏叔子敫官京師時，不攜眷屬，王漁洋作詩嘲之云：「三間無佛殿，一個有毛僧」。弟今有佛，勝環溪遠矣」。

朱氏挂冠時，烽煙遍東南，蔓延及三晉，非陵瀾臨汾河，乃責焚舟拒河堅壁清野策，賊不得逞，城卒以保。任職一百九十日，有惠政，解組歸，清風兩袖。居九江故里先人敝廬，自耕芋齋，庋書萬卷，歌嘯其中。四方來學者，以地狹不能容，請居別墅。自此隱居禮山下講學，不入城市。節行高峻，三奉特徵不起。

講學次序，先中孺講學大旨，次述中述古之實學，次述讀書之實，次述修身之實；祇漢宋之見，推尚窮理治事，以躬行實踐為依歸，一時學者翕然宗之，稱之為「朱九江先生」。

康更生十九歲，詣九江受學，乃得聞中國數千年學術之源流，治教之正變，九流之得失，古人群書之指歸，經說之折衷。於是毅然以大道自任，以聖人為必可至，以一身必可卓立於天地，以天下事為可為，以群書為三十歲必可盡讀。是知康氏之博學，全得力於朱氏之啓迪誘發也。

朱氏於光緒七年逝世，享壽七十有五，有詩文集行世。遺墨不多，故雖殘紙蘸草，嗜古者，莫不視為環寶，其受華南人士之尊崇有如此。

夏禹的神話

求幸福齋主

夏禹的陵寢，在浙江會稽。近年祭陵掃墓之風甚盛，陝西諸古代帝王陵，時有要人前往祭掃。禹陵在浙，浙省府前亦有祭掃之舉。因念吾國上古史頗多不可深考，近代一般疑古的學者，遂致疑于夏禹，謂爲并無其人，甚或肯創家天下的有夏開國皇帝，尚屬有徵，卻未必即是治水的伯禹？因爲禹治水的工作，實是浩大，所治理過的疆域尤爲廣袤，誠爲在事實上非伯禹一人的力量所能辦到，乃是經過好幾個人分工合作所完成，後人附會，竟全歸功到伯禹一人身上了？像這樣的解釋，依我想，古人或者也曾想到，使以爲治水這樣的奇蹟，既不像平常人力之所能爲，還不如附會到神仙類上去，此所以中國道家在編修神仙史鑑上，就編出了多少夏禹的神話。

這道家的神仙歷史，本也是源源本本，自成爲一個史的系統的。他們說到夏禹的世家是顓頊氏之後，顓頊氏長子縣明，生子鯀，即就是禹的父親，禹初生時，另有個名兒，叫做文命。鯀之所以得禍，尚不祇是治水無功，并因他生有惡性，縱恣凶頑，時人罵他爲檮杌。檮杌者，是西荒的一個惡獸，狀似虎，身甚大，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獠牙，尾長一丈八尺，一名儔狠，一名難訓，擾亂荒中，當然是凶惡得很可怕。舜佐堯時，將鯀這一族人排列在四凶之列，流放于四遠，使不得再相聚爲惡。鯀大概是被放在東邊。恰巧那年他那地方有一青鸛出現，人面鳥喙，八翼獨足，毛五色，尾長，有衆山雞跟隨着大舞，鯀竟以爲祥瑞，欲自王于東，名其山爲羽山，率其族人造反。子文命力諫不聽，反把文命囚禁在後山石室。文命知父必敗，晝夜禱天，祈父改行，忽一女子自空中下，稱夫人相請。文命不覺隨至一處，見雲樓瑣臺，衛官侍衛，有夫人端坐于上。文命拜見，夫人賜坐，和他說道：「余西王母第二十三女，名瑤姬，受職雲華夫人，上理玉英之臺，下治巫山，太上知你將成父功，今余授你上清寶文，可以出入水火，嘯吒風雷，收策虎豹，呼召六丁，你有此法術，便定能導山谷，濬萬川了。」文命再拜而受，又勅狂章，虞余，黃魔，大翳，庚辰，童律，巨靈等相助，這才命侍女陵容再領導他還歸石室。文命恍惚似做了一個夢，但寶文卻明明執在手邊，因心中爲父担憂，未暇細閱。適舜代帝堯巡狩到東方淮海境上，鯀衆夜發動，集族衆劫殺。舜

以鯀不來連，知其必反，預設有伏。鯀夜間殺到，遇伏大敗，逃到羽山下，前阻羽淵，一將追到，劍截其一足，墜落淵中，化為黃熊，（奴來切，能下乃三點。）繫身而三足，口噴烈燄，沒水不見。必須到後來于禹成了道，才超度他成為正果，能致風雨，每從天龍取水，他為前導，水族爭相辟避，那是後話不提。舜殛鯀之後，聽說鯀生前曾有子進諫，立召文命到來，見其身長九尺二寸，肩厚面豐，頗為驚異。文命謝罪伏于堦下，舜問其始末，文命初不肯揚父之過，尚不欲多言。有其族人在旁邊，代他陳詞，倒替他鼓吹了一陣道：「鯀昔娶有莘氏志之女，曰修己，九流星貫昴，夢而有孕，懷了一年零二月，于甲戌六月六日，又夢神人給他神珠薏苡服食，才生他在西羌僰道，汶山石紐村的石穴裏面。（這個石穴據說甚為幽深，人跡不至，後來名為西禹穴，）生時，胸有坼痕，似文命二字，便取名為文命，字密，以姒為姓。現年一十四歲，身具參漏，背若虆耽，長頸烏喙，虎步狼腰，實具異稟。在鯀受命治水之時，也曾代陳方策，云須順水自然之勢，鯀以為量于翻吉，置之不信。」舜立時動容，扶起命坐，再細細考其言詞極有條理，便仍令他統族眾居住在原地方，聽候後命。這便是伯禹出世的神話。

後來舜決計舉文命繼鯀治水，賜名曰禹，請封于灘水，是為高密，（如高陽高辛之類）本尚發祥于山東膠東地方。舜又聞塗山氏（在揚淮，即金山。）有女名嬌，多才幹，知德教，時人稱許她是女媧第二，就又與禹作媒，聘為禹妻。婚後四日即入朝，拜為司空，以益為輔，即欲著手治水。此段關乎治水的曠代奇蹟，當然又有神仙出現。有一玄方道士至禹處求見，禹延入，拜請賜教，這道士說道：「吾乃北極水精子是也，聞你欲專治九埏水土，上帝使余前來助你，有五土萬丈玉印一顆，你佩在身旁，便從此逢險不危。又有神針一枚，名為珍鐵，能測水深淺，愈覺無窮，（大概就是西遊記上孫悟空所玩的那根棒，）又有靈寶五符，凡有發地，鎮之便永得安寧。今以此三寶授你，你定可成大功了。」禹知水精子大有來歷，是道家創世記中五老之一，與木公金母等齊名，為五行的一支，道法無窮，遂拜受印象，但不識神針何用？木精子又道「往後試驗便知，功成我自會來取。」說罷，即失所在。禹望空拜謝，佩印于心胸，覺深便到肌膚，不可磨滅。又漸以神針試探江河，隨深淺竟皆漸長至底，量其遠寒可知，須刻仍又化為細針。自此便招來西蜀五丁力士，備歷各名山大川，實行擔負治水的工作了。

以後他那治水時期的許多神異，且不詳敍，但約略地得他是先從冀州治起，及經過嵩密，禹妻嬌已懷孕十八月，于己丑二月，生了個兒子名啓，禹三過其門，都不暇入視。適帝堯已崩，帝舜受禪，禹初得舜薦舉，原與舜同事堯，至是遂爲舜臣，信任益專。賜禹以瑤琴寶劍，以酬其勞。復治水至岷山，又承水精子建人以山海河圖工程相授，始委宛得竟全功。舜封禹于豫州河南，改國曰夏。及舜老年倦勤，并以禹攝位，至舜崩，禹果受禪。在其初即位時，有許多治績，這裏也不細敘。

再後，因爲找到禹的陵寢，才搜輯這篇神話，對于他南巡崩殂的軼事異聞，似乎又要詳細的說一說。話說帝禹大會諸侯于塗山之後，留塗山一月，護其母修己的靈柩，葬于羽淵上面，旁建太廟，歲時祭祀。乃更欲渡江南巡，往會東南諸國。先遣人回都，迎接后嬌子啓，來塗山奉祀宗廟。丁巳六年秋七月，后及子均到，嬌以路途勞頓，染病七日即卒。禹葬后于塗山之陽，命子啓廬墓守喪，自率羣臣南巡。那時霖雨未消，江流稍合，遂留在大江北岸，起一地，演習舟楫，名曰滿須。俟日暖融和，才放舟過江。忽然天上風雲陡合，波浪滔天，見有一黃龍，背負著御舟便行，舟中人大懼！禹仰天長嘆道：「予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天都爲我用了。生如寄，死如歸，我還怕什麼龍？看牠不過像一條蝘蜓罷呢！」不一會，龍忽俛首逃去，御舟隨也平安渡過了大江。冬十月，東行到祁山，登陸傳命，江東諸侯，齊至浙東上虞，稽考功過，藉定黜陟。數日，到浙東大越，見千巖萬壑，襟海帶江，諸侯迎至委宛山，晚宿陽明洞中，明旦，齊集苗山聽旨。八年己未春正朔，禹設朝，考鐘伐鼓，南面坐，諸侯舞拜堂下，禹宣告巡狩朝貢之禮，將簪言作玉字，書載于金簡，逐一討功考過以定賞罰，便把苗山改名曰會稽。會稽者，即言大會諸侯稽察功過也。有江東防風氏之君，獨後至，禹數其慢君之罪，戮之于苗山之陰，因又名曰防山。防風氏臥屍于車中，猶長大餘，踝脛不沒，其從人把他屍首拾回去，又改爲江芒氏。禹殺了一個諸侯立威，復命將金簡玉書，埋藏于委宛山之陽。掘土時，得一石函，打開來看，內藏赤碧珪各一。赤色如日，碧色似月，皆長一尺二寸。又得玉笥秘圖，啓觀得悟百川之理，考其所出，卻還是黃帝的舊藏呢。禹念舜盛德，以赤珪授舜之子眞仲，（能遠車，）封于會稽之越，曰餘姚。又以碧珪授舜又一子番禺，（能造舟）封于大東之北，曰上虞。又藏秘圖于方丈山上，命舜二子派人看護。至是戮罪酬德，均符心願，遂多有興會

，欲非此再事游覽，且命侍從先回。二月中旬，風景晴和，禹只帶數童子，策杖徵步于山陰道上，日暮方歸，頗覺疲倦，隱几而臥，忽見一長人直闖進來叫道：「奉水精大聖命召，子可速往。」禹細審其人，認得他是玄夷使者，即隨他到山前，見一道長立于高處，忙即趨前拜謝。水精子道：「你的功績已著于金簡了。前所贈賜，各宜交代，玉符可投林屋仙都，神針可插于扉閣穴，玉印可藏于西川大澤中，謹記此言，忘必得咎，早歸紫府，勿誤勿誤。」禹念印已深入肌內，如何得出？水精子復令禹袒胸，叶長人拉出，頓覺疼痛難禁，捫胸而醒，玉印已落懷中。禹遂知壽命將盡，于翌晨即派人召子啓速來，自仍親往東海，見海水滿激中陷為大漩渦千餘處，淨物一觸及，便沉溺下去，乃端捧神針，望正中投去，忽變成一長千丈之龍，鱗甲森動頭尾搖撼而遊。一時風雨交作，波濤拍岸，退至海門山北，備禮物虔祭，香煙蜿蜒，結成一篆，良久不散，禹奇異之餘，把這篆文謄錄下來，後為啓所得，以問白石生，生云，是召毒龍的符籙，今台州有龍符山，聞即斯地。後駕回會稽，子啓與六孫已到，圍拜膝下，禹留下遺囑道：「人生尸殼如蟬蛻，當以草為棺，蘆蓆為殮，不可太奢。殮治以後，即將玉印深藏大澤中。」臨危時，以平時本意有心悸病，怔忡益甚，忽又見巨飛六丁來說道：「上官夫人以君別九州與五岳有功，上告于天，太上憫君將至，特授君靈寶真文，天帝也另賜君玄珪一柄封為紫庭真人之位，其速歸陽明天受職。」禹正感謝夫人，神將又道：「夫人曾師三元道君，此不過輾轉周旋，不必言謝。」禹尚欲再問，神將已疾馳去。禹覺而精神愈恍惚，再不能進飲食，喜靜厭囂。至夏六月上旬，神氣猶清朗，衆聚視榻前，當午而崩。計生于甲戌，九十八歲攝政，九十九歲即帝位，在位只八年，享壽一百有六歲而終。將殮，羣臣請問棺槨衣衾，是否悉從遺命？子啓道：「先王固儉約，但臣子輩是決不忍以蘆蓆薄殮的，求其不可過豐，也就是了。」乃辦衣衾三領，桐棺三寸，於秋八月，擇葬于會稽南數里，穿壙深七尺，上無泄滴，下無郎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畝，這便是禹陵的由來了。其事頗有關于浙中掌故，特而刊諸「越風」，雖大半屬于神話，地名可徵信的，卻也還不少。後人還另有采把禹陵的句子，謂山有禹王陵，家井祠在其旁，下有羣鳥耘田，不煩人力而治。這小鳥都這般靈異，更為這些神話添了一層光輝。可是如今交通很便，能上禹王陵一祭拜的人們，日漸增多，究竟那裏的神鳥能不能耘田？總容易考察出證據來，神話也就會漸漸失效了。到那時不因迷信神話而仍複搜羅神話作文學上的參考，那也就格外有風趣多了。

王二南先生傳

郁達夫

先生生平的知己，第一個要算是當時在浙江做按察使的安徽壽州孫稼生氏。氏名家穀，咸豐丙辰進士，由刑宜補道，陞任浙江按察使司；當時的三司六道，凡由科甲出身的人，總愛上書院去閱卷課士，分出他們一部分的俸來，助作膏火。這位孫按察使於庚辰年（按這一年先生正念八歲）的四月，在詁經精舍看到了先生的壽海賦和三十首上下年的西湖櫂歌的卷子，早在想和先生見見，談談文藝了；他這一箇慕才下士的心願，不意就在這一年的六月，很奇異地實現了出來：這事情若說得玄妙一點，倒真可以做一對從前的章回小說裏的回目，叫作：「三雅園拔詩，窮士千秋逢伯樂，二南公作賦，江城五月落梅花」。

事情的經過，是如此的；這一年六月的有一天午後，先生正與同人等從西湖裝卷回來，在三雅園的西室裏喝茶。前一月的課題，是一篇江城五月落梅花賦，先生的卷子，考在第一。他們的一羣人正在將書卷互評互贊的中間，一位衣冠楚楚，舉止不凡的中老先生，卻也混到他們的中間去傾聽，細閱，雜談起來了；朗誦了一回先生的卷子，又讀出了幾句西湖櫂歌裏的警句，直到先生請教他的名姓的時候，這一位老者纔微笑着說出了真名實姓，與兩月來的嚮慕之殷。這位孫廉訪的微服出遊，本意也許是在私行察訪，但結果卻成了箇後來載士的近代的柤公。從這一回後，先生後半生的事業便決定了，就是入幕爲賓，去各府院閱試卷，爲書院山長或大學教授等閒冷的小頭銜。

從庚辰年念八歲起，一直到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五十八歲止，先生曾到過甯波，（入鄞縣陳槐庭大令幕），蕭山（爲南禹卿西賓），紹興（入霍子方太守幕），諸暨（入倪悉山大令幕），東陽（掌教東白書院），義烏（掌教繡湖書院），嘉善（入蘇儷笙刺史幕），秀水（入壽子千大令幕），甯海，歸安等處，雖則所入甚微，但先生卻葬了雙親，養大了一兒一女，各辦嫁娶，周濟了朋友，更爲蘇儷笙刺史代墊了鉅款；從這一篇粗賬來下一箇觀察，則先生的自奉的儉約，與待人的寬大，也就可以想見的了，誰知蒼天偏不佑忠良，對於先生，真像是要降以大任似的，在革命前後的六七年間，竟連接不斷地賜予了先生以種種怎麼也意想不到的横禍。

鼎記慶餘的兩家先生所開的那錢莊的倒閉，已經在前

而說起過了，倒還不算是了不得的打擊，最使先生的老境難堪，覺得像我們這樣的常人決受不了的，卻是民國三年先生的夫人胡恭人與媳華氏的相繼雙亡，翌年八月，先生獨子的去世，又下一年的十二月，撫家於永安里寓所的失慎，越三年，當先生六十七歲時，愛妒的物故等等傷心的慘事。

入民國以後，先生雖則仍舊精神矍鑠如從前，興趣也不衰於往日，但老命途遠，使身孤苦的際遇，終究也影響到了先生的出處。歷任省長像齊燮元，沈叔詹，夏定侯諸前輩，都仰慕先生的高潔，佩服先生的才略，想借重先生，來做一箇耆年碩德的名教模楷的，但先生卻心早灰了，對於他們各位的敦勸，只承認做一箇孔廟的奉祀官（一直任至國民革命軍入杭州的那一年為止），與育嬰堂的董事，以盡他的暮年衛道，且為澆薄的社會服一點務的初衷。

國民革命軍入浙之先，先生為避免兵亂，曾經一度遷住過上海，這一段時期，就是我領先生的教益最多的幾年。我們平常人的記憶力，大約總是幼年極強，中年消褪，老年全無的，而先生卻獨不然，那時候先生已經有七十五歲了，有一次看見我在翻汲古閣本的三國志，先生就問我要查那一箇的事實，我就以「龐士元非百里才」的一句話的出處對，先生不假思索，就回答說：

「是亦肅對先主說的話：「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你且翻開蜀志卷七，頭一二頁上就有了。」

我翻開來一看，非但卷數不錯，真驚異得想叫起來，連頁數都是對的。就此一點，也可以看出先生平時讀書的用心來了，而少年時讀在那裏的浩瀚的經史，直到老年，還記得得這樣清楚，實在是我生平只見到過一次的奇蹟。

先生的性格，盾值的地方也很多；生性本來是十分儉約的，但對於居室，先生卻總喜歡住高大的房子。寄寓在上海的時候，一箇講究國學的持志大學，來聘先生去教書；先生以這樣大的年紀，以素來不善步行的雙腳，有時候去上課及回來，總老是不肯來坐一步人力車。問他何苦如此，先生又微笑著回答說，「只想省下幾箇車錢來付房租」。對於宗教的迷信，先生是以宋儒一貫的態度來排除的，所以先生所注的佛經，引用的都是儒家之語；但每年陰曆正月初一，先生總是五更起來，焚香沐手，要虔虔敬敬的卜一箇文王卦來決這一年的休咎；這習慣先生一向沒有忘記過，直到先生去世的那一年為止。先生對待壞人，總非常的寬厚，平時老抱著一箇恕字作根基，每對我說：「

甯可天下人負我，我決不可負天下的任何人』。，但對於自己的小輩，卻又嚴搜得非常，說：『在家裏不吃苦，怕要到社會上去吃苦不好。』

先生的技藝，樣樣都能和專家比甲乙；自寫字，刻金石，做謎語，唱道情起，一直到縫衣補襪，製印泥，種花木，爲小孩子們做玩意兒止，總件件都做得非常出色。我每驚嘆他的多藝，私問他的秘訣，先生就以出賣殺臭蟲秘方的笑話對我說：『凡事總不外乎一個勤字，不要灰心，不要自棄，什麼事情總做得好的』。

國民革命軍平定江浙之後，先生又自上海遷回到杭州來住了、所以當先生作故的前一二年，我和他不能夠日日的見面。每一次到上海來，住在我們屋裏，玩兩三天，先生就惦記杭州，想回來了！我問他杭州有什麼好處，值得這樣的懷戀？先生又笑著說：年紀大了一點，就只想和同年輩人談談，在上海總覺得找不到這麼些個朋友。

先生在杭州的知友，像揚見心先生，陸佑之先生，陳煉仙先生父子，孫廈才先生等，我都是由先生之介而認識的！至於比先生早故的吳公祇修，高公白叔等，我卻不及見了。從前的人說，看了一個人的朋友，就知道他的爲人！先生生前的益友數輩我近來也頗有接談機會，一見到他們的那種長壽的丰度，我就要想起先生，所以會雙重的感到如坐在霽月光風的懷裏。

先生的同胞姊妹，都是和先生一樣的老而不衰！我每見到先生和杭州適趙的三姑母太太與上海適查的四姑母太太的聚首歡談，見到他們幾位白髮盈顛的老兄老妹，這親愛得像少年時候一樣，心裏總要生出一種奇異的感覺，覺得高年聞世，確是人生最難得的一種機會！我少年時期的那一種厭世偏向的漸漸減去，所受的也是先生的感化。

閑時我也常問先生以養壽之方，先生於一般人所說的清心寡慾之四字之外，還加了一句說少想！萬事遲來順受，退一步想，不與人爭，壽自然是長了，

先生不喜蓄鬚，頭每十日一剃，所以自署作不須老人！他的意思，雖在說妻財子祿，一無須要，但暗射雙關，先生對這稱號自己也很得意。酒酣耳熱，先生就最喜歡玩這些小玩意兒；譬如自己刻幾個雅號的圖章，做些謎語時，或寫一條格言貼在座右之類！而先生所最擅長的，卻是在對對子。有一次我說到了曾在廣西肇慶的望江樓上聽到過一個對語，叫『望江樓上望江流，江流千古，江樓千古，前人對的是朝天寺外朝天子，天子萬年，天寺萬年。』先生嫌朝天寺拆成天寺還不大好，而且寺與子由杭州人念

來，音總還不同樓流一樣，就接着說：你們奶奶死，我曾在大佛寺裏拜過七日的經懺追薦她，這裏倒有一個現成的對子，是大佛寺中大佛，佛事當年佛是當年。還有先生最喜歡向人說的，是高公白叔家有一次喜事，係先生做的媒人。先生在高莊賬房裏和賬房分吃廚房孝敬賬房的小菜，俗例似應叫作小水的！高公見了，就笑對先生說：『大賓吃小水，這對子若對得出，請你吃東道。』先生即口回答說：對出了！明天就請我落西湖怎麼樣？高公說：『算數！先生說：那麼已經對出了。高公問：『對什麼？』先生說：『豈不是東道落西湖麼？』

先生的病是腦溢血！俗稱中風的急症。民國二十年辛未的五月裏，前幾日正為黑龍江主席的母太夫人寫成了兩篇壽序，接着還在做律詩四首，但做到半夜，人就跌倒了。我和映霞在上海接到電報，趕來的時候，先生還能開口！聽到了我們的到，先生還張眼看了我們一眼，讀了幾首新做的詩給我聽。後來笑了一臉，眼睛閉上之後，就一直的長眠了；回想起來，正彷彿還是昨日的事情。

先生沒後，我們翻他遺篋，連訃聞年譜及遺囑之類，都井井有條地寫好在那裏，似乎先生已早就預備好有這麼一日的樣子。此外連竹頭木屑，繩索油紙之類，也一籃籃地收拾得完完整整！紙包上都號有內有紙若干有幾多少，可作什麼用，幾時幾日包藏等字樣，先生的整肅的精神，實在要使人感動得涕淚奔流。

先生的墳在洪春橋裏頭雞芽家埠不遠的彼馬橋邊，我每次過去墳齋，總要中途彎進去上墓門前看一回！風搖葉落，宿草顛頻，恍惚像是又親承了先生的謦欬一樣。

文壇

徐曙岑作品禁出口

詩人徐曙岑，杭州湖墅人，曩旅津京，隨北國詩壇諸先輩遊，以是反里後，每有所作，輒為津國閒週報果風綠負責人索去。這一來，近水樓台的杭州人，倒反難獲見了。所以，有人說：「南詩北流，利推外遙，江左詩境波色，徐于應負責也，」近讀越風，知徐詩人的作品居然已被禁出口了。然而津方作稿的信只是頻頻不絕的來，但這裏却又肯為中逢截留。于是，詩人若矣！近日，眉採頭，不知竟應付了那一方而好？詩人固善理財，却無法理自已的詩債。（嫖）

臨安通陳壽蔭

由從事電影事業，一變而為從事電汽事業的陳壽蔭氏，居恆沉默寡言；與人交，則又熱烈可親。不久之前，我們知道在杭州最熟悉浙中掌故的人要推鄰裏子，橋見心二氏，今悉陳氏亦有滿肚子藏着。尤其對南宋的一切情形，他最為明瞭。如臨安的風俗人情，歌館酒樓，景物街市，以及秦檜賈似道之流的遺聞醜史，其多能一一道之。他也喜歡逛逛書肆，翻翻本子，花二三毛錢買冊書實失眼的東西四去消磨個整天半日。越風若想搜集南宋的史料掌故，我想：此人倒不可不去一訪的。（悲）

說西湖

胡行之

三處西湖一色秋　錢塘汝潁及羅浮
東坡元是西湖長　不到羅浮那得休
——揚萬里詩

說到西湖，沒有人不憶起蘇白二公的。而蘇公與西湖，尤有特別的緣分，彼謫於惠州，卻巧那邊也有西湖，他守杭守潁，都有西湖，所以前面揚萬里的一首詩，就是說到他的。從這首詩裏，我們覺得有可注意的兩點：一是東坡與西湖有緣，已如上說，一是可見到中國西湖之多。

可是說到這點，卻又非重新敍述一下不可。因爲中國的西湖，何止二三處呢？據王醉西湖考，國中之以西湖名者，凡三十有一，即就我浙，湖甯溫衢嚴各郡，也各有一個。但這樣多的西湖，而求其山水秀麗與名勝古蹟之富，那末再沒有能夠比得上杭州的西湖了。

杭之西湖，其名稱之多，也是特別的。據我約略統計，已有十七八個。有稱爲水的，如武林水，錢塘水，有稱爲川或源的，如龍川錢源，有稱爲池的，如放生池，其他則大都稱湖。西湖之名，或由地理，或由事蹟，或由文字，其來源也儘不同。

西湖之名，最早爲武林水。漢書地理志云：錢塘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次之爲明聖湖，金牛湖，據水經注：錢唐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父老傳言湖有金牛，古見之，神化不側，湖取名焉。而闞駰十三州志，則謂山出錢水，故有名爲錢水者。張君房錄錢塘引十三州記，則謂：武林東西溪二水，東曰龍源，橫過靈隱寺前，即叫龍溪；西曰錢源，其流洪大，下山二里八十步，過橫坑橋，入於錢湖，所以又有稱爲龍川，龍溪，錢源。而錢湖之名亦古，初城西第一門，稱爲錢湖門，可驗其實。次北第二叫湧金門，即是根據於金牛出現之傳說。自錢塘之築，後亦增一塘字，所以又稱爲錢塘湖。

西湖之稱，始見於唐人別集。因在漢魏時，錢塘治在武林山下，湖未負其西。逮後三面爲山，一面爲城，而湖適當杭郡之西，故稱爲西湖了。

但自唐以還，湖名更多：長慶中，白居易作石函以洩湖水，由是有石函湖之稱。其水之東北輸者，時人以爲下湖，於是在此又有上湖之稱。宋天禧中，王欽若請以全湖爲放生所，乃有放生池之稱。元祐中，蘇軾築隄湖中，由是有裏湖外湖之稱。

以上所說，大都由於地勢或事蹟，若因東坡之「水光瀲灩晴偏好」，而遂稱爲「瀲灩湖」，「若把西湖比西子」，而遂稱爲「西子湖」，不過文人之筆

墨？斯作爲一湖的名稱，也可見文字勢力之大了。而且西子湖一名，直到如今，還甚爲文字所引用的。

至於有謂南宋時君王日幸湖上，國以不振，比之於西子亡吳，遂亦稱西子湖，這却不免太寃枉湖山與唐突西子了。

明孫一元本李由與尚書郎張謂，泛沔川南湖，因改爲郎官湖，而西湖乃亦有爲高士湖之稱。

說者以古樂府西陵松柏下，爲指錢塘西湖，史達祖有船向西陵住處放之句，由是有西陵之稱。西陵一作西泠，亦有西泠之稱。

不過湖名雖多，現世所通稱者，總爲西湖，形容於筆墨，使之美化的，則爲西子湖，其他都列爲陳迹，只供歷史家之考古而已。

西湖山水秀麗，固爲遊覽的勝處，但於民生上說來，灌溉的水利，也是太可頌揚，白居易錢塘湖石記所稱爲：『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溉五十餘頃』，總計可溉上塘田千餘頃，不但遊覽所不可少，亦民生之所攸關。

自來經理西湖的，歷代有功之人很多，最著的則要推李鄴侯(泌)，白太傅(居易)，蘇子瞻(軾)，楊溫甫(孟瑛)與王釣了。

自來歌詠西湖的，也不可勝數，而白太傅之「春題湖上」，與蘇子瞻之「湖上初晴後雨」一首，可說是千古不磨。我人之不能拋得杭州，也無非是「一半勾留是此湖」呵！

附錄二詩於下，以便一覽。

春題湖上　　白居易

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心一顆珠。碧毯線頭抽早稻，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飲湖上初晴後雨　　蘇軾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二首之一）

月明華屋聯語(二)

西湖靈隱寺大殿，自洪楊毀後，前數年始由武進盛氏重修，丹雘雖新，較昔狹隘矣。新懸一長聯云：覺場開晉代，於今歷刼已千年，移將海外旃檀，重啓莊嚴宮殿，禪心常住在，依舊前台花發，上界鐘聞，東澗水流，南山雲起。靈苑闢西湖，自昔清幽超三竺，種得人間樹，蔚成大好園林勝境，梅飛來，試看眺覷風高，驚峯石峙，龍泓泉深，猿洞秋深。　（胡長風）

浙江的人物與文獻中之三王

王冠青

—天花亂墜室讀書雜記之一—

一、浙江之人物

丁在明氏根據二十四史列傳，統計各地之人物，其籍隸浙省者，計前漢二人，後漢十四人，唐三十四人，北宋八十四人，南宋一百三十六人，明二百五十九人。雖因歷代與地變遷，古稱籍貫地名，與今日實際地區，或不免時有出入，然大體當可徵信。是浙省人物，自兩漢以來，始如泉初出谷，涓滴細流，而歷代與時俱進，有增無已，若決江河，沛然遂成大觀，迨南宋及有明兩代，人物之盛，竟躍居中國第一，可謂盛矣！

或曰：人物之盛，以歷代建都爲轉移，南宋建都臨安，浙省人物之盛，有以也。然明都金陵，而浙仍居第一何哉；有清一代，據各種統計，人物均以江蘇爲冠，浙省次之，然清都固在河北也。民國以還，廣東江蘇浙江三省人物，互相頡頏，遂爲雄長；蓋前於民國十五年，以江蘇爲多，而其後粤浙時駕陵之。若陝河南山東等地，漢唐之際—，人物曾極盛一時者，今乃久趨零落，嗟乎其後焉。

夫人物盛衰，一省猶一國也。我國文物，自三代以來，達春秋戰國而鼎盛；然攷近世科學史，國人得列傳其中者，何人耶？今日浙粤等省，人物既冠全國，是即他日代表全國以爭長雄於世界文化亞令匹克之場者！

浙省文獻中之三王

予初至浙，欲窺其文獻，赴圖書館，得徐象梅氏所著兩浙名賢錄讀之，凡六十二卷，儼然巨帙，時不許我以卒讀。猶憶其編首第一人，即王充，上虞人，漢功曹也；曾著論衡八十五篇，養性書十六篇行於世。名賢錄中蓋首列歷代儒碩二百八十八人，而以王充爲之冠云。

名賢錄中次列歷代浙籍理學者一百二十一人，而以宋王景山爲之首。景山先生名開祖，永嘉人，皇祐進士，在朱程諸子前四十餘年。當時宋興未久，伊洛諸賢猶未作，先生獨研窮經蘊，發明道學，開宋代理學之先河，亦浙省理學之濫觴也。年僅三十一，而弟子徧兩浙，所著書多無傳，惟儒志一篇，門人傳習之。後楊守婚立儒志坊以表其居，學者至今稱爲儒志先生。

最近偶讀趙中三不朽圖贊，見其編首第一人，即爲立德之王陽明先生、陽明德業，世人類知之。因憶此漢一王，宋一王，明一王，前後三王允稱媲美，因誌於此，謂之浙省文獻中之三王。

人藝戲劇專門學校

李朴園

民國十年左右，北京忽然發了一陣大學狂：國立的學校各高等師範，醫專，工專及農專等，自然首先改稱大學；就是私立的學校，也動輒就是什末大學什末大學。有人說，這是因為庚子賠款有退回充教育費的消息，大家大學起來目的在揩油。我們既然不是辦大學的人肚里的蛔蟲，就死也明白不了到底是怎末回事，我們能知道的，只是那時候北京的大學真多得如雨後春筍，着實不少。

人藝戲劇專門學校，倘就是在那個時候辦起來的：據說，校董是有梁啓超林長民周作人那幫紅極一時的名流學者，實際掏腰包的卻只有校長的蒲伯英一個。蒲伯英為什末要辦這樣一個專門學校呢？有人說，同那幫新起的大學一樣，是想辦起來分一點庚子賠款的；有人說，當年的川漢鐵路有一筆錢在蒲伯英手里，他想把這筆錢用在辦教育一道上；又有人說，蒲伯英這人頂好奇，辦人藝劇專是想從驚世駭俗一面出風頭的，究竟動機如何，實在只有天曉得！

校址在騾馬市大街之南的南橫街，坐南向北，房子雖不多，卻有七八個天井。人家說這是有名的凶宅，所以租錢并不多。我們可不知道到底凶不凶，所知道的是：學校東隣是一個偵緝隊的辦公處所，白天是門可羅雀，一到晚上十點鐘以後，南橫街一帶家家變成黑漆漆了，那處所就辦起公來；有時候倒還安靜，假如辦到了什末當子，在腳聲紊亂同惡聲叱罵之下，往往聽到十分淒厲的哭爹娘叫救命的聲音，教人想像，善書上所說的十殿閻羅審小鬼的慘狀不過如此。但是，這是校話，現在讓我說一說我在這個學校所經歷的故事罷。

師範畢業以後，我想升學，我可沒有錢——當時新興的專門學校同大學校固然不少，那一家不得三四百算佛一年？我雖沒有錢，我可想升學，於是，聽了朋友底話，決定去考這個不用學費又供給膳宿的人藝劇專。

不幸，正如二十年後西湖藝專底學生茶君（這位仁兄是福建人，曾用木炭在哈同花園大門口寫標語，說要打倒我）所說，我那時候也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標語原句）的人，教務主任陳大悲有先見之明，第一次入學考試的時候就給了我一個鴨蛋！天曉得，在第一次入學考試之前，我是很用心地從耿濟之譯的「黑暗之光」里挑了很好的一段對話，偷着朗讀了好幾天呢！

一封長信還說我對戲劇的熱忱，再一封長信還說我找不到飯錢的苦處，有志者事竟成，第二次入學考試給我弄得一個備取第一名；入學的時候，在相當號房的那間小房子門口，遇到一個醫青長袍黑馬褂的辦事人（後來知道他姓滕，是學校辦註册事務的），他把那個鴉片烟容很重的臉，對我很輕蔑的笑了笑：「阿哈，你就是來斯特×××嗎？真是苦心孤惜呀」！我大概是紅了臉，但是，我一點兒也不敢說什末，就那末乖乖兒的搬了進去了。

校長蒲伯英先生從來不到學校；一位舍監先生專門調查男女學生之間的風流韻事，調查了既不敢說話，也不敢報告學校；書記龔寶賢先生，抄完了講義，就到中央公園去畫油畫；餘的教務主任陳大悲先生，大部分時間在他底辦公室里同幾個調皮不過的同學談閒天，絕無僅有的時間則用自來水毛筆寫明天在晨副刊上發表的「雜感」；甚辦導演朱孫雁，不來則已，一來，準得在哈哈大笑之下，同幾個了不起的同學，談他們如何在漢口演文明戲——人藝劇專底教職員就盡於此矣。

所謂了不起的同學者：徐公美以上海人了不起，芳信以英文好了不起，萬籟天以老於世故了不起，田自昭以性子烈了不起，鄒惟以老北京了不起，漢今生（王在田也）以東北領袖了不起，吳瑞燕以被孫伏園三呼過萬歲了不起，王光漢（王泊生也）以同吳女士要好了不起，徐葆炎以之江大學畢業了不起，陳一濤以女性底潑辣了不起……這都是常到教務處談談的同學們，也都是些「寶貝」。

有人說是為人藝劇專，有人說並非專為人藝專，校長蒲伯英先生，在城南遊藝園的斜對面香廠路，用了六七萬大洋錢把新明大戲院修理得煥然一新，人藝戲劇專門學校第一個打泡戲的「英雄與美人」（陳大悲原著，後來又改為「張四太太」的便是），便是在這兒演出的。記得：飾美人的是給孫日本人三呼萬歲過的吳瑞燕，飾張漢光（英雄）的是如今山東劇院院長的王泊生，飾美人之乾娘的是張藍璞，飾青年軍官的是如今的丁萬籟天，飾另一軍官的是田自昭；這個戲，一律票價是四角大洋，三千座位的新明大戲院，整整演了一個禮拜，天天滿座，這，可以說是人藝戲劇專門學校底黃金時代，也可以說是人藝戲劇專門學校底開始崩潰時代，因為從腳色的分配上，有幾位了不起的同學是生了氣了。

「英雄與美人」是給了幾個同學一個成名的機會，幾位同學是成了名了

。可惜，「成名」的到底不過是「幾位」，那些沒有「成名」的「機會」的呢？往好里說，是想找「機會」「成名」；往壞里說，是對那些有「機會」「成名」的人吃醋：於是，各種校內的小劇社，小團體，紛紛地成立了。學校（天曉得這是誰的學校）不禁止這些校內的小組織，也許原有使學生有因競爭而進步的用意；殊不知，這樣越弄越爭競得烈害之後，派別是起來了！

雖然有許多奇奇怪怪大大小小別的原因，在二十多年以後的我想，這種派別之爭，，到底不能不算是人藝戲劇專門學校根本的致命傷！有了這種派別的成見，于是，個人底私生活呀，學校底課程呀，政黨底利用呀，紛至沓來地，都成了破壞這個學校的鋒口之辭：結果，在所謂「十大罪狀」的宣言之下，陳大悲是走了，人藝戲劇專門學校是散了！

陳大悲先生是離了校，陳大悲先生可在地方法院對那「十大罪狀」起了訴，有一天老戲子小戲子的一大羣，是在地方法院相見了。那時候，原告是陳大悲先生，被告是「金六劇社」（名義上，被開除的同學共總二十六位，王泊生，吳仲怡，萬籟天，鄒惟，李一非……都在內）底十七位代表，我也算數。我們去得很早，因為人多，候審室坐不下，我們就在廊下有說有笑地計劃着「金六劇社」的天津公演；不久，陳先生來了，笑嘻嘻地一一同我們握了手，就到候審室去了。判決下來，「公然侮辱」罪名之下的罰金一共是七塊錢，按人數，每人攤四角多；有錢的，四角大洋算不了什末，沒有錢的只有兩位，料法警怎末辦？那位法警好像也會演戲，把右手伸得心向上，低頭一吹，說：「那」！那時候，我才知道，北京土話所謂「吹啦」（意想是「完啦」一類）是可以用那樣一個動作表現的。

不久以前在鏡湖廳，我看見陳大悲先生以很莊嚴的態度罵「愛美的戲劇」，我還以為我是在北京人藝戲劇專門學校做學生呢！

月明華屋聯語（三）

紹興柯山七星岩，有深潭。廣約五六丈，深不可測，叩之森然，不可久留，臨潭鼎峯三楹，陰寒宜夏。余童時曾見有徐樹銘聯云：雖無雷電飛空去，恐有蛟龍入座來。數年前家大人與俞壽臣大往遊，余侍往，尋此聯已無有矣。

西湖大世界游藝場有聯云：是何等景象。有如此湖山。語尚閒大。

張動復辟不成，論者謂恐不可及，然孤忠固足自見。十三年間張去世，挽聯多佳作。錢某聯云：公之為人，如呂葉行文，硬語盤空，偶強聒留正義。史未足信，若諸葛出師，大書入寇，古今同一傷心。就文論文固佳作也。又某聯云：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則以書傳諸葛武侯聯移挽，亦切當。

家大人嘗代集夢窗詞句，贈程艷秋楹聯云：繡幰桂雲鸞，趁夜月瑤笙飛環珮。彩雲棲翡翠，有金雁紅粉寫香詞。又：窗影燭光搖，更花管雲箋，酒醒香濃春有味。粉香秋韵薄，有清尊檀板，簾烘櫳迎月宜人。見者咸謂艷麗無兩。（胡長風）

湖上文苑

蒼梧夜泊

王陸一

水落蒼梧帝女祠○皇皇虞舜亦何之○當時有念私天下○誰則家無不肖兒○吹竹黎歌上古心○呼來山月太飛沉○停舟似霧非烟水○文字衣冠患可深○

日本大森海濱望鄉

郁達夫

海天浩蕩望神州○苦憶江村舊酒樓○猶記離鄉前夜夢○夕陽西下水東流○

薰風

張默君

薰風餘馧度山香○石氣客魂寂寞涼○萬壑松雲堆夢綠○不知爲蝶抑爲莊○

湖游

黃秋岳

雨勒濃春一倍寒○杭州又向雨中看○老魚兩尺疲吹浪○新蚌連錢密椽閒○已斷鏡痕渾蛸覓○全開梅蕊未禁殘○是身合作西湖主○祇覺煙波處處寬○

歸硯樓圖爲越園題

袁思永

端人所友知必端○（先曾祖詩流公所居曰友端山房）書硯風義平生視雙硯○龍馬星村負河洛○（二硯一名河圖一名洛書）鴻寶潤色開生面○空青浮動雨淋墻○（二硯均有青花鵝絨紋硯工號爲雨淋墻）骨董疑煙女媧鍊○寶物人間慣流落○再傳易主滄桑變○珍重寒村數典心○靈殘散佚搜求徧○傳聞硯入東萊宅○（硯爲君映真所得越園以重價贖歸）雪身連尋到鄉縣，精氣能還合浦珠○神光巧合延津劍○古色斕斒動軒闌○連城價重兼金賤○藻密澄瀅魚腦明○綠間隱隱鵝絨現○畝識殷勤摩手澤○青燈尚憶兒時見○堂前去去還復來○相識澤如舊巢燕○一笑楚弓仍楚得○欣欣夢寐曾抃忭○高曾規矩懷典型○主客風流擬歐醮○書畫如君擅能事○新圖製就臨池便○疑蛇恐使憂磨人○展卷蒼涼動遐念○神器由來慎寶藏○故宮博物生歎羨○家傳片石原等閑○且自硜硜保隋卞○

次韻奉答湯爾和除夕見寄之作

曾琦陶

自笑頻年抗俗塵○東方宗來未全實○孤花沿沿自成世○萬卷陳陳能縛人○失地難收空待旦○憂天何補又逢春○湖山寂寞誰能管○要與先生互主賓○

題高梧軒圖

吳萱卿

眼中突兀見此屋。換我西湖秋十頃。自寫新詞上庵椽。我
雲鎖月不勝愁。
風流勢壓一梧軒。要認山樵舊墨痕。三十六鷗閑自啟。莫
拋壁挂在霜根。

贈劉湘女

趙龍文

劉公霸氣自縱橫。使有雄圖繼拜倫。等閑秋風掃落葉。詩
情紅袖伴清樽。英雄自古多名士。索而今拜美人。不教湖
山長寂寞。黃衫紅粉吊秋墳。

發大港頭乘轎赴松湯

陳貽謀

昔日旅行乘轎。風情多可懷。自公路通後用者少
矣。不意赴松湯竟一遇之。

旅途忌流連。流連多所誤。遊客偶實心。流連亦可慕。
轎行何徐徐。搖搖慢屐步。客與覽物華。詩思入雲樹。遐
邇越高山。流落待野渡。風味地各殊。隨站可小住。閑遠
懷昔行。烟塵傷今遇。世路久跋涉。年月等閑度。一身留
足傷。邦國攖疾痛。感此意搖搖。無情尋幽趣。

葛嶺初陽台觀日

唐玉虬

夏歷十月朔日。相傳登葛嶺初陽台可觀日月並出之異
。余四時即起。雖未覩日月並升。而朝旭洵奇景也。

仙翁古有煉丹台。客到台邊曙始開。萬峰無言看出日。片
霞紅過海門來。

黃山遊紀下

鄧墨子

宿紫雲庵

精舍萬個護精藍。濕翠侵人合幕嵐。午夜風搖殘夢醒。樣
疑山雨落空潭。

浴湯池

僕護蒸騰水一泓。不因人熱（俗用泉湯語）始爲珍。解衣磅礴長征
後。滌盡黏肩世上塵。

慈光寺

清晨平步到慈光。周匝群峰拱上方。愛煞紫青嵐氣好。照
人眉宇作清涼。

文殊院

一巒孤起萬山中。左右高峰夾峙雄。惟有向南無一障。好
看雲海蕩鴻濛。盡日高風馳白雲。四天雲腳新然平。峰峰
出沒渾無定。風撼石棧常有聲。

始信峰

自過天海欲無奇。始信峰真到始知。（峰本無名前人狀峰之奇曰到此方始信因以爲名）渡
了仙橋來絕頂。攀龍松下臥多時。

夢筆生花（散花塢中奇峰矗起濯濯如管頂上斜出一松故名）

散花塢皆奇石。石筍連矼（石筍矼在散花塢上）畫好峰。最是千尋陡
壁起。筆尖猶裏一枝松。

庚子拳禍與浙江三忠（下）

秋宗章

六、袁許臨刑神色不變

袁昶會同許景澄奏請嚴懲禍首之疏既上，明知履虎尾，批逆鱗，苦口危言，積毒彌甚，然深痛糜爛指顧，大命將傾，安能前後顧瞻，首尾畏畏。故當六月二十七日以後，嘗密語家人曰：「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死於亂民之手，曷若死於司寇。苟死而朝廷頓悟，吾無憾矣」！家人環泣，袁愀然曰：「吾以身許國，無復他顧，汝等留京何益，自主可耳」。七月初二日，（或誤爲初三日，該據太常行略改正）。袁出城至蘊館，省視眷口，時已黃昏，突有步軍統領衙門弁役至館，抑制促行，詭言「諸大臣在總署，立候議事」。語門丁云：「拳匪敗事，其請諸大人幹旋乎」？及登車，乃云：「王大臣皆在提督署」。遂由署送入刑部，許景澄已先至，相對竟夕，許以鐵路及大學堂辦理情形，款存何處，詳列於冊，交獄吏，俾付所司。袁則從容索紙筆，手草數十紙，盡諸懷袖，後悉爲義和團搜得焚毀，終不知所書爲何事也。次晨，不宣廷旨，不具爰書，即命押赴菜市，團眾聚觀，拍掌大笑，詰問仇視義和團之故。袁叱之曰：「大臣謀議國事，豈爾等所應問」。既至刑場，刑部侍郎徐承煜爲監斬官，見景澄等戚衣冠，叱役去之。景澄曰：「吾等雖奉旨正法，未奉旨革職；況犯官就刑，例得服衣冠。爾作官久，尚未知耶」？承煜報然，袁問曰：「吾二人死固無恨，然何罪而受大辟，請見告」，承煜又怒叱曰：「此何地，尚容爾嘵嘵耶？爾罪當自知，何須吾言」，袁曰：「汝何必如此作態，吾二人死，當有公論，洋兵行破京師，汝父子斷無生理，吾等待於地下可也」，遂各俯首就刑，神色不變。

七、東南各撫聯名疏諫

許袁兩公既畢命，趙舒翹董福祥等相賀於朝。大學士徐桐（承煜之父）曰：「此輩死有餘辜」，編修王龍文曰：「可以懲漢奸，令後無妄言者」。次日補發諭旨，宣布罪狀，略謂「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屢次被人參奏，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時，任意妄奏，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許景澄袁昶均著即行正法，以昭炯戒」。爲禮部尚書啓秀手筆。相傳袁太常被禍後，示兆其孤刑部主事袁允肅曰：「余忠言獲咎，京師擾將莫保，汝其奉母速行

」。乃扶柩權厝於全浙館園，而奉母南返。甫越旬日，果有聯軍入京之禍。明年二月，徐許袁三忠遺櫬南下，道出金陵，江督以次，暨南數省士夫，並致祭如儀焉。

初，清廷既明諭宣戰，東南各省，由粵督李鴻章領銜，偕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川督奎俊，閩督許應騤，長江水師提督李秉衡，暨蘇浙皖鄂湘粵各撫，聯名疏諫與各國開釁，並請保護使館，勦除邪術。諭旨責其不諒朝廷萬不得已之苦衷，仍飭招集義民成團，以禦外侮。於是劉坤一創議，與西人互立相保之約，南省各督撫，咸贊其成。黃公度詩云：「聯盟守約違君命，賴有維持半壁才」，即詠此事。李秉衡者：字鑑堂，奉天人，生平最恨洋務，官東撫日，釀成德國教案，坐是罷去。剛毅入相，力薦其才，遂有提督長江水師之命，對於義和團之排外，極表同情，列銜諫阻，非其素願。已而奉召帶兵入衛，承端剛輩意旨，沿途搜捕奸諜，至清江浦八十里，截獲二人，蓋自京南下者，搜得二書；一許景澄致江督劉坤一，一袁昶致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皆力詆端剛，並及孝欽受愚啓釁事，語極憤激。秉衡發之北上，以書呈載漪；載漪恨二公刺骨，密奏孝欽，必欲誅鋤之而後快。又以袁上慶王書，中有「端郡王所居勢位，與醇賢親王（光緒帝之本生父）相同，尤當尊處嫌疑之地」。亦爲載漪所得，遂以上聞；故初四日諭旨，以離間罪之也。

八、徐用儀死非其罪

徐用儀於五月二十一日被派會同立山聯元，前赴各國使館阻止開兵，孝欽諭榮祿曰：「徐用儀等身入險地，可派兵護之」。旋以立意決戰而止。用儀居官錄錄，未有奇節，對於義和團宜剿宜撫，始終不加可否。既未抗疏，亦未廷諍，不識何緣，罹斯慘禍。有人謂用儀前席密陳，宣室獨對，外間末由洞悉，莫測高深，遂貽仗馬之譏，是或然矣。七月初三日，許袁陳尸市曹，家屬不敢過問，用儀往視，市棺收殮，大爲端剛輩所疾。是月十七日辰刻，遂發拳民數十人往捕，刑於西市，其罪狀爲；「辦理洋務，貽誤甚深」。究之所貽誤者爲何事，則亦無可質證。死非其罪，人多寃之。其子郎中士燕，同時被捕，幸三日後英軍已陷京師，縱之出獄，用免於禍。刑部侍郎徐承煜，以用儀曾劾其父，憾之甚至，承命監斬，頗有得色。伍伯請用誅大臣禮，藉符體制，承煜勃然斥之曰：「此輩漢奸，殺不足蔽其辜，何拘爲」。及聯軍入京，承煜爲日軍所捕，囚於軍營。明年正月，經各國指稱承煜力庇拳匪，專與洋人爲難，命議和大臣照會各國交回，即行正法。行刑之

日，已昏瞀不省人事，西人之旁觀者，用快鎗擊其獄去，益死有餘辜焉！

九、昭雪之旨强詞奪理

當三忠之被難也，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盛宣懷等，先後上疏，爲之辨枉。浙撫任道鎔據浙江紳士數十人公呈，都察院右都御史陸寶忠據安徽紳士百餘人公呈，亦代訟其冤，孝欽后堅不爲動。洎七月二十日，京師既陷，翌日黎明，兩宮倉皇出走，命奕劻會同直隸總督李鴻章辦理和議。十一月初一日，各國送到和議總綱十二款，除第一款爲「派醇親王載灃赴德謝罪，並於德使遇害處所，建立牌坊」外，第二款即爲「懲辦首禍諸臣，及昭雪被害人員」。鴻章附聲明，不得改易一字。且時以派兵西行，多方恫喝。鴻章雖經迭送說帖，於各款應商之處，詳細開說，筆禿唇山；而各使置若罔聞，無可如何。惟能據情電奏。初六日行在寄諭，全行照允，十二月二十五日頒發諭旨云：「本年五月間拳匪倡亂，勢日鴟張，朝廷以剿撫兩難，屢次召見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經朕一再垂詢，詢意均涉兩可；而首禍諸臣，遂乘機誣陷，交章參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儀等宣力有年，平日辦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勞勣，應即加恩：徐用儀，立山，許景澄，聯元，袁昶均著開復原官，該部知道」。蓋雖予昭雪，猶强詞奪理，文過飾非。他姑勿論，即以「許袁三疏言之，俱爲斬釘截鐵之詞，曷嘗有模稜兩可之嫌。但專制時代之君主，善則歸己，過則諉人，四千年來，已成牢不可破之惡例，於孝欽乎何尤！直至宣統元年三月二十日，始有「……均著加恩予諡，用示朕推廣慈仁之至意」……之諭。尋擬立山追諡「忠貞」，徐用儀追諡「忠愍」，許景澄追諡「文肅」，聯元追諡「文直」，袁昶追諡「忠節」奉旨依議，身後虛名，無所加於三忠；然易名之典，在人臣視爲異數，則一字之褒，庶幾與岳武穆，于忠肅並垂不朽耳！

十、袁昶日記及遺詩

袁太常被禍之明日，其住宅爲亂民與兵匪所焚掠，生前手澤，泰半勿保。間有同僚抄存者，殺戮正熾，方捲藏履棄之不暇，度亦不免祖龍之一炬，所幸太常遺孤，當事亟時，略事密錄，間行帶出，尚存亂中日記及「朝隱卮言」（詩集名）殘稿，足資考證，爰爲摘錄一二以備留心掌故者瀏覽云爾。

（日記）五月十八日辰：詣貝老，（即許景澄）同函致身雲

主人，（即樊增祥）遂請榮相舉辦先清城匪，再圖外匪急救之法，不識能從釆納否？　宋儒言：「治怒治懼」：佛典云：「不怖不驚」，乃丁此不辰，易其常度，坐臥如在針氈，予惟至人多矣。至人者，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者也。二十一日：兵枋不在小臣之手，既不能闖覲，畀不能諫諍，你道生蕫樹上生，都都平丈，我亦止得由你。廿二日：昨擬急救目前危局摺，即約竹賓於今晨同上之。

上面諭榮相言，「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審慎。好在兵權全在你手」。似聖心審知彼已分數，不宜浪開釁，故微示榮相以隱語，稍有轉機。六月初八日，晤竹賓，聞之稚夔（王文韶之子）云：昨發俄日本英三國之電，措詞尚懇到。仁和（指王文韶）筆也。　初九日：張翼東榮中堂：（前月二十八九三十日，奉洋交戰，奉民死萬餘人，奉人衆，日惟勃索長蘆鹽商供應。運使楊宗濂牙參回，奉拉出轎。刀加於頸，今其在街心磕頭，日肆焚掠，官民逃徙一空」

爽秋作詩，不喜歌詠風月，頗有可讀者，茲錄『書事』「詠史」二首。一、書事（四首之二）　盜弄潢池閣下驚，腥風吹倂五涼營，有人十萬橫磨劍，請得三千鬼道兵。革刈雁臣留顏後，滑燒嬰郎且渝盟，只愁鐵鑄神州錯，失鹿天方啓戰爭　況一丸封丸大洲，漆成聊當月支頭，借他張魯五斗米，復我齊襄九世仇。照見甘泉城裏火，殲除大食稠前駒，兩猴便帶工馳突，（原註、後漢書董卓傳、）滅此天驕當徽侯。二、詠史「方略新奇古未聞，黃巾編入羽林軍，潢中來賊全燒堞，帳下猶娥（原註？梁臨川王宏）。尚册勳。礮石夜飛鍵戶壯，玉河朝卷入烽雲，擅難妖門南村內，內誅三句未解紛。　此長將成八月凶，既非狩莊又非樂，閤書祈請三牛耳，（原註：發國電三，丐俄英日本援助均有請執牛耳，與各國排難解紛之語。）麾拂驅除幾馬蜂。（原註：時相云：「寨與大馬蜂耳一經拂子驅之足矣。」）妖術井無五里霧，廢關已失一丸封，徒然遺恨當時之賊，（原註陶佩馬玉崑語。）杜觀蘭池滿夕烽。

爽秋被戮之日，當世賢豪，均甚哀痛，挽辭詩文多至無張排之地，其中以張忝濤之「過慈湖哭袁爽秋」一幅為最工，錄之以結束吾文。詩云：

「七國聯軍竟叩關，知君抑敵補青天。千秋人痛冤家令，曾爲君王策萬全。

民言吳守治無雙，士道文翁教此邦，聆首青衿各私祭，年年萬淚咽中江。

西江應派不堪吟，北宋新奇是雅音，雙井半山君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

其他若嚴復陳衍等所挽，亦多有可誦之句。

後湖感十首

嬰甯老人

壬申春，余有湖感詩支寒韻各十六首，時在滬變初定後，其本事可思矣。數月以來；接於耳者，實足以興，即事成裁，不少篇什，題曰後感，明所受也。托茲諷詠，寓我騷愁，短歎長吁，違音節奏，歌以當哭，庶幾近之。乙亥十一月句陽伯子自識。

行吟何意向秋霞。但覺秋陽桂眼紅。擁樹歸雲迷去鳥。趁湖落葉怯西風。分明昔日曾經地。惘悵年來小別中。一塔臨江見鶩影。況聞郊外有哀鴻。（塔謂江干六和也）

小橋紅樹曉江村。野水荒碑古寺門。出殿鐘聲何斷續。繞籬花氣可溫存。三秋節物回頭盡。一路山川到眼昏。莫道偎樓無跌覩。前游不記舊題痕。（五年前曾同愚季過雲棲有詞記游今無復題痕矣）

天邊一雁送秋來。又向人間動精哀，霜信番番爲誰遣。風聲故故自相催。打府黃葉紛過雨。映面殘陽冷到灰。郤怪陌頭連臂女。猶歌緩緩報花開。

一葉早驚天下秋。閑雲渺渺使人愁。問時已近冰霜節。肆地難爲燕雀游。偶動簷聲悄鐵馬。靜看湖氣想金牛。老來頗惜飄流意。日坐沙亭數白漚。（沙亭謂以楊碑事也）

疑雨疑雲暮復朝。眼前風物信無憀。高桐乳壺方辭葉。亂枝花飛正落潮。獨路秋痕雖點撥。陽江烟語自驕蕭。殘蟬慘慘龍行色。借取初寒訪雪交。

高臺肖觴初陽。臺畔燒丹一井荒。插腳深愁苔徑滑。牽衣頗覺刺花香。我來久已忘哀樂。此別何須計短長。悄悵西風對詩柳。一秋心事幾回腸。

山行偶過歲寒巖。披徑荒藤未盡芟。出地小峯何列列。刺天老栝自毿毿。幾多古色無人問。少露靈光具眼瞻。頑石當知後媚意。坡公此日費題銜。（巖在孤山頂有坡公巖泉題字今已毀刻矣）

銅棺當日葬詩人。豈擬泉近臺畔津。詞客有靈應出涕。青山不語亦愴神。（愴楮初良切）春花秋月無今古。蕭鼓霜鐘自暮晨。一樣人間埋骨地。西風吹絕六陵塵。（葛嶺近湖舊有宋詩人孫花翁墓十八年間環湖馬道毀墓移葬大佛寺旁和靖墓用銅棺今無見矣）

照聽臺空白日寒。嚴霜人若路行難。掀天風起沙成陣。突地泉生井有瀾。細草合香豈知節。落英薦夕且當餐。悲來觸目無娛物。況與秋容帶雨看。

碎碎天光碎碎愁。六橋東去又三洲。荒祠月冷虛浮影。廢苑嬌青照步頭。失路孤鴻驚寒起。殘烟罩積破空流。悵然舉目都無似。且把今游比昔游。

越風 半月刊 第四期

每月二日十六日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日

主編 黃萍蓀

發行者 越風社
杭州仁和路乙之一號

印刷者 浙江正楷印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清泰路四一二號
自動電話二二六六號

越風

半月刊

第五期

越風 半月刊

第五期

目錄

封面（余紹宋寫竹）
罷兀之方志考序……余紹宋
亡國之音哀且思……陸丹林
刺客施全……胡倫清
湖上散記（上）……陳小蝶
挽徐世昌（二）……徐一士
辛丑四娛記……秋宗章

湖上文苑

……陳屺懷
……白蕉
……煙沆
……徐曙岑
……袁巽初
……郁達夫
……項藹圃
……柳亞子
……葉恭綽
……陳小蝶
……胡庸
海燕樓隨筆……孫正容
蔦槐傳……忍盧
南社史料（昭朱鴛雛經過）……自在
春池館詩話……虞王丸
雪夜訪魯迅翁記……冬藏老人
月明華屋聯語（胡長風）

瞿兌之方志考序

余紹宋

方志之學○洽乎史裁○通於政理○其說倡自章實齋先生○卓然無以易也○自實齋闡明斯義以來○曉出之志○雖不能盡如所期○而既知舊說之非○已漸呈改進之象○實齋論志諸篇中○尤以吳郡志姑蘇志灤志武功志朝邑志靈壽志及姑孰備考書後七篇○最爲深切○是七志者○夙負盛名○而修志家稱奉爲矩矱者也○自經指斥○遂鮮稱道之而則倣之者○則此七篇之效○亦略可睹矣○假使實齋當日就其所見之志○悉加評論○勒成專編○其效又當奚若○乃自實齋以後○迄今百數十年間○未聞有繼其所業○而措意及茲者○推求其故○約有三焉○皆存志書○大率叢雜○繩以史法○殆無完膚○概加譏評○恐傷忠厚○存而不論○又非所安○近出之志○作者見存○措辭質直○又慮賈怨○此不敢爲之者也○自昔藏書之家○於方志非所注重○縱有藏庋○爲數不多○欲窺其全○殆不可得○既鮮憑藉○無自擣摭○僅據叢殘○又嫌漏略○此不能爲之者也○即或憑其勢位○足以得窺多數之方志矣○而一省之中○自通志以逮於縣志○一志之中○自始修以迄於數修○紛然雜陳○難以覼縷○欲事鉤稽○甚費時日○成書匪易○得名偏難○昔於恆情○非樂爲此○此不願爲之者也○余往在北都○因修龍游縣志○曾就部院及諸圖書館所存志書○勤加參證○偶有所見○亦曾爲之劄記○僅得二百數十條○未能成書也○戊辰南歸○並此失之○居恆竊自耿耿○今何幸而得兌之先生是編也○兌之以淹通之才○卓越之識○博稽廣覽○以成斯編○視余往昔所爲○既精且備○余書固宜覆瓿○則亡失亦不足惜矣○是編次第○仍依清一統志○每篇先敍其編撰年代及姓名○次述其舊志源流○次述其卷數目次○次評其體例優劣○次約其地方沿革○最後評其得失○尤注意其所含之特殊史料○體裁既佳○考論亦當○其爲不朽之作○有識皆知○無煩更說，乃必欲余以一言爲之序○自慚弇陋○本不敢承○顧以爲是編關於史裁與政理者至大○有不能不爲天下後世告者○請具言之○修志之業○功侔國史○鄉曲無知○恆藉此爲沽名牟利之方○甚或爲徇知修怨之具○又以爲事屬一方○無與異地○縱勝貲哉○終免譏彈○有此一編○足以破其謬見○則凡識修時任以及采訪編撰諸事○自不敢輕易將之○其一也○修志之人○不盡才智○所聞所見○每被囿於方隅○孰是孰非○恆不得其正鵠○亦惟就其所見所知○步之趨之而已○此雖通病○抑亦情勢使然○有此一編○則優劣既分○自能擇善而從○

知所矜式。且意存褒貶。成規具在。亦不敢率爾操觚。其二也。四庫提要於他類之書。不厭精詳。獨於此門。采輯殊略。通計著錄及存目。所收不過百五十部。其所評騭。亦仍習見。無所發明。他家著錄。宋志而外。亦鮮論列。蓋猶有輕蔑之見存也。是編出。而方志之學始蔚然獨立爲一科。不容鄙視。是實齋僅啓其端。至兒之乃竟其業。其三也。承學之士。欲於斯學窺其門徑。而卷帙繁重。每覺茫然。陳陳相因。讀之生厭。欲知美惡。別擇尤難。得此一編。綮焉具備。孰得孰失。展卷了然。興趣既生。研求自易。編中又多含史料。尤與治史學者以參互之機兼通之益。其四也。方志爲國史要删。實齋論之詳矣。往時國史。多偏重皇家政治。且有專館掌之。猶有藉於方志。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略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是編既注重特殊史料。則他日修史取材。既極便利。尤易得宜。其五也。自近世以來。政法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亦虓譊。職是之由。雖其種因甚多。而秉政者不能深察民俗之所由成。與其所遺傳所薰育所蒙習所演進之跡。任情措置。亦其一端。然方志之蕪雜紛亂。亦實無錄使秉政者得取以爲考鏡探索之資。故今日急務。首在整理舊志。記其存佚。辨其精粗。詳加考求。俾便采取。由局部以窺其全。因會通而察其變。以爲他日立法施政之基。而求達乎好惡同民之治。是編特殊史料之輯。即負有此職責者也。其六也。綜是六端。其關於史裁與政理之效。蓋可逆睹矣。昔實齋之議修史籍考也。凡屬史部之書。鉅細不遺。悉登於錄。獨於方志一端。嫌其繁蕪。病其難聚。謂可取者精爲銓述。無可取者僅著書名。不及見者無庸搜訪。此與其平日所述。稍有不符。而於作者之旨。亦覺未愜。竊謂惟其繁蕪。故需整理。惟其難聚。故需搜尋。不宜畏難。不宜苟簡也。此實千慮之失。不能爲賢者諱也。余固有志焉而未之逮矣。兒之乃能衆人所不敢爲不能爲不願爲。且並實齋所未爲者。而毅然爲之。不數年間。成斯巨製。發願之宏。成就之偉。度越尋常。殊堪驚歎。不圖今日。乃有斯人。其沾溉於來世。功豈在實齋下耶。讀者若僅以尋常目錄之學視之。則淺之乎視此編。淺之乎視兒之矣。余是以不容已於言也。

（編者案：瞿兒之，諱宣穎，前任北政府國務院秘書長，擅文學，嘗爲掇行雜誌執筆，別署銖庵。所作隨筆北夢錄，頗得讀者歡迎。頃在廣州逝世，不久將有文以實本刊矣。）

亡國之音哀而思

陸丹林

處在山河破碎外族憑陵之秋，文人墨客，稍有民族觀念國家思想者，其所吟詠，當必屏除吟風弄月嘆老嗟貧之什，而發為衰時傷世之音，家國之恨，身世之痛，一字一句，無不含有愛國血淚，足以發聾振聵，使千百世之後讀之，尚能熱血奔騰，激動愛國情緒。時值嚴冬，朔風凜冽，憚於外出，爰將宋末悲歌，記憶所及，記述數則，藉作韋佩而已。

古杭雜記云：蜀人文及翁，字時學，登第後，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風景否？時學傷感，乃賦賀新郎一闋，詞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石。盡烟渺黍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妝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聞中流擊楫何人是？國事如今誰倚仗？懷愍呼籲，如聞其聲。

廬陵王庚午所作沁園春詞，流連戲歎，依依不忘故國，蓋感於異族侵凌，而發為哀思。詞云：「又是年時。杏紅欲吐。柳綠初芽。奈尋春步遠。馬嘶湖曲。賣花聲過。人唱窗紗。暖日晴烟。輕衣羅扇。看遍王孫七寶車。誰知道。十年魂夢。風雨天涯。休休何必傷嗟。謾贏得青青兩鬢華。且不知門外。桃花何代。不知江左。燕子誰家，世事無情。天公有意。歲歲東風歲歲花。拚一笑。且醒來杯酒。醉後杯茶。」王初名鼎翁，字鼎翁，別署梅邊。咸淳間補太學生，臨安陷，依文天祥，毀家以助軍餉，天祥留置幕中，已而以母病歸。無何，天祥被執北狙，曾為生祭文以勵其死，為世所稱。宋亡後，杜門卻掃，益肆力於詩文，更名庚午。著有吾汶稿十卷，以示不仕異代之意也。

廬陵劉辰翁「少樂進士，時賈似道專國，方拔直臣以塞言路，辰翁因對策極論之。有「濟邸無後可慟，忠良殘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語。幾為似道所中，然直聲自此震朝野。宋亡，就方外以歸隱須溪，不復出。其丙子送春，調寄蘭陵王云：「送春去。春去人間無路。鞦千外。芳草連天誰遣。風沙暗。南浦依依。甚意緒。漫憶海門飛絮。亂鴉過斗。轉城荒。不見來時試燈處。　春去誰最苦。但箭雁沉邊。梁燕無主。杜鵑聲裏長門暮。想玉樹凋土。淚盤如露。咸陽送

家屢回顧。斜日未能渡。赤去尚來否。正江令恨別。庾信悲賦。蘇提畫日。風和雨咲。神遊故國。花記前度。人生流落。顧孺子。共夜語。」寄託遙深，不盡陵谷遷遷之感，言在意外，尚其餘事。

錢塘汪元量，字大有，度宗時以善琴出入宮掖。宋亡隨己宮北遷，後為黃冠，自號水雲子。歸杭州，往來廬山彭蠡間，飄飄若仙。有水雲集，詩多慷慨悲歌，紀國亡北徙事。當杭州城破，有律詩云：「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洒淚濕鈴鸞。童兒勝遣追徐福。瘋鬼終當誠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嫁呼韓。」又云：「西塞山邊落日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題王導像詩云：「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祇緣無淚哭新亭。」晉元帝為琅琊王時，王導知天下已亂，勸王收賢俊與共事，深見委仗，朝野號曰仲父，及即位，以為丞相。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憂懼不樂，往見導，還曰，「向見管夷吾，吾無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京，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水雲以顛沛離亂之身，回思王導當年環境，所題像詩，宜其語多沉痛，不忍卒讀矣。

鄭中齋題文天祥像贊云：「日煌煌兮疏星晚，寒氣英英兮晴霄殷，山頭碑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兮不在人間！」又有唐多令詞一闋云：「雨過水明霞。潮回岸帶沙。葉聲寒飛透窗紗。堪恨西風吹世換。更吹我落天涯。寂寞古豪華。烏衣日又斜。說興亡燕入誰家。惟有南來無數雁。和明月宿蘆花。」詞之令人悽絕，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鄧名剡，廬陵人，文天祥極為器重，廬山兵潰，為張弘範所執，教其次子，始得放還，以義行為鄉邦所稱。

劉學箕賀新郎詞，其小序云：「近聞北虜衰亂，諸公未有務上修防內治，以待外攘者，書生感憤不已，用辛稼軒金縷詞韻述懷。此詞蓋鶩鶩林寄陳同甫者，韻險甚。稼軒自和凡三篇，語意俱到，捧心效顰，亦不自揆，同志毋以其迂而廢其說。」詞云：「往事何堪說。念人生消磨寒暑。漫勞苒苒。少日功名頻看鏡，綠鬢銷磨未雪。漸老矣愁生華髮。國恥家讎何年報。痛傷神遙望關河月。悲憤疾。付湘瑟。　人生未可隨時別。守忠誠不替。天意自難符合。誤國諸人今何在。回首怨深次骨。歎南北久成離絕

。中夜聞雞狂起舞。袖青蛇戛擊光磨鐵。三太息。背空裂。」北望故都，而讀此詞，不禁「三太息，背空裂」也。

陳蝶園沁園春調，丁酉感事詞，慨慷悲涼，詞云：「誰使神州。百年陸沉。青龍未逢。悵晨星殘月。北州豪傑。西風斜日。東帝江山。劉表坐談。深源輕進。機會失之彈指間。傷心事。是年年冰合。在在風寒。　說和說戰都難。算未必江沱堪宴安。歎封侯心在。鱣鯨失水。平戎策就。虎豹當關。渠自無謀。事猶可做。更剔殘燈抽劍看。麒麟閣。豈中興人物。不盡儒冠。」機會失之彈指間，說和說戰都難，此是摸擬中興人物一針見血之語，今之視昔，不禁掩卷三歎。

陳倦武西湖懷古之水龍吟詞，深覺有閒階級，日以縱樂爲事，罔知國恥，古今如出一轍。詞云：「東南第一名州。西湖自古多佳麗。臨堤臺榭。畫船樓閣。遊人歌吹。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四山晴翠。使百年南渡。一時豪傑。都忘卻平生志。　可惜天旋時異。籍何人雪當年恥。登臨形勝。感傷今古。發揮英氣。力士推山。天吳移水。作農桑地。借錢塘潮汐。爲君洗盡岳將軍淚」。撫今追昔，愴然欲涕。

年來奔走關內外，蛇行鼠伏之漢奸，如過江之鯽，恬不爲恥，爲虎作倀，其居心如何，非吾人所能深知。徐君寶夫人被擄至杭州，主將屢欲犯之，輒以計脫，後則無法反抗，佯爲允許，告曰俟祭先夫，然後爲家婦。是夕焚香再拜，題滿庭芳詞一闋於壁上，投池中死。其不屈不撓之節烈，今之一般認賊作父者聞之，苟有知覺，當必愧死。詞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悲。　清平平一百載。典章人物。掃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以上詩詞，多與兩浙有關者，亦之飄風，亦屬饒慕鼓之意耳，大雅君子，幸毋尤焉。

王壬秋諷輓曾滌生

曾滌生榮衰錄，載一時名人之輓事畧備，而王壬秋獨無，余實疑之。頃閱湘綺樓日記，（同治十一年三月一日）知湘綺自有此作，又知其所以不著錄之故。聯云：「平生以雍于爲雅叔大自期，異地不同功，戕定僅傳方面畧；煙衡在紀河閒阨儀徵之上，致身何太平，龍蛇遺械積堂當」。曾氏生平以贊老之術，處功君之際。晚歲執業，尤時時漿功高衆主之錄，亦實不數錄亳存罹光雅居正之心，且時勢及所處絕不同。壬秋此語，，未先厚徵曾氏。恐當時不但編榮哀錄者不歎戴入，卯曾氏喪次，亦必不聚雅懸。尊制之朝；雄幾之際，兩第鬱用方廢，知何能不撰？言者續壬秋偶文正於邪門軍次，鼓甚久，如庚武之說淮除。文正爲起立，負手行，卒不歎用其祝。故壬秋祁門雜時，有獨想稱短鉤具爲看山來之句，亦似出於禍測，不足信也。（儀曾）

刺客施全

胡倫清

暗殺，原是種偏激而不嘗重的行為。實施這恐怖行為的刺客，好像不值得去頌贊，去倡導，但此中却可分為公私兩類：

為私的，大多是站在個人自己底利益立場上打算，或底激洩私人的知遇恩惠，亦不惜犧牲自己底生命，去代價報仇洩憤的目的。如司馬遷史記裏底刺客列傳所敍寫的專諸、豫讓、聶政等一流人物，都可歸納於這類。這是上海灘上流氓所僱為的事，沒有多大意思的。

那為公的，就和此不同了。他底動機很純潔。他底行為，是站在民族和民衆底公意立場上的。那當前所要暗殺的對象，其地位權勢都是絕對優越，橫暴恣肆，法律不能制裁，武力不能屈服，於大家敢怒而不敢言的時候，他竟能激於義憤，奮不顧身，幹那轟轟烈烈的事情出來，使民氣和正義為之一伸，這是很可敬佩而值得頌贊的。求之我國史實中，這種例子，却異常稀少。只有施全刺秦檜的事，是有大筆特書的價值的。

施全之刺秦檜，是超脫於個人利害和任何背景的關係之外；而秦檜的被殺，又是當時一般民衆底公意。施全代表民意，去幹此義舉，價值就在這裏。

當秦檜未和北宋兩個末代昏君徽欽二宗一古腦兒被金人捉去之前，他所上兵機四事（宋史本傳），頭腦還並不糊塗。到得他被捉去，經過了韃人培植，結了默契，爛熟了賣國技倆後，於是『撻懶縱之使歸』（宋史本傳語），竟當裏應外合的漢奸。南宋底半壁江山，就幾乎被他斷送掉了。

一味搖着屈辱外交，和敵人講妥協，竭力阻遏國家復興的機運，是大漢奸秦檜底一貫政策。那時有勛兵良將，有恢復中原，洗雪國恥的可能，却一一讓它錯過，儘管退縮下去。武將中激烈的，『莫須有』三字就深文周內地枉死了；消極的，湖上騎驢不再去過問家事了；文官中上着彈章不願在小朝廷求活的，也貶運到遠方去了。秦檜在這時，志得意滿，勢燄薰天，想找出路的，誰敢不去在他底門下奔走，以仰其鼻息為榮幸的呢？施全雖僅為一個殿前司小校，但心裏忍不住這朽腐惡劣的空氣，眼睛看不慣那卑鄙齷齪的狀態，下着堅決意志，給予那大漢奸以劇烈的刺激，自然能獲取民衆底同情，連道學大家底朱文公也要情不自禁地叫出：『舉世無忠

義氣，自施全身上發出來』的那樣的話來了。

關於施全刺秦檜一事，宋史秦檜傳中這樣的記着：

『「紹興」二十年正月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磔於市。』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亦說：

『秦檜之當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斬馬刀邀於望仙橋下斫之，斷轎子一柱而不能傷，誅死。』

施全暗殺的事，雖沒有成功，但秦檜已嚇得心膽俱落，不得不嚴密戒備。宋史本傳裏說：『自是每出必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衞』。宋王楙野客叢書裏有一段記載：

『檜自見刺之後，嘗獨處一閤，雖奴僕不敢輒入』。

這也可以窺見賊膽心虛，坐立不安的窘態，不多幾年就此死去。施全一擊之威，當早已褫奪其魄了。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六，有施將軍廟一首，筆健可觀：

『一德格天閣正新，一刀殺賊乃有人。數天寬債伏誰奮？殿前小校施將軍。將軍煉心如煉鐵，可惜荊軻疎劍術。事雖不了神鬼驚，懸頭市上春三日。當時元衮黨滿朝，縛虎知非氣太驕。忽然刀光狹路照，太師頭上風蕭蕭。嗚呼！三字獄，兩宮駕，總在將軍此刀下。後代聞英風，尚且有興者；君不見燕碎銅椎阿合馬。』

『後代聞英風，尚且有興者』。在暴敵鐵騎壓境，漢奸層出不窮的現在，施全底斬馬刀，還是有繼續發揮其威力的必要。

最後有兩事以說傳說，必須矯正的：

一、爲據傳說，施全爲岳飛底部屬，他暗殺秦檜，用意在爲主將復仇。這有點像豫讓之報智伯模樣，可說是比擬不倫。作這傳說的，大概是根據那些小說岳傳而來的，當然極不可靠。倘據正史和私家筆記文集，從沒有施全曾爲岳飛部將底記載。況且岳飛被殺於紹興十一年，施全刺秦檜，則在紹興二十年，兩事遠遠相隔十年。施全假使專爲岳飛復仇的話，決無等待到這麼久的道理。施全這舉動，純爲他個人義憤所激起，絕無任何背景，是可斷言的。

二、施全行刺的地點，除老學庵筆記說在望仙橋外，但也有說是在衆安橋。康熙仁和縣志就有這樣記載：

『衆安橋上有施全廟，全嘗伏此橋下刺秦檜，被執』。

施將軍廟，現在還是依然無恙在衆安橋上。那麼行刺地點，究竟在那

衆呢？我可斷定是在望仙橋的。理由：第一，陸游和秦檜同時，耳目最接近的人所記述，當然比較真確性多些。第二，南宋底最高行政機關，是在和寧門（今爲鳳山門）前，自秦檜辦公的秘書省（今爲舊藩署）『趨朝』，確須南去經過望仙橋，斷無南轅北轍，『趨朝』須北向迂迴衆安橋之理。然則何以一說是在衆安橋呢？我以爲所以造成這種傳說，後來竟至弄假成真的理由亦有二：第一，恐怕還是那部小說岳傳底勢力所左右的。這部說岳全傳究係何時作品，殊難斷定，但係根據明人（一說鄒元標）所作底精忠傳中內容，可無疑義。說岳全傳中固明白說是在衆安橋行刺的。可見這地點錯誤的傳說，由來已久，一般俗人自無力去仔細考證，習非就容易成是了。第二，衆安橋迤西，如岳王廟，銀瓶井，岳飛受審處（即舊臬署），岳飛就義的大理寺獄風波亭（今軍人監獄）等處，都相去不遠。施全和岳飛雖無主屬的關係，然他的行刺，往往易被人認爲給岳飛復仇的行爲，把他們牽成密切的關係。物以類聚，這個壯烈的故事，給他標造在衆安橋頭最爲相宜。於是廟亦建造起來了，縣志裏亦給它編入了，像煞有介事地從前施全行刺的故事，是發生在衆安橋頭了。

施全的行刺，當時雖不幸失敗，遭到殺頭的慘禍。然公理自在人心，廟貌巍然，神像肅然，給民衆馨香崇拜到如今；較之在西湖岳墳前長跪出醜，永被萬人唾罵的那塊頑鐵，「芳」「臭」的相差，不知要距離幾許。施將軍終於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漢奸究竟是萬萬做不得的。

月明華屋聯語

吳江陳巢南師，高才宿學，著作等身。己酉組南社，鼓吹革命，爲辛亥光復先聲。歷主江浙滬各講席。性忱直，不羈倫人，十六年以來當時同人，多因機赴會，師獨恬任文字訓曾，至二十一年間退隱吳中，參禪蕭寺。翌年六十，逝於中秋午夜歸道山，一月前家大人猶得其來書也。家大人挽聯云：生交三十年前，死別六十歲後，漫嗟身世蒼茫，雞犬豈皆仙，惜命文章，亦足千古。在蘇同聯南社，在杭同醉西湖，還痛人琴寥落，慨蛇正當厄，感時涕淚，何止吳行。余髫齡曾侍謁，比長幸附及門，亦撰一聯寄挽，聯不足存，記此聊志心哀。吳中顧氏怡園楹聯，均集宋人詞句，尤稱佳構，余在蘇時屢往游，擬錄存，因循未果。二十年間因事赴南潯，抽暇往覽劉氏嘉業藏書樓，楹聯亦多集宋詞。匆匆記一聯云：佳節若爲酬，鏤蘭雲載，細憑商略。層閣幾回凭，青溪翠麓，正好登臨。（胡長風）

湖上散記 上

陳小蝶

一、朱天君

烈皇帝殉國，噩耗至杭，已在四月七日，闔城震慟。百姓麻衣冠，哭臨，北向號哭。及胡清定鼎，禁苛令繁，屬禁民間私祀，胡偶語及先朝者，斬棄市。而百姓仍思念故君不已，乃於各廟塑像，謂之朱天君，歲時祭獻。蓋吳越舊神，藉此自飾。而胡人又新入關，不審南方風俗，遂逃禁網，至今社廟，祀祭獨盛。像披髮跣足，面目愁慘，左持棍，是太祖創業之實，右持環，乃煤山殉國之證也。民間於四月七日茹素祭拜，以迄五月，凡四十九日，合七七之喪也。家具黃燭清香，不敢用白，惟胡知也。烈皇殉國，實在三月十九，民間以是日為太陽誕，太陽，君像也，以死為生，璧后重蘇也，用心之深如此，而讎於新朝積威下，以至二百餘年之久。清社屋矣，廟社未艾，豈非烈皇之靈，在天實佑延之。

二、秦檜舊第

舊布政使司署，相傳是檜故第，右吹鼓樓，即東窗畫灰處也。其實非是，檜舊第即德壽宮，先是望氣者言，其地有鬱葱之祥，檜專國，實覬覦焉，請以為第。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有旨賜檜第望仙橋，宅一區，銀絹萬疋，錢千萬，綵千縑。丁丑有詔使就第，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賀，中席，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持交椅相從，誠語諧謔，臺哄一堂。既罷，伶張椅，參軍將謝，拜就坐，忽墮其幞頭，乃總髮為髻，如大巾，環為雙疊勝，伶指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遽擊之曰：爾但坐太師交椅，取銀絹例物，二聖環，擲之腦後可也。一座失色，檜怒，盡下伶獄，有死者，即參軍亦不免；於是語禁始益繁。當初賜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吏甚衆，專應副賜第事，自是迄檜敗，終不罷，糜款不貲矣。檜有孫女，纔童稚，封崇國夫人，謂之童夫人，愛一貓，忽亡去，飭臨安府求訪，及期不獲，乃捕鄰家，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盡捕郡中民貓，而皆非也；因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張之茶肆，其擾人如此。檜死，遷其家廟於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即檜舊第建新宮。紹興三十二年六月，詔以德壽為名。丙子內禪，禮畢，退居之，以朝禁為南內，此為北內，亦稱北宮。

三、姚勇忱

吾讀王世貞二館人傳，而慨夫勇忱死事，竊歎其舍身之義，而事非其

主也。勇忱與江南生，同為王金發客，辛亥政變，王金發以綠林之素，為紹興軍政府，假官符以肆盜劫，鄉里之人，靡切齒矣。及收捕黨人令下，金發乃逃遁至海上，擁多金矣。而然中不已，適有選人北上，金發厚賂之，求賂當道，除黨籍。選人既北，頃選報曰，袁公謂縛公如縛虎，急則叛矣，不如舍之。金發大喜，乃謀歸浙。時勇忱方臥疾，聞信，不及櫛沐，攝冠而往，則行李已在途。勇忱攀轅而諍曰：倖人之言，遂令明公以身試虎穴。金發曰：袁公大義，朱瑞又故人，何為謀我？執不聽，勇忱乃請同行，遂共如杭。杭人胥驚，走相告曰，虎兕出於柙，是誰之故歟？因夜見朱瑞；瑞笑曰，寧公勿躁，吾有以處之矣。遂令便衣警吏十餘人，入值金發寓舍，名為宿衛，實監視之。凡書札往來，莫不收去，呈於督署，金發不知也。勇忱憂甚，陰寄書江南生曰：王公萬一不測，吾死之，程嬰之事，汝為其難。明日，瑞遣人邀金發入署，勇忱抱足不放行，金發蹴之曰：豎奴，發乃公事，速去。勇忱俯盼卓然，意極淒愴，王蘇不返。勇忱曰：敗矣！果惡何罪？以執我王公也！不及往別，逃去。金發既入獄，悔曰：吾不聽勇忱之言，持手上鑽約指，巨如龍眼，賂獄卒曰，願一見姚生，寬之不得，已逃去矣。則又若曰，庸奴，果負我耶？勇忱既逃，盡斥家資，別江南生曰，勇忱此行，非出王公，不歸矣。再拜而去。狼狽入京，因得見某巨公，則金發之名，赫然昭在黨籍。數曰，倖人之言，固知是夫！然袁公方欲收西南，金發亦人望，何不並舍之。巨公以為然曰：汝先返，命旦夕下矣。勇忱必欲得明令，示信朱瑞，巨公親為手書，勇忱大喜。以為身夕返，金發朝出獄矣。及杭，竟幷逮之，勇忱大號，以首爭，曰吾何足擾，吾知有袁公耳，遂與金發同斃於獄；而赦令亦下。江南生聞之，南向載拜曰：勇忱死得所矣，彼今之聶，吾難為程嬰乎。

四、太平軍

太平軍初陷杭州，旬日而退，未多殺傷，其時婦女皆深居邃處，倉卒及難，不識途路，多所亡失。有婦人隨衆出城，與家衆失，皇皇路隅，莫知所之，見有多人，方縈跨山嶺，悲然隨之，衆止亦止，露宿於林，及醒，羣人涉矣。大窘苦，因不辨方向，信步所適，趦趄跨界，顛趾皆碎，既而見一城，雜人成羣，向門而奔，大喜，亦趨，遂入羣中，不知所爲何地。入城，聽其群，爲杭音也，異之，問此何地？曰杭州，則益怪曰：天下有兩杭州耶？且諸公盡杭人，何為反

自城而入？曰方遘寇難，逃避無地，頃賊退，故歸耳。婦愈不信，曰吾正自杭州來，何竟欺我，抑我魂歸耶？衆亦疑怪曰：頃自何門出？曰候潮；曰然則此清波也！一巷之人，盡破涕而笑，蓋其人已環湖一周矣。

五、金華神

俗稱蛙為神，事最虔，苟見蛙，盛以朱漆盤，食之游酒，蛙醉睛怒，皮色時變，則舉家相慶，以為真神降矣！鼓樂導之，以入於廟。金華，謂青蛙之諧也，若於廟見蛙，與人猶吉，廟祝利得油燭，蛙乃時見。一日有人涉其後園，見一井，封蓋甚密，疑藏奸宄，啓之，羣蛙怒跳，乃知向所見者，皆此類也，大笑而出，竊此香火遂弛。蓋神蛙曾許某，從錢武肅平塘有功，金華一區，神實定之；故有宋以來，勅建此廟，初非淫祀。今廟猶藏曾將軍鐵戟；戟丈餘，鋒三刃，尾有臥鉤，可娶可擊，鐵色黝然，想象馬上雄風，千載如見。方神築堤金華時，怒潮時決，堤屢築不就，神禱於江，夜夢青衣人告曰：明午潮退，有水漩渦而起者，其地可下急樁，則塘基奠。醒而異之，亭午，果報潮退，有水旋起，急下樁，青蛙數萬擁柱，塘俾不蝕，弓箭亂下，蛙終不去，一時江水盡赤，而塘以成。後青衣人復見夢曰：戍子之功，赤吾族矣，掩淚而去。然則俗以蛙為神，似非無因矣。廟又祀張順像，云隨宋公明征方臘，張順獨斬湧金門水關入，遇伏殉難，死而封神於此，實司一方財帛。鄉愚謬夫，且以金華神實張順矣，繆願至此，可哂也。然蘇小鄉鄰，乃為武二，六和塔下，魯智深且有聽潮之亭，昔韓前大柳樹，實林教頭埋骨之區，水滸英雄，一似真有其事者？要當與寶川窟，梨花墓，同存疑案耳。

本刊下期要目預告

（新年特號）

我和南社的關係……………柳亞子
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黃華
越中文獻雜錄…………………周作人
侯承祖父子金山衛抗清記………陸丹林
迎賓館軼話……………求幸福齋主
題未定…………………………鄧達夫
月泉吟社及其他…………………胡懷琛
西台慟哭記的作者謝皋羽………鄭際雲
宋明兩朝漢奸列傳…………黃萍蓀
記明末鄭五君子之禍……………董世楨
三國索隱（長篇連載）……………陳蝶野
北平的衣食住行………………李朴園
紀浙西詩人厲樊榭………………楊濟元

湖上文苑

柳亞子　柔鴻志　陳蘧龍
王揖唐　章太炎　陳屺懷
徐蝶岑　袁思永　陳微原
胡秉長　楊雲史　俞階青

本期篇幅較原有者增加三分之二并添印畫報兩頁有張蒼水公墨跡浙西村人袁昶遺像李鴻章八十壽辰圖片皆難得之品文字方面除上列者外尚有白蕉金東雷俞平伯許地山聞一多謝興堯徐彬彬陳子展瞿兌之黃秋岳諸君亦允惠稿以實特號篇幅本刊零售價目酌增如在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三十日前直接向杭州仁和路乙之一號本社訂閱全年祇收法幣兩元郵費在內

談徐世昌 二

徐一士

自光緒三十年裁滇鄂兩撫，翌年復裁粵撫，督撫遂無同城者。東三省新設督撫，東督乃又與奉撫同城，惟於吉黑二省亦設行臺備隨地駐節而已。三省於總督統裁之下，行新官制，置民政度支提學交涉提法旗務諸司，巡警勸業二道，督署且特設左右參贊，（葛周樹模錢能訓任之。）分領承宣諮議二廳，規模之宏，甲於各省，此外局所之增設尤多，號為大行新政焉。徐氏督東二載，（唐紹儀於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奉命使美，離任，徐兼署奉撫。）新政之成績頗形絢爛，而論者亦頗以堂皇形式塗飾觀聽虛靡巨帑病者究官職之。如「徐世昌」第四章及第十章有云：

先撥賠款磅餘二千萬為行政費，大調京外官吏，各縣皆立巡警，勸學所，農會。其時中國新政以奉天為完備，然亦徒有形式，以京奉咫尺，京師要人爭投薦牘，所調用者，大都此曹。如道員李鳳年為李蓮英姪，直牧王陸第為王聯喜姪，皆權奄也。又務增局所，位置私人，一省城有民政司巡警道巡警局總辦鄉鎮巡警局總辦四者，他亦類此。所謂科長科員者，無所事事，惟日徵逐狎游，故其時吏治不修亦以東三省為最。南中亡賴，捏稱府經縣丞職銜，即可託人營一差，多者月百餘金，至薄亦五十金。一時委員，局員，投効員充塞會垣，劇園，酒肆，倡寮，百業繁興。民頗自矜其數行新政之力，謂已變荒陋為繁庶。日報書言，外人振興市政在推廣商業，中國振興市政在增設官僚，即指天津奉天而言，蓋世凱壬寅於天津亦用此術也。

徐氏治東內政，可名為形式的官僚政治。……

其建築奉天公署，費三十餘萬，器具費十餘萬，宏壯華麗冠各省。後載濤自歐考察陸軍歸國，經奉天，見馬路，電燈，軍警無不備具，及駐宿公署，儼然歐式，益服世昌新政經營非他疆吏所及，返朝即力薦其值樞府焉。

其治東三省，首營公署，築西式樓數楹，繚以複廊，其中簾幔几榻燈屏，皆用舶來品，費至鉅萬。其自住眷屬所，陳設華麗，與公署埒。

又王小航「方家園雜詠紀事」其十四之附記云：

徐世昌之總督東三省也，先以數十萬金建新公署，其奏章曰以崇外人觀聽，而此相且發刊宮門抄，外人騰笑。此一小事，足以見中國大臣全班之愚陋矣。

皆貶詞也。所言縱或有過當之處，而徐氏開府東陲，當有清政紀頹敝之時，未能挽回風氣，於治道之浮華、宦途之

冗濫，不免推波助瀾，其貽人口實，蓋無足怪。惟經畫建設，非無實政良效，所用之人亦有能員幹吏，似未可一概而論耳。

外交爲徐氏督東之重大使命，周旋應付，蓋煞費苦心焉。歷辦各交涉，頗事委曲求全，以此爲當時輿論所不諒，責其態度軟弱，然其以解決懸案消弭後患之政策，自有見地，未宜率以畏懦病之也。湯用彬「新談往」（民國元年所撰）有云：

解決東省中日懸案，徐世昌實任其難。當日俄戰罷，日人在東勢力極盛，其僑民亦恐藉政府威力，爲種種之要索。趙爾巽任東督時，持極端強硬態度，日人老羞成怒，要挾更甚。趙不堪其擾，自請去職。時徐世昌方以民部尚書偕載振赴察東邊，返京陳述東省情形，廷議甚嘉之。適趙氏自劾書至，遂命世昌督東三省，並特派兩參贊輔翼之，奉吉黑三撫遇事不得專行。當世昌蒞東，任奉撫唐紹儀兼外交，與紹儀商：中日懸案，雖半屬物細故，長此糾纏，與內政進行甚有妨礙，不若即時解決，其關係較巨者，徐徐磋商。紹儀是之，逾一月解決十七案。輿論詡爲喪失國權，大譁，臺諫交章論劾，賴袁世凱入軍機，遇事營護，得免罷斥，然自是世昌亦不敢銳意有爲，遂有數大懸案未結。錫良繼世昌任，盡反所爲，遂有安奉鐵道自由行動之爭焉。

頗足見徐氏處理交涉政策之概要。（東三省總督，徐爲首任，趙爾巽前官東陲，係盛京將軍，非東督也，其督東在錫良後。）觀民國二十年東省事變之因果，益覺徐氏良有深識遠見矣。至所辦各案利害得失之逐細論列，當讓專家之詳爲研討，非不佞此篇小文所能包舉也。（又聞徐曾有聯美之計畫，不果行。）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兩宮殂逝，載灃以攝政王監國。袁世凱於十二月被逐，朝野愕然。徐與世凱關係素深，以袁黨爲人所指目，甚自危，卒緣善於周旋因應，得於宣統元年正月內召爲郵傳部尚書，乃欣然入朝。陸宗輿「五十自述記」有云：

時值兩宮賓天，攝政當國，項城回籍，東海總制亦大有搖動之勢。輿正辦三任鹽務奏銷，並幫同籌辦交代，因早料項城之不能久安於朝，曾勸東海先自爲計。孫啄頗興之際，卒得攝政之恩命，內調郵部尚書。東海方自喜曰：「我今生入玉門關矣，然不能不佩閣生之有先知也」

當愀懼惴慄之時，安然自全，仍居京朝高位，其巧於營謀，蓋宗輿有密助運籌之勞焉。宗輿爲徐所奏調總辦三省鹽

務者，以疏通運道奏效，豐課增收甚鉅，亦徐氏督東內政上有成績之一事。徐氏奏保人才，宗與以民政部郎中擢為候補四品京堂。與宗與同列薦剡者，為章宗祥金邦平曹汝霖三人。四人皆留日學生之露頭角者，所謂四大金剛也。

郵傳部號為膏腴之地，路政尤稱利藪，梁士詒以參議兼鐵路局，握實權。徐就尚書職後，亦深加倚任。時士詒有五路財神之目，為後來見謂交通系首領之張本焉。（徐旋兼充津浦鐵路督辦大臣，沈雲沛幫辦，朱啓鈐則北段總辦也。）

徐再官京朝，以工肆勵，權要多稱其賢，載灃亦重之，遂於宣統二年正月以郵傳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七月復充軍機大臣，八月授體仁閣大學士。大學士有相之位，軍機大臣有相之權，蓋名實均為宰輔矣，然於大政無所補救也。軍機同列為慶親王奕劻貝勒毓朗（前官巡警部侍郎時尚係鎮國將軍）大學士那桐三人。奕劻那桐用事，均以貪黷著聞，徐氏從容雅步，委蛇其間而已。其相度可觀，相業則不足稱也。毓朗與徐同入軍機，其弟（別號十大愁城主人）所撰「述德筆記」有云：

朝命下，余兄同徐公世昌入軍機。……………………此後每早召見軍機，四人同上，少坐，即退，復召回慶邸那相，始議朝政，，余兄及徐相固不得與聞。……………………日日如此，約四閱月。後於召見軍機大臣畢，復召澤公倫貝子，時甚久，退而朝旨降矣。初徐相同余兄之待慶邸那相也，往往需一小時。至此時，慶邸那相之待命也，盛遲之，幾日日如此。慶邸不悅，曰：「今日又不得朝食矣。」久之，二公又嘱軍機處不得登召見某某之事，慶邸愈不悅矣。

可略觀當時樞廷情況。蓋親貴相軋，清室日殆矣。

入閣去為編修時不過七年餘，揄者羣詫徐之速化，然徐前官尚書特早，適值閣臣相繼出缺，就尚書資格言之，（其間曾外任總督，資位亦可以尚書論。）並時無早於彼者，其遂膺爰立，並不為奇。先徐入閣之陸潤庠戴鴻慈，雖均翰林前輩，（陸同治甲戌，戴光緒丙子。）而為尚書且在徐後也。至繼徐入閣之李殿林，更是翰林前輩，（同治辛未。）尚書資格則又遠不逮。徐氏內閣同列為文華殿大學士世續，文淵閣大學士那桐，東閣大學士陸潤庠，協辦大學士榮慶李殿林（榮慶光緒三十一年即為協揆，以滿大學士久不出缺，無從遞升，遂以是終。）

宣統三年四月，裁軍機處及內閣，（大學士協辦大學士之頭銜不廢，命仍序次於翰林院，以故事閣臣兼赴翰林院行到任禮，與翰林院有歷史上關係也。）而改設所謂責任內閣，授奕劻為總理大臣，那桐及徐為協理大臣。八月，革命軍起，清廷駭怖，於是起用袁世凱。（徐蓋力贊其議，且向世凱勸駕。）九月，世凱以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內召為總理大臣，組織內閣。徐氏解政柄，任軍諮大臣。十月，奉隆裕懿旨，共世續為太保，蓋取「保安天子」「保其身體」之古義，委以保衛帝躬之任（世續久直內廷，為清室之老僕，徐則世凱之老友也。生加三公，在昔為曠典殊榮，徐氏於此頗重視焉。十二月，隆裕降諭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清亡以後，徐之政治生活更於民國見之。

辛丑回鑾記

秋宗章

一、回鑾之動機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黎明，聯軍入京，孝欽后與德宗倉皇出奔，同行者：有皇后瑾妃，大阿哥及內侍宮眷等數十人。王公大臣，亦倍道追及隨扈，自延慶州至懷來宣化，入山西大同境。八月十七日，車駕至太原。時和議已見端倪，各國公使暨聯軍統帥，屢以回鑾為請，孝欽后自知為拳禍戎首，不無戒心，遲未俞允。已而議孫繫興，聯軍佔據保定，進亡逐北，將至山西，遂於九月初八日幸西安，改撫署為行宮。京師以兩宮蒙服至，大修戲園，諸臣娛樂如承平時。明年，款局告成，各省疆吏及京都紳商，交章奏請，早日還京，上海紳商且在張園集會，擬組「電請回鑾會議」，以謂「摺奏不如電奏，數百人一摺，不如十數人一電，倘能電奏交馳，連績勿斷，使政府應接不暇，庶幾感動較易。一俟啓蹕有日，或已宣示回京確期然後截止」。其手段暴拙，而用心獨苦矣。

二、回鑾之阻力

庚子拳禍，推波助瀾者為端（載漪）剛（毅）而發蹤指示者，盡人知為孝欽，北雞司晨，鑄成大錯，使新曲突，允宜去此禍根，與民更始，是以中外輿論，一致主張「歸政」「變法」，以為回鑾之後，再求親政，為必不可得之數。有美國教士李佳白者，僑華多年，號稱「中國通」，撰論投寄字林西報，鼓吹各國聯軍，要求太后歸政甚力。同時議通訊又稱：「聯軍須待光緒帝到京親政後，方可撤退」。此種議論，顯非孝欽所樂聞，益以榮祿，鹿傳霖輩頑固舊臣，本有袒拳嫌疑，神明自疚，目前雖幸免列名於罪魁，然西人究未予以「永不指索」之保證。深慮冒昧還京，舊事重提，株連禍及；且此輩尤感切膚之問題，厥維「歸政」。一旦乾綱獨斷，必遭罷斥，用是聯絡閹官李蓮英，倚張為幻，多方阻撓。或謊言以亂真，或危辭以聳聽，甚且出於半壁偏安之下策，遷都武昌，成都，開封之議，紛然而起。故雖日言回鑾，終無確期。有自關中來者，據謂孝欽后肝氣時發，日惟哭泣，蓋歸既不可，居又不能，行止兩難，殊深於邑也。

三、回鑾之確定

全權議和大臣奕劻，李鴻章電奏，轉達各國公使之意，謂詳以撤兵與啓蹕同一日期為言，蹕剋啓則兵夕撤，首先將駐紮保定聯軍，撤回一半，以示誠意；倘再無回鑾確期，則和議決裂，聯軍必將西向。而文匯報通訊：「德軍

決意入陝，迎光緒帝還京執政，不復問他國合作與否，亦將單獨為之」。有此傳說，無論是否真實，但足令孝欽頗慮。以不回鑾之故，重招挾制之師，在當時事勢，非不可能。會尚書敬信赴行在，奏陳宮廷無恙，於是此千迴百折之回鑾問題，急轉直下，決於俄頃。五月二十一日上諭：「朕侍皇太后暫住關中，瞬將經歲，睠懷宗社，時切疚心；今和局已定，經諭令內務府大臣掃除宮闕，即日回鑾。惟現在天氣炎熱，聖母年高，理宜衛攝起居，以昭頤養，自應俟節候稍涼啟蹕。茲擇於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隸一帶回京，著各衙門先期敬謹預備」。先是廷臣主張，由河南襄陽至漢口，改由京漢路入京，可省沿途數百萬之供億；南方疆吏，亦有請駕出上海，遵從海道入都者。嗣經通盤籌度，水道須另造船隻，且有數處河道，必須修浚，方可通行巨船，用費過鉅，爰決計取道陸行云。

未幾，陝撫升允奏：「天時炎熱，道路泥濘；」豫撫松壽奏：「積雨連旬，河水驟發，驛路沖毀，行宮損壞，」均請展緩行期，遂於七月初一日諭，改定八月二十四日啟蹕。是時輿論大譁，謂孝欽誓無回鑾之意，兩撫之奏，均出預謀，屆時必須再改，並有言第三次展至九月初三日，第四次藉口孝欽萬壽，改十月底，第五次以天寒為詞，改明春，一再遷延，終於無限制展期而後已。外交界亦據以相當局質問，於是又有諭旨：「豁免陝西、河南、直隸驛路經過地方錢糧。」孝欽懿旨：「賞給陝西人民內帑十萬兩。」一面又飭內務府，將補辦之行宮陳設物件，無庸備辦，以節靡費。凡此皆所以表示回鑾在即，藉堅人民之信也。

四、回鑾之準備

五月中旬廷旨，命新授廣東雷瓊遺缺道吳永緩赴新任，督辦回鑾前站事宜，並承應宮門事務，又命都御史張百熙為驛路大臣，先期馳還，查勘驛路。八月中旬，特派陝西巡撫升允，辦理前路糧台，是時距啟蹕之期已近，宮府內外，皆預備結束登程，各京官亦分別治裝，包裹捆紮，大車小槓，紛擾不可名狀。是月二十三日軍機大臣諭：「本日各章京辦事畢，二班章京，即着先行啟程；自京西至閿鄉，派頭班章京沿途辦事，自閿鄉至開封，派二班章京沿途辦事，同時前路糧台升允：「核准定章，凡差官車二千餘輛，騾馬應給草料，行路日給一兩，駐蹕減半」。諸事準備就緒，又特頒明詔：「沿途供應，概從儉約，以節民力」。然承辦皇差局所派官吏，仍竭力鋪張，務求美備，建築行宮，搜集古玩，陳設門麗，貢獻爭妍，公家所費，乃至千萬。而官吏之賠累不與焉。尤可駭者：內監需索宮門

費，盈千累萬，論少爭多，明目張膽，略無顧忌。雖封疆大員，亦俯首聽命，不敢違抗。隨扈官員，概由地方官辦差，冒名攫食，藉端滋鬧，稍不遂意，則毀壞器具，毆辱職官，各種情形，筆難罄述。西報載：「豫鄂各省地方官，以鑾輿所經，供給為難；故聞有回鑾之信，俱上稟請假，情願棄職歸田。又聞有人奏：「秦豫一帶地方官，辦理蹕路供給商民交懸，請旨裁奪」。帝覽奏諭曰：「上年蒙難出京，並無供張，現雖從容返蹕，更宜節省，豈可鋪張揚厲，重苦吾民」。樞臣均喋口不言」。此種紀載，胥為事實。翌年：（壬寅）二月祭謁東陵以前，上諭：「……慄遵前旨，不得絲毫擾累百姓，宮門淨費，一律禁革，其隨扈官員，並毋庸地方供應，即饋送酒食，亦行裁免。如有冒名需索，藉端滋鬧等情，無論何人，准由地方官立即扭獲究辦」。可見此種黑幕，雖深宮亦已深悉矣。

五、西安啟蹕

八月二十四日啟蹕時刻，預由欽天監擇定，辰時大吉。是日昧爽：隨扈太監頭起百餘人，由二總管崔玉貴領班先行，全城文武官吏，均於宮門外齊集，伺候升輿。鐘鳴八下，行李車先發，辰初三刻，前導馬隊出城，一路驅逐閒人，次為宮監，次為侍衛，身穿黃馬褂，各騎駿馬緩行，次御輿數乘，中貯章奏要件，次御前頂馬侍衛，傳諭士民屏息，跪伏道左。儀鬪靜鞭三響，光緒帝之輿自行宮出，以十六人舁之，二十人扶之。帝衣黃緞繡龍長袍，鑲以珠寶，端坐輿中，向前直視，若不知道旁有人跪伏者。次為孝欽后之輿，亦衣黃緞龍袍，面長色白，兩顴高聳，口闊唇厚，兩目閃閃有神，左右顧盼，不若帝之色莊。皇后之輿，隨後繼至，見道旁跪伏多人，若不自安。后貌僅中姿，用脂粉過多，反掩真面。后之後為瑾妃，次大阿哥，輿空不見其人。最後乃扈駕之王公貝子貝勒，及大學士榮祿等，街尾重車無數，均係各衙門檔案，曲折穿行大街中，沿途以紅緞為棚，上懸燈綵，下鋪黃土，民居市肆，各設香案，門首亦各懸紅燈，纍若貫珠。辰牌向盡，始出南門。長安父老，均於南門外跪送，獻黃緞黃民傘九柄，孝欽受之，各賞以銀牌，旋遵而行，仍繞東門，詣八仙庵拈香進膳。按御蹕自行宮直出東門，路線可省三分之二，因欽天監預先擬定，取南方旺氣嚮明而治之義，故輦路必出南門。事先陝撫升允，傳諭文官州縣，武官都司守備以上，均在灞橋恭送；佐雜及千總把總，在十里鋪恭送，并派員於各該處點名，如有託故不到者，停委二年。因此冠裳趨蹌，異常熱鬧，較來時光景，大相逕庭矣。是日駐蹕臨

潼縣驪山行宮。

六、沿途情形

二十五日，至臨口鎮。臨潼縣令夏良材，絕無預備，避匿不出，王公大臣多至枵腹，內監及御前侍衛，均不得飽食，且無烟火。夜間殿上，竟不具燈燭，帝傳諭責內監等。銀二百兩，令自覓食。良材湖北江夏舉人，陝藩李紹芬之同鄉，臨時委署此缺，領供應款二萬七千金，猶不肯發，故至諸事不備。二十六日，至渭南縣，升允奏參「夏良材辦事不當，貽誤要差，並自請議處」。奉旨：「夏良材加恩改為交部議處，升允從寬免議」。夏被議後，語人云：「余辦差極豐，奈前站需索騷擾，將所備之物，先已搶掠一空，後到之王公大臣，枵腹無食，，余已不及趕辦。時太后震怒，命即處斬，賴皇上一再懇求；并申斥王大臣等，謂『爾等均帶有乾糧，何必逼人太甚？』始得改為交部議處處分」。二十七日，至華州；二十八日，至華陰；二十九日，未行。九月初一日，至潼關；初二日雨，初三日晴；初四日風，均未行。凡驛路所經，均設臨時電局，各省電奏，先達潼關，再行探送。是日上諭：「前因有冒扈王公僕從，於各州縣供給，恃強攫食，曾經降旨嚴禁，現在將入豫境，著松壽認真查禁，如有此等情事，著即嚴拿懲辦，勿稍賄徇！」蓋即為夏良材之事而發也。又諭：「啓蹕以來，沿途車馬，均形擁擠，甚至乘輿已到，尚復填塞，殊不足以昭鄭重！著御前大臣認真彈壓，並著松壽、夏毓秀、周萬順、各派兵勇，分起押送，不准遲滯。至隨扈王公百官，車輛尚多，一經入豫，道途更隘，除有緊要差使者，准帶行李外，其餘均著分起先行，以免擁擠」。有喀爾喀親王那彥圖之親隨，搶取舖戶等物，委員候補巡檢李葆元阻之，該親隨竟綁而撻之於市。升允據實奏參，奉旨：「那彥圖著交理藩院照例議處，其滋事親隨，著升允嚴訊懲辦」。初五日至閿鄉縣，有太監百餘人在縣滋鬧，升允極力彈壓，始告無事。初六日至靈寶縣；初七日未行。則頭站太監百餘人，已由河南入直隸境，暫住磁州，一路滋擾，辦差委員，畏之如虎。若輩倚勢猶大，委員因此記過者甚多。初八日，至陝州；初九日未行。初十日，至張茅鎮；十一日至觀音堂；十二日未行。十三日至澠池縣；十四日至鐵門鎮；十五日至新安縣；十六日至河南府。沿途烽堠堆房，皆一律新修，所建行宮，局勢宏麗，陳設備極精美。聞知府文悌，事前向藩庫請領八萬金。藩司延祉，給以三萬，快快而回，仍就地羅掘，以供所需。修濬經營，閱時數月，一切部署，無不力從豐腆。文悌字

綠衫，旗人，以御史截取知府，曾呈請都察院代奏，建都汴省。對人言：「如太后不從，則送兩宮至虎牢關後，即當仰藥而亡，效吳可讀之尸諫」。後此孝欽並不允行，而文悌亦卒未自盡。光緒戊申，推貴州貴東道。十七日未行傳旨留駐五天；二十四日至偃師縣，二十五日，渡洛河，造有浮橋，用民舟聯繫，上覆木板；板上更用土平築，宛如大道，至鞏縣。二十六日，至汜水縣，得李鴻章電奏：「病勢危篤，請派大臣接替」。二十七日，至滎陽縣，得京師電，鴻章於是日午刻逝世，優旨賜卹。二十八日，至鄭州；二十九日，三十日，未行。十月初一日，至中牟縣。自出潼關，經過河南州縣，所辦皇差，以靈寶縣為最，河南府次之，鄭州又次之，餘皆平平。

七、慶賀萬壽

初二日至開封省城，合省文武，均於城外迎駕，百姓亦扶老攜幼，爭先瞻仰，前導侍衛，不加禁止。行宮陳設極為壯麗，儼有內廷氣象。初十日，孝欽后誕辰，百官皆蟒袍補服，詣宮門外排班行朝賀禮。午刻，司房太監首領傳旨頒賞，本年孝欽誕辰，力從儉約，停止筵宴。然京內外官吏，所進禮物，逞奇鬥艷，並未減損。安徽巡撫王之春進呈鑲金鋼鑽穿花檀布一挂，山東巡撫袁世凱進呈名貴皮貨多件，當時西報揭載，謂此次權吏貢禮，以安徽為最，山東次之，當非虛語。又有開復河南陝州直隸州知州黃璟，進呈禮物十二色，外有珍珠一顆，種八分，價值連城，最為孝欽所欣賞。聞進呈時宮門費耗至五千兩，可謂駭人聽聞。德國膠州總督，亦於是日電致袁撫，為太后祝釐，由袁世凱覆電致謝。此事頗為國人所注意，以頃上年拳禍，德國使臣被害，八國聯軍入京，又以德將瓦德西為統帥，今茲忽釋嫌修好，為太后祝釐，殊出望外。實則此種普通酬應，為國際上應有之禮貌，並無特殊意義也。在孝欽誕辰後十日忽傳懿旨：「溥儁著撤去大阿哥名號，立即出宮，加恩賞給入八分公銜俸，毋庸當差。」此事如晴天霹靂，突如其來，令人驚異。殆緣溥儁之父載漪，為拳禍罪魁，未使令伊子再居青宮，引起外人惡感。故在回京以前，自動處置，亦可見孝欽用心之苦矣。

八、開封啓蹕

十一月初四日，自開封啓鑾，豫省紳民呈請「奏留兩宮，在汴過冬。並將洛陽長安，改設陪都。」李慶王弈劻離汴入京以前，囑都察院巡撫河督學院等，預為留意，對於此種請求，不准代奏，故此呈卒未上達。是日巳刻御駕出正東門，各省大員，多已預候，隨行人員益多。聞孝欽

臨行曾有機密諭旨：「開封行宮陳設，均不准撤去」。未諳何意？午正，行抵柳園河岸，孝欽及帝同入黃幄少憩。旋出幄，設香案，炷香奠爵，先祭河神。祭畢撤案，即步行登龍舟。文武官員紳民，皆於河岸俯伏跪送，旋在舟中進膳，中初抵北岸，中正至新店行宮駐蹕。初五日經延津縣、衛輝府，彰德磁州、邯鄲、臨洺關、邢臺、內邱、柏鄉、趙州、欒城。至二十一日始至正定府。正定車站，搭有綵棚一座，深廣八十一間，外排五色綢之繡球，及各色花綢，均以黃緞爲飾，地上鋪西藏毯氍，是爲兩宮茶尖之地。蹕道兩旁，備置紅桶，滿盛清水，兩邊鋪戶民宅，均掛紅綢紅燈，各綵棚寫「天子萬年」字樣，西南柳林鋪御橋上木板，均髹以硃漆，兩邊欄杆上掛八仙繡象，並插龍旗四面。正定府南門城樓，覆以紅綢，其他一應陳設，窮極奢華多類此。是日下午五句鐘，前站到正定，先有空黃轎七乘，中貯宰泰，或言中供菓主，未知孰是？儀仗鹵簿，經行約半小時，御駕始至。前導有紅旗四十面，黃傘一柄，侍衛騎馬穿黃馬褂者八人，未穿黃馬者十餘人，袁世凱所練新軍，兩旁站立，擔任警蹕。光緒帝之輿，以八人昇之，八人扶之，次孝欽后，次皇后，次瑾妃。其後有綠呢大轎數乘，坐者爲慶王格格，及滿洲命婦等。有一道士，年巳百餘歲，在行宮前跪迎，手獻掛麪十封，皇后親手接之，聞其人即爲京師有名之白雲觀道士馬魁雲，特遣道來此接駕，故得優遇云。袁世凱護駕，作行裝，穿長袍，無馬褂，腰際懸軍刀一柄，長三尺許。自京來之王公大臣，先在城外迎近，復又到行宮接駕。光緒帝面窄而長，容色黃瘦，意若不豫者然。孝欽后仍甚腴白，滿頭戴花，頗較兩年前，已稍形衰老，一路東瞻西顧，微見笑容。瑾妃面瘦，身穿花衫，皇后居中，廣以銀牌賞給道旁跪近之耆老。扈駕士卒均係旗兵，號衣上有滿洲某某旗字樣。隨行王公，均騎馬按轡徐行。

九、小民露宿

正定行宮，有正殿五間，中爲孝欽后寢室，東爲光緒帝寢室，西偏兩室，爲召見百官之所，中置孝欽后寶座，東爲光緒帝寶座，前有雕龍公案，上置玉如意一對，蘋婆果一盤，百合一盤，地下鋪西洋絨毯，桌椅皆有繡龍黃緞之罩。行宮前掛有五色綢，門前漆硃紅金花，執事人皆穿號衣，紅心白邊，上有「大差夫役」四字，共四百名。御廚在西偏門，御馬廄在舊軍營，御前侍衛在馬隊營，車馬在行宮東，南書房內監在行宮南，那郡王（彥圖）住路南關宅，載洵載濤住福宅，恭親住隆興寺，鹿傳霖住鹽店，袁世

飢住傳宅，軍機大臣公所在守備衙門，內
店，吏部大堂在魏家水溝房。其餘門口，
之紅紙條者凡二百四十餘處，官廚房二十
處，大差局三處，總辦均係道員。官膳草
麩料在府文廟前，大小米白麵各有專廠。
，皆四面圍以草蓆，斗大正定城車馬喧闐
監旗兵，到處滋事。先是駐蹕邢臺縣，地
公館二百餘處，屋少人多，不足安頓，自
不少。及駐趙州，鑒於前事，特由行在審
差局知照，加備公館二百五十處。官中倉
房既不敷用，遂强迫店鋪遷讓，任意在門
館」紅條，此家婦孺老幼，不能抵抗；但
郊外露宿。蓋正定駐蹕三日，竟致天怒人
蹕以前，又援彙例，電飭保定府預備隨扈
多處，故保定城內唐家胡同一帶各店鋪，
公館」字樣。二十四日，兩宮御駕，統由
太后分乘花車。午正一刻至定州，鐵路公
刻至保定，二十五、六、二十七日俱未行

十、御駕還京

二十八日十點二十五分，自保定行宮
監所預擇之吉日也。鐵路局特備專車一列
計上等花車四輛，孝欽與帝各用二輛，上

湖上文苑

哭黃季剛　陳屺懷

自聞謦欬到而今。半落人寰共此心。絮學如君委蓬顆。朌儕於我失衾禂。遠天日落對顏色。空谷風寒跫足音。滿眼青山待弔客。從知澤畔斷行吟。

喜明道風雨夜至　白蕉

素情俱減夜光杯。愁向昆明話劫灰。海上樓臺爭突兀。關中王氣自蒿萊。似聞南渡非長策。從覺中興要霸才。風雨今宵知有意。休吟我馬已虺隤。

秋夜過黃龍寺　媿究

亂螢如雨寺門深。猶定翻嗔二客侵。老樹李空成自擁。琉鐵送聲失同存。何時著我三層閣。此地留人百步陰。殘夜最思吳季重。腸本相望豈能禁。

庚桑洞暮卷洞宿淪荒織邑人儲君

力任完鐈　徐昕本

偶讀古人畫。奇勝奪庚桑。或歎畢券勝。與衍挺康常。從從在魂夢。幽討嗟難償。心朋結夙契。節屐遠相將。到門睇鐘乳。變化天骨張。實山忽身入。應接何暇詳。回首忽大謊。儼列千夫場。怪石皆詩柱。微雲流衣裳。明燎躡危磴。一綫通羊腸。探搏笑屠嘯。攜映青紅光。小李良孤樹。刻畫精素芒。昔夢慕身歷。今游述夢鄉。醒眼那有此。覺夢識何妨。悠然拭雨眼。別我天一方。善卷迭據異。萬青森色藏。直欲治造化。何有於泉王。適逝附變異。豁蒙升明堂。循瀑下仄徑。洗耳聽浪浪。偃僂試窮谷。牽曳縱鳴榔。榜夫數周折。誠紫矜端能。水黑不測底。蛟龍能汝殃。對此靈休息。揮汗如雨漿。出谷覷華妙。瀲灧餞斜陽。何閑攬變態。領昇將來央。以身證實境。貴壺猶可商。

寄懷陳散原丈廬山　袁巽初

環山霏盡正如毛。苦憶嚴阿寬影勞。天地未荒詩史在。江河日下草堂高。衰泉繞枕流歌哭。絕壑迴車避節旄。秋夜料應魂夢穩。一燈侶鶴聽松濤。

自萬松嶺步行至鳳山門懷古之作

郁達夫

五百年來帝業微。錢塘潮不上漁磯。興亡自古緣人事。莫信天上乳鳳飛。

渡錢江　項惠園

不報錢王弩。秋潮一望平。好風鳥送我。流水若為情。到眼越山翠。迷鄉俗累輕。十年驚歲序。涕倒嘆衰榮。

重游國清寺

萬山新雨後。歸夢落天台。古鐘依然冷。閒雲漸次開。澗流銀瀑活。雁向赤城回。佛相問誰識。江湖聯袂來。

哲生先生命題　總理手寫建國大綱墨寶　柳亞子

馬列同真諦。革命進偉猷。寶書貽繼體。持此奠神州。

十二月二日翰笙邀赴南都福利大戲院參觀中國舞台協會公演賦贈一律兼示壽昌時距海上會賓樓狂歡之夕已三載矣

會客醉酒成陳迹。福利華燈又此時。執手相看餘涕淚。請纓誰與復遼陸。東京黨錮名猶壯。南國旌旗事可爲。忽聽樽埠歌一曲。黃沙碧血淚家兒。

題武進謝月眉女士畫例　葉恭綽

珍重江南謝月眉。春風筆底開燕支。辦香合奉甌香好。五葉傳燈得本師。

謁宋六陵　陳小蝶

宋六陵者：高宗思陵、孝宗阜陵、光宗崇陵、寧宗茂陵、理宗穆陵、度宗紹陵也。自紹城至皋埠站，水程二十里，陸行六里，即至其地，曰上皋山，亦名攢宮山。宋南遷時，諸陵攢殯，以待歸葬，故曰攢宮。

越民昔強悍。句踐有遺風。教化施文種。報讎成大功。子弟猶堪用。和謀豈在戎。罪牌韓岳並。人信孝綱忠。慘淡中興日。艱難再造中。偏安甚鴆毒。歌舞競銷鎔。購此一坏土。快然攢殯宮。蒼蒼冬青樹。寂寂夕陽叢。長林鬱氣象。層巒拱尊崇。誰有江山重。其如社稷空。不爲王謝思。徒詠唐林功。撫懷市古淚。感慨與時同。

寄郁達夫　胡虞

憂時留得萬言書。燕市蒼茫混酒徒。少日詩歌傳白傅。中年哀樂寄虞初。海邊仙梟容狂吠。醉裏萍花帶笑扶。曾說武昌秋月好。南樓清景似前無。

海燕樓隨筆

孫正容

一、兩浙四大名湖

杭州西湖，名甲天下，凡有井水飲處，其不耳熟能詳，而身履其地，流連忘返者，實亦不知凡幾。嘉興南湖，紹興東湖，亦為兩浙人士所能類道，惟北湖獨無聞焉。當杭州城北水星閣之前，有湯曰白洋池，南宋約齋居士嘗築宅其北，號曰南湖。倣西湖之勝，駕六橋；樹梅花數百株，紅白俱備，每當臘盡春來之際，萬芭競生，游人蟻聚。約齋詩云：『一掉徑穿花十里，西湖無此好風光。』從知嘉興南湖紹興東湖更瞠乎其後矣。惟南湖之名，為約齋所私謚，以其與東寺西宅北園相對而言，要非確論；若以西湖言，或以杭州全郡言，當曰北湖。如此，則合前三者，兩浙之間，東南西北之四湖備焉。

二、賽西湖之命名

余始來貢院，適當盛暑，見其東首水溝，湫狹而淺，色黑而污，臭氣四溢，孑孓叢生，每經其旁，輒掩鼻疾趨，初不審其名何若也。後以居久，過其地者屢，嘗見轉角牆首，顏曰「賽西湖」三字，頗駭其名實之不類，夫以是而與西湖賽，得夫貽羞西子，唐突天下名勝乎！顧其所以名命之由，則終惑不解。一日，夏瞿禪先生過余，因偕赴張家寺訪古。寺僧兩人，頗風雅知書，坐談久之，即出所印南湖集及慧雲寺志相貽。歸途偶一檢閱，見寺志卷二頁十八有錄乾隆杭州府志一條，文曰：『留雲亭在南湖張家寺內，宋建，其地今為賽西湖。』又同卷頁二引叢說曰：『吾杭白洋池，在椿家街東，周三里許，……今池不過一里，四旁皆居民侵佃作茭白田。』始豁然大悟，所謂賽西湖者，始舊本爲南湖之一部，後湖縮地漲，始獨流為一，其前身固不凡也。現該湖在緯成公司之背者，已爽為路，恐為日愈久，僅求其名而尚不得也。

三、古代之飛行

中國古代之機械技術，其片言隻字之見於史書者甚多，如諸葛孔明之木牛流馬，南宋西湖不駕自駛之舟，皆深具科學意味，惜其詳不傳。飛機雖為新時代之寵兒，而中國漢代即有能飛行數百步之物。資治通鑑卷三十八云：『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鈕，飛數百步墮。泰和其不

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侍發。」此亦古代具體而微之航空器也。

四、南宋學風之敗壞

學生好議朝政，臧否人物，自古已然，鄭人鄉校，東漢太學，均為民眾之喉舌，然尚無直接干政之舉也。迨北宋季年，以外敵侵陵，庸臣誤國，青年士子，激於愛國熱誠，乃作上書請願運動，甚者至擊碎內侍，毆辱大吏，遂開民眾運動史空前之紀錄。自茲以降，浸成風氣，每隔三四年，則必有一二運動，計自宣和以後，迄於宋亡，綜其大者凡八役，（可參閱清華學報吳其昌宋代學生干政運動攷）古今中外學生氣焰之盛，此可謂其尤最者矣。原陳東之舉，係出之誠，其心目中本無絲毫干祿獵名之成分；然流風所煽，則不能保持作始者之純潔，因一涉政治，奔競鑽營之風，即難免也。故後日三學之專橫，頗為都人士所側目，每遇利害不協，動以擧學（即今之罷課）要朝廷，而堂廟首揆，京兆宰尹，均不敢稍存過問。丁大全不恤與之為敵，卒因此獲罪而去；賈似道牢籠得術，則士子羣附其門下，尊曰師相。學風至此，要亦非作俑者始料所及也。且太學諸生，即於燕居之時，其舉動習俗亦有令人發噱者，如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二所云：「宋時太學各齋除夕於祭齋榜品用棗子、荔枝、蓼花，取「早離了」之讖。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絲代之，謂之「叨冒」。舟中有數鴨腳，以酒沃之，謂之「俛伴」。遊湖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子瞻君復並坐，謂之「落蘇林」。」此皆不安學問熱運功名之心理，於無形中現於辭色行動，是亦參政運動間接之影響也。

五、俄夷叵測

晚清列強之規吾幅員，攫吾權利者，皆經一二次戰爭後始逞其欲；獨俄國所侵土地與所享權利較他國為尤，而從未與我國正式宣戰。（除八國聯軍係國際聯合行動不計外）此皆由威脅利誘，乘機示惠，趁火打劫之外交手段而來。然清廷當局非不知其底蘊，如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恭親王奕訢等奏：「各夷以英國為強悍，俄國為叵測，而佛米從而陰附之。」又同年月十四日奏：「而俄夷叵測，佛夷貪狡。」皆明知俄國為不可靠，第處此內憂外患交迫之時，亦無可如何而已。論者為清朝墮其建局，甘受漁肉，得毋太過。

葛槐傳

忍盦

清道光中，英軍犯定海，總兵葛雲飛以身殉。飛，山陰人也。有猶子曰槐，幼從之習拳術，好武勇，喜任俠。聞飛死，痛清廷畏葸，悲外侮危急，慨然有四方志。咸豐八年，隻身走蘇州，從名師講武技；適太平軍攻克蘇台，槐以拳術精習，受知於承天福許得貴，委充全軍教師，且妻以女，奉天王詔敕完婚，時年甫弱冠也。旋進副參軍，值京口告急，得貴飭帶隊往援，常以少敵眾，破清將馮子材部與向軍。以功升天將，授軍令使。統眾六營，戰江淮間。十年，忠武試，以拳藝超卓列前茅，授右匯主將。開蘇治海灘種棉麻。不三年，稅收豐盈，軍需充實，號稱繁富。同治元年，蘇撫李鴻章率淮軍至上海，令劉銘傳唐殿魁等統兵窺復江南諸邑。川沙已下，南匯以鄰近，猶能相持數月。終以外援告絕，勢難獨守，而殿魁又再三函勸，槐乃單騎夜走唐營，與魁約，以城歸清，而所部編為槐字得字營，凡七八千人，隨劉唐諸帥，馳驅江南北。劉以槐軍非己出，每匿其勞，未膺上賞；而殿魁以槐力得升至廣西右江鎮總兵。魁性陰賊，待人忌刻，於槐尤甚。七年，捻匪既平，銘傳奉命督辦陝西軍務。槐代統銘字右軍，歷鳳翔隴州等處，勦滅回匪，積功尤多，保升副將。十年，陝中回亂平，左宗棠調槐從征甘肅。十一年，進駐蘭州，旋奉命出長城，到草地，與蒙古王公會商，復返西安。十二年，銘傳因事撤督辦職，槐率所部，回駐徐州。光緒初元，日本佔琉球羣島，藉台灣生番亂為辭，率兵進集。督辦沈葆楨奉清廷旨，率兵援台，槐被調往台駐防，備戰甚力；並募熟番千餘，為開山營，躬自訓練，欲供一戰。卒以清廷外交失策，許日本媾和，槐尤忿恨。留台數年，與內地鮮通音問，有仇家妄稱槐病故者，魁不查，遽以上聞。卹典甫下，而槐適還。謁唐面質，不得要領，再謁，且不得見。槐乃袖拾倭攜擊唐，誤中侍從。走匿太倉，轉避上海。時彭玉麟得報，令捕尤急。槐友以遁跡非長策，乃集款為之納捐佐貳，易名應青，亦字蔭堂，遠宦貴州。迭充練團差，署通判典史職，無所表現，惟廉潔奉公而已。辛亥光復，閉門告休，寓居筑垣，以歌詠自娛。有詩曰血淚餘波集，遣生平事。年逾古稀，而精悍之色，猶在眉宇間。齒脫復生，耳聾則亦聞。每酒酣，輒拔劍起舞，作髀肉復生之歎。東北事變，槐年已大耋，猶能攘袂振奮，有聲吞倭虜之概。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以疾卒於寓所，春秋九十有八。夫人許氏早卒。續娶倪，再娶鄧，均無子。有女三，適熊，適嚴，適許，皆黔人云。

南社史料

自在

——驅逐朱鴛雛經過——

南社成立於胡清宣統元年十月初一日，以研究文學提倡氣節為宗旨，其經過已見胡寄塵氏在越風第一期所著「南社的始末」，茲不贅述。但南社在民國六年夏間，內部曾發生一段糾紛，胡氏之文，未有說及，為述於下，想亦可供談南社史者所樂聞歟！

社員中有朱鴛雛者，因在上海中華新報論詩，與柳亞子發生意見。朱詩宗宋，柳詩宗唐，派別不同，主張各異，本屬尋常。且社中作詩者，宗派亦甚複雜，不能從同。如從文學上研究，絕無問題，無奈朱鴛雛少年氣盛，缺乏修養，於文稿上，除論詩之外，涉及其他，肆意謾罵，軼出譚藝論文之範圍。於是柳亞子以南社主任名義，發表緊急布告，通知全體社員，驅逐朱鴛雛出社，文云：「茲有附名本社之松江人朱璽，號鴛雛，又號孽兒者，妄肆雌黃，屢聞昭著，業已驅逐出社。特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中華民國六年八月一日，南社主任柳棄疾白」。

同時並附斥朱璽一則，文云：「七月三十一日，中華新報，有署名朱鴛雛，所謂論詩斥柳亞子者，詞既悖俗，旨尤鄙倍。語云，蜣蜋吐糞，不啻若自其口出，璽之謂矣。陳三立鄭孝胥之門徒，乃下劣至此，亦閩派將衰之兆也。獨惜僕以太丘道廣，帶於知人，致令委巷小夫，闌入盟社。雖加竄逐，猶為瀆玷之汙！所當自勵，以謝天下耳。嗟嗟！楊錫章門下之弄兒，周維新幕中之契弟，下流所歸，君子不齒，集箝而口，勿令舐癰，善補而袴，勿令後穿，斯已矣，何狺狺狂吠為」！

此兩文發布後，即有反響，廣州有蔡哲夫者，當時以南社粵分社名義，臚列社員數十人名字，印發傳單，並在廣州中華新報廣告，為朱張目，而向亞子攻擊。但彼所用之社員名字，多未徵得本人同意，遽然代為列入；手續失當，故遭多人非難。即余姓名，亦為其冒簽。後余函知亞子聲明，一面在上海民國日報登啟事，聲明原委，以昭核實。聞同此辦理聲明冒簽者，亦有數人。

事後，南社職員，例行改選，亞子事前堅決聲明不再擔任主任職事，因此票選結果，姚石子當選主任。蔡哲夫與亞子自此斷絕往來。而在民七至十二三年間，蔡努力介紹社友加入長沙南社湘支部，別樹一幟，儼然今日之西南執行部也。直至民十七，余以雙方均屬多年文友，且為南社創辦時之主要者，因一時誤會，竟見相左，而至絕交，深為遺憾。乃從中商洽，互為諒解，始再通音問，但各以他事所羈，書翰鮮通耳。朱鴛雛聞亦逝世數年，順此述及，以畢吾篇。

春池館詩話一

唐玉虬

吾邑金象晉，字子開，號兢庵，忠潔公欽猶子。忠潔公際明鼎革，起義師圖恢復，兵敗身死。（事詳明史傳）兢庵晝夜飲泣，校刻其遺稿。緇衣芒屐，為方外遊。晚年病膈，知不起，有「酒扶將死病，花笑欲歸人」之句。兢庵同邑友人李大士，字我佳，師高忠憲（攀龍）之學者，亦工詩。西臺懷古云：「柴門偃仰苦銜杯，勝有遺民瀉水（吾邑有瀉湖，與太湖通，五湖之一也。）隈，不惜孤蹤飄一葉。東風吹淚上西臺」「露出刀瘢與箭瘢，曾將一旅效勤王。死生只倚文丞相。夜夜清霄祝劍鋩」抵京口即事云：「飄蓬湖海已忘情，書劍相攜有宿盟。帶水執云天設險，孤舟又泊潤州城。」春盡泊丁關云：「江上扁舟思不勝，飛花萬點浪千層，可憐衰鬢飄蓬日，偏到春歸望孝陵。」撫懷南田云：「家世東南仰鉅儒，名留千里望前途，悲來只有西臺慟，手挈江山入畫圖。」又佇句云：「雲中宮闕談天寶，月下荊榛泣靖康。」「瀉酒欲澆梟羽墓，清流只向子陵臺。」一悲壯蒼涼字字血淚，吾師名山云「明季忠義工詩者，無過張蒼水先生，兢庵我佳可與伯仲矣。」又云：「玩我佳刀瘢箭瘢，及天險詩，似郁與義師者，然不可考矣」愚謂蒼水先生義聲動天地，其詩亦傳播士夫之口，我佳雖秉義節，工詩與蒼水埒。然其所著圖田集初佚。寥寥數章，蓋拟火之幸草也。而兢庵所傳，只此二句。長天冰雪，孤雁數聲，有心者聽之淚下矣，吾安得不表而出之。

明遺民衡陽王夫之船山，著書土室，當時名不出閭里，二百年後曾文正公刻其遺書，潛光遁著，炳耀乾坤，世以配梨洲亭林為三巨子矣。其所著讀通鑑論，士林幾人手一編，然人知其史學與經學理學之湛深，而不知其詩學亦自負之甚也。船山所作詩有薑齋詩分體稿四卷，薑齋詩編年稿一卷，薑齋詩賸稿一卷，柳岸吟一卷，落花詩一卷，遣興詩一卷，和梅花百詠詩一卷，洞庭秋一卷，雁字詩一卷，倣體詩一卷，嶽餘集一卷，憶得詩一卷，鼓棹初集一卷，鼓棹二集一卷，瀟湘怨一卷，其所評詩則有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諸種。其論詩則有詩釋，夕堂永日緒論等作。即其所著詩篇之多，亦足與王鳳洲相敵，豈不決決乎大國之風哉。然船山論詩則不與鳳洲于鱗，而其平生所最傾心悅服者則義仍天池也，茲得其詩二家詩略錄於本刊第六期。

雪夜訪魯迅翁記

冬藏老人

魯迅翁是越國的才子，是中國新文壇上的知名之士；而人們對他的作品及其做人之道，則毀譽不一，褒誡雜投。然而，這一切都無損於迅翁，他今年雖已上了五十六七的年齡，但步履康健，食量宏大，不讓後生。且他的不肯吃虧一句說話，不專欺給人佔半字便宜的那種氣度，較後生似猶過之。因而此老於洋場上的人緣，在他自己眼睛裏望出來，就變得到處都是特地爲乖而設的陷阱了。

迅翁的脾氣，雖有很多地方不盡人情，但畢竟還有幾分可愛之處，余器其才久，思慕其寫阿Q傳時的神態尤切，屢欲造訪，終因其秘居隱身故不獲一見。本月上旬，海上初雪，北四川路一帶，如銀洒地。余得某君之介，特函往訪，今記其經過於后。

迅翁住在兩樓兩底的一所弄堂房子裏，陳設的考究，與主人之舊灰布棉袍，洗作黃色的黑綢布鞋是極不相稱的，那一張衰老枯黃的面龐，那一頭蓬鬆不理的亂髮，表現着十足的貧寒之態。但是不然，此老的室內有挺漂亮的傢具，有很精緻的煤爐，有用作消閒的五六塊錢一磅的洋糖。他有一個非常寵愛的男孩子，今年較老人要少五十年，名字叫海嬰，起居食用，均極華貴。公子海嬰迺二夫人許氏所出；許爲兩廣宿將許崇智姪女，年三十五六，態度大方，裝飾樸質。善治家，侍老人眠食尤週。并能飪越菜，及製作臭乳腐，霉菜頭一類的東西。蓋迅翁非家鄉菜不能佐飯也。

像迅翁這樣的一個人，自然有種說不出的怪脾氣蘊蓄在他神經裏，就是當他不高興時，他會和你只點一下頭，對坐五分十分鐘不吐半個字。你說他冷淡你嗎？倒也不是。他的性格是不容易捉摸的，假如你碰到他想說話時，他會不問你肚子餓否，一講就是半點一點鐘過去。但從到這個當兒，他也不是一定跟你特別要好。有一次林語堂請他吃飯，他去了，居然也高高興興的說話，可不知說及那點上頭，就顛不以語堂的話爲然。他是只要半言不合就會發脾氣的一個人，幸經同席的爲之解釋，始寢其事。當時迅翁雖未拂袖而去，但不豫之色，終難掩卻。據說自此以後，和語堂有年餘不相聞問，直至其辦人間世，方言歸於好。而這個以貼幽默招紙起家的朋友，也承認「請魯迅吃飯是自討沒趣」的一樁事。

他那位小少爺真頑皮，老頭子出來會客，就跟在老頭子背後給拉住他的灰布大棉袍。這在別個身上最易使性發氣的老人，對於兒子的頑皮則始終未見其叱咤一聲。老人的風趣，也就在這種地方顯得更天真，可愛了。

老人見了我這不速之客，因爲礙於寫介紹函「屬爲先容」的人面子起見，雖無歡迎的表示，倒也沒有討厭的辭色。只因爲是初見，談話自然有了分寸，我知道他是不會說「天氣好」這一類應酬話的人，從乾脆的向他索稿而已。但提到這個，不免稍稍打動了他一下；他說：

「只是……其實，我這個人，只有在文章裏給了人許多忌諱，至於其他……」他說到這裏，笑了！牙齒因爲愛吃甜食的緣故就露得怪黃的，「……倒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那麽使人可怕……」

我們的談話是僅止於此，我明白要是再坐下去的話，老人一定會不奈煩起來的。於是，我告辭了，我踏上了積雪如銀的洋場上的柏油馬路時，心裏想：

「真的，這老人除了在文章裏給人以許多忌諱外，其他是並沒有什麽可怕的……」

越風 半月刊 第五期

每月二日十六日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編輯人　黃萍蓀

發行者　越風社　杭州仁和路乙之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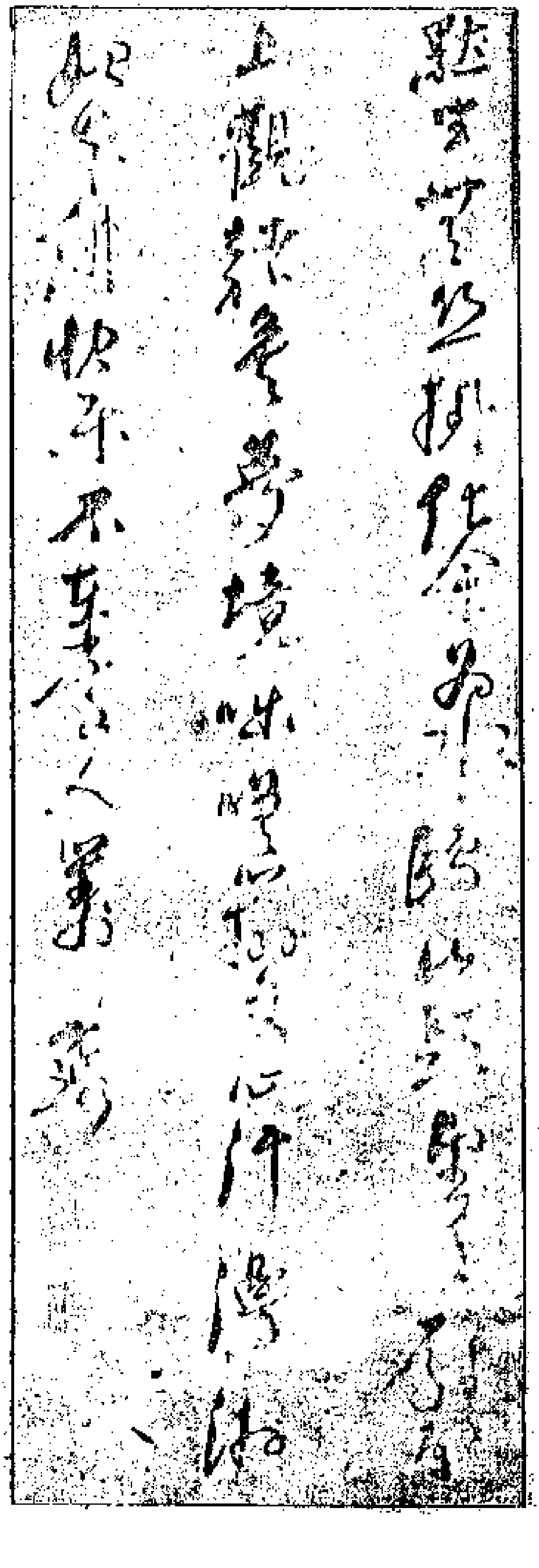
印刷者　浙江正楷印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清泰路四一二號　自動電話二二六六號

越風

半月刊

第六期

一月特號



越風 半月刊 第六期

目錄（一月特號）

封面（明倪元璐墨跡）

成立以前的南社（我和南社之關係的第一番）……柳亞子

越中文獻雜談……周作人

南宋時之水滸傳與忠義軍……謝興堯

中法戰役中之丁槐……章振蓀

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黃華

月泉吟社及其他……胡樸安

侯承祖父子金山衛抗清記……陸丹林

浙江的今古……郁達夫

明末的烽火……張天時

談徐世昌（三）……徐一士

湖上文苑

章太炎　柳亞子　梁鴻志　楊雲史　曹纕蘅

俞階青　曹靖陶　袁巽初　徐曙岑　葉恭綽

白蕉　黃秋岳　唐玉虬　胡粟長

歸于杭州……凌霄漢閣主

紀明末鄭五君子之禍……黃世植

西湖梅品……許寶駒

湖上散記（中）……陳小蝶

春池館詩話（二）……唐玉虬

四山一研齋隨筆……白蕉

讀南社補記後……柳亞子

月明華屋贈語（胡長風）　文壇（慧）

成立以前的南社（我和南社的關係之第一章）

柳亞子

南社的歷史，在近代的中國文壇上是極光榮的一頁；熱情的詩句曾掀起了民族革命的想潮，近年來雖風流雲散，但它給予人們的印象，卻是永磨而不滅。故自本刊第一期揭載胡懷琛先生的「南社的始末」一文後，即引起各方之注意。尤其是南社諸子，這彷彿已在他們那冷落了的心頭上擲一火球，把熱情給重新燃起，因是不久有張破浪先生在南京朝報登出一文，謂胡先生文中尚有出入？後經柳亞子先生證明，（柳先生曾草答張先生一文，指正其記憶不及之處頗多，亦刊於去歲東月朝報，茲特轉載於后。）始知胡先生在本刊發表之文確爲信史無疑，並無謬誤不實之處。惟自此以後，讀者對於南社的興趣是更濃厚了，大家都想知道這個有意義有血性的文學團體之過去的一切；於是，亞子先生便成爲衆矢之的，新聞記者與雜誌編輯紛請其發表談話和要求撰稿。因南社事如在柳先生口中，筆下吐出來，必能較任何人所寫所說的來得真確而有味。今承柳先生厚意，特在新年中專爲本刊起草「我和南社的關係」一長篇，陸續在此發表，實爲關心南社者之好消息。且南社諸子，近多輟筆；惟柳先生猶埋頭著述，孜孜不倦，與今日的文壇折衝樽俎之間，尤覺難能而可貴了。——編者識

南社的成立，大家知道是公元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宣統元年己酉十月一日）的事情了。但翻開我的磨劍室詩集，卻在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春間，已有「海上題南社雅集寫真」的兩首詩：

雲間二妙不可見，（原註高天梅張聘齋里居未出）一客山陰正獨游。（原註陳巢南時客紹興）別有懷人千里外，羅蘭瑪利海東頭。（原註謂劉申叔何志劍伉儷）

雞鳴風雨故人稀，幾復風流事已非。回首天涯惟汝在，相逢朱沈倍依依。（原註南社諸子時在海上者惟朱少屏沈道非兩人而已）

這樣，是一九〇八年春間，已有南社的名目了。事情還不止至，照詩上所描，完全是追憶的神氣，所以南社寫真的攝拍，決非就是一九〇八年的事情。再翻上去，在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冬天，又有下面的一首詩：

偕劉申叔何志劍楊篤生鄧秋枚黃晦聞陳巢南高天梅朱少屏沈道非張聘齋海上酒樓小飲約爲結社之舉即席賦此

悱惻蘇菲亞，猩雛布魯東。佳人真絕世，餘子亦英雄。憂患平生事，文章感慨中。相逢拚一醉，其奈酒樽空。

並且我家裏還藏着一張照片，上面正是我詩題中的幾個人。這樣，南社的名目，開始於一九〇七年冬天，是沒有疑義的了。南社的人物，除掉作為發起人的陳巢南高天梅和我，次第加入社籍的黃晦聞朱少屏沈道非張聘齋以外，還有劉申叔何志劍楊篤生鄧秋枚四人。篤生和秋枚後來始終沒有加入社籍。篤生名守仁，號寒灰，別署三戶愉民，湖南長沙人，革命志士，曾為神州日報主筆，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辛亥）夏間，痛憤國事，在英國利物浦蹈海而死，遺著有新湖南等書。秋枚名實，廣東順德人，發起國學保存會，創辦藏書樓，出版國粹學報，國粹叢書，風雨樓叢書，古學彙刊，神州國光集等，現在還在上海，以書畫古玩自娛。這兩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但不曉得後來南社正式成立時，為什麼沒有羅致到，這原因已記不清楚了。申叔名師培，一名光漢，志劍名震，同為江蘇儀徵人。他倆是當時有名的革命夫妻，曾在日本發刊天義雜誌，提倡無政府主義，表面上主幹是志劍，實際卻是申叔在攪。所以一九〇七年詩上說他倆是布魯東和蘇菲亞，而一九〇八年的詩上又說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羅蘭先生和瑪利儂夫人了。但他倆後來搖身一變，做了滿清兩江總督端方的間諜，南社社友陳陶遺張同伯兩人的被捕，都是他倆告密的。所以在一九〇九年夏間我的詩集上，又有「重題南社寫真」兩絕句：

風流搜姑成陳迹，盟誓河山樣令名。風雨雞鳴吾輩事，未須憔悴訴生平。

揚子美新成絕學，去憶入洛正華年。千秋誰信舒章李，攪社中間着此賢。

還有「有感次巢南韻」一律：

黯妒麗娥聲等倫，如何竟作息夫人？琵琶青塚方辭漢，歌舞邯鄲已入秦。國外爭傳司馬語，夢中猶是墮樓身。傷心一傳河間婦，刻劃無鹽恐未真。

也是對申叔痛惜不堪的。這就是劉申叔夫婦沒有正式加入南社的原因了。申叔隨端方入川，光復時幾死亂軍中，後在北京，又加入籌安會，兩次都是身敗名裂。蔡孑民先生長北大，不念舊惡，依舊羅致講學，但申叔內心痛苦，終於鬱鬱而死。杜友林秋葉有「哀儀徵」長歌，講他的本事甚詳。申叔死後，志劍神經病發作，曾在北大校門外伏地痛哭，後來削髮為尼，法名小器，再後來就不知下落，有人說她是已經去世了。當南社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蘇州虎丘開第一次正式雅集時，他們還正在南京當端方的華府呢。

「成立以前的南社」一章脫稿後，看見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一日出版的東方雜誌，內有吳稚暉先生所著「回憶蔣竹莊先生之回憶」一文，附錄吳先生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一月八日致章行嚴的信，中間有此數語：「而劉申叔那位瘋太太，所謂『志劍小妹』者，現竟鎖在揚州家宅的黑窗裏，以矢塗壁」。這樣，志劍在一九二四年還在人間，但不知現在是怎樣了？

越中文獻雜錄

周作人

民國初年在故鄉當中學教師，稍稍收集越中文獻，暇時隨筆記錄一二，及來北京遂以中輟。今年越風半月刊出版，來書索稿，一時無以應命，姑出舊稿選鈔數則，聊以塞責。知識淺短，殊無足觀，又此稿原用文言，今亦仍其舊，讀者諒之。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二十日附記。

一、會稽風俗賦

王梅谿著會稽三賦，風俗一篇最爲詳贍，周世則作注，引證古籍，疏山川人物之本事，史鑄更爲補注，則文章典實悉表而出之，尤便初學之誦習矣。明南逢吉所注多采舊本而更淺顯，有上虞尹壇山陰周炳曾兩增注本，實無所異，疑南注本來如是也。湖海樓刻周史注，惜陰軒及會稽章氏刻南尹注，皆頗佳，唯今陳李板已燬，章板亦不知存否，三賦一書唯於舊書肆中偶一遇之，已無新本可得。尺木堂刊本雖粗，今亦少見矣。

陶篁村「廣會稽風俗賦」補闕拾遺，不愧虞仲翔之於朱對，唯本無單行，今泊鷗山房集又復不可多見，殊有湮沒之懼。如得方聞之士爲之疏證，刊印行世，於越中文獻當至有裨益也。

案，近年得一陶賦注單行本，有乾隆丁未梁同書序，注則出於翁元圻之手，尤爲可喜，唯此書似較泊鷗山房集更少見耳。

二、三不朽圖贊

張宗子著於越三不朽圖贊刻成於其外孫陳祖謀之手，已極希有，余所見只余氏某村補刻本，後歸朱氏，又爲山陰陳畫卿先生所得，修補刊行，雖少避諱刻，然先烈儀容故自宛然，後生小子時一展對，足以激發志氣，顧三十年來已不審板片何在，王子餘君曾以銅板複印，亦迄未成書，殊可惜也。畫卿先生爲先祖業師，兒時屢聞稱道及之，後見其集中正續文牘，尤惓惓於故鄉文獻，別錄三不朽圖目，時果祀位等文，爲越中觀感錄一卷，八杉齋徐氏刻行之，似書肆中尚有售者也。

案，陳氏複刻本板尚存，曾見湖北官書局目中列此書，惜陳君好雅正之文，於原書小傳及贊語多所改竄，未免失真。王氏本後亦印行，錄有李慈銘平步青二家校語，頗有價值，固經孫元防君勾勒，有似坊間所揭真容，不如用

原圖石印之爲愈矣。

三、無雙譜

幼時喜觀綉像，有劍俠圖傳，於越先賢像傳，百美新詠，無雙譜諸書，日夕玩弄，初不甚解，二十年來此等書已成珍籍，不可多觀矣。無雙譜初但知爲金南陵作，後查畫徵錄云，「一時雕本有無雙譜，山陰金古良畫，古良名史，以字行，人物名手也。」始知其爲越人。陶元藻越畫見聞卷中云，「金古良善畫人物，有無雙譜四十小幅，極其工緻，好事者雕行之，足與嘉興朱審古淩烟閣功臣圖頗爭勝，每幀皆製樂府一首，亦琅琅可誦，余最愛其坡下欺河原標。毛奇齡序云，南陵與余同學詩，與徐仲山同學書，夫爲畫而畫物，是譜名無雙而實具三絕，有書有畫又有詩也。」按今本書殊不佳，豈非復原刻歟。所見一本有陶式玉徐咸清宋俊董良橚序，王士禎虞鏑題詞及古良自序，而無奇齡文，不知何也。每圖有無雙二字朱印，歌辭後題射堂，下鈐墨印黙然黙祥老舜老祥良然祥止船子古良南陵諸記，又一印曰金輿，一曰劉，蓋取本姓之誼。肯奇軒四種本即依此翻刻而頗粗疏，不及原本矣。其畫仿佛老蓮，詩亦奇妙，阮亭稱爲西涯之後一人而已。圖後就其人行事繪爲圖案，題詞其上，頗多巧思，如焦先作一拈案，黃快堂極稱道之。黃無休有子名良駿，亦善繪事，不知即此人否也。

劍俠圖傳於越先賢像傳皆任渭長繪，畫至奇佳，惜兒時塗抹過半，墨氣狼籍，後別求得一本及所畫高士傳列仙酒牌，此皆係後印，不免失真耳。渭長名熊，蕭山人，越縵堂日記云，「渭長畫法真過陳老蓮，嘗見其畫越中八十賢人像及列仙酒牌，古豔橫逸，衣冠器物皆有證據，鬚髮縷縷可指，真奇筆也。」徐康前塵夢影錄云，「渭翁畫本最多，顧良甚世大藏有六大冊，皆耆爲姚梅伯孝廉所繪者，題詞皆梅伯所著，驚心動魄，得未曾有。余在怡園展閱二次，其奇絕處真不可思議，有觀止之歎。」案渭長著作雕板行世者大抵僅上述數種，此六大冊不知所繪何物也。

偶於書攤見百孝圖殘本一冊，題會稽俞葆真輯。後於都門得其全書，書凡四卷，各列二十五事，題五句一句，如百美新詠例，何雲梯爲之圖，梓工未佳，畫亦僅如世俗綉像，賦物窮形少有生氣，其編輯亦凌雜無序，似因進句屬對多爲牽就之故，唯引用故事悉注出處，尚爲切實。此書蓋仿二十四孝，本以勸善爲旨，非文章藝術之醇者，第以其係越人所作，爲表而出之。葆真字蘭浦，雲梯不知其名，疑係粵人，序但言其居陳村而已。書以同治辛未刊於

廣東，其板似尚存也。

四、徐文長

兒時聞鄉人談文長遺事，多誕妄可笑。其一云，文長居寺中，與僧有隙，每晨興僧未起，竊冠其帽，至俵圊對樓而溺，樓爲廚者女所居，恐其無禮，言於父，執僧殺之。今袁中郎著文長傳，言有沙門負資而穢，酒酣閒言於胡公，公後以他事杖殺之，似即其事。文長殺妻繫獄，陶石簣傳言渭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文長自著畸譜云，「四十六歲，易復，殺張，下獄。」似是狂易中所爲，然其三十九歲時記云，「夏入贅杭之王，劣甚，始被紿而謀，秋絕之，至今恨不已。」則猜刻見於言外矣。文長好奇，自署云田水月，近於刺謬，未免可議也。

五、王半村

王濬號半村，山陰人，著有紅鵝館集。商寶意選越風中載其「詩書豈合蓬蒿老，貧賤翻教骨肉輕」之句，評云，「十四字抵多少悲涼憤激語。」蓋亦不得志於時者。余見其紅鵝館詩選二卷，則多在諸暨時作，似非全稿。山陰孫大濩森華集有哭王半村詩，注云，「乙未九月三日，半村過余，戚然相向，欲有所言，以他客在坐，遂悲辭去，即於是夜自沈於羅紋坂。」又云，「半村母侯負逋，賣文償之不足，卒以此自縊。」詩有云，「豈是鴻毛輕性命，翻因鵝眼賤文章。」乃與半村之句正不期相對照也。

案，半村爲王弇山之姪，弇山詩鈔卷首附載有山陰縣志王濬傳，云及母歿一慟幾絕，私告所知曰，吾將從母氏於地下。此似未免稍有修飾，反不如孫氏言之樸實而沈痛也。

六、范嘯風

范寅字虎臣，號嘯風，又稱扁舟子，前清副榜。居會稽皇甫莊，與外祖家鄰，兒時往遊，聞其集童謠，召鄰右小兒令競歌唱，酬以果餌，蓋時正編越諺也。嘗以意造一船，仿水車法以輪進舟，試之本二櫓可行，今須六七壯夫足踏方可，乃廢云，余登其舟則已斥輪復爲大船，仍用篙櫓矣。晚歲老甓，輒坐灶下燒火，乞餅餌爲酬，蓋畸人也。越諺雖有遺漏，用字亦未恰當，但空前之作，亦難能可貴。往歲太炎先生撰新方言，蔡谷清君以一部進之，頗有所采。越諺中之童謠可五十章，重要者大旨已具，且特口記錄，不加改飾，至爲有識，賢於呂氏之演小兒語遠矣。

七、禹陵窆石題字

兩浙金石志云，「窆石在會稽禹陵廟中，高六尺，周廣四尺，頂上有穿，狀如秤錘，篆文今存三行，行十六字

，字徑二寸，每行首一字下有斷裂痕，隱隱辨玉石乾象井天文真黃等字。嘉泰會稽志云，此石有古隸不可讀，則其漫已久，予按其篆文極似天璽紀功碑，後檢太平寰宇記會稽縣引輿地記云，禹廟側有石船長一丈，云禹所乘也，孫皓刻其背以述功焉，後人以皓無功可紀，乃覆船刻他字，其船中折。據此為三國孫氏刻審矣。嘉泰志稱直寶文閣王順伯復齋定為漢刻，未之得也。」

徐勉之保越錄云，元至正末兵變，石為胡大海所仆。王思任先後游香越諸勝記云，「有所謂窆石者，玉鏡倒懸，為惡俗官鼻斷，其下不可知，故今屢次鍺斷，白墨狼藉矣。」王記又云，「五十年前，余摩挲石鏡古隸，如丸疑文，猶有彙似，今漸滅沒矣。」相去又復三百年，視其文尚略可讀，豈後復有修整之者歟。

八、妙相寺造像題字

嘉泰會稽志云，「石佛妙相寺在會稽縣東五里，唐大和九年建，號南崇寺，會昌廢。晉天福中僧行欽於廢寺前水中得石佛，遂重建，治平二年賜今額。石佛今在寺中，高財二尺餘，背有銘曰，齊永明六年太歲在戊辰於吳郡敬造維衛尊佛，凡十有八字」，筆法亦工。案會稽未嘗號吳郡，此石佛既得之水中，又一人可負之而趨者，安知非吳郡得造而遷徙在會稽耶。天衣有維衛銅像，雲雍熙又嘗掘地得銅像，亦維衛也，蓋古多作此像者。」

王繼香越中古刻九種第八即影印此題字，跋云，「杜氏金石記引三寶感通錄云，晉建興元年松江漁者稀見二人浮游海上，吳縣朱膺聞之，潔齋迎之，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是石像，舁還通玄寺，像高七尺，背銘一名維衛，一名迦葉。據是則維衛像本在吳郡通玄寺，好事者因就其地模造，迎歸供養耳。」

案三寶感通錄西晉吳郡石像浮江緣，末云，「今京邑咸陽長公主間斯瑞跡，故遣人往通玄寺圖之，在京起模，方欲顯相云。」意自晉以來模造必多，因以流傳入越，不必定在越造，竊王二說為勝，如兩浙金石志勉欲證明吳會二郡有改併之事，未免裝矣。維衛亦名毗婆尸，此云勝觀，為七佛首。題字三行，正書徑八分。今碑中拓本尚有舊者，但已頗漫漶，不及古刻九種中者遠矣。據云像光緒初年所拓，距今才四十餘年，已改觀至此，古跡保存能不汲汲也。

附記　此外有漢買山石刻，餘姚三老碑，吳黃二將祠堂記，唐龍瑞宮記，禹寺往生碑，黃昌生祠記，吳越崇化寺西塔基記等七篇，今悉從略不復錄。

南宋時之忠義軍與水滸傳

謝興堯

從前我讀宋史的時候，見凡有關於水滸傳的材料，都把它特輯出來，居然成帙。後閱宋人筆記，所得尤不少，史料既多，於是便想藉此作幾篇「水滸傳雜考」。因為這些材料，與胡適之先生及一般講水滸者均不同，棄之可惜，前日曾撰一「梁山泊考」，載於天津國聞周報第十二卷十七期，上月南遊，承越風主編　黃萍蓀先生屬為撰文，因整理積稿，草此應　命，亦即「水滸傳雜考之二」，惟倉卒之間，參致未詳，尚祈　編者　閱者　教之。

一、何謂忠義軍

當元朝蒙古人執政的時候，把全國人分為四個等級，第一為蒙古人，第二為色目人，第三為漢人，第四為南人。所謂「南人」，便是長江以南之人。我們一讀宋史，才知道南人，并不是元時創立的，在宋時已普遍流行，最為人所常見的，如南朝(宋)，北朝(遼金)，南軍，北軍，(同上)忠義軍即是南北之間的民團或土匪。

每當一個被外族侵凌，國家將亡的時候，政府既無力抵禦外侮，有時也無力綏靖地方，復因投提亂離，民不聊生，於是常常有「民軍」——即今日之義勇軍——出現，兩宋及明朝的末年都是如此。而民軍的成立，一方面固然是民族主義的激盪，另一方面也是生活所逼迫，忠義軍既屬於南軍北軍之間的民軍，在當時，宋朝方面，名義上雖稱之為忠義軍，忠義人，(義民。)而心目中又視之為北軍，(即敵軍)目之為盜賊，這是極端矛盾的事。如當時忠義軍最大的頭目李全，在宋史便入於叛逆傳，而那時的官民，總是稱他們為寇盜。至於視忠義軍為北軍，一因他們的人完全是齊魯以及中原的北方人，二因忠義軍的地盤在山東淮北一帶，與北朝(遼金)接近，至忠義軍所標榜的口號，為「扶助大宋，恢復中原」，其實他們只是向宋廷索餉要官，向北朝暗通消息，要是嚴格的說：當時的忠義軍，在地理上，實際上，實在是立於『南』，『北』之間的一種中間勢力，也可認為他是一種緩衝勢力及第三者。

二、宋廷對於忠義軍的政策——招降

當北宋亡後，金人屢次南侵，山東淮北一帶，便成為南北兩方的衝突線，本地方的人民便起來組織民軍作自衛運動，名義上既稱為忠義軍，口號又是盡忠宋室，規復中

原，因此宋朝雖然明明知道這些民軍是靠不住，但是在道義上，利害上都無法拒絕，所以當時惟一的辦法，便是「招降」。宋史謂：「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今京東西羣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耶」？（宋史卷三六三張所傳）又謂「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宋史卷四〇一辛棄疾傳）又謂：「乾道四年，北界人侍旺叛於漣水軍，密款本朝，稱結約山東十二州豪傑起義，以復中原，上問敏，敏曰：旺欲假吾國威以行賊耳，必不能成事，願勿聽」。（宋史卷四〇二陳敏傳）可見那時各地都有忠義軍的組織，而以山東為最大。其紀律壞的，還公然攻掠州縣，蹂躪人民，很希望政府招納。宋廷是時迫於形勢，不得已乃特設立「招撫司」以撫慰之。但是有此一來，當時論者，以為忠義軍必更多，換句話說便是騷擾地方的高等土匪更盛。

這些忠義軍，雖為烏合之衆，而有時也能舍死殺敵：「嘉定十年，江淮制置李珏，曾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以忠義軍的首領李全為前鋒，先後破莒州，密州，青州等城，朝廷授全武翼大夫京東副總管。當事者見忠義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時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勅珏慰接之，號忠義軍，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糧」。（宋史卷四七六李全傳上）這次忠義軍與金人之戰，連克數城，確為忠義軍掙了很大的榮譽，當時號稱取得十二州的版籍以歸於宋，其表辭有：「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頗為當時所頌揚。

三、南軍與忠義軍

當時有識者，雖然知道忠義軍是擾害地方有餘，捍衛國家不足，但一般人，因對政府失望之後，猶思草澤，而存僥倖心理，故多原諒忠義軍之行為，希望他們真能恢復中原，驅逐北虜。宋史卷三九六史浩傳：「張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必待我兵至為內應」。以當時秉政的大臣，亦希望忠義軍能「恢復中原」，而一般大將，也都想利用忠義軍以增厚己之勢力，負盛名的：如韓世忠，岳飛都是如此。宋史謂：「高宗七年，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為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為恢復計」。（宋史卷三六四韓世忠傳）又謂：「高宗六

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十年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正中興之機……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佈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等率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宋史卷三六五岳飛傳)以很負盛名的韓岳，他們都是利用忠義軍作他們的臂助，可見忠義軍在當時的實力一定很大，大概他們帶地方的色彩甚濃，所以能夠熟悉地理，深知敵情，其行蹤又飄忽無常，這都是南(宋)北(金)軍所不及他們的地方，而他們的性質，又介在軍，民，之間，更使敵人難於應付，因此金宋兩方對他們都極力招納，不惜厚餉高官以為羈縻，而他們更藉此而自視為天之驕子了。

四、忠義軍之主旨與行為

至於忠義軍的組合及實質，實為一可注意的問題，固然這裏面有好些是憤國家民族之將亡，起而作義烈之士，其目的當然是驅逐金人，保衛宋室，但是大多數是想藉混亂無主的時候，借愛國的口號來做土匪的行為，所以他們的立場對宋廷是要餉要官，對金人則敷衍恭順，有些時候籍直達略助北國壓迫宋朝，彰明的作叛逆或漢奸的勾當，他們當時對宋朝的要挾和口號即是「不願得官，願得錢糧」，(宋史卷四七七李全傳下)有時作憤慨語謂：「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建閫開幕，今建閫開幕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閫以困忠義也」。(仝上)他們表面上作這些激昂慷慨的言辭，使宋朝於名義上利害上均不能不給他們的官職與糧餉，他們并且知道「激作愈甚，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仝上)他們的思想是如此狡毒！這完全是他們看清楚了宋朝的弱點，所以才敢盡量的要挾，但是要索錢量，於宋朝尚無大妨礙，最使宋朝難堪的是要索錢糧以後還要私結敵(元)人，擅殺長官，以至於公然叛亂，他私結敵人的情形宋史稱：『全歲貢於大元者不缺，故外恭順於宋，以就錢糧往往貿貨輸大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李全傳下)他們雖然能少寬宋朝北顧的憂慮，但他們把強索於宋朝的貨物即轉送給大元，這與他們『抵抗外患』的口號實相差太遠。他們因自己以為是兩國之間的中間勢力，更加擴充軍備，創立水師，并用厚餉募人為兵，不限南北籍貫，宋朝的軍隊多逃亡加入，(李全傳下)其增加兵餉，擴大軍備的結果，一方面勾引南軍(宋軍)，一方面還是向宋邀增錢糧，所以當時宋軍兵士常氣

慣的說：『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耶？』地方上的人民則謂：『政府養北賊——即忠義軍又稱北軍——戕淮民』（李全傳下）忠義軍的行動既然為官民所不滿，於是便以忠義起而以叛逆終了。

五、忠義軍之害與宋廷之討伐

忠義軍對於宋朝，對於地方，皆有害無利，已如上述，到最後忠義軍的叛跡已著，所以當時有識之士，莫不抱極大的憂慮，宋史謂：『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覩養虎將自遺患』。（宋史卷四〇六崔與之傳）以招安忠義兵民比養虎，則當時忠義軍之壞可知，又謂：『扶涉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京東忠義人民，涉謂：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在山東忠義，與北邊，（元）宜亟圖之。涉又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高，將有後變。史彌遠不以為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宋史卷四〇三賈涉傳）以招忠義軍為養虎，以忠義軍與金元并舉，可知忠義軍在當時確是宋朝的肘腋之患，後來由驕而跋扈而擁兵獨立以至於叛亂。有一時期并且想逃淮進窺畿輔，宋廷忍無可忍，乃一面除李全等的官職，一面下詔討伐，詔中謂：『我朝廷兼愛南北，念山東之歸附，即淮甸以綏來，故給資糧而脫之饑荸，賜爵秩而示以寵榮，坐而食者踰十年，惠而養之如一日，因饑餉之富以竇集傳徒，挾品位之崇以脅制官吏，戕蔑閫帥，殺逐邊臣，虐劉我民，輸掠其衆，故神人之共憤，豈覆載之所容。（宋史李全傳）忠義軍自經宋廷討伐之後，李全敗亡，餘衆流散，就歸山東，按忠義軍之起，本山東宋婦楊氏為首，凡盜淮及中原豪傑之士皆屬之，後來由李全統率，及全敗，楊氏諭忠義軍諸頭目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柱不行』，亦歸山東。可見忠義軍之起，又帶秘密社會之色彩，與水滸傳中所寫的人物多相類似，可惜他們始終不能脫掉土匪的面目，所以以保護朝廷始；而被朝廷討伐終。

六、忠義軍與水滸傳

我以前讀水滸傳常常疑心它的作者，寫水滸傳裏面複雜的事實，與極衆多的人物，絕非『宣和遺事』及民間的傳說所能作背景，後來讀宋史李全傳，才覺得水滸傳中所寫的宋江，恐怕即以李全為標準，所寫梁山泊衆英雄，恐即以忠義軍各首領為標準，且當時民軍及草澤豪傑稱忠義軍，或忠義人，而水滸中的人所標榜的也是忠義二字，其本身即名為『忠義水滸傳』。又忠義軍頭目裏許多人如張青，張平等，也即水滸傳中的重要人物。他們又都以山東為根據。最有關聯的，便是他們的行動和結果，可說是完全相同。所以現在我很相信，水滸傳這部書的組成，是以北宋末年宋江等三十六人為骨幹，而以南宋時各地的忠義軍為背影的。

中法戰役中之丁槐

董振藻

滇將參與中法戰役而名震寰內者，有兩人焉：一為楊玉科，與法人苦戰於諒山，中彈陣亡，人咸稱為忠烈。一為丁槐，與法人苦戰於興化宣光，屢摧勁敵，人咸稱為英毅。楊氏已列清史，（註一）不再論，丁氏近方下世，經中央褒卹，并蒐其戰績，俾宣付史館立傳。杭友知余寓滇久，留心滇故，徵輯丁氏參與中法戰役之事實，昭告國人，藉淬對外蹈厲之精神。余以在滇聞見異辭，採摭恐難傳信，特就行篋所存各方面發表之紀載，互相勘證，擇其可信者彙而敘之。

丁氏戰蹟之最著者：一在興化屢卻悍敵，一在宣光苦攻堅城，而宣光之役，較興化之役，為尤難能而盡瘁，試分臚於左：

興化戰績

興化為越南北圻之一省，（今稱夢赤，）東南界山西省，北界宣光省。其省城位富良江南岸，在河內西北。距河內一四二里，距雲南河口四六九里。以清由興化東南至河內，西北至河口，有富良江之帆船航路相通，承派時興化河內之間，有輪船來往。陸路亦有大道通河內，若通河口對岸之保勝，（今稱老街）僅有小路耳。清嘉慶七年，（一八〇二）越南阮福映因法援為王，法索酬，靳之，遂啓釁。咸豐八年，（一八五八）法藉教案與越構兵。同治元年，（一八六二）越割地與和。十二年，（一八七三）又構兵，越仍割地與和（註二）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越藉劉永福軍排法，法遂攻入河內。八年，（一八八二）法復攻河內等處，議和無成，越向清廷請援。九年，（一八八三）法因劉永福任越興化宣光山西提督，欲實行富良江通商，憚為所梗，思除之，遂於十月進攻山西宣光等省，劉永福黃佐炎戰皆失利。雲貴總督岑毓英奏准帶兵出關視師，十一月，行至中途，聞山西失守，永福退保興化，十二月，馳至保勝駐軍，遣總兵丁槐等率前隊進營興化，并扼緊家喻關，法兵屢欲撲興化，丁氏均擊卻之。十年，（一八八四）正月，毓英進軍興化，丁氏及何秀林等各營均進紮興化，法兵退保宣光。二月，法兵見興化滇軍紮地營，設備已嚴，乃避滇軍，自山西以大股犯北甯，直擣粵軍，粵西提督黃桂蘭等迎戰失利，越官以城降，既而太原亦降於法，三月，毓英因興化城小，三面瀕江，無險可扼，且樓又告圮，乃平毀興化城池，使敵無可據，仍退保勝（註三）是

役法方統兵官爲米蘭，攻陷北甯後，令波里也追擊我軍，趨太原陷之。後集軍河內謀大舉攻興化，并由太原偪宣光，虢英乃飭各將領先將軍裝運回，燬平營壘城樓，回保勝。（註四）當永福與唐景崧由山西退回興化時，軍心散渙，一日數驚，適丁槐領百人先到，力認防守，布置得宜，軍心始安。景崧服其有才，永福見其饒有膽略，甚爲心折。（註五）至滇軍在興化所紮之地營，係丁氏所掘，景崧嘗謂至興化觀丁統領掘地營，其制掘地作方坑，深六尺，大小度地勢爲之，坑內四圍密豎大木，出地尺許，開槍眼，上鋪大木，覆土，取其低不受砲，遙見不知有營也。坑背開地槽，通入坑，坑口有梯，一人閉柵坐，則坑內數十人皆不得出，既可避砲，且免潰走，或迴環掘數營，皆於地下開槽，營營可通，互相策應，水米藥彈，均儲其中。又於地營外開曲折明槽，人頂齊地，寬僅尺五，長至一丈即轉，太寬彈易落入，一丈即轉，彈雖落亦僅擊及一丈也。明槽所以護地營，恐軍全在暗坑不明敵情也，地營三丈外，用樹枒樹枝，以藤纏之，密排三層，是謂鹿角架，防敵衝突。再於四角埋置地雷，尤爲有備，但須離本營二十丈遠，始不自轟。（註六）景崧概據嘉林，曾有仿造此項地營，立定脚根，再築砲臺攻其敵壘之議。（註七）而古實第即此項地營，堪以制勝，亦西山虢英復稱：今在駐越南興化，築成地營十餘里，營外排釘鹿角柵，復於柵外安置地雷，我軍伏地營，不見一人，法人屢次攻撲，未能得手，又以氣球升高窺探，知其堅固，遂不敢進，後法故開花巨砲千餘發，并未擊傷我軍等語。寶第遂達同所寄圖說，奏奉上諭令揚岳濟劉銘傳等一體籌辦。（註八）是興化之役，城危無險可扼，屢受襲而屢卻之，得以守而勿墮，皆丁氏悍衛有方。而地營堅固，尤爲敵所畏避，不但吾國紮敵各軍，多思取法，即敵國宣光亦仿行以禦我軍。縱是項地營，景崧謂係前滇匪挖竣碉砲，虢英謂係由伊創始，曾在臨安等處試驗巨寇，似非槐所發明，然興化地營堅固，豈受槍擊砲轟，不稍移動，足徵布置合宜，功勳歸丁氏焉。

宣光戰績

宣光亦北圻之一省，在太原之西，興化山西兩省之東北，與吾國雲南廣西兩省毗連。其省城東距河內三〇八里，東北距廣西龍州一千餘里，西北距雲南開化九四〇里。地有盤龍江，源出開化，江在越南境內通帆船，宣光以下通輪船。陸路則開化宣光間有小路可通。清光緒十年，七月，清廷因法人敗盟啓釁，先寇吾國閩省馬江等處，詔虢英復帶滇軍出關，規復越南，八月，虢英進軍文盤州，遣丁槐率所部各營，會永福合攻宣光省城。穴

地安營，一如興化地營之布置，各要路預置地雷，連日設伏，派隊誘敵，敵匿不出，移營偪城環攻，三戰皆捷。九月，法由河內屢次遣兵來援，皆擊潰。又以水師駕輪船，拖帶東京船，沿江上駛，復為永福擊敗。法兵再駕輪船五艘及東京小船數十艘，載粮械來援，十月朔，至同章，槐遣游擊張世榮參將謝有功都司吳鳳典設伏江東，游擊黃守忠扼守江西，以夾擊，船不能衝過，退泊十數里外。次日，法船繼進，法兵與教匪各千餘人登岸衝突，我軍悉力迎敵，塵戰終日，斃敵二百餘，而輪船之兵，乘間衝過，遂入城。嗣後連日挑戰，敵不出者半月有奇。十一月，槐與秀林屢次攻城，因城外敵營甚多，砲臺棋布，我軍屢被牽制，槐遂率所部會同秀林及景崧各營，乘夜進兵，槐部木達春等直撲大寺敵營，李福興等直攻大寨敵營，毀牆填濠，以次破之，各斬首百數十級。城敵大股出東門來援，我軍一面迎敵，一面繞過北門抄截敵後，縱橫痛擊，血戰竟夜，敵始大敗，計斃法兵六七百，教匪斃者千餘，守砲臺及各壘之敵，悉潰入城，遂將城外大小砲臺柵壘，一律攻克，我軍攻城始無所阻，於是偪近城根移紮地營，并掘隧穴洞，為轟城計。（註九）當十一月十一日槐部副將木達春等攢擊營時，槐等在城邊督隊，雖親兵十數人為敵開花彈擊斃，仍督飭各軍有進無退，敵死傷甚衆，故大敗入城。槐又與景崧秀林各督所部一面紮營圍攻，一面開挖地道，以草捆更番疊進。至十五日抵敵營濠邊，槐遂督同所部營官陸鳴集鄧洪成等帶隊填濠，敵傾城出救，景崧秀林督隊夾攻，敵大潰，斃法軍官三，救出難民千餘。（註十）先是初八日，槐以城南有寨，容匪教民居之，以護西南角砲臺，須克此寨，而後砲臺勢孤易奪，城乃可攻，十一日，槐軍襲據南寨，十三日，奪砲臺，槐用滾草法，度離砲臺數百丈，游掘土為塬，可蔽數人，就塬下開濠，掘濠漸長，容人逐多，人行濠中，可避槍砲，乃綁草把，長三尺許，計數萬束，滾擲而進，草把橫立，人不受槍，草壓砲臺，即可立破，謂之滾草龍。槐與秀林兩軍掘濠，景崧軍綁草，三鼓，距離砲臺二百丈處，皆隊開濠送草，五鼓，濠成，長二百丈。十四日，滾草，日夕不絕。十五日，繼滾，即前敍以草捆疊進之方法也。是日辰刻，積草離砲臺數丈，將及矣，午刻，臺內敵隊出，奔東門城，槍砲齊下，槐部都司何天錫搴旗搶登臺上，中砲，血肉騰空，追擊逸敵，枯草爲紅。此次奪臺，滇軍開濠最苦，故景崧報捷時，曾稱槐功居首。（註十一）此奪敵寨及砲臺時苦戰之情形也。

督隊攻城

至於攻城之計畫，係槐派李福興等由宣光西北城腳開挖地道十數處，於二十八日裝藥轟放，轟倒城牆十數丈，傷敵百餘。槐與秀林督隊直衝缺口，因槍砲如雨，游擊何天祥等陣亡，乃就缺口紮營，另開地道。十一年，（一八八五）正月，初二至初七日，派開花砲隊總兵雷鳳山等連日轟擊，城中敵多死傷。初七夜，又挖成地道，實火藥。初八日，辰刻，先燃一處，誘敵來守，繼燃二處，飛石皆飛，斃敵二三百。槐與景崧秀林督隊四面齊進，護軍管帶劉節高先登，中砲陣亡，守備何際泰等繼進，肉薄相當，互有傷亡，我軍仍占缺口相持。初十日，黎明，槐與景崧挑奮勇隊攻城，用柴草捆填缺口衝進，斃法軍官一，法兵百數，因敵砲過利，弁勇多傷，仍退出缺口。十三日，五鼓，槐與景崧秀林又各挑奮勇隊分三路攻城，并用柴草捆由缺口進，亦因敵槍砲猛烈，精銳多傷亡，仍退紮缺口。時敵援至端雄，離宣光六十里，毓英飭暫停攻，斂兵轉戰。十六日，敵在端雄分兩股，一攻左城，一攻對河岡壘，永福及所部黃守忠等軍，均被攻潰。十七日，敵援抵宣光，（半衝入城半紮城外。）槐與景崧軍緊紮城腳，連夜安置地雷，敵眾來撲，雷發，敵屍枕藉，不敢進，槐與景崧移回中門總兵營等處老營。此次偪攻宣光，計槐所統為四千人，景崧二千人，秀林三千五百人，歷三十五六晝夜，死者一千數百人，傷者二千餘人，疲敝不堪，不能不暫為休息。（註十二）當十六日敵援兵在端雄時，槐軍與景崧軍緊偪城下，是時城之西南北三面，爲我軍偪圍，僅東門一面臨河，未能合圍，河爲永福所扼，并排又不通，法人用玻璃匣藏求救洋文，上插小旗，寫給送端雄法田大營者，賞二十元，以數匣付水流行，爲永福軍所得，譯出，皆乞救詞，粵督張之洞曾將譯文入奏。蓋法人與我國構兵以來，未有窘困如此也。又凡攻城必於黑夜，挂伏城下，天明攻不入，伏城根，而以城外樓竹之兵然槍擊壕，使敵不能憑城俯擊，入夜，始撤回，俶則率衆遞挪而前，後糧少食粥，不能稱，輒餓竟日。至二十九日，槐因督攻日久，憔悴無人形。十一年，正月初八日，槐與景崧押隊督攻，誓不准退，而偪軍紛紛墮下，慘不可言，不得已撤兵。初九日，槐與景崧等督隊於砲臺下，法兵死拒缺口，我軍再遭再卻，有已登城而墮殞者，有喋血於城下者，後隊人密，城槍亂下，被傷尤衆。十二日，槐與景崧秀林挑隊再攻，槐與秀林所挑奮勇隊，俱昇現銀，朱額爲誌，進後者斬，三鼓，再發地雷，四鼓，地雷發，城微崩，仍分三路撲攻缺口，槐軍亟呼守營兵齊進，而頭隊在前，力

攻不入，戰至十三日卯刻，不得不退。至是連攻三日，折將損兵，計已不少，遂共議宜稍休息。惟時城中糧彈將盡，每聞哭聲，而敵人終不氣宣，更柝寂然，僅夜然電氣燈照燎敵周而已，洵為勁敵。十六日，槐向景崧借糧，無以應之，遂違毓英前函（函中有法援將至，我軍苦戰力疲，不能當新敵，宜退紮相機而動等語。）一律撤退。（註十三）蓋槐等以血戰累月，各營損傷過半，不能不退回中門總老營，稍息，圖再舉。此為彝奪宣光省城之情形。

深入腹地

二月，毓英以頓兵堅城，徒損精壯，得不償失，僅留秀林軍紮宣光牽制城敵，抽槐軍為奇兵，渡河由不拔慶成一路，直入腹地，規取河內寧平南定興安等省。三月，中法和議成，詔兩廣雲南督撫班師入關，時槐軍已渡河，聞和定引還。（註十四）是役法統帥尼格里遣將援接食軍火救宣光，且以兵代守城疲卒，於是法將受尼格里命扼守宣光，尼格里深知Dominé智勇可靠，因決計先運桂軍，再取滇軍，滇軍困於堅城，不得東下，雖我軍攻城極猛，Dominé能支持三月之久，使尼格里得竟全功（註十五）蓋法於十年十二月三十日占據諒山，次年正月初二日始由諒山回河內，聚配槍炮，再趨援宣光故也。十一年五月，毓英奏明宣光出力人員請獎，奉上諭，丁槐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簡放，並賞換哈青巴圖魯名號。（註十六）是宣光之役，雖非丁氏獨當一面，與興化之役不侔，然制敵有謀督戰最力，時歷數月之久，屢瀕於危而不稍退餒，將折殆盡，猶敢賈勇轉最後之勝利，宜乎為粵軍各領袖所推崇，而清廷亦因審勇而褒獎之。

合上兩役觀之，興化之守甚固，宣光之攻最力，若毓英不為時勢所迫，命其撤退，再益援兵，充實粮餉，並增利器，則興化永守，宣光攻克，太原山西北寧諒山等處雖失，越南西北一隅，尚為我有，亦堪稍制法凶鋒而遏其野心。乃因服從調遣，不能自專，致使興化得而復失，宣光功敗垂成，丁氏事後追想前塵，未嘗不拊髀而興歎耳。

雖然，毓英亦不失為丁氏之知己，蓋毓英嘗以丁槐天性忠孝，平日好讀文史，究知古名將兵略，任事勇往，勞險生死，不足以動其心，臣所部諸將，以該員為冠等辭，登諸奏牘。（註十七）而景崧除推奉臺為首功外，並謂丁氏初森嚴穩紮未曾一挫，其攻宣光也，景營（指景崧軍。）丁鎮劉提有七十餘日合力同心之苦戰，城雖未克，虜受奇創。（註十八）亦足徵丁氏度量恢宏，故能和衷共濟。夫中法越南戰役，法水陸兩軍，不過七千人，所招越南土兵，非洲

土兵，及收買黃旗散匪，統計不過一萬五六千人。粵軍以黃（黃桂蘭）趙（趙沃）兩軍計之，約三萬人，聚集北甯一處，尚不能守，卒為法占，因黃趙不和之故。厥後諒山之失，亦由潘（潘鼎新）王（王德榜）不和之故。苟能視丁槐始祈節於永福，繼與景崧永福有合力同心之苦戰，何至北甯諒山等要地，次第覆沒，敵得合力以摸滇軍，致令興化宣光勢孤援絕，均受其牽動而難以支持。語云，師克在和，反是則必因小忿而壞大局，後之統兵禦敵者當奉為先鑒也。毓英初報奮勇，挈兵深入，并助械援永福軍於山西，命永福援粵於北甯，亦能不分畛域，惟敵勢一張，不願犧牲抵抗，因之興化守而復棄，宣光功虧一簣，雖緣兵少經畫，亦非得已，未免使喋血苦戰之將士，因前功盡棄而灰心，而彼時越南僅西北一隅，未全淪陷，恃興北宣光為屏蔽，屏蔽一撤，遂不能保守而稍遏敵氛。若非馮子材諒山一捷，即和議亦難促成，繼其後臨洮奮戰，毓英曾大挫法軍，已在議和停戰電諭未達之前，不足以資補救。然亦清廷未早簡公忠而有威望之大員，統一滇粵各軍之指揮，不令自由進退之咎。後之動員數省以禦敵者，又當奉為先鑒也。至丁氏戰績，中央既將付史館立傳，史館自能周諮博采，蔚為鉅製，以彰功勳，余之此篇，不過就行篋各書所紀之事實，表而出之，藉厲國人對外奮發之精神。總之，就滇一省而論，楊玉科既為國犧牲，丁槐復為國奮鬥，均可光國際之戰史。而馬毓寶亦滇人，為余主辦滇高等學堂之學生，嫻法語文，曾入法軍官學校肄業，歐戰時因吾國加入協約，遂入法軍與德戰，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九月，阿米養哈門之役陣亡，骨歸昆明，英領事泰尉法領納齊亞均為傳以彰之，既增進中英法之國交，并助掌吾國國際之地位，足與楊丁二氏併垂不朽，如史官能立傳傳之，更可促國人奮國際之義勇焉。

本文引用各書錄目

（註一）清史列傳卷五六。（註二）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卷六。法越兵事及媾和。（註三）岑毓英等修雲南通志卷二一四武備志戎事一四。（註四）邵循正中法越南關係始末第三章第六節桂軍之節節敗衄與滇軍之撤退。（註五）岑襄勤公奏稿卷二三劉永福丁槐尚無貽誤片。（註六）唐景崧請纓日記卷三。（註七）同上卷四。（註八）光緒東華續錄卷六六。（註九）岑毓英等修雲南通志卷一一四武備志戎事一四。（註十）岑襄勤公奏稿卷二三官軍盡平宣光城外營壘擬開地道摺。（註十一）唐景崧請纓日記卷六。（註十二）岑襄勤公奏稿卷二三敵援衝突左城不支圍師退守老營請將首先失營游擊革職查辦摺。（註十三）唐景崧請纓日記卷六卷七。（註十四）岑毓英等修雲南通志卷一一四武備志戎事一四。（註十五）邵循正中法越南關係始末第六章第二節法軍東下之被阻。（註十六）光緒東華續錄卷七〇。（註十七）岑襄勤公奏稿卷二三劉永福丁槐尚無貽誤片。

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 上

黃華

前記

明烈皇帝殉國之翌年，清兵南下，破揚州，攻嘉定，有史以來，絕無僅有之屠城慘禍，不幸而一再見於兩地，少者壯者，身首異處無論矣。彼無戰鬥能力之老弱婦孺，何辜何怨，乃亦受此劫運，罔有孑遺，何其忍也。李自成之圍汴梁也，決河灌城，淹斃數十萬衆，張獻忠之破武昌也，驅平民三十餘萬，溺之江中，江水盡赤，爲禍之烈，至矣盡矣。然以較揚嘉之被屠，則猶未爲已甚。吾誠不解彼八旗之兵，同此圓顱，同此方趾，爲亦同具人心，顧視彼所爲，直類人頭而畜鳴者何也？嗟乎！世無董狐，安有良史，真相抹煞，諱飾滋多，坐令揚嘉之民，終古含冤，未由昭雪，豈非憾事。幸而勝國孤臣，不避忌諱，覼縷紀載，猶存簡編。「嘉定屠城紀略」，不著撰者姓氏，自云：「目擊寃酷，不忍無記，事非灼見，不敢增飾一語，間涉風聞，亦必尋訪耆舊，衆口相符，然後筆之於簡」。「揚州十日記」，爲江都王秀楚所作，自云：「身所親歷，目所親覩，遠處風聞者不載」，其爲傳信，自無可疑。兩書在清季俱爲禁本，流傳無多，偶於冷攤中搜求得之，展閱一過，覺當日之情狀，天昏地暗，霧慘雲愁，幾如置身地獄中，不辨人間何世。蓋雖越時三百年，事過境遷，而捲卷欷歔，猶有餘悸焉！因念今日科學昌明，新式殺人利器，月異而歲不同，毀滅城市，一舉手，一投足，即可勝任愉快，無俟「十日」「三屠」。往事如彼，今又如此，我國人其各懍惕儆懼，急起直追，合全民族之力以奮鬥圖存，今擬爲三百年前之揚州嘉定哀，毋令後人復以哀揚嘉者哀我，斯則吾於握管記述之際，所爲馨香禱祝者也。

君昏臣邪南都不振

甲申三月之變，南都諸臣，迎立福王由崧監國，旋即位，以明年爲弘光元年。當是時，國都雖破，江南之地尚爲明有，兩浙及粵桂蜀黔，皆奉正朔，即使不克光復故土，要之江左偏安之局，必可少延殘喘。顧弘光非其人也，即位以還，置國事於不問，深居禁中，雜伶官演戲爲樂，飲大酒，漁幼女，修興寧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宴賞皆不以節。太妃至自河南，諭戶工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給賞賜。又詔選內員，選宮女，閭巷騷然，國用匱乏。大學士英執定策功，位居首輔，逢君之惡，專以荒淫，

而又招集亡賴，賣官鬻爵，有，「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權奸內忌，耗歛交作，幾無一事爲興朝氣象，識者已知其不堪旦夕矣。果爾甯南侯左良玉首先舉兵東下，疏陳士英罪狀，請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紓公憤。士英懼，京師戒嚴，調黃得功（原駐廬州）劉良佐（原駐臨淮）離汛，同禦左軍。劉澤淸（原駐淮北）亦託勤王，率兵大掠南行，揚泗徐邳，勢同鼎沸。時淸兵已進逼江北，直下徐穎，大學士督師史可法連疏告警，弘光曰：「上游急（指左軍）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爲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意，蒙蔽至此」。乃移書士英，懇其遣將添兵，大聲疾呼，士英惟以左兵爲慮，不應。劉洪起奏「淸兵直下，無人敢遏，恐爲南京之憂」。弘光意動，召士英等入對：大理寺卿姚思孝，尙寶司卿李之椿等，合詞請備淮揚。弘光諭士英：「左良玉雖不諒興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厲聲指諸臣曰：「此輩良玉死黨，爲遊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等渡江矣。寧可君臣皆死於淸，不可死於左良玉手」。瞋目大呼曰：「有異議者斬」。弘光默然，諸臣咸爲咋舌。嗚呼！強敵壓境，已至生死存亡關頭，不問鷸以禦侮，共圖大計，奈何互爭閒氣，自撤藩籬，轉令淸兵坐收漁人之利。士英之罪，可勝誅乎。

史可法之死

先是淸兵自歸德分兩道出師，一由淮北，都統準塔主之，一由淮南，豫王多鐸主之，長驅南下，陷泗州，渡淮水，如入無人之境。四月十一日，可法至天長，檄諸將救盱眙，單騎當先，不避風雨。忽報盱眙已降，可法一日夜冒雨莅泥，奔還揚州。十六日以後，北氣日亟，揚州防禦單弱，可法所部防河之兵皆在外，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北兵距城二十里而營，可法督總兵劉肇基等兵二萬人，及吏民分陴拒守。肇基請乘不備，背城一戰，可法曰：「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或請決高堰以灌淸兵，可法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傷敵軍少，而淮揚先爲魚鱉矣」。皆不聽。揚州舊城西門，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勢若建瓴，由外達內，絕無阻隔，諸將屢以爲言，曰可法：「若以此城爲險，吾自守之」。二十四日夜，北兵從泗州運紅衣礮至，專攻城西北隅，礮聲如雷，守陴不退。俄有一彈落雉堞二堵，二小卒緣牆而上，蜂屯蟻聚，勢遂不支。夏元彝謂「可法淸操有餘，而才變不足，用兵將略，非其所長」。蓋定評也。

當揚城之未破也，可法逆知事已無望，以死自誓，先一夕貽諭，內有：「一人當之，不累百姓」之語，聞者莫不感泣。及城破，可法持刀自刎，參將許瑾使手抱之，血濺衣袂未絕，瑾與可法義子史德威等數十人擁之下城，至東門，瑾等被亂箭射死，眾復擁可法自北而南，奔騰狼狽，勢如波湧，欲趨南關，途遇清軍入城，可法問前驅為誰？德威以豫王多鐸答之，可法大呼曰：「史可法在此」，清兵驚愕，執赴新城南門樓上。豫王勸降，可法怒曰：「我天朝重臣，豈肯苟全偷生，作萬世罪人，劈尸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州百萬生靈，即屬於爾，當示寬大，萬不可殺」！遂被害。

屠城之先漢奸為前導

二十五日晨：揚人猶未知城破，及見守城之兵，紛紛下竄，棄甲拋戈，并有碎首折脛者，始知滿兵已入，因相約改換服色，共迎清師，設案焚香，示不敢抗。其初城上滿兵，循南而西，步武嚴整，淋雨亦不少奢，疑為節制之師，已而隊伍稍疏，或行或止，間有擁婦女雜行者，其服飾皆揚俗，衆始驚駭，亟亟為避禍計。忽有滿兵數騎，按轡徐行，逐戶索金，意頗不奢。稍有所得，置不問，或有不應，雖揮刀相向，尚不及人。然亦有獻金鉅萬，卒致殺禍者；則漢奸導之也。天漸暮，滿兵已大肆屠戮，哀痛之聲，慄耳懾魄，城中四週火起，赤光相映如霞電，劈拍聲轟耳不絕，隱隱又聞擊楚聲，哀風淒切，慘不可狀。

二十六日：天將明時，火勢稍息，雨猶未止，滿兵持刀逐人，脅獻金幣，揚民各擇靜處所避匿，甚有登高升屋，俯伏容身者。然不為滿兵所見則已；見即梟首。諸路卒亦知避地者多，紿眾人以安民符節不誅，匿者競出從之，共集至五六十人，婦女參半，經三滿兵施行搜檢訖，即驅之行。一兵提刀前導，一兵橫槊後逐，一兵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數十人如驅牛羊，稍不前，即加鞭撻，或即殺之。諸婦女長索繫頸，纍纍若貫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有襁褓物者，滿兵即奪而擲之泥中。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一池一溝，堆尸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綠化為五色，塘為之平。滿兵驅此數十人至一大宅，禁男子於後庭，留諸婦於旁室，解其濕衣，自表至裏，自頂至踵，逐至裸體，不能掩蓋，多羞澀欲死。旋令易新衣訖，三滿兵擁諸婦女，飲酒食肉，無所不為。俄而一兵橫刀躍起，向後庭呼曰：「蠻子來」！是時被執男子五十餘人，提刀一呼，魂魄皆喪，無一人敢動者。滿兵次第砍擊：索取金帛，不從則殺之

。倒懸以獻，卒亦齊白刃。入夜，城中大起，倍於昨夕。

翌日：屠戮益慘，刀環響處，愴呼亂起，齊聲乞命者，或數十人，或百餘人。滿兵所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夫以數萬之滿兵，（按豫王多鐸攻揚州之兵，實祇數萬人，陷金陵後，收明降卒，雜髮入伍，合之始得十餘萬。）所恃利器，第爲戈矛刀劍之屬耳。百萬揚人，逆聽其宰割，不敢反抗，等是一死，曷勿爲困獸之鬥，是可異矣。

亂屍山叠血流成渠

二十八日：城中亂尸山叠，血流成渠，殺人已不知其數。聞有一滿將王姓者，日以錢數萬給難民，其黨殺人，往往勸阻，多所全活。至二十九日：又紛紛傳洗城之說，欲師黃巢故智，盡戮揚州人民，使城空如洗，無復噍類。於是城中殘喘，冒死越城逃去者大半，舊有宮溝，壅塞不能通流，已若坦途。然亦以此反罹其鋒。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結伴夜入宮溝盤詰，搜其金銀，人莫敢誰何。是時城內外之火又起，風勢愁號，赤日慘淡，貧民草廬，睥成灰燼。有避匿者，爲烈焰所逼，無不奔竄而出；出則遇害，百無一免。亦有閉戶自焚者，由數口至百口，一室之中，正不知積骨多少？大抵此時已無處可避；避則或遲遲者，無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與尸骸雜臥，間能漏網耳。「揚州十日記」作者王秀楚之婦，有孕將娩矣，匿池畔深草中，與其大兒裹臥其上，數遇滿兵，皆少獻賂而免。繼來一狠卒，鼠頭鷹眼，厥狀甚惡，欲刧婦去；婦哀之不聽，逼使起立，婦旋轉於地下，死不肯起，卒舉刀背亂打，血濺衣裳，表裏濕透。復將婦髮環數匝於手，橫拖而去，怒叱毒打，由田陌至深巷，環曲以出大街。行數步，必擊數下，途遇一同伴，與之作滿語，遂舍婦去，始得匍匐而返。又有數卒擄婦女四人，二人已老，悲泣不勝，兩少女則嬉笑自若，十數人互爲奸淫，毫不爲恥。滿兵語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之中國，無恥至此？」斯言也，或以爲過當，然觀於此事，誠無可解矣。

刀剖孕婦以腹中男女爲博

五月初一日：豫王多鐸下令封刀，殺掠猶未絕迹，特不甚烈耳。富家大室，搶掠搜括，已無遺物，此繁華甲於天下之廣陵，至是已蕭條殘破，如入鬼國。初二日：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驚懼。初三日：出示放賑，領米者俱焦頭爛額，臂腰傷折，刀痕滿面，劫後遺民，見之淒絕。初四：天晴，烈日蒸熏，屍氣薰

人，前後左右，處處焚燒，煙結如霧，腥聞數十里。初五日：避難者稍稍露面，相逢淚下！不能出一語。然他方秩序，仍未恢復。往來打糧者，日不下數十輩，一遇婦女，仍肆擄掠，初不知為滿兵為鎮兵為亂民也？

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旬日之中，苦雨淒風，籠罩於綠楊城郭，所遭兵禍，幾於萬劫不復。巨家宅第，半成瓦礫之場，幸而保存，多被滿兵佔為巢穴，屋宇深邃，處處皆有積尸，所掠箱籠，堆積如山，金銀珠寶，賤如土苴。衣服則擇較好者取之，布衣不值一盼也。沿途兵騎充斥，往來絡繹不絕。每遇數騎，其後必有數十男婦，哀號隨之。或父呼其子，或夫覓其妻，呱呱之聲，草畔溪側，在在可聞。街中人首枕藉，積尸礙步，動遭顛蹶。即城外映敵，亦積尸交砌，避難之人，進既不能，退亦不可，徬徨岐路，倏成俘虜。間遇良善之滿兵，不加斧鉞，僅司火掌役，或令負擄，則生命苟免，已為大幸。有一老者，為兵所執，索金不饜其欲，以刀劈之，自頂達踵，人分兩半，若此者比比皆是。婦女多伏臥積薪糞窖中，以血塗體，糞緩其髮，煙煤飾面，形如鬼蜮，一遇滿兵，則魚貫而待，撞擊百端，寸絲粒米，皆入虎口。其稍有姿色者，則席地之淫，令其夫作壁上觀，事竣騈戮。嘗有一滿兵，擄一少婦一幼女一小兒，兒呼母索食，兵怒以鐵擊其腦立斃，仍挾婦與女去。偶見孕婦，則同伴戲以腹中男女為博，下注既定，剖腹驗之，以定勝負。其殘忍多類此。有一少婦為滿兵所執，強覩其面，將施非禮，所乘騎無處羈馬；因繫韁於足。忽遭虎發破，其聲隆然，馬受驚絕塵而奔，此兵為所牽掣，拼拖倒曳而去。婦復受制於兵，逆帶被曳至數十武外，棄附他物，始得脫險。此兵即不斃命，度亦重受傷矣。尤可恨者：北兵入城，途徑不熟，揚州土著，為作嚮導，此等漢奸，狐假虎威，無惡不作。遇避難男婦，亦強索金帛，助紂為虐，可謂毫無心肝。自豫王下令封刀以後，傳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查焚尸簿所載，共數已達八十餘萬，而落井投河焚縊被擄者，猶不在內，誠亘古未有之浩劫也！

沈翔雲與張之洞

沈翔雲，字虬齋，浙之湖州人，肄業於武昌自強學堂，張之洞派送日本留學。壬寅癸卯之交，湖北官費生有主張革命，見於文字者。張氏遣書責之，學生不服，謀報書質之，屬翔雲起草；翔雲痛陳革命理由，詞意皆妙，中敍唐才常傳慈祥被戮之事，有句云：既欲避亡國大夫之銜，而又慕發殺士之名。張氏閱畏清議，得書後，窘不可支，汗如雨下，即欲作答，而難於下筆，乃將原書分之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學生，各令各作駁書一篇，同情於翔雲者，皆告假。有摯友伍乘蘭者，謂余曰：子為我捉刀，余曰：人皆告假避之，子反強我耶？乘蘭亦告假。翔雲為文犀利動人，癸丑失敗後，避諸海上租界，袁氏屬探者捕之；探者詭為車夫伺於門，翔雲乘車，探者曳之置向華界。翔雲詰之，爭嚷間，捕去尋見殺。（江介散人）

月泉吟社及其他

胡懷琛

(一)緣起

桑海英風不可攀，南朝寂歷舊江山。惟餘興草才人在，詩卷長留天地間。

這是厲樊榭(鶚)趙意林(信)等人所撰南宋雜事詩之一。這首詩的後面的長註，是說明所謂詩卷長留天地間，是指月泉吟社詩，谷音，天地間集等書而言，而於月泉吟社所佔的篇幅尤多。（這是因為月泉吟社中人數多的緣故）不消說，月泉吟社是宋遺民於國破家亡之後，借無聊之吟詠，以寄其故國之思，其事雖無益，而其遇可悲，所以一卷月泉吟社詩，便流傳至今，成為文壇上的名著了。

月泉吟社是出題徵詩的性質，當時所收到的詩卷，及命題，送獎，謝獎等文件，均經該社發起人吳渭編成一書，書名就叫「月泉吟社」，已記載得很詳細了。但吳渭在當時編書對於他發起此社的本意，或有不便明言之處，如閱卷人方韶卿（鳳）謝皋羽（翱）吳子善(思齊)各人的姓名，原書中皆不載，這明分是因避忌諱而致如此。

今以月泉吟社詩為主，參以宋遺民錄，及其他書，寫成這篇關於月泉吟社的小史，使讀者可以一目了然，或不至為識者笑為多事也。

(二)月泉吟社的主持人及徵詩題目

月泉吟社是吳渭發起的。吳渭，字清翁，號潛齋，浦江人。宋末，曾為義烏令，元初，隱居吳溪，延致故宋遺民方(鳳)謝(翱)吳(思齊)，居於其家，舉行月泉吟社，命題懸賞，徵集四方文人吟詠。這次他所出的題目是「春日田園雜興」，體例是限定五言律，或七言律。他的徵詩的小啓很有趣味，今照錄如下：

本社預於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諸處吟社用好紙楷書，以便謄副而免於差舛。書明州里姓號，以便供賞而不致浮濫。切望如期差人來問浦江縣西地名前吳渭知縣住，對面交卷，守回標照。恩俟評校畢，三月三日揭曉。賞隨詩冊分送。此固非足浼我同志，亦姑以講前好，修新益云。

這一篇小啓，簡單的幾句話，似乎不曾說到「麥秀禾油」之感；但是這個意思也就早已微露於言外。第一，他不寫元代的年號，只說「小春月」，「正月望日」，「三月三日」等等；其二，他自稱吳知縣，（這知縣是宋知縣非元知縣），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得

出他的微意。

吳渭對於題意，還有一個詳細的說明。今也照錄如下：

所謂田園雜興者，凡是田園間景物皆可用，但不要拋卻田園，全然泛言化物耳。

歸去來辭全是賦體，其中「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四句正屬興。

此題要就春日田園上做出雜興，卻不是要將雜興二字體貼。只為時文習氣未除，故多不體認得此題之趣，識者當自知之。

在這一段說明的話裏，多少也可以看出他的微意來。在當日不便明言，在今日說來，就是「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意。所以吳渭以「春日田園雜興」命題，並不是叫人一味描寫田園風景。是要從田園上做出雜興來。

（三）月泉吟社的應徵者

吳渭把這個徵詩小啓發出以後，果然應徵的人很多。共收到二千七百三十五卷，由方謝吳三人評閱，選中二百八十人。這些應徵者大概都是用一個假姓名。如第一名是羅公福，卻是原書於「羅公福」三字之下，註明了「三山連文鳳伯正號應山」幾個字。可知連文鳳是真名，羅公福是假名。今將當時所取前十名的別號或假名依次照錄如下：

第一名　羅公福　第二名　司馬澄翁
第三名　高　宇　第四名　仙村人
第五名　山南隱逸　第六名　子　進
第七名　栗　里　第八名　倪　梓
第九名　全泉翁　第十名　呂澄翁

原書將第一名至第六十名的詩都依次編入。每人於假姓名之外，間亦註明真姓名。今以人數過多，不能全錄，只錄十名以見一斑。原書對於每一人的詩都有評語，今錄第一名羅公福的評語如下：

眾傑作中，求其粹然無疵，極整齊而不窘篇幅者，此爲冠。

我們再看羅公福的原詩是怎樣：

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遙。一犁好雨秧初種，幾道寒泉藥旋澆。放犢晚登雲外壟，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吟魂入夢招。

這首詩是平平穩穩，並不見得有甚麼特別的好處。王漁洋池北偶談說他們品評得不對，因將原定名次重爲移置，改羅公福爲二十一名。這原是所謂「見仁見智」，各人的看法不同，本沒有一定的標準的，現在我們也不必在這第一名，第二名上面多費工夫較量他們的工拙了。

（四）月泉吟社的獎品及往來信札

月泉吟社既然是懸賞徵詩，當時的獎品是些甚麼東西？原書上有清單一紙。摘如下，藉見當日的風氣之一斑。

第一名　公服羅一縑七丈　筆五貼　墨五笏

第二名　公服羅一縑六丈　筆四貼　墨四笏

第三名　公服羅一縑五丈　筆三貼　墨三笏

第四名至第十名　各春衫羅一縑　筆二貼　墨二笏

第十一名至二十名　各深衣布一縑　筆一貼　墨一笏

第二十一名至三十名　各深衣布一縑　筆一貼

第三十一名至五十名，各筆一貼　墨一笏　吟箋二沓

在這張清單的後面，又註明「以上所送，並就縑端，筆貼，墨銘，用『月泉吟社詩賞，浦齋記號』。通榜仍各送本社新詩一冊。」這當然是留作紀念的意思。

在送獎品時，每人各給他一封信，而收到獎品的，也大概都有一封回信。這些信都是用四六文寫的，寫得很工整。我們現在讀了，也覺得很有趣。給羅公福的信云：

伏以月泉舊社，久盟湖海之交；春日新題，聯寫田園之興。得周南而正始，可冀北之空羣。執事振鑠武林，舒翹文苑，種秧澆絲，已朝市之無心；放情聽鶯，更池塘之入夢。杼機自別，縱覓為宜。菲心所甚欣，手之不釋。詩成春錦，論珠玉者翕然；禮以為羅，愧瓊瑤則多矣。餘如元額，并致筐篚。

羅公福的回信云：

讀淵明詩，久識田園之趣；從夫子學，願爲農圃之民。未敢望其下風，胡遽延之上座！執事雅抱月霽，清思泉寒。摸景興思，慨唐科之不復；以詩爲試，視同雅之可進。竊思扶植之盛心，正欲主維中公是。菲羨珠玉之在側，忝糠秕之揚前。舊擬秋聲，曾占桐江之風景；今題春日，又分巫女之星郝。豈好爲朱公之變姓易名，深恐陷柳子之召鬧取怨。慚非重寶，俾狂與錦囊之榮；賜俾香羅，復喚起青衫之夢。受縑毫而皆感，與筆墨以忘言。謹遣謝私，伏祈鑒在。

在今日也有懸賞徵文的事，我們將當日懸賞徵文的題目，獎品，及往來信件等，比較參觀，我們可以知道古今習尚的變遷。

（五）同時其他各社

月泉吟社的這一次懸賞徵詩，雖是吳渭主持的；但「月泉吟社」，原是一個舊有的名字。吳渭致羅公福的信說：「月泉舊社，久盟湖海之交」。可知月泉原是一個舊社，不過是風流消歇，吳渭重行振起罷了。

和月泉吟社同時，也有許多其他的詩社。他們也是命題作詩，但不曾有過像吳渭這樣的大規模的徵詩，所以在文壇上也就沒書名。今據見聞所及，略記如下：

當時謝皋羽和他的朋友，曾結汐社。這是比較最有名的。此外月泉吟社應徵諸人，多有註明為某社某社的，計有清吟社，白雲社，孤山社，武林九友會，僊溪社，明月社等等。又有越中詩社，武林詩社等。元人黃庚月屋漫稿，有越中詩社「枕易」題詩，張觀光屏巖小稿亦有越中詩社「枕易」題詩。屏巖小稿又有「梅魂」七律一首，註云「武林社中選」又「秋色」五律一首，註云「山陰詩社中選」這可見當時僅浙江地方的詩社之多。然而大規模的徵詩，卻要首推吳渭的月泉吟社呢。

（六）結論

吳渭的月泉吟社，確是有意義的。本文第一節裏曾經說：「借無聊之吟詠，以寄其故國之思，其事雖無益，而其遇可悲。」至如其他各社，（除汐社外）因記載缺之，不能詳知其內容，然大概和月泉相似，我們很可以將他們和月泉一例看。對於他們的評語，依然是這兩句話；「其事雖無益，而其遇可悲。」然月泉吟社中人後來亦有出仕元廷的，（如白珽便是）但這是少數，不是多數；是個人的行動，不是全體的意志：我們是不必苛責的。

侯承祖父子金山衛抗清記

陸丹林

金山衛地濱東海，雖蕞爾一隅，明代以倭寇從海道屢侵，遂遭蹂躪，乃設衛防禦，故稱衛城，城置十八指揮使，歷世襲職。明之亡也，犬羊入主，神州陸沉，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廣州十八甫，其殺戮之慘，為數千年來歷史所未見，然其能殺者，為漢人之身，不能殺者，漢人之心，心不死，則吾民族國魂即不死，終必有復仇雪恥之一日也。金山衛昔為東南海防重鎮，清兵南下，衛兵扼守南北與浙東錢塘滬聯絡，相持多時，久而後亡，是指揮使侯將軍懷玉（承祖）之力也。

懷玉遠祖端，破倭有功，祖繼高，以都督事書皇帝，亦著政績。小失怙，年方弱冠，即襲祖職為指揮同知，文韜武略，有少年將軍之譽，同輩莫不傾佩。乙酉，南都失守，同事諸僚，，咸束手無策，泄泄如平時。懷玉父子聞變，即涕泣相語曰：「我家食祿三百年，一旦捐節事他姓，不可；謝辭為農夫，亦不可，其維死之乎」！乃與諸衛官哭拜聖位前，焚其家冠，誓不臣二姓，聞者莫不感泣興奮，是日六月十六日也。

無何，總兵吳志葵，從崇明傳檄發衛兵，復國仇，令懷玉攝參戎事，懷玉往命，見將虜卒弱，知無能為，然大義所激，見危受命，退而歎曰：「即事不濟，吾惟有死以報國耳。」於是父子商器械，料糧餉，外乞援師，內修守備，力守金山衛。非盡散家財，貸粮富家。冀得一的當人，誓衆索戰，死且無憾。

七月初三日，嘉定破，二十三日平湖又破，衛師守備愈堅。八月初二，諸生楊資束起為守備，又以指揮劉羽聖掌衛事，民以堅決，忠義大壯。翌日，郡城破。初四，志葵與黃蜚水師在黃浦失利，衛師堅守如故，遣使分往崇明定海乞援，援師未至，二十日而清兵至城下矣。

初，清虜李成棟以書招降，指揮馬象乾色微動，即為衆所戮。懷玉斬使焚書，募城內敢死勇士，分衆拒守積極抵抗，令二子及西天澄陳國賢等，協守東南西北各門，兵難聚南門，將觀隙出戰，罪丁分守東西兩門，水兵扼守北門及水門，均配以鄉團協守，悉力捍禦。無何，清兵攻城，城上矢石如雨下，懷玉坐陣間，躬當矢鏑，緣而上者，手刃之，麋戰三日夜，敵不得逞。衛藤牌兵饒勇耐戰，清兵乘隙布雲梯，拔堞而上，然隨登隨斫，屢進屢卻，死者無算。及李成棟兵

來，砲擊北水關，關破，以小舟疊城下，蟻附而登，城遂破。懷玉率兵與巷戰，進退七次，手刃清兵五百餘人，敵軍大震，倉皇失措，乘突狼奔，李成棟已下令退兵，而揭寅東心懷二志，從後反擊陳園督府，陳被執，寅東降，後為張道瀛所支解，劉羽聖亦降，西天臺戰死。懷玉身中四十餘矢，馬蹶被執，大罵成棟，以刃脅降，懷玉曰：「義不可兩面以事二君，即降將不死，而余年六十，旦暮且入地，亦何以下見先帝及我祖父也！」遂慷慨就死。未幾為清兵引去，過戰卒骸骨間，感從中來，仰天嘆曰：「余不能早自裁，使無辜之民，橫罹鋒殘，余之咎也。」至郡，復令人說降，終不屈，遂戮於華亭縣學前，即今之松江，臨刑，顧謂執刃者曰：「幸緩我縛，北望拜謝帝恩，叅叩頭辭先聖。」不得，頓其首者三，神色不變，意度殊從容。成棟嘆曰：「江南自史閣部以下，一人而已。」懷玉死，衆莫不悲，且重之，多上書當事請葬，乃發首畀其仲子與世祿同葬。寅東之偽妻愛妾亦被俘虜，蓋寅東妻知事必敗先避去，寅東欲取信張道瀛，乃將一併入，并戮於市。寅東首竿通衢，過者輒罵曰：「何不與侯公偕死，而亦至此！」清軍大肆殺掠，閭門被難者，比戶而是，以賄脫以匿免者，不及半，死傷所殺逾萬人，而溺死不與焉。李成棟旋率衆還郡，擄其寶貨婦女而去，不可勝數。留兵百人鎮守，淫佚無度，亡國之痛，甚於地獄，真非筆墨所能形容。

懷玉長子世祿，少通經史，善騎射，明大義，少負至性，讀書及忠孝大節，輒流涕太息，思效其為人。佐父理簿書，下筆千言。迨懷玉將死國，世祿實力弼焉。郡城破時，為書告所知曰：「不佞自分已登鬼籙，與其奄奄以生，無寧烈烈而死！」御城被圍，勵義禦城，辭情甚壯，既而城破，與父懷玉同被執，喝問何不降，即張目大罵，旋仰天嘆曰：「父殉國，子殉父，」遂奔父所，虜怒，以刀擊其頸，屹立不動，繼矢射之，中五矢，被頰貫腑，無懼色，乃以刀殺焉。有子二，少者死於兵中，長者雖得脫禍，未幾亦病歿。世祿撰詩文，城破悉為散失。當圍城時，曾書詩句於城垣，有云：「身沾雨露心難死，肉委泥沙骨亦香，」為識字者所述，得流傳於世，語言激昂，真可廉頑立懦。

仲子世蔭，治別軍於柘林，以幹敏聞。當懷玉世祿殉國，世蔭突入虜營，奮言曰：「恭侯懷玉子也，願與同死。」成棟義而舍之，世蔭嘆曰：「吾何顏復視息人間！」痛哭欲死父屍傍，或勸之曰：「君死則一家無所

依，誰爲謀宅步者」乃冤狩乞父兄首歸葬。於是守盧，事母嫂，將以耕夫終，無意於人間世矣。命獲通甫房軍者誹兒文，藏陸廬諸妹氏，而世陸在焉，義人特以其忠節，辭所不辭，入其名，實不知也。事聞，追捕至南京，斬首，無子，母妻咸遭難。世陸搏雖不逮其兄，然其將死時有句云：「義重有頭供短劍，道窮無子讀藏書。」又寄妹云：「父饑有淚應傍汝，君恩爲重莫愁予。」慷慨悲涼，三百年後讀之，如聞其聲。懷玉父子殉國，其節烈過人，偷生視息者聞之惻愧，慷慨懷忠者對之作狀，以視今之靦顏事敵，以大刀步槍施諸擁護主張保持國土完整之學生者，其有人獸之分，豈獨賢不肖之別哉！嗚呼，侯氏父子，真人傑也。

鼎革之際，事至難言，胡清膺兵爲禍金山衛，以及當時戰守情狀，我先民崇尚氣節之盛，概可知矣。侯懷玉將軍父子之忠勇抗敵，而無補於金山，卒至慷慨捐軀，爲國殉職，則又不得不痛恨於揚貢東榮之變節也。雖然當此之時，地坼天崩，事不可爲矣，而內奸如貢東者，貿身求榮，滔滔皆是，故雖義旗遍中原，而不能起神州之陸沉，拒異族之凌虐者，以內部缺乏精誠團結，遂致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悲夫。

志稱侯將軍葬於衛之北郊，而遊衛城者，但見古墓纍纍，白楊衰草，隨風搖曳而已。詢之田夫野老，亦莫能詳，憑弔無地，徒增悲感。北望燕雲，外寇日深，奴隸正熾，撫時感事，含欲無言。

本文之作，承姚石子社兄寄贈金山衛佚史，王席門先生雜記兩書，得以參攷，順致謝忱。

月明華屋聯語（廿七）

先曾祖梅卿公重交善游，嘗手揮十萬金。以庚午舉人與先叔祖梅軒公詩文齊名，少年科第，交遊海內，姚山子鎮盡盦趙綬諸公均相交甚歡。丙戌六月梅卿公疾歿於里，時先高祖碩庵公于壬午四月，先高祖母張太夫人於己酉，先叔曾祖梅軒公於甲申，均先殂謝。姚山挽聯云：嗟比歲君家多故，大椿先萎，慈竹復凋，奈何伯仲埙篪，地下更諧簫樂。溯平生豪氣過人，萬卷儲書，千金結客，留得文章科第，滇南新拔牧民才。先曾祖生平可以想見。末語云云，時蓋先大父少卿公以癸未進士，宰雲南羅次縣也。

崐山李霽年來杭，行小兒醫有聲，致多齊十五年間遊世。其側室張夫人殉焉，節烈可風，知者莫不嘆仰，致挽詞。記一聯云：活人活國，宰相之心，醫家者流，何殊唐代陸公，宋朝范輔。一死一決，交情乃見，弱女子耳，不數田横二士，秦穆三良。

浙江的今故

郁達夫

黃梨洲今水經述浙江的水源經過說：浙江——其源有二；一出徽州婺源縣北七十里浙源山，名浙溪，一名浙溪。東流，經休甯縣南，率水入之（率水出休甯縣東南四十里率山）。至徽州，名徽溪，揚之水入焉（揚之水出績溪縣東六十里大鄣山，西流至臨溪，經歙縣界，抵府城西，入徽溪）為灘三百六十，至淳安縣南，為新安江；又東，軒駐溪從北來注之（軒駐溪在淳安縣東五十里），又東，壽昌溪從南來注之（壽昌溪在壽昌縣六十里）。經建德縣界，至嚴州府城南，合衢水。一出衢州，金溪北注，文溪南來，（金溪源出開化縣馬金嶺，西北流，繞縣治，名金溪。又轉西東南流，經常山縣，東流，文溪入之。文溪出江山縣之石鼓山，東北流，永豐水注之；至江山縣南，名文溪；下流合於金溪。）會於衢州府城西二里，名信安溪。環城西北，東流入龍游縣界，號盈川溪。又東經蘭谿縣，東陽水入之。（東陽江其源出東陽縣大盆山，一出處州縉雲縣，雙溪合流，至府城南為谷溪，西流為蘭溪，至嚴州府城東南二里，入於浙。）又東至嚴州府城南，與歙江合浙水。又東至富春山，為富春江；又東至桐廬，桐江北來注之。（桐江源出天目山，經桐廬縣北，三里入於富春江。）又東，浦陽江南來注之。（浦陽江源出金華府浦江縣西六十里深裊山，經浦江縣界，北流抵富陽，入於浙江。）又東至杭州府城東三里，為錢塘江；又東，錢清曹娥二江入之。（錢清江在紹興府城西五十五里，曹娥江在紹興府城東南七十里，錢清曹娥二水入於浙江，三水所會在紹興府城北三十里，謂之三江海口。）浙水又東，而入于海。

這是黃梨洲時代的浙水，去今三百多年，其間小溪漲塞，或新水衝注，變遷當然是有一點，可是大致總還是不錯。我也曾到過徽州婺源休甯等處，看見浙水水源，現在仍在東流。又去閩浙贛邊境時，亦曾留意看江山玉山各縣的溪流，雖則水名因地不同而屢易，但黃梨洲所說的浙水水源一出衢州之說，當然可信。所以現在的浙水經過，以及來源去路，還不難實地查考，而最不易捉摸的，卻是古代的浙水水源和經過；因為禹貢泡水，周而不備，酈道元注水經又曲折而多臆說，並且重在偉詞，不務實際，是以很難置信。現在但依阮文達公揅經室集中的浙江圖考三卷，略記一記浙

水在四千年中的變革經過。

禹貢『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照阮文達公的考證，則當時的三江，實即岷江之北江中江南江，分歧於彭蠡之東，成三孔而入海者；南江一支，穿震澤(今太湖)西南行至杭州，經會稽山陰，至餘姚而入海，就是禹貢時的古浙江；後人不察，每以漸江縠水爲古浙江，實誤。這錯誤的由來，第一在於古人注三江的不確，如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或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之類。博學多聞如蘇東坡，解說三江，尚多歧異，餘人可以不必說了。山海經謂浙江出三天子都，郭氏注謂『地理志漸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係誤漸江爲浙江之一大原因。出安徽黟縣者，爲漸江，是合入浙江之一水，非古浙江之本身，阮文達公引經據典，考證最詳。至酈道元注水經時，自震澤西南曲流之浙江故道，已經淤塞不通，故酈氏所注之浙江，曲折迴環，形成與現代之浙江完全不附之江水，且說來說去，完全以漸江爲浙江了。酈氏注中，關於穀水亦交代不清，以穀水與漸江至錢塘縣而始合併，實不可通。班氏地理志，述浙江之支流分聚，較酈氏爲更明晰；大約以辭害意，未經實地查考的兩件弊病，是水經注的最大短處，也難怪鍾伯敬要割裂水經注拿來當作美文讀本用了。

總之，經阮文達公的考證之後，我們可以知道現代的浙江實即漸水穀水兩水的合流，亦即黃梨洲今水經所說之浙江的二源。而古代的浙江，乃係岷江之南江，過震澤，經吳江石門，由杭州東面經過，出仁和縣臨平半山之西南，即今塘棲地，復與漸水穀水會，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面而入海的。

桑田滄海，變幻極多，古今來大水小溪的改道換流，也許不勝計。阮文達公爲一水名之故，不惜費數年的精力，與數萬字的文章，來證明前人之誤，以及古代水道的分流通塞，足見往時考據家的用心苦處。而前人田地後人收，我們讀到了阮公的浙江圖考，對於吳越的分疆，歷代戰局的進退開展，與夫數千年前的地理形勢，便瞭如指掌了；雖則只辨清了水名一字之歧異，然而既生爲浙人，則知道知道這一點掌故，也當然是足以自慰的一件快事。

章行嚴之得妻也　江介散人

長沙章行嚴士釗，丙午以前，既於革命，自警鐘日報被封，東走扶桑，意轉和平，既於英語。廬江女士吳弱男，素善英語，同盟會中人也，與行嚴友善，有意論婚而未成。章太炎先生與蔣泉商之曰：舊弱男以入會要行嚴，計必行，久之弱男竟嫁行嚴去；行嚴仍不入會，余戲之曰：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了同人皆撫掌。

明末的燈市

張天晴

從晚明人的小品文裏看起來，明末時代的燈市，每逢正月上元節前後，其喧鬨熱鬧的情形，實不下於唐朝開元年間。雖然那時的政治組織，社會狀態，日趨敗壞，天災人患，紛至沓來，饑民與流寇遍宇內，亡國即在目前，但朝野上下的晏安酖樂，卻並不因此而知所警惕，這情形，正和現在那班士大夫階級以玩弄女色，主張跳舞和戀愛來救國的趨向沒有多大的差別。明末士大夫階級的私生活，大都著重於飲茶，度曲，遊山，狎伎，養優伶，蓄孌童，論書畫，賞鑑碑帖，或是和朋友們談詩文，借人們談禪悅，就是算為他們的日課。自命風雅，把國事丟在腦後。若是遇到什麼良辰季節，大家便拚命的來狂歡一下，找尋些新奇刺激來忘了眼前的憂患。

單是對於燈市的鋪排，綺麗繁縟也可以看得出明末士大夫階級的腐爛生活來！關於那時的燈市，在晚明各家的小品文裏，有著這樣的敘述，如張岱的陶庵夢憶云：

「紹興燈景為海內所誇者無他，竹賤，燈賤；燭賤；賤故家家可為之，賤故家家以不能燈為恥，故自莊逵以至窮簷曲巷，無不燈無不棚者。棚以二竿竹搭過橋，中橫一竹，掛雪燈一，燈球六。大街以百計，小巷以十計。從巷口回視巷內，複疊堆垛，鮮妍飄灑，亦足動人。十字街搭木棚，掛大燈一，俗曰「呆燈」，畫四書千家詩故事，或寫燈謎，環立猜射之。庵堂寺觀以木架作柱燈及門額，寫「慶賞元宵，與民同樂」等字。佛前紅紙荷花琉璃百盞，以佛圖燈帶間之，熊熊煜煜。廟門前高台鼓吹。五夜市廛，如橫街，軒亭，會稽縣西橋，閭里相約，故盛其燈。更於其地門獅子燈，鼓吹彈唱，施放烟火，擠擠雜雜！小街曲巷有空地，則跳大頭和尚，鑼鼓聲錯，處處有人團簇看之。城中婦女，多相率步行，往閒處看燈，否則大家小戶雜坐門前，吃瓜子糖豆，看往來士女，午夜始散。鄉村夫婦，多在白日進城，喬喬畫畫，東穿西走，曰「鑽燈棚」，曰「走燈橋」，天晴無日無之。萬曆間，父叔輩於龍山放燈，稱盛事，而年來有效之者。次年，朱相國家放燈塔山，再次年放燈蕺山，蕺山以小戶效顰，用竹棚多掛紙魁星燈。有輕薄子作口號嘲之曰：「蕺山燈景實堪誇！葫蘆竿頭掛夜叉；若問搭彩是何物？手巾脚布神袍紗。」即今思之，亦是不惡。」

、上面所敘述的是那時紹興縣城裏

的燈市，大概從上元節前三兩天一直要賽到正月十五夜或是十六夜為止，故夢憶中的文字裏有着鄉村夫婦的進城來鑽燈棚，走燈橋『天晴無日無之』的這幾句話。同時除了賽燈以外，還有鼓吹，彈唱，要獅子燈，猜燈謎，放烟火，跳大頭和尚等等的雜耍。自然是愈形熱鬧了！直到現在，浙西一帶，如孝豐等處，每至燈節時，猶有跳大頭和尚者。不過現今孝豐地方之跳大頭和尚，似與萬歷年間略有出入，須配一扮演劇中女性的柳翠，先時出場跳之，然後再與大頭和尚對跳，俗謂之曰「和尚戲柳翠」，點跳數小時始畢事，究不知是何義意，殆亦為明代燈節中雜耍的遺蛻？

在陶庵夢憶裏，除了描寫紹興的燈景之外，還有兩條紀載龍山放燈和魯府烟火的文字，也可以看出當時燈市的盛況。如龍山放燈條云：

『萬歷辛丑年，父叔輩張燈龍山，剡木為架者百，塗以丹艧，帨以文錦，一燈三之。燈不專在架，亦不專在磴道，沿山襲谷，枝頭樹杪無不燈者，自城隍廟門至蓬萊岡上下亦無不燈者。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又如隋煬帝夜遊，傾數斛螢火於山谷間，團結方開，倚草附木迷迷不去者。好事者賣酒，緣山席地坐。山無不燈，燈無不席，席無不人，人無不歌吹。男女看燈者，一入廟門，頭不得顧，踵不得旋，祇可隨勢，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聽之而已。廟門有禁條；禁車馬，禁烟火，禁喧譁，禁豪家奴不得行辟人。父叔輩台于大松樹下，亦席亦聲歌，每夜鼓吹笙簧與絃歌弦管，沉沉昧旦。十六夜，張分守宴織造太監於山巔星宿閣，傍曉至山下，見禁條，太監忙出與笑曰：『遵他，遵他，自咱們遵他起』！却隨役，用二丱角扶掖上山。夜半星宿閣火，罷宴亦遂罷燈。凡四夜，山上下糟邱肉林，日掃果核蔗滓，及魚肉骨，蠡蛻，堆砌成高阜，拾婦女鞋挂樹上如秋葉。……』

那時私人的放燈竟奢到如此，當然藩府的燈火要更加鋪張了。山東兗州魯藩府邸的施放燈火，在夢憶裏有這樣的紀載：

『兗州烟火妙天下。烟火必張燈，魯藩之燈：燈其殿，燈其壁，燈其楹柱，燈其屏，燈其座，燈其宮扇傘蓋。諸王公子宮娥僚屬舞隊樂工，盡收為燈中景物。天下之看燈者看燈燈外，看烟火者看烟火烟火外，未有身入燈中光中影中烟中火中，閃爍變幻，不知其為王宮內之烟火，亦不知其為烟火內之王宮也。殿前搭木架數層，上放黃蜂出窠，撒花蓋頂，天花噴礴。四旁珍珠簾八架，架高二丈許，

每一隊敬「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一大字。每字高丈許，晶映高明。下以五色大漆塑獅象橐駝之屬百餘，頭上騎百蠻，手中持象牙犀角珊瑚玉斗諸器，器中實千丈菊千丈梨諸火器。獸足蹋以車輪，腹內藏人，旋轉其下。百蠻手中，瓶花徐發，雁雁行行，且陣且走。移時，百獸口出火，尻亦出火，縱橫踐踏。端門外煙焰蔽天，月不得明，露不得下。看者耳目攫奪，屢欲狂易，恒手內持之。昔有一蘇州人自誇其州中燈事之盛，曰：「蘇州此時有火起，亦無處放，放亦不得上」。眾曰：「何也」？曰「此時天被土大擠住，無空隙處耳。」人笑其誕。於魯府觀之，殆不誣也。」

果真魯藩府邸裏的燈景烟火要百倍於紹興，使那時的蘇州人看了不敢自誇其州中燈事的繁華，但我們在袁宏道遊記中的歲時紀異條裏面，看到蘇州的燈市也不見得十分寂寞。如袁宏道歲時紀異條中所說的：

「余偶閱舊志，見范王二公書吳中歲時，未嘗不嘆俗之奢靡，日漸而月盛也。范志云：「……正月上元作燈市，採松葉作棚於通衢，下綴華燈，燈有楮練羅帛琉璃魚魷麥綠竹縷諸品，皆綵繪人物故事，或為花果蟲魚人物之像。其懸低人馬於中，以火運之，曰走馬燈。藏謎者，曰壁燈。其文飲會，以米粉作丸子油鎚食之，行游五日而罷。……」此王書近代事也，余觀二公所載，皆歲時常態。……夫俗奢必蕩，蕩則窮；民泰必驕，驕則僭。民窮而僭，亂從生焉。司世道者，不能無隱憂矣。」

袁宏道所看到的燈市更比不上紹興的燈景和魯藩的烟火，但已經發生感喟了，若是給他目睹陶庵夢憶中所描寫的實境，也不知要感喟到如何程度？可知當時朝野上下在上元季節鋪張燈事之盛，連號稱富庶之鄉的蘇州都還是瞠乎其後，不能與前並列。

除了上述的引證，在張大復的梅花草堂筆談裏，也有着同樣的紀載，如筆談中的張燈條云：

「……余家居片玉坊中，猶記嘉靖丙寅丁卯之間，大梁王公為宰上元，行學舉鄉飲禮畢，公使吏執牌許民家放燈，否者有罰。民就貧餘，按故事作鳥獸人物，千門萬戶，星羅列炬，後歲歲有之，大都先君子與許先生為之倡，而里人杜谷塘金玉涵又斂錢買燈，蜜門分派，一時里中頗不寂寞。自十二至十七日，烟花繚亂，金鼓喧闐，子夜後猶聞簫管之聲。……」

根據筆談中的紀載，那時民間的放燈，是官府與士大夫階級在那裏提倡的，命令吏役，執牌到民間去家喻

戶曉，如果不張燈，免不了要處罰，這，在當時世亂時艱的時候，故意地鋪張燈事，亦無非是想藉此而為粉飾昇平的一回事。

可是那時帝京的燈市究竟是空間熱鬧到怎樣，在晚明小品文裏很少發現，（也許我寡見。）恐怕不至於比京州紹興蘇州上元來得遜色罷？不過在京小修遊居柿錄裏有着這一條：

「上元日寓巢塢，月明，與江生步燈市，復騎馬至蒸盤街。是日，都門士女，皆至西華門上；以手捫門上銅釘，復至前門走橋，徹夜不休。」

可惜袁小修不曾把當時帝京燈市的目睹情形描寫出來，這是我們所認為缺陷的。

因為明末時代的朝野上下提倡燈市，鋪張燈市，誇耀燈市，所以對於燈的製作和原料的選擇也頗加講究了。一燈之微，非出名手莫屬。派別甚嚴，不容混淆。如王新建的珠燈，羊角燈，畫以描金，罩以瓔珞；夏耳金的冰紗燈，蜀錦燈，巧奪天工，匠心別出，均有烟龍與芍藥之致。又如南京趙士元的夾紗燈，紹興的世美堂燈，尤為舉世所推崇。以五十金而購一燈事，這是平常的價值，並不視為珍貴。不但這樣，萬曆間有一個福建撫台想造佛燈十架，便委了兩個府尹專司其事；燈匠是由紹興聘去的，凡兩年，始克竣事。單從這一個軼聞看來，我們便可以知明末時代燈市的盛況了！無怪後來到了崇禎末年，財用匱乏，國庫不濟，饑兵饑民載道，流寇遍天下，國事糊塗到不可收拾，這我們不能不認為那時士大夫階級因了極度的享受奢華生活所種上的因素！

但今日的官家子女，與夫搢紳豪閥之邸中的那種完全歐化了的奢侈生活，特又覺得明末士人的玩燈為並不過分了。

談徐世昌 三

徐一士

清帝既移，袁世凱就職臨時大總統，徐則別清宮而避地青島，蓋蓄待機。當是時，青島遺老麏集，以保留髮辮示臣節弗替，而徐已去辮，蓋用世之心未已，不欲以忠於一姓自限，與若輩弗爲同調也。其弟世光清末官山東登萊青膠道（即東海關道），駐烟臺，革命軍至，幾而免，時亦留辮居青島，頗以遽忘先朝恩遇譏之，笑謝而已，不與辯，然亦無急遽出山之意，惟與世凱音訊時通焉。

民國二年世凱曾邀徐組閣，徐竊爲時機未至辭不肯出。世凱諒其意，遂不相强，而以熊希齡組閣提出國會。（希齡在熱河都統任，世凱致電勸駕，有「東海高臥，南通徒勸，默揣衆意，非公莫屬」之語，時張謇亦辭謝組閣也。）熊內閣成立，世凱旋當選正式大總統，未幾即下解散國民黨撤銷國民黨國會議員之令，翌年正式宣告國會解散，改內閣制爲總統制，於「新約法」中規定「行政以大總統爲首長，置國務卿一人贊襄之」，設政事堂於大總統府，爲國務卿辦公之地，並置左丞右丞各一人，爲國務卿之佐貳。徐乃拜國務卿之命，左右丞則楊士琦錢能訓也。世凱授意其下稱徐爲相國，謂示優崇，蓋已隱以皇帝自居，且含有以徐爲己之蕭何之意味，不僅稱其在勝清之舊稱已也。（旋頒文官官秩令，特授上卿之秩，冠於羣僚。）

政制集權大總統，世凱復自負才略，攬務親裁，徐氏贊襄樞務，不露圭角，相處無齟齬。民國四年中日重大交涉（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事）解決之後，世凱以善於應付得度難關自喜，意益驕溢，羣小迎合慫恿，帝制議起。徐不謂然，諷諫無效，以强諫徒傷感情，於事無濟，故不復犯顏力爭，惟自示乞退之意。一日，世凱親詣政事堂，與作長談，自白並非爲一家之尊榮計，實爲中國之前途計，不敢過拂衆意，冀徐諒解而始終相助。徐乃曰：『舉大事不可不稍留迴旋之餘地。若使親厚者悉入局中，萬一事機不順，無人以局外資格發言爲謀轉圜矣。某當此時而求去，亦非爲自身計也。』世凱知其志定，且用意頗深，因准其辭職。

徐謝政後，世凱體其不願臣事新朝之指，從令共趙爾巽李經羲張謇三人爲「嵩山四友」，所頒申令之原文云：

自古創業之主，類皆眷懷故舊，略分言情，布衣昆季之歡，太史客星之奏，流傳簡册，異代同符。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皆以德行勳猷，久負重望，在當代爲人倫之表，在藐躬爲道義之交，雖高大年，不復勞

以朝請，而國有大政，當就諮詢，既望敷陳，尤資贊襄，匡予不逮，即所以保我黎民，元老壯猷，關係至大。茲特頒布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堅白首之盟，同賁衆華之彝，以尊國耇，其喻予懷。應如何優禮之處，並著政事堂具議以聞。此令。

政事堂遵令，議具六事：「（一）燕見　關白大事，陳達情款，均許隨時自請入對，延見於便殿，行一鞠躬禮，上答禮，賜坐賜茶，稱名不臣，迎送於門外。如上就見於其家，迎送皆肅立於大門之外。（一）賜輿　延見時，特乘坐四人肩輿，直至內宮門外下輿。（一）箋啓　特賜啓事小章一方，玉質螭鈕，文曰某某啓事，不拘何事，均得隨時修箋，鈐章入告。（一）免朝　國有慶典，免其列班朝賀，仍許隨時入賀於便殿。（一）特饗　外廷公燕，均免參列。上隨時親設特饗，共席列坐，以燕樂之。（一）優給　按照原俸，優予年祿。（如曾任某職，即支某職之俸。）所司按月送致，以資供給。」擬上，原呈所謂「謹據當今之法度，參酌賓從之儀文，」雖略名分之嚴，仍存尊卑之義。…………黃裳錫九龍之燭，難比殊榮；由江升七寶之牀，豈云優眷」也。世凱批令稱：「所議條件，均屬周妥。慕魏文憑軾之誠，符周易蠱騫之義，拔張悖史，矜式國人，爰創制以乞言，期倚時而問業，以視漢廷賈事，未諧朝班，洛社升耆，訪問國典，惟茲成事，實秩前修，宜飭有司具禮以行。」斯亦世凱帝制一幕喜劇中之有趣掌故，益重在徐氏，爾張等關係稍次，被邀作陪客者耳。

民國五年，世凱以所圖失敗，罷帝制，仍居大總統職，起徐再爲國務卿。徐復任，爲世凱謀轉圜，以踐前言（旋以參謀總長段祺瑞方勇於任事，遂以國務卿讓之，而仍從中贊畫。）而世凱大事已去，人心盡失，總統之位，勢亦難保，憂憤恚而死，臨終以家事託徐，深悔昔日之違諫云。既爲老友處分後事就緒，徐乃息影河南輝縣，水竹村其別業也。

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內閣制恢復，段祺瑞爲國務總理。未幾，內務總長孫洪伊與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訌，府院亦交惡，相持莫解，元洪乃敦請徐氏來京。徐語門人言，祺瑞將辭職，復元洪電有「感極思奮」之語，說者謂其紳組情深，烟霞道淺，又有出山之志焉。比至京，見祺瑞初無退意，遂調停黎段，使洪伊解職，樹錚亦罷秘書長，府院之爭糾暫告一段落，仍返水竹村。

翌年，府院之爭復大起，元洪挾國會以爲重，祺瑞則藉督軍團之助以相陵。元洪遽下令免祺瑞職，祺瑞憩走天

津，於是督軍團為倒黎之活動，失意政客亦附之。時徐亦居津，張擬推為大元帥，一面推雷震春為大元帥府總參謀，先在津設立總參謀處。張勳電斥其謬，並自任調處，元洪因促其入都，當排難解紛之任，所謂「病急亂投醫」也。徐氏謝絕大元帥之說，總參謀處旋亦瓦解。勳在清季曾為徐氏部曲將，執門人之禮，此次應召入都，過津進謁。徐察其將有非常之舉動，於其叩頭甫起，正色誡之曰：「少軒，我輩均為大清舊臣，受恩深重，對皇室之愛護，心理相同，惟不可以愛之者害之。此時若謀復辟，事必不成，且恐陷皇室於阽危。汝此番入京，他事我不管，復辟則斷不可行。」勳對曰：「謹遵師訓，決不妄為。」比至京，竟實有復辟之舉。

勳革既復辟，對徐氏初頗持敬而遠之之態度，畀以弼德院院長之名義，（副院長爲康有爲。）聊資點綴。徐仍留津，弗肯就也。迨段祺瑞起兵聲討，響應者衆，復辟政府乃欲徐氏出而支柱，藉其宿望，挽回頹勢，於是授為太傅，（復辟前已加太傅銜。）並降諭云：

太傅大學士徐世昌，碩德耆年，公忠體國，敭歷內外，譽望攸隆。朕以沖齡，興復方始，典學親政，輔導需賢，昨已降旨特簡爲弼德院院長。該大學士忠愛夙著，且與朕躬違離日久，以朕眷注之切，諒依戀至殷，自必聞命立行，勉期就道；躬念先朝勳舊，尤宜禮遇特殊，茲略仿古人君安車蒲輪優禮耆賢之義，著郵傳部迅備專車，並派世秉章馳赴天津，前往迎迓。務期即日來京，朝夕納誨，匡弼朕躬，用副惓惓延跂之厚望。欽此。

徐不至而事益亟，乃又降諭云：

前以興復伊始，特簡內閣議政諸大臣，本爲一時權宜之計，亟應建設完全責任內閣，以期實行君主立憲政體。徐世昌著以太傅大學士輔政，即日來京，贊畫一切，並籌備召集國會修訂憲法諸事宜，以奠國基而宏新政。欽此。

倚畀之殷更進一步，而以徐之機警，豈肯作從井救人之笨事？徐曾復世續電，謂：「天祚聖清，復正大位，群情歡洽，矧在老臣？昌素以維持國家尊崇皇室爲主旨，幸際昌明，亟思展覲，但以衰老餘生，時當炎夏，觸發病魔，稍緩時日，再圖趨教。並非託故，當蒙鑒原。」以彼與清室之關係，對於復辟，不能不略有幾句端擡套語，而於「尊崇皇室」上特著「維持國家」，是自占地步處；至於「並非託故」，却正是託故也。及大兵壓京師，徐又電世續，謂：「復辟一舉，張少軒以鹵莽滅裂行之。方事之初，早知

無所。現在外兵四逼，閒張軍已不能支，都中震驚，危如累卵。目前形勢，第一要義則為保衛聖躬，切不可再見外臣，致生意外，宮禁尤應嚴密。望切告知禁衛軍護軍各統領，將各門嚴密固守，稽查出入，毋稍疏忽。此事解決，計期不遠，果使幼君安住宮中，則優待一事，必可繼續有效。昌在外已屢設法斡商前途，仍當竭力維持，以盡數年來之心志。此時我公默為籌畫，不使另生他變，俟京中略為安貼，昌當即行來京，共圖維繫。」蓋於「幼君」暨清宮之安全，三致意焉。祺瑞等入京後，對清宮方面，意未究問，優待條件，亦不稍變更，徐氏良與有力。清室退位時，與世續同受懿旨特授太保之命，固猶未忘其恉耳。

其對張勳，當應討復辟之兵既起，致電勸其引退，請：「現在事機日迫，為國家計，惟有迅復共和，為皇室計，惟有維持優待條件，為執事計，惟有速圖脫卸，應即日將在京軍隊交由王聘卿督同江宇澄吳鏡潭一律解除武裝，移駐城外。執事既不操兵柄，自可不負責任。至於室家財產，已與段總理商明，亦決不為已甚，昌當力為保護。將來時事稍定，息影他方，雲海蒼茫，何處不可自適？大英雄作事，磊落光明，既已鑄成大錯，便當及早回頭，俾當局略達原心，默留為保全之地。此昌之所以為執事計者，略盡於斯。」又手書一函，遣吳笈孫持晤勳面勸。函云：「少軒仁弟閣下：事已至此，兄所以為執事計者，義電已詳言之，望弟有以善自計也。弟既效忠清室，乃不應使有震驚宮廷糜爛市廛之舉。大丈夫作事，要由求全，所保者大，此心亦可照千古矣。望弟屈從。弟之室家，兄必竭力保護。言盡於斯，揮筆悲感。特屬世湘回京面陳一切，惟希台察，不具。兄昌頓首。」笈孫由津抵京，時戰機已迫，勳寓所兵衛森嚴，附近交通杜絕，不得達，乃至警察廳，商諸警察總監吳炳湘，由炳湘以電話向張寓說明，派馬弁一人齎函往。勳閱函，謂師意甚厚，想不能違，屬仍將原函帶回，蓋其時勳欲身殉此役也。戰敗，勳未果死；民國十二年季秋病故於天津。徐挽以聯云：「秋入風雲氣蕭索。」「影搖星斗歎闌干。」超脫空靈，不著迹象。

三國索隱

三國演義所云，通俗之筆，皆以為真有其事，中毒之深，遍及里巷。至作者假想之對象，及與史實謬誤不實之處，迄今猶鮮有人為之作系統的糾正。吾杭陳蝶野先生，文章詩畫，獨樹一家，今特為本刊撰「三國索隱」一長篇，按原書之回次目列，并兼采三國志及古今諸家學說，而以己意折衷註之，極為難得，將自下期起陸續刊登，讀者可拭俟之。

湖上文苑

除夕簡曾重伯廣鈞

章太炎

湘鄉有狂客。未始藏狂言。少壯負華選。索飲江海邊。晚節始治生。兩營湖壖田。長沙昨于役。過故棠酒開。君老意未下。送雞來我前。未見五經師。力能將坤乾。新莽古作者。君其同淵泉。我言文章伯。伊誰格皇天。爕矣魏武玉。次乃君之先。狂語雖相劫。意氣殊茫然。抗頭楨嶺來。湘上無人煙。君既盡室下。雖困心猶堅。我病遂失聰。終日牀上眠。廿年專論議。精駁常自憐。及爾同頭白。變故紛相盪。大地淼一色。焉知茅與茨。新魏亦何失。仰視皆上賢。正得張公祺。閭里猶安眠。衆甫苟盡閑。嬉者都成研。作詩寄狂語。君其賡新篇。

題畫五截句 廿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集雙清樓作

柳亞子

童稚嬉春玩歲華。承平風物舊時誇。似聞直北關山異。咏雪南枝忍著花。（吳青霞女士畫雅嬉春圖廖夫人補紅梅花）

蜀葵花一大紅。斕斑乳虎伴麟龍。空山靠藿須珍護。其遣天驕踏上風。（廖夫人繪虎嘯圖補松聿光畫蜀葵）

梅鶴長春一拳石。仙子凌波濕羅襪。黃虞消洞逸中原。對此忘憂永晨夕。（廖夫人畫梅聿光補石青霞水仙）

根蟠長松畔。英姿颯爽來。誰言蜂有毒。微物敢為災。（廖夫人畫）（松聿光廖婦）

此其叢珍翁。雖美乃逞雄。人間富貴花。猶未歷嚴冬。（聿光雙孔）（青廖夫人牡丹）

發金陵

梁鴻志

不見棲霞寫醉顏。眼中愁黛是鍾山。寒林病葉蔭田水。伴我車胞曉共還。

白下無場爾許長。蔗鴉千百作輝光。不知飄風于何事。却為桐花一日忙。

虞山鵓鴿峯翁瓶翁墓下作

環堵依然不閉門。故書塵積破琴存。十年政地關興廢。兩字鍋城有怨恩。人爵不常榮辱貴。国殤何在享堂尊。紛紛龍蹈閒稱盛。休罪韓家末世孫。

題情蒼先生畫隱園圖　楊雲史

豈以丹青癖。遺興郎愁情。偏安憐故郡。大隱養詩名。雨露生花氣。池臺來鳥聲。小園能共賦。依根滯閒成。
亦有林間封。巾車往獨遊。撫摸東尸呑。動我故園思。賓主皆詩伯。樓臺得畫師。山青頭半白。宇宙總堪疑。

亞子先生屬寫秣陵悲秋圖　陳樹人

縱酒新亭淚尚斑。意魂何處弔紅顏。霸圖終古都陳迹。愁雨淒風下蔣山。

得曾靖陶書郤寄　俞階青

久擬殘年付隱淪。何論餘事作詩人。暫棲不繫舟中客。非復承平罣裏身。伏櫪世應忘老驥。投書君忽損文鱗。數行蛇蚓欹斜筆。莫厭琳琅席上珍。（君書時賢寺稱甚留）

俞階青先生枉詩次韻奉答　曾靖陶

神州風雅未全淪。文獻家家此數人。大地餘腥歸虎氣。清門高隱鳳鸞身。鴻篇奪目驚奇采。鱸膾加餐味細鱗。祖德師資公自足。（公為曲園老人文孫陳甫塘先生高足）不才猶幸炙儒珍。（猶甫塘的）

石梁觀瀑　袁寒初

冒雨登中方廣寺。寺新建一樓。與石梁相銜接。憑欄俯視。乃在瀑背。山僧爺俗如此。大然風景非平。此樓不足以損大然雄偉空闊之大觀也。

飛瀑下石梁。雄偉自天縱。晴空轟雷霆。斷壑豆蟠蝀。百丈漱寒玉。雙虹走相送。聲兼風雨來。勢恐天地動。卉龍舞錯節。萬馬脫羈鞚。餘波到人間。江海就一閧。山僧但徒客。欣賞難與共。背水成樓欄。愚哉失其用。騎前乃在後。所欲豈屬眾。坐令風景殊。得毋山靈慟。穿林久延佇。雨濕衣帽重。吾其尋畫筆。枕石覓秋夢。

任大經伯有垂釣癖且甚張其說焉賦小詩二首爲贈　徐鳴岑

不因觀海小蹄涔。公子風流合姓任。一片支磯烟外露。兩行舞柳坐中深。
長竿肯受雨侵尋。數餌香鉤幻古今。浮子漸沉魚漸上。明滑得失互關心。

雜詩　白蕉

軟風貼水意千層。天上靈扉叩不應。悵向美人墜別淚。江山如夢月如鐙。
相尋曾至白雲限。隱隱天風挾怒雷。知我相思了無益。稱成紅豆忽成灰。
衆香便任各相誇。獨向深山紀歲華。昨夜騷魂來筆底。明鐙和恶寫湘花。

杭州探梅歷游超山煙霞洞靈峯以中有萬斛江南愁爲韻

黃秋岳

寒勒春已驕。湖妍春易融。相料冰雪腸。肯犯玻璃風。修篁去蜿蜒。沒此萬竹中。戀知翠袖人。俟我溪橋東。空山晚吹香。松竹導清蹤。思當和鳴臺。繡谷奄霏有。寺門兩歡花。宋樹以石守。噬寂趣終殊。梅杏非爽醜。超山之梅

咏若鳴臺之香而南北異趣姑不同

僧言茲山背。梨梨樹十萬。已遠溪源逢。一覩豈素願。陳侯欽自美。林翁記稍覓。對花歎逝者。聞嘅有千恨。超山觀梅

因憶民慶先生有有把其淡流則隸古士丈所流也

孤山最佳處。西泠數椽屋。玉妃視臨池。千蕊團簇簇。明妝出樓東。當贈珠一斛。綺樓亦自勝。風香溢襟腹。南峯鄰烟霞。勝與石屋雙。不知珊瑚枝。何意親儕實。垂十年別。洞口今再逢。我髩已辭玄。心猶思吹江。山寺閱深秀。迎門紅最酣。看花攬泉石。喜肖歸來菴。西山歸無期。三歲淹江南。枝上雙翠禽。爲我鳴解饋。於靈峯樹

下見翠羽禽啾甚樂

晚湖風愈峭。欲去懶移舟。暝日蒸花光。歷此寂寞游。我愛臨平路。蒼烟生古愁。尋緣有同心。重來當探幽。

湖上絕句

唐玉虬

象力健威算已雄。要知歷劫總荒蹤。秋風吹卸黃妃塔。勝有南屏向晚鐘。

銀塘風景渺無涯。雖似幽人興獨賒。幾處王孫隨客散。滿湖明月屬梅花。

瑞鶴仙　乙亥重九登孤山用夢窗韻

胡秉長

半湖孤峙倚。趁雨收雲霽。登臨及早。危階凝霜草。墜高梧枯葉。暗驚幽抱。停杯遠眺。界天空鴻飛縹渺。感嚴霜滿鬢頭顱。更覺嫩寒侵帽。　雖道。追懷前歲。預約明年。頓忘衰老。紅飄翠褪。插花歡。愧童少。恨疏籬荒徑。菊苞遲吐。難逮秋光時節。喜野舟鏡面波平。放顏共照。

九日獨遊貴陽城外東山感賦

曹纕蘅

風雨何因破寂寥。強過山寺俯林皋。宦清人比黃花瘦。天遠樓爭向下高。招去年登猶登高事　忽聽九州方戰伐。時聞亞東開戰　仍愁四野有啼號。兩京歲歲題糕客。誰識投荒興轉豪。

惜紅衣　題吳湖帆藏七姬權厝志原石孤本

葉恭綽

霧鎖寒瓊。烟鎖紫玉。恨紫幽夢。姊妹花殘。花中有七姊妹一種　條凄酒傾國。同歸白首。處愧然。春雲樓客。旗籍。盈紙夢痕。紙沙揚埋碧。　山河再易。蕭史音門。哀歌成重拍。南宮往矣。片石等千璧。依欵舞鸞收。影照繪圖春色。好墨華長伴。千里夜臺岑寂。

關於杭州

凌霄漢閣主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提起了錢塘名勝三竺六橋，如雷貫耳，久矣夫「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矣。一幅一幅的西湖十景的圖片，「雷峯夕照」，「斷橋殘雪」使我聯想到許青仟與白女士神聖戀愛的喜劇悲劇，蘇堤白堤使我景慕着唐宋兩代的大詩人，西湖三少保：岳少保，于少保，彭少保，使我崇拜英雄，有加而無已。「昔年曾見西湖圖，不信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上過，畫工還欠着工夫」。如此說來，西湖之美，不可形容，乃至不可思議，我輩久於北地風沙者，豈勝心醉而神馳乎。

然而我對於杭州的憧想，還不止爲西湖，不止於爲風景。實因有些事實關係寒舍，以及於人事滄桑。

先伯父自庚子出狀離京後便卜居武林，故宅在姚園寺巷，寄興林泉，優游歲月。先君子服官山左，先兄等供職京師，一家骨肉，地角天涯，只憑魚雁往還，便似同堂聚話。只要綠衣人送進郵筒，寫杭州姚園寺徐寄幾個字，我父就非常高興。記得有一次伯父還寄過幾首詩，內有兩句「老我無詞持贈汝，惟將雜結北烟嵐」。到民國四年乙卯先瑩甫兄病歿北京，他老人家十分悲痛。賦落花詩以自傷，有「傷心庾信震光勝，回首存婆甚夢酣」「輔海庭前栽玉樹，非緣索我墮寂貪」等句，因膝前二子已無一存矣。（研甫於庚子冬先逝。）舍弟勉甫（時供職浙省公署）依時定省，多方安慰，稍釋悲懷。康南海感念戊戌舉主之誼，亦常到杭州省視，並對於先兄葬事幫同料理，就如自己的家事一般，平日見了先伯，熱話不拔，惟獨丁巳復辟之舉，事前絕未商量，冒冒失失跑到北京闖了個畫虎不成的大笑話，遁跡於美使館之美森館。先伯嘆惜憂慮，一病不起。墓地則自兄嫂之喪已經買妥，此一支遂永安於武林。吾家祖貫江蘇宜興，寄籍則在北平。自是而杭州爲第三故鄉。我卻從來不曾到過。昔年兄弟親友一再招邀，只因學校及報社事冗人勞，不能分身，瞻望南天，時勞魂夢，可傷亦可愧也。

先伯先兄去世之後，姪輩當在幼齡，孤露無依。只憑舍弟一人，獨力難支。多虧前輩嚴長夏定侯先生（印超後升省長）招拂周摯，撫愛諸姪。如自家子弟一般，寒家與夏先生本非素識，只因與舍弟有同事之誼，熱心援助。人知先生爲才士，不知其道誼之過人也。民十五開以全浙舉應北伐之師，措舉事太早，籌備不足，遂爲孫軍所敗，身死非命，良可痛心。據說定侯失事以後，被宋梅村部俘獲，因夏是本省的省長又是孫傳芳的把兄弟，特電請示。孫的回電是密碼，「就地處決」四個大字。那就是，把他殺了，還不要外人知道。所以後來領屍，都煞費周折。即此而論，傳芳之狠可知。現在他被施劍翹刺殺了，也算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浙江的文風，向來是盛的。主考學政向來放大員充任，鄉試中額之多，亦在第一等。學者出了不少，翰林更是層出不窮。到同光兩代汪柳門鳴鑾，徐花農琪吳絅齋士鑑都很有名。徐花農以編修而放廣東學政，亦是異數，（廣東亦是大省，向例用侍郎閣學京堂或開坊翰林）尤妙者，徐的前兩任汪鳴鑾，吳士鑑都是杭人。所以學署大堂上有徐琪一副對子是「道古遂清芬，湖邑家續著新常，英簃頻持，百粵兩番叨使節。海天紀嘉話，喜我輩蹀深翰墨，粉榆交蔭，九年三度盡杭人」。這的確是杭人的嘉話，其連三任學政，都是一縣的同鄉，不多見也。

紀明末鄞五君子之禍

董世楨

明思宗殉國之三年乙酉，清兵下江南，浙江迎降。鄞諸生華夏王家勤，預於六狂生之目，倡謀義，以六月十二日，集諸鄉老於縣之城隍廟，奉刑部員外郎同縣錢肅樂起事。肅樂以墨絰視師，於七月十一日會諸義兵於錢江之西興，進窺杭垣，連戰皆捷，有進渡三吳，直下南京之勢。明年丙戌，分地分餉之議起，諸帥失和，清兵乘虛突破之，事遂敗，浙東西諸府州地盡失，祇翁州(甬東)一隅獨存。肅樂航海南走福建，夏家勤角巾歸里，走結甯紹台諸山寨。諸山寨悵悵故國，皆大起，遙相首尾。貢生楊文琦諸生董德欽居獻宸初參餘姚孫嘉績熊汝霖幕，及孫熊兵敗，無所託足，欲因大蘭寨主王翊，海道中營游擊將軍故閣部史可法麾下義士陳天寵仲謀，及慈谿定海等地諸豪傑之力，以有所爲，謀再舉，聞夏家勤歸，大喜，議約期分路集兵於鄞，一鼓規復浙東：夏主中路，獻宸以陳仲二將軍內應之兵佐之；慈谿馮家楨主西路，李文纘以東山之寨相援，文琦兄弟主西南路，則大蘭之師也。家勤主東南路，管江之黃龍邦煥社懋俊召黃山死士三千人屬之；德欽居城中爲策應，斥賣其家貲爲諸軍集費糧糗屝屨以待。議既定，以少牢祀史可法於獻宸家，瀝酒割血，方期去成功之期不遠，孰知不期年，皆死於反側小人之手，是可痛也。當六狂生之奉肅樂起事於鄞城隍廟也：太僕謝三賓方西行見清貝勒歸，甚害其所爲，貽書寫海總兵王之仁，請以所部來，盡殺之，以阻軍。之仁至，遽數三賓罪；且欲殺以祭纛；三賓乞輸萬金充義兵餉得免。三賓以是益謀得間降於清，乃廣行賄賂，啖里中諸無賴，外託氣節之名，周旋於諸謀義者間伺動靜。而夏抗爽疏略，不爲防，謀遂稍稍洩於三賓；三賓至是得反間力，賺取夏所致大蘭寨帛書，盡得其詳，密搆告變於清吏秦世楨；世楨乃詭期不出，而密調慈谿之兵以襲西南路之大蘭，定海之兵以擊東南路之管江，餘姚之兵以撓西路之東山，三路之兵未爲備，倉卒鏖戰，皆潰敗。世楨亟遣邏者，先捕夏家勤文琦三人得之，下於獄。德欽獻宸，計無所出，率死士走天台，並爲偵騎追及，以檻車送鄞，世楨於是命知府某，大陳刑具，拷訊夏帛書所載楊王居黃諸人，夏皆言其不預，再三拷之，終不屈，在獄中鼓篆賦詩如平日。戊子五月初二日與德欽獻宸同被刑，臨刑，欣然謂德欽獻宸曰：吾與二兄共成長虹矣。文琦兄弟亦同日就義，家勤則於六月二十日殉於杭。世稱之戊子五君子之禍。嗚呼！五君子非有析圭裂土之寄於明，然當滿首汝趾以相犯於焦原者，乃同心一德，累纍累起，履虎尾而不顧，白首同歸，百世而下，猶令人仰慕其忠義，亦云偉矣！

西湖梅品

許寶駒

—月明人倚樓隨筆之一—

梅之姿欲其寒瘦，梅之態欲其孤峭，「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頗能狀其姿。「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頗能肖其態，所以爲千古名句也。余游踪不廣，積梅不多，即以湖上之梅論之：孤山百株，大抵皆官家補植，數枝臨水，清艷媚人。惜株株不多，餘皆素條嫩枝，罕有蒼勁之氣。近年通衢既築，孤山幾成鬧市，暖日烘晴，游人麟集，憐袂相聯，古艷可狎，處士有知，得毋有入山不深之感耶？靈峯寺亦以看梅著稱，實則靈峯自有勝境，其勝不必在梅也。梅皆植於院內，一畝之地，凡數十株，瓊英绛蕊，衆芳喧妍，佳處在此，其弊亦在此。袁中郎瓶史云：「插花當如貴花，布置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置瓶忌兩對，忌一列。夫花之意態，正以參差不倫，有天然之妙」。插花猶如此，況種花乎？況種梅花乎？任他梅子熟，我知此懵終不能證菩提境矣。入煙霞洞，一徑蒼翠，時聞寒香，雖零落山阿，而豹格高勝，剛健婀娜，正不輸紅羅亭畔也。西冷印社綠萼一株，臨池欹側，高不及丈，頂簡如車輪，花發亦繁，最爲游人稱賞，余終惜其以人勝天，斲喪真氣，使遷叟騷人必將注之三日而觀之。病梅館中，地如公園，所植扇夾叢道，所栽則紅綠相間，枝葉相當，不啻若蜂排衙，墓門華表耳。世有真賞者，當求之野人籬落之間，或山行失路，誤入人家，短竹破帽，門梅荒苔，忽覩一枝，丰神絕世，殆如世外佳人，相對無言，可以忘飢。彈唳催人，欲留難住，又何減劉阮之入天台耶！此境不可求，祇可偶然得之。吾家安巢別墅，有梅二十本，雖不古，亦不甚今，名骨裏紅者三株，凝脂絳砂，異於凡卉。綠萼一株，高丈許，亭亭如蓋，花底可容五人，席玉腑寂，斜月飛香，昨有繁枝也。玉蝶一株，作同心比翼之妝，送春梅則與杏花同發，爲姑射羣仙之殿。其他或拱或揖，或偃蹇比名士，或輕倩似美人，隨其興之所至，不爲世態。安巢僻在山麓，游屐罕至，閉門終歲，與世相隔，寒花開落，年年孤芳自賞，自是花中巢許，頗能肖其主人。余嘗爲適家，浪跡湖海，故鄉花事，久斷消息，迨十六年春，始返鄉里，居山中，是冬花發特盛，余詢吉其間，古香漠漠，沁人心脾，一襟绛雪，映帶丹鉛，如此鼻功德，不知幾生修得到也？余記湖上梅事祇此。而真德生香，長繞夢寐者，乃在庾嶺。十五年之冬十二月，自粵至贛州，大庾嶺空山清冷，古梅數百株，南北枝皆著花，大雪以後，鳥雀皆靜，冷艷寒香，凌風卸月，令人有天際真人之想，不欲徹嗅相狎也。一別雲山，今生幾時再能得到，遙念梅花無恙，天寒日暮，得毋閒煞翠禽耶。

湖上散記 二

陳小蝶

六、薙髮令

崇禎十七年，帝殉國，五月，滿軍入都，即行薙髮之令，京都騷動。旋以江南未定，棄役尚多，欲緩兇之，復有同月二十四日一諭，許人民束髮，悉聽自由。越明年，江南以次平定，乃下召厲行薙髮，諭云：「向以天下多故，海內未甯，故薙髮之制，姑聽其便。今中外一家，君猶如父，民猶如子，四海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異心。非甘自暴棄，不幾爲異國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所到之日，亦限旬日盡使薙髮。遵依者爲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巧辭飾辯，決不輕貸！各地方文武官員，嚴行察驗。若復爲此事瀆進章奏，致使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於是苛令始繁，而江陰屠殺，嘉定慘屠，亦於此接踵而起。杭人赴積河橋死者，日幾百人，河流爲塞。雖官奉行新制，使薙匠挨戶強薙，其不從者，得便宜格殺。今薙頭擔尚豎旗杆，即當時用以梟示人頭者。而薙匠一名待詔，亦有清封授之官。於是而民無噍類矣。嘻夫！自明祖光復以來，斥除辮髮胡言，盡復文物衣冠之舊，綿衍數世，祖訓相承，此束髮之念，已與時代增長，深印人心。一旦改其習俗，又何怪天下皇然，痛深恨極，不釀成流血而不止也。在滿清專制之威，固不恤荼毒天下以安一人，獨怪當時臣民，當其入關之初，帖焉未聞有所反抗，宴安酖毒，視爲固然。而一旦薙髮令下，獨天下騷動。洎至覆巢，流血相望，豈其束父母遺體之義。國家存亡，猶有不及其膚髮毫芒之重者耶！使移此小節，而識其大體，又何待滿人入關，流寇始熾，明朝士氣稿短，於是復見一斑。是則三百年來有可爲長歎息者矣！

七、鳳凰寺

鳳凰寺即清真寺，以其形似鳳也。門樓五層，以次圓細，頂如雞冠，丹漆外飾，延頸以開鳴聲，兩眼在門左右，琢井肖形，雁翅斜上，兩廊相對，如展翅然。正殿極宏麗，山節藻飾，班若鳳毛，後隙地，則種竹，修尾森森，勢皆斜偃，厥狀似鳳翔於九霄，斂尾欲集者，相傳古時建此，實施禁術，故鳳能見形，每浴於三海，而棲於帝都，太史奏王氣成於江浙，百年之後，必有仁者興？下詔圖形求訪，得此寺，乃填井壞扉，伐盡諸竹，鳳遂永廢。然丹漆未頹，風雨之夕

，猶聞鳴犀，而修篠壓雨，亦入畫叢生也。殿中有高臺，云是聖靈所憑，人不能上；上則其骨，予登之，寺僧大駭！然亦無恙。又杭府署爲蟹形，大堂亦有兩井爲目；仁錢二縣，拱翼左右，如張巨螯。其後廨宇縱橫，延袤雜佐，實分八部，以肖八足也。大堂爲蟹殼，忌用赤，惟革之屬，一色玄素，以蟹烹則色赤也。錢太守初下車。不知習俗，用紅，一郡大嘩，說者謂此實兆辛亥之變？

八、溫元帥廟

徐天官幼時甚貧，依其叔以居，一日，嬸忽失釵，羣疑是其所攫，堅不認，乃同至溫元帥廟跨鑊。故事：郡人有訟，官私所不能白者，則詣廟跨鑊。鑊三足，前短後長，形如猴視坐踞，匿惡者跨之必仆，坐是而冤死，蓋不知凡幾人矣。徐天官甫入廟，立仆，於是坐實，叔怒毆之，然叔實非所竊，因羞憤逃去，與人爲傭，發奮讀書。及貴爲吏部，歸來過里，道投牒於廟，流神嶺表，夜神見曰：向使公無此跌，豈有今日？是抱功而得罪，亦曲突移薪之謂乎。夫叔，固在壁中也！明日發壁，叔猶宛然。蓋當時爲鼠銜入壁。叔嬸愧悔，於是崇修神宇，香火愈盛。故制封神，悉由吏部用印，故省中社賽，神出，過其府，必搶駕，偃旗息鼓以去。惟元帥出，則獨至天官府停輿，屏鼓祭祀神，歷世不廢，酬其一仆之德也。案神張姓，名字莫攷，像唐巾儒服，而面目靛藍，猙獰可怖。相傳固一士人，一夜讀書，忽聞戶外鬼語，聽之鬼方降疫井中，一郡合死，士人大駭，夜叩鄰居告之，羣笑以爲狂。士人知言誕不爲衆信，乃赴井死，以明不欺。急出之，遍身青腫，中毒斃矣，衆偉其捨身之義。全活甚衆，乃祀爲神，司一方疫厲，禱之輒應。故溫實瘟也，訛爲溫，乃以爲元帥，則更訛矣。

九、拱宸橋

馬關一役，實開拱宸橋以爲租界，杭人不知割地之恥，而沾沾以得繼武滬瀆爲喜。然拱埠雖號稱通商，實處腹地，商賈不集，日僑流寓其間，乃大困苦。漸漸移殖其民於城中，幾乎廣道通衢，盡成蓬萊仙市矣。其肆半爲雜玩，陳列百戲，以售兒童。而其誘惑之道，不以貨而以射，射中五的，得優彩，以視比差焉。不中者，納一小銀幣，以視乎博，蓋猶賢已。一華童赴射，一發而五中，例得彩，僑忽食言，吝弗與，據而爭，肆人恃勢揶毆之，童竟以斃，杭人始大憤，一怒而毀其居，赴訴領事，盡驅日僑之在城者，出拱宸橋。至今郡中，無僑人履跡焉。嗚呼！此光緒三十一年，事也，使至今日，則斃一命，正同草菅，不償其居，亦已大幸。而望盡驅其僑民乎？國權淪替，已非一日，正不知後之視今，又何似今之視昔也。

春池館詩話 二

唐玉虬

天池龕山凱歌云：「無首有身祇自猜，左啼魂魄右啼骸，憑將老父倩誰語，此地他生敢再來。」船山評云：「綫是雄渾，綫是悲壯，七才子優裝關羽耳。」遺詞云：「四壁龍門鑿削圓，枉教鄧艾裹氈衣，莫言虜馬悲難度，即使胡鷹颻不飛。」評云：「但颻不飛三字，古今除却夕堂，無第三天池也。」夕堂，船山自謂也。觀此，船山之傾倒天池，與其自負，盡於此數字中矣。武夷一線天詩云：「雙峽旋虛一線通，高巔樹果拂雲紅，青天萬里知何限，也伴藤蘿鎖峽中。」評云：「以為真則誕，以為誕亦真，只憑劈空說去，此則躡青蓮之塵，不但夢得。然夢得之於青蓮，寔同寔別，正不許淺人知之。知之則於作小詩也不遠矣。」又云：文長義仍擅坫各

立，而於七言小詩，往往有合，扶剔絕處必合也。

義仍病酒荅梅禹金詩云「青樓明燭夜歡殘，醉吐春衫倚畫闌，賴是美人能愛惜，雙雙紅袖障輕寒。」評云「若非摯情之美，但有此意，令譚友夏為之，求不為淫哇不得也」。江宿詩云「寂歷秋江漁火稀，起看殘月映林微，波光水鳥驚猶宿，露冷流螢濕不飛」。評云。「沈酣而入，洗滌而出，詩之道殆盡於此乎」。朔寒歌云。「白道徐流過五臺，青春繡甲隱蒙茸，肯戀莫縱遊鄉日，喉鵝長看小害峯」。評云。「不關遼事，亦不關邊愁。無所倚以立意，空中著色，撰出此一首詩。正使言事言愁者，取之無盡，惟許『黃河遠上白雲間』相為後先，唐時明月，猶落思路中也。王李標盛唐之宗，何嘗得此。」胡姬抄尉過渭河詩云。「渭南兵火照城山，十八盤西探馬還，似倚燕支好顏色，秋風歌向妙娥關」。評云：「不離此等詩，自得聖證，其妙固不可以言傳也。」臨川絕句，有似江甯（王昌齡）者，有似播州（劉禹錫即夢得）者。有出播州江甯上者，其妙全在空中樓閣，尺寸不差，定是千古一人。送賓水幫人過萬州詩云「江西水幫白輕微，殘臘天南尚葛衣，見說先朝曾雨雪，梹榔寒落涷魚飛」。評云：「且道渠因甚憑底說結施傻語，遂可令人疑止此耳。此所謂似播州而出播州上者也」。達公來別云欲上都詩云「艇子湖頭破衲衣，秣陵秋影片雲飛。庭前舊種芭蕉樹，雪裏埋心待汝歸」。評云：「雄渾如斯，歷下（謂李于鱗）策馬追之不及，顧不欲雄渾孤行」。

四山一研齋隨筆

白 蕉

一

辛亥革命以前，我國歷史上可稱為平民革命者，漢劉邦起於豐沛，明朱元璋起於濠泗，及清洪秀全起於金田村，三人而已。洪起兵反抗滿清之專制暴虐，風起雲湧，勢達十三省，然思想未能開明，不用賢，排他教，好迷信，部下無節制，按民情殺，以為天下事可定於一尊，雖無曾胡左駱，亦豈能成大業？國民黨之尊洪，固非以成敗論人者；亦有與洪門會以前之種種歷史關係。頃見中山先生日友宮崎氏之中國革命談，記先生幼年軼事云：孫逸仙生於廣東香山縣之鄉村間，鄉極小，不過二百戶。家當農，極貧，其兄早赴檀香山經商。惟孫之革命主義何以如此熱烈，而又出之農家中人。豈非奇妙？據孫自述，其農事餘暇，入叔父之家塾讀書；教師為長髮賊之一派，故常語其長髮賊之事實。孫九歲時，往來於其叔父家，性質機敏，叔父頗愛之，常撫其頭曰：汝長成後當為洪秀全，萬勿忘却云云。故時常率一般兒童作戰爭狀。鄉人俱以洪秀全呼之，渠亦毫不為怪，頗以將來之洪秀全自命云。

二

平湖高疑，清禮部侍郎高士奇江村後人，每秉燭晝行，或詢之，曰：晦無天日！又嘗出行，雇二童子以竹牌隨，至通衢，袒其褲，伏地上，命撻北臀，呼曰：痛快！民國後此風味不可嘗矣！某富商女與僧有私，某日，邑寺有和尚失蹤者，疑致電其家，謂某寺和尚無下落，在某府否？其所行類如此，以是多獲咎。孫傳芳為五省總司令時，邑紳以事內疑於罪，禁杭州陸軍監獄者數年。比出獄，乘輪徧拜各原告，盡道獄中所苦，每食不飽，真九死一生云。

三

國民黨於辛亥革命後二次革命之際，隱然有左右派之分。右派領袖為黃克強氏，左派領袖為中山先生。蓋黃主穩健，多妥協性，而中山先生則較激烈。黃一逃於漢陽之役，再逃於金陵之役，因以著逃將軍之名，黃貌多髯，魁梧奇偉，故類一糾糾武夫，當時革命勢力薄弱，殆非見敵則怯。又記民元九月，章太炎痛斥黃氏國民捐主張，有云：臨敵則負羽衝鋒，見敗則單騎先遁，材能不過中人，雖兔冀終老，亦無媿矣！可謂痛詆備至。

黃克強於漢陽之役，渡江而進，北軍段芝貴在砲台遙觀之，殆故縱之也。其後袁世凱就正式大總統，組內

閒時，各黨派意見分歧，克強與中山先生先後到京，意在調和。黃段相晤，段詰黃以當時光景，謂當時若略放一砲，君何得有今日？黃大撕泣。

四

予友錢石父，頗碩多風趣，善滑稽，多含蓄語，人軒渠而已更莊嚴也。親友每宴集，石父不至，合座不歡；見長者時則木訥矣。家君嘗云：石父疏蕭落落，有乃祖風。石父為邑先輩二泉先生文孫。二泉先生軼事頗多，當堪發噱：夏季時出門不穿褲，外僅長衫一襲。其日記每記其便秘，時云：其大如椽，長至一尺。

先生家居之日，常年雇一船，往來於上海蘇州平湖松江屏下錢圩間。過妓有名姻娜者，最相暱，其日記中時及之。沒後，松江楊了公記其遺事，文亦佳妙，恰稱其人，全錄如后：

錢先生名廉，號二泉，江蘇金山人也。先生抱佛心而有仙骨。少侍歷紅羊，大江南北，飯血衣刀，殺人以數十萬計，先生方婷游海上，酒地花天，幾不知人間有兵革事。庚子拳禍一役，先生由京師回南，出入於黃巾青犢間，數百里曾不一遇，雪茄之煙，常在於口，幾不知有拳匪仇洋事。無他，惟心平，故無遇之險也。先生中歲需次直省為二府班，目無上游，而易視寮友。一日，與寮友共謁某中丞，中丞負威望，人皆視聽顏色，不敢少動，先生忽起立，中丞訝問何為，先生曰：將私焉，中丞笑指堂下示之，先生昂然出，時復入座，旁若無人。一日醉後，乘興謁寮友，至門投刺入，及其請也，而先生方在醉鄉，呼之不應，不得已，告主人；主人命扶之入，安之於牀，而先生猶未醒也。至明日始醒，醒而呼曰：我何為睡於此？主人曰：是昨日乘興來也！乃相與大笑。其落拓有如此者。先生性慷慨，視金如泥。適朝廷息借議起，金邑派二萬，先生　縣令曰：是區區者，但使敝族中分派，足了此事！令長揖謝之。後先生偶出門，未及繳而息借事罷，是闔邑富豪，隱受先生賜者多矣。先生嗜金石，工於書，嘗訓了公曰：文欲其新，書欲其舊。故先生書法，古朴可愛，非時下所能夢見云。先生多情好色，不自諱，與古人同，嘗刻一印章曰：「獨於花月不能廉」。國初有石天外先生者，自言會讀書好色酒外，都無是處，先生其猶有天外之遺風乎？先生年七十四，孫曾滿堂，極人間之福，生平不知有煩惱事，還家人有細故，輒以看戲目之。先生哲嗣叔貞君與了公為摯交，故命了公傳先生，了公不文，僅能記先生之遺事。

★ ★ ★

讀南社補記後

柳亞子

張破浪先生是南社社友，他有很健的筆頭，常常在報紙上面發表關於南社的故事，但不很正確的地方也不少。我在神經衰弱症發作得很利害的時候，看到了也就算了，那有閒情逸致去矯正他呢？近來精神好一些，又看見了他的「南社補記」，是對於越風半月刊上面胡寄塵先生「南社的始末」一文而作的。據他說，胡先生的文章內「有待於改正補記之處也很多」。「補記」，果然是挺好的事情。「改正」呢，就要看他所改的如何了。胡先生那篇文章，寫成後曾給我看過，我已給他「改正」了不少。所以，倘然胡先生文章中還有錯誤的地方，我是應該負責，因為胡先生是十分信任我而特地請我看過的。現在，且看張先生「改正」的兩點吧。

張先生講到南社的人數，他說：「當時社友，實共八百二十七人，寄塵所記，社友總在千人以上，誤也。寄塵入社次序，在一百零三位之數，他所說在我加入時怕還不滿一百人者，又誤也」。這兩點，第二點算的是胡先生弄錯的，不過我也得負責任。因為張先生所講入社的次序，是根據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十一月出版的「重訂南社姓氏錄」，但胡先生那兒的姓氏錄早已失去了，自然不能記憶得正確。我那兒是藏有那本姓氏錄的，但我卻沒有像張先生那般細心，一個一個去點名，沒有替胡先生「改正」，所以說我是應當負責的。其實，一百零三位是剛滿百人不久的數目，和「還不滿百人」也正相差有限，何況胡先生在上面還有一個「怕」字呢？第二點，胡先生並沒有錯，卻是張先生弄錯了。因為張先生只知道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出版的姓氏錄，社友總數是八百二十七人。他卻沒有知道南社的運命是到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以後，纔完全停止進行的。（這一點，胡先生文中已經說明，大概張先生沒有注意到吧）。我們根據現在「入社書」上的總數，確確已有一千一百一十人。再加上已經介紹而沒有填寫入社書的，又有六十八人，一共是一千一百七十八人，這不是「總在千人以上」嗎？這一點，張先生是「改正」反而「改錯」了。

張先生還鬧了一個笑話，他把錢文蔡先生弄做女社員了。他說：「若徐自華……錢文蔡……等，皆一望知為女社員」。原案，張先生的分別男社員與女社員，並不根據旁的，只要望一望他們或她們的名字就知道，其

如錢文蔚先生確確是個男社員何？講一句笑話，也許他把黃楚偉先生的夫人吳素英女士誤記做錢文蔚吧。此外，社刊出至二十二集，但册數是二十三册，胡先生說得很詳細。張先生卻說「社刊出至二十三集」，這怕是手民的排誤，也未可知。

最後，我想講講張先生對於我個人的態度。好像張先生從前曾記載過我和高吹萬先生衝突的經過，這原是我的少年盛氣和一時誤會的緣故，我不想在此說明。到現在，我是由衷地想對高先生道歉的。至於這一次張先生說我「對南社惡恨已極」，卻大非事實。不錯，我對南社是脫離過幾次的，不過不能說我「惡恨」南社，更談不到「惡恨已極」了。我是南社三位發起人之一，而南社又是我所「卵而翼之」的。講一句誇口的話，沒有我，怕根本上就沒有南社吧。我在某一個時期內對於南社某一個人的失望和反對是有的，但我並不是惡恨南社。我只是由於愛護南社的出發點，不願使南社落在我當時所認為不滿意人的手中，便以去就力爭，力爭不行，便毅然脫離罷了。所以脫離以後，還是會還來的。要是真的「惡恨已極」，我今天也不會來寫這篇牢什子的文章；就是在越風上，我也不會肯替胡先生改正那篇「南社的始末」了。至於我不肯寫南社的歷史，更沒有把材料供給胡先生，這只是我的神經衰弱病在作怪罷了。要不是我的精神現在比較好一些，對於張先生這一次的批評，怕也只好付諸不聞不見呢。還有，張先生說我「善變」，說我是「人糟」，我也不管張先生是捧我，還是罵我。不過我對於南社是有我基本的見解的，絕對不能和開倒車的朋友混在一起。我將來想寫一篇「我和南社的關係」，把我對於南社的見解完全發表出來，就作為在不久即可在上海開華書局出版的「南社詩集」代序，怕是愛好南社的人們所盼望的吧。

一九三五，一二，一四（摘自朝報）

文壇

成立南社紀念會

柳亞子等發起

南社歷史，人盡皆知當其成時社友逹千數百人，綿延至十五年之久。停頓後，士多惋惜，咸謂不可任其默默以終。頃由南社發起人兼主任及新南社社長柳亞子先生發表宣言，決定組織南社紀念會，以垂永久。開明年第一次正式雅集，將在一九三六年（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在滬上舉行云。茲覓得其宣言書及條例轉錄於後：南社已成爲歷史上的名詞了。要把它復活起來，不特事實上不可能，在理論上也非必要。因爲世界的文學潮流是前進的，現在中國文學的環境，決不是一九〇九年的文學環境。我們倘然主張抱殘守缺，和一般開倒車的朋友們去同流合污，那兒會有好的結果呢？不過，南社的文學是絕對不需要復活的了，南社的精神却還有可以紀念的價值。我們現在發起這南社紀念會，一方面是追慕過去的光榮，一方面還希望未來的努力。但這努力的途徑，決不是南社復活了。南社以後，還有新南社，這和中國同盟會以後有中華革命黨完全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地方，是我們沒有中山先生的毅力和勇氣，能夠把中華革命黨再改組爲中國國民黨吧了。所以新南社和南社，性質雖然不同，精神却是一貫的。我們現在紀念南社，也就包括紀念新南社的意義在裏面了，這是應該附帶說明的。完了。

南社紀念會條例摘要

一、本會以紀念南社及新南社過去在文壇歷史上之光榮為宗旨　二、南社社友及新南社社友為本會當然會員其最近住址請隨時通信報告本會　三、非社友而表同情於南社及新南社者得加入為志願會員但須有當然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報告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及住址即可隨時通信入會　四、本會通信處暫設上海薩坡賽路上海市通志館

後記

萍蓀

本刊慘澹經營，雖已出至六期，然內容及編排方面，亟待改進者尚多，惟編者學驗俱陋，心餘力絀，還得請讀者，作者諸君加以指導、督促、批評，使之充實健全，以副各界人士厚望。

本期篇幅，較平日增加過半，至內容如何？編者可不必嘵嘵以道，讀者自有犀利的目光去鑑別。文章方面，與上期預告的題目稍有不和之處：如拙作「宋明兩朝漢奸列傳」，甫經發排，實接吳原先生來稿，其取材與內容，乃與拙作相似；但文章的組織、剪別以及見解與所參考的書目，都較編者的完善數倍，拜讀一過，自覺慚愧，故重往抽回，棄諸紙簍，決以吳先生所作易之。惟本期已無法容納，決自第七期起刊載。此外還有陳端野，蔡竹周，鄭際雲，楊際元，求幸福諸先生的大作，也只好留待下期發表了。

張煌言墨蹟，為陳小蝶先生所藏，因寄到稍晚，不及製版。

越風 半月刊 第六期

每月二日十六日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六日

勘誤：本刊第五期係二十四年十二月出版，前誤植十一月，合亟更正

編輯人 黃萍蓀

發行者 越風社 杭州仁和路乙之一號

印刷者 浙江正楷印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清泰路四一二號 自動電話二二六六號

越風

半月刊

第七期

越風 半月刊 第七期

目錄

梅（阮性山作）

我和朱鴛雛的公案……柳亞子

遺民的悲憤……陳子展

越縵閣錄自敍……陳萬里

敍徐世昌（四）……徐一士

民元報壇識小錄……求幸福齋主

文祥曾國藩之外交……凌霄漢閣

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下）……黃華

春池館詩話（三）……唐玉虬

湖上散記三……陳小蝶

湖上文苑

陳屺懷 柳亞子 陳夔龍 胡樸安 梁鴻志

黃秋岳 徐行恭 嚴既澄 姜敬廬 周景蟾

曹靖陶 朱奇 劉宣閣 鄭汝璋 袁巽初

三國索隱（長篇連載）……陳蜉野

北平的衣食住行……李朴園

四山一研齋隨筆（二）……白蕉

月明華屋聯語（胡長風）

我和朱鴛雛的公案

柳亞子

自從胡寄塵兄在越風半月刊第一期發表了「南社的始末」一文以後，好像大家都很高興着時談論到南社了。有一天，自在兄來看我，講起要在越風第五期上發表一篇「驅逐朱鴛雛經過」，我因為這是我平生所很追悔而苦於懺贖無從的事情，便請求他不要發表。自在兄雖然答應了我，却為了時間的關係，已是「駟不及排字房」了。這樣，我便不能不在「我和南社的關係」全文未脫稿以前，先來對於此一重公案，解釋幾句。一方面，我是在求解除良心上的痛苦；一方面，也算對於鴛雛亡友並當時的一干關係人，作一個懺悔的告白吧。

我和鴛雛的爭辨，發源於宋詩問題，講起來，是很可發笑的。從滿清末年到民國初年，江西詩派盛行，他們都以黃山谷為鼻祖，而推尊為現代宗師的却是陳散原，鄭蘇戡二位先生，高自標榜，稱為同光體，大有去天尺五之概。我呢，對於宋詩本身，本來沒有什麼仇怨，我就是不滿意於滿清的一切，尤其是一般亡國大夫的遺老們。亡友陳勒生烈士曾經說過，滿清的亡國大夫，嚴格講起來，沒有一個是好的。因為他們倘然有才具，有學問，那末，滿清也不至於亡國了。滿清既亡，講舊道德的話，他們便應該殉國；不然，便應該洗心革面，做一個中華民國的公民。而他們却不然，既不能從黃忠浩，陸鍾琦於地下，又偏要以遺老孤忠自命，這就覺得是進退失據了。勒生烈士對於他們，是深惡痛絕的，而我便很同情於勒生。在南社第五集上替胡寄塵兄作詩集敍，已在痛罵同光體的元老了。（這篇序末署辛亥七月，是公元一九一一年做的。當時滿清尚未亡國，他們也尚未實授亡國大夫。不過我是反清的，我以為清朝的臣子沒有一個是好的，所以就大大的攻擊，而提倡為布衣之詩了。）但社中也不乏擁同光體的朋友，第一是姚鵷雛，第二是聞野鶴，第三便是朱鴛雛。那時候，我正是年少氣盛，狂放到不可一世，為了胡先驌先生寫信來恭維同光體，便還寫了他兩首詩，這是在南社二十集上面發表過的，其詩如下：

詩派江西寧足道，妄持燕石詆瓊瑤。平生自有千秋在，不向羣兒鬭毅豪。

分寧茶客黃山谷，能解詩家三昧無？千古知言馮定遠，比他嫠婦與驢夫。

胡先驌先生讀書養氣的工夫是好極了。他不來理我，我正在感覺着相駡無對頭的苦悶。而野鶴偏偏不識相，在民國日報上發表詩話，硬稱同光體的好處。我自然還敬了他一下，野鶴却不作聲了。第二個不識相的，便是鴛雛，他掛起仗義執言的大旗，向我下攻擊令。他大言道，反對同光體者，是蚍蜉以撼龍也。這樣，我如何肯善罷甘休，無明火望上直沖，就此唇鎗舌劍，大鬧筆戰起來。這時候，鵷雛出來替我們講和，我却駡他是罪魁，有詩爲證：

撾鐘伐鼓幾人知？玉麈清言世已非。多事姚郎成謝女，青綾來解小郎圍。

問難紛紜絡一丘，何勞宗派費搜求？鯉庭家法從來異，渭濁涇清肯合流？

不和非薄不相師，斯語平生我亦疑。誰遣魏收輕蛺蝶，遂憑蚍蜉漫嘲譏。

蠟丸背奏意殷勤，絕命詞成費苦辛。失節錢吳終晚蓋，甯同腥穢虜遺臣。

自甘戎首復何尤，十載京塵苦未休。太息雲間詩派盡，湘真憔悴玉樊愁。

鵷雛既然碰了我一個釘子，他也只好不作調人了。野鶴呢，也從此倏然退隱，置身事外。只有鴛雛仍是當仁不讓，勇往直前，我自然也不肯就輸。於是原來是聞柳因論詩而啓釁，到此却弄成了朱柳之爭了。這樣，鬧了一個多月，把民國日報的文藝欄鬧得烏烟瘴氣，一塌糊塗。老板葉楚傖先生發急了，他是知道我的老脾氣的，不來勸我，反去壓迫鴛雛。他說，你駡柳亞子，就是駡我，在民國日報的地盤上，是不容許你如此這般的。於是鴛雛一怒而脫離民國，却在中華新報上覓到了他的新營壘，攻擊更加激烈了。有幾首歪詩，說我少年美貌，和馮春航，陸子美如何如何。詩做得很蹩腳，不像鴛雛的手筆，也有人講並不是鴛雛做的，但却用了鴛雛的名義來做擋箭牌。於是勢成騎虎的我，便鬧出了開除鴛雛南社社籍的一重公案來了。

驅逐鴛雛的啓事，最初是在民國日報上面登載廣告的。當時邵力子，胡樸庵許多人都在民國日報，都不贊成我的舉動，怕把事情弄僵了，寫公信來勸我不要把廣告發表。但是，我的個性，向來不受人勸，而是愈勸愈僵的。於是還了信去，連他們幾位也臭駡了一頓。楚傖知道阻止不來，便把廣告發表了。而我呢，廣告之外，又在南社二十集上重新「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了一下。痛快是痛快了，結果自然引起反響。最初，成舍我，王無爲兩位先生是幫助鴛雛和我筆戰

的，到這時候，更是戒張旗鼓，大興討柳之師了。王無為先生不是南社中人，我把他沒有辦法。成舍我先生也是社友，我自然對他不起，也照處置鶴雛一般，如法泡製，把他驅逐出社。不過這事情的發生，已在南社二十集出版以後，來不及登到社集上面去，只印了一張單張的東西，夾在社集裏面來分送。後來這單張大家都丟掉了，所以人家只知道鶴雛的公案，而不曉得還有驅逐成舍我的這樁好戲呢。

以後，便是蔡哲夫先生的出頭反抗了。好像又經過了年餘的紛擾，結果是使我灰心短氣，覺得天下事不可為，便決決然辭去了南社主任的職務，由姚石子先生繼續擔任。再以後，南社也終於停頓了。追求南社沒落的原因，一方面果然由於這一次的內訌，一方面實在是時代已在五四風潮以後，青年的思想早已突飛猛晉，而南社還是抱殘守缺，弄它的調調兒，抓不到青年的心理。尤其是經過這次的一鬧，雞飛狗走，大家更覺得頭痛，認為是丟在毛廁內的金字招牌，掛起來也大有餘臭了。記得王無為先生在中華新報上做文章罵我，就是主張打倒柳亞子，再來一個嶄新的南社。這話使我受激刺很深，後來的發起新南社，講到前因後果，還是王先生指示我一條明路呢。

這一次的公案，自然鶴雛是最冤枉的了。首難的是野鶴，結果卻退出了是非之場。射兕者大有人在，至時還是人家做了用他名義來發表的，而他老人家又不肯出頭更正，實做了傻兒。在我也肝火旺得一塌糊塗，幾乎逢人便罵，終於攪散了南社的道場，事隔一年以後，碰見了鶴雛的義父揚了公先生，他也不向我提起這重公案，只是低低的自己訴說道：「人一動了肝火，是最傷元氣的。」我聽到此話，當時真覺得毛骨聳然，置身無地，現在追想起來，老先生真是藥石之言，針對我的病根。可惜揚先生早作古人，我現在就想追蹤張留侯，也無從再去找尋圯上老人的仙蹤了。

鶴雛的出身，聽說是一個孤兒，經揚了公先生撫養長大的。但他脫離南社以後，好像和揚先生也搞得不好，在他所著的「鏡裏桃花記?」內，對揚先生也大加諷刺呢。這樣，鬧得四面碰壁，自然他內心也很苦痛，後來便鬱鬱而亡，年紀好像還不滿三十吧。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是覺得很痛心的。他身後蕭條，一棺淺土，前年碰到社友冀燕子，成舍我幾位先生，說要替他營葬，我也十分贊成，可惜後來又不聽見消息了。當時同業的幾個人，野鶴隱說在中山大學當教授，舍我主持立報，而無為好像就是現在的晨報總編輯王新命先生。我希望有一天，我們四個人開一次談判，湊一些錢出來，把鶴雛的遺骨葬之公墓，纔算了卻我一樁心事，不知聞成、王三位先生以為如何？

一九三六，一，二，夜一時半，於上海。

遺民的悲憤

陳子展

我從評論陳柱尊教授的變風變雅樓待焚詩稿，涉及明末遺民杜于皇變雅堂集裏的詩。（利在人間世半月刊）有個朋友問我：「杜于皇的詩究竟如何？」

我說：「很好，權且念他的家信一首給你聽聽：不饗利江日，家書龍絕投。途窮翻可笑，事急豈能忙？老父思端綺，飢兒爲數行。出門須作計，四顧野雲黃。」

那個朋友道：「沒有飯吃，四顧無路，那裏來的綺思，那裏來的笑？」

我說：「這就是他的詩的老實處，同時就是他做人的老實處。他生在國破家亡的時候，哭不得，笑不得。倘若他怕窮，他哭窮，那就只有轉變，做一個兩截人，奴顏婢膝，笑嬉嬉的投降滿清政府，列到無恥的貳臣傳裏了。他是一個老實人，既不能獨當一面起兵，或參加別人的軍事活動，轟轟烈烈的去救亡抗敵；又不能激於一時義憤，自殺而死；那就只好把他不甘偷活人間又終於偷活人間的鬱悶，苦悶，老老實實的透露一些在他的筆下。佛家戒嗔，他卻以為嗔是生氣，即是文學的生命。他以爲古來有血有淚的作品都是有所嗔而作的。所以他在跋黃九烟戶部絕命詩一文裏說：『夫離騷經緣嗔而作也，故屈子不嗔則無離騷。由是武侯不嗔則無出師表，張睢陽不嗔則無宣城聞笛之詩，文文山以嗔故有衣帶銘正氣歌，謝叠山以嗔故有卻聘書，九烟猶是也。蓋嗔者生氣，故九烟不死；不嗔無氣，故若草不生。』他以為古今無氣之人莫如馮道，留夢炎輩，及乎康里阿家翁。他自己是有氣的，能嗔的，每每表現在他的詩文裏。他和黃九烟深惡當時那些無氣的漢奸，降奴，賣國賊，他們至於無終食之間違嗔，雖然因此取憎於世，以致困窮危殆，他們也不管的。最後黃九烟因為嗔想不過，投江自沈，杜于皇說他積嗔有年，發揮於一旦，當然不錯。杜于皇自己呢？他卻不曾自殺。嗔還是嗔到老的。他在鄭肯巖小傳跋一文裏說：『帶性負氣之士，讀古人書而慕其行事，思欲為其所爲，而不克如意者，大概如曾南豐所云，家爲之累也。古之人徑行直遂，一往不返，家曾不足以累之，其不可及，在狠之一字耳。僕與肯巖皆所謂慕古人之行事而不如其狠者也。然而有僂步處。肯巖有家而有累，自號漁人，而亦未便親蓑笠，此其不能狠，猶可言也。僕無家而有累，既不能歸故鄉，又不能逃世外

，因循混俗以至於老，而竟不能狠，此乃所謂耗弱凡材，何足比數哉！』杜于皇的所謂狠，就是如今說的毒開情感。他說他們慕古人之行事而不如其狠，所以他們不能做所謂忠臣義士。好比我們慕今人之行事而不如其狠，接觸了真理而沒有實踐真理的決心和毅力，所以不能做反帝反封建反賣國賊的革命志士一樣。杜于皇一輩人肯老老實實承認自己是耗弱凡材，我們這輩趕不上時代的耗弱凡材，誰肯承認自己是可恥的落伍的弱者！杜于皇一輩人不能抗敵救亡，還肯承認自己的弱點。今人自己不肯抗敵救亡，甘做漢奸，賣國賊，又惟恐民衆自己起來抗敵救亡，造出一些欺騙民衆的理論，例如『三天亡國論』，『五十年抗敵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論』，『讀書救國論』『友乎敵乎論』，『逃到勘察加論』等等，這都是漢奸賣國賊的理論。我所以尊敬杜于皇，就是他的爲人做文章都一樣老實，不肯說騙人的話。」

那個朋友道：「杜于皇所生的時代，所處的境地，怕還沒有我們這樣慘苦難堪。他的心情，我們不難了解。他還有一些怎麼好的詩文，你可以說給我聽罷？」

我說：「好的。先念他的新城書懷一首給你聽：客子無衣食，荒郊駭哭聲。看花詩不就，如雨淚先傾。妻作他鄉槻，家鮮故國艸　啟亦止，知我此時情。」

那個朋友點頭　詩，請你再念一首。」

我說：「他的亂會逢那首也好。你聽：此心常不樂，暗昏亦非愁。自有營壹夕，何關草木秋！幅巾長乞食，敝屣適登樓。正爾損音韻，將余淚更流！」

友人道：「這位詩人也真可憐，流離轉徙，無家可歸，同行的老婆也死了。與其捱餓乞食，何不轉變做官？那時的滿清政府正在想盡方法羅致有名的文人呀！」

我說：「他是一個帶性負氣之士，他罵馮道留夢炎輩是無氣之人，他甯肯餓死，豈肯寡廉鮮恥的做官？他不但自己不肯做官，他還勸他的好朋友孫豹人莫去應博學鴻詞的考試，莫做兩截人。又勸有家可歸的梅石山還山，莫作出山之想，有詩道：世事灰心後，時人在眼中。聞君有五畝，何苦逐霜風！臘酒沽埋熠，梅花與固窮。還山山更好，春信時相通。」

友人道：「這位詩人的五言律詩不像王維孟浩然一流，歌頌著自然，他只寫他個人的生活，思想。大半不用典，不作文，老老實實，明明白白，可以算做什麼言志派性靈派罷。」

我說：「你說的大致很對。不過他不是公安竟陵一派

，專在字面尖新偏僻上用工夫，他論詩文是專主興會，看輕技巧的。有一次，嶺南大詩人屈翁山為自己的詩集找他作序。他回信說：『僕僕一日遊山水快意時，縱筆疾書的文不加點，乃為合作耳。』他的詩雖寫不出歌頌大自然的悠然閒適，卻每借着遊覽山水，寄他對於亡國破家的悲憤。他心頭鬱積的民族淪亡的悲痛，常常尋機會流露出來，便是看花飲茶小事，也會聯繫到這上面去。他的花塚茶丘兩篇小品就是這樣的文章，也就是林語堂先生所說『寄沈痛於幽閒』的文章。」

我說到這裏，便把茶丘銘翻出來，指給那個朋友看。並且說：「你看杜老先生時何等的愛喝茶。他生平有絕癖，無絕茶，茶比飯要緊。而且香茶初烹，就要把壺倒翻，吃何等講究！好像他也怕茶葉泡久了，單寧酸泡出太多，喝了會要中毒。但他一念及那幾年出關苦戰的兵士，路上沒有水喝，尋馬尿都不可得，他又覺得慚愧萬分，汗流浹背。從此他就要喝再烹之茶，並且把用過的茶葉，收拾在一個乾淨的地方，年終埋在一起，作爲茶丘。你想如今生這個在白晝鬼魅橫行的國度，喫苦茶，扯淡談的大名流小名士，還會有念及關外拚命的義勇軍而流愧汗的麼？」

那個友人看完了茶丘銘，說道：「那真是好文章。」

我再把杜老先生的為亡兒募義文一段，指給他看：「但謂我衰衛大，送我遊仙。誰知掩涕門華，看兒作鬼讀殘書，舞罷劍，壺易參苓。寡婦哭，孤兒行，充飢饘粥。六旬之父，方同乞食之陶潛；八口之家，誰為裹飯之桑扈？所幸亡兒為人直諒，叨游三益之林。取友端方，不在五交之內。慕仰戍之執義，笑到溉之寒盟。言念衰翁挑不動千鈞擔子，何堪担上重添！尤憐乳稚吞不下一旬黃粱，況復旬中為有！……」

我說：「這位詩人死了兒子沒錢買棺材，只好找朋友募捐，弟筆為難，不免寫點打油四六。看似幽默，實有深刻的悲哀，實是憤世嫉俗的表示。他的散文也每每如此。可惜他的詩文不多，又刊本流傳絕少。不然，什麼近代散文鈔，文學珍本叢書之類，應該有他的份兒了。」

友人笑道：「真是，談晚明文學的偏偏忘記了杜于皇呢。」

我也笑道：「也許應該，杜于皇不屑公安竟陵呀！」

這個朋友去了，萬不可忘記把我們的這段談話記了下來，題目寫著「遺民的悲憤」，不知為杜于皇可以作為晚明五百遺民詩人的代表。　漁人」

亦而有累

越器圖錄自敘

陳萬里

越器是什麼？在從前沒有人說起過，也沒有人去研究過。滬杭甬鐵路自鄞縣修築到曹娥江邊的那一個時候，的確出土過好些越器，然而市場上率以元瓷目之。元瓷，吾們深知道是向不為一般鑑賞家所注意的東西，因此當時所出土的越器，也就不為一般人所重視，就這樣四散了。

今年自二三月以來，餘姚上林湖的碎瓷片，居然在杭州市場上發現，其原因確實不是偶然的。一則龍泉碎瓷片，經過了我盡力收集以後，漸漸兒所謂『破碗爿也有翻身日』的俗語，由一種譏諷的口吻，轉到詫異贊歎的心理，從此破碗爿就在這樣一種情狀之下，會有人附和着我而受到了人們的顧問。其次，最初去採來的動機，多少受了我一點暗示。（詳見拙著湖濱陶話）後來竟有歐美的攷古者，他人到杭州來搜集碎片，古董買賣裏面的人，自然在『破碗爿也有翻身日』的活氣之下，欣欣然見了碎片，比之一切不相干的瓷器，着實要看重些。於是一班跑鄉下去收貨的古董小販，你去餘姚，我去慈谿，就這樣川流不息地採集着。上林湖三個字，在春而夏的古董茶會上，幾幾乎是無人不知那個不曉的一個最嶄新最流行底名詞：自然，提起上林湖，人們就會連想到破碗爿，由破碗爿而連想到可以賣一兩塊錢的聲價。最後十元十數元一塊破片也有，這是破碗爿市價的頂高點。有了這樣一個翻身日，才能維持整個兒一年的不景氣底杭州古董局面。

究竟上林湖所來的破碗爿是怎樣呢？論其質，自然有粗細的不同，論其色，也有種種深淺的各異，而我所視為最名貴並且值得吾人研究的是許多許多異樣的圖案畫。

圖案畫，在三代銅器上面，從前人很是漠視，最近有人化費了許多時間來研究實在是一件最有興趣的工作。漢代的銅鏡以及武梁祠等等的漢畫，都是吾們祖先所遺留下來的實物，在這實物上面，保存着多樣的圖案，為一種可以代表着各個時代的產物。

說到瓷器，本來是沿着陶器改進的一條路線而產生發展。在銅器上，在碑石上，當時已經有了很繁縟的畫圖來做裝飾，而陶器所表現的，還是帶着一種素樸的色彩，雖則在史前的彩陶上面，已經可以找到種種的圖案，可是史後的陶器，反而趨向單純，不事彩飾。及至漢代，吾們才曉得陶器的本身上，有了綠釉，而起綠貫環等等裝飾，純

然是模仿銅器的式樣，嗣後由陶而瓷，最初為載籍所記述的就是所謂晉之縹瓷。然而縹瓷上所有的圖案是怎樣，吾人無從加以推測，因為根本上所謂縹瓷也者，是一個未經解答的難題。

唐代作品，在北方出土得較多，吾們由此可以窺見其式樣與圖案，是受到了種種外來的影響，起了一個很大的轉變，可是比之以後的定，繁簡之間，還是差得很遠。那末究竟由唐而遞衍到宋的定器，中間經過五代的變亂，雖則就史的時間上說是一個短短的時期，而柴窰，而秘色，已久矣夫為典籍所稱道，自然在這一個關鍵裏面，是很值得吾們注意的。

現在我之所謂越器，就是在這個時期中一種驚人的產物。以器皿言，種類之繁多，式樣之奇妙，固然可以使你見之咋舌，而圖案花紋之複雜，就中國瓷器發達史上說，我可以斷定是一種空前的制作。你看，有了相對的蝴蝶，鸚鵡，鳳凰，就有花間舒翼的小鳥，雲中飛翔的白鶴。有了從寫實的經驗所得到的可以畫著委婉的泥鰍，或是一幅魚樂圖來點綴一隻小碗，就有憑藉想像來一條在海水裏翻騰著的神龍，布滿了一件盤洗。有的是在四周圍以荷葉，荷花四朵，含苞微放，中有一草鳥，作飛鳴勢，確是絕妙一幅裝飾圖案畫。有的是秋葵疊宗，刻劃各盡其致。使的是蝶戀花的小品，雖則是寥寥的一點玩兒，都會你沉醉於一種詩情畫意的境界，因此對於和此簡單的圖案，就能立刻感到十二分的滿足。有的在盤底裏面，畫著江濤洶湧，象徵著一個錢塘江的天塹，是何等的雄偉闊大？有的是在一個小小的盒蓋上，畫滿了牡丹花，一方面充分顯露出一個富麗堂皇的圖案，以怎樣圓熟的技巧，來完成這個使命；而另一方面也就反映出吾們祖先是具有這樣偉大的胸襟，深厚的能力，造就成功一種雍容華貴的作品。此外破碎的瓶碗上，可以見到寫意的人物畫。本來吾人對於古代的繪畫，所謂顧凱之吳道子等等僅能憑著一點文字的記載來想像，來揣測，來懸擬，而最可靠的憑據，還是從敦煌千佛洞以及新疆所出土之壁畫及絹畫發見以後，才能確實證明一個真的面目。現在越器上所給予吾們的，雖則是爽片殘餘的畫面，已經足夠拿來證實了有唐末當五代以迄北宋初期這一個時代裏的作風。這在考古學上藝術史上該有多少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其實，越器上面以荷花瓣的裝飾，製成種種型式的器皿，技巧不必說，祇就這一種單純的意想，要盡量推演變化到這樣一種程度，當時先人縱想力之豐富，使吾們千載

下的子孫看到，應該要有怎樣的興奮！

除此，還有浮雕着的斷，縷空着的花草，以及方才所說的一小幅畫着人物的式樣，就是開闢了後來所謂雕瓷縷花開光種種不同的製作，這又分明是在草草隸到圖案畫的一點以外，卻是借着這個機會，做到了一步啓後的工作。

然而為什麼越器會有這樣許多的式樣與圖案？這個解答，是不難的。吾人從歷史的研究，知道當時錢氏之在吳越，有他雄厚的勢力，而在爭霸的局勢之下，武肅，文穆、忠獻，忠懿幾代，一貫的豎起了一個保境安民的旗幟，所以對於逐鹿中原而得到最後勝利的都肯向之進朝貢，奉正朔。後來忠懿之事趙宋，尤其來得恭謹。越器就在這樣所謂貢金銀秘色瓷器若干事，金釦越器若干事，瓷器金釦瓷器越器若干事等：史實昭示吾們的記載之下，大量地生產了。一方面需要供進之數量多，一方面又因供進之物品，必須窮極精巧，臣庶不得應用，自然越器之製作，有了這樣一層的關係，就在式樣上圖案上力求其精妙，而在瓷器史上，就造成了一個空前的重要階段。（以上史實詳載拙著越器之史的研究已見本刊第一期）

嗣後忠懿歸宋，不復需要此鉅量越器之貢進，加以趙宋諸帝，力戒奢侈，禁用金飾，恐怕越器就以這種情況而衰落下去。本來越器的大量生產，以及可以做到這樣的精妙，是完全由於吳越王的促進，以後的衰落，又是完全受到政治的關係。而在應用方面，既然僅僅用之於進貢，不是普遍推行之於民眾，自然越器之流落在人間的很少。何況是經過了長期的歷史，受盡了不少天災人禍，越器之實落可以想見。同時正因其在當時大量生產的關係，所以一經發見窰址，就有多量碎片之發現，而精妙碎片之所以獨多者，亦即上述越器之燒造，幾等於錢氏御窰的作用。

從以上種種觀察，吾們現既斷定越器之在瓷器史上有這樣光榮的事實，吾們就應該盡量的搜集着種種不同圖案畫的碎片，供獻給一般好古而有志於復興中華瓷業同志們的研究，因此我就這樣大膽地為此艱鉅工作的嘗試。範圍純以碎片上所見之圖案畫為限，什之一則取之於整器。至於器皿的式樣，不在這一本編輯圖錄體裁之內。我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另編一冊專集出版，這是以後的事，暫且不去說他，我以為先編一集圖案畫，是必要的。

器錄的內容，照片與摹畫並見，因為照片所不易得到清晰的結果，或有勿從間借自友人的碎片，祇有假手於摹畫之一法。摹畫的弊病，在於垛擬刻劃，而實物線條上所有原來剛勁，或是柔和的趣味，或者多少要丧失一點，不過這一層我想是無害的。至碎片的來源，除我自己所保存的以外，借自友朋的約有十之二三，照片大都自己攝取。摹寫則盡出之陳蘊文女士，女士專習美術，故恭寫的結果，在我個人很放心得過去，在此要感謝她幫助我的成功。最後我更要提及高欣木先生，因為他不但介紹書局，使得這本圖錄有出版的機會，而且，費了他很寶貴的時間，為我作序，以介紹於國人；同時青社同志的鞭策與激勵，使我非常慚愧，一併在此致我無限感謝的誠意。

談徐世昌 四

徐一士

黎元洪因復辟之變下野，馮國璋以副總統代理大總統，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執政柄，府院之暗鬥屢起。馮段均北洋軍系領袖，徐氏頗以勿壞北洋團體諷之，而意氣迄未平。國璋代理之期屆滿，段派勢方盛，弗欲其聯任，而祺瑞懼激反感，亦不便取而代之，於是在北洋派資望最高之徐氏乃獲段派之推戴，經國會(即所謂安福國會)選舉之形式而為大總統。既當選，猶示謙讓未遑之態，參議院議長梁士詒，眾議院議長王揖唐(曾受知遇於徐督東三省時，充軍事要差，屢保擢)，代表兩院，再三勸勵，並上勸就之書，(書中將President一字拆開作詁，有云：「Pre者，勇於事也；sident者，安於位也。」頗成一時談柄。)始於困辭不獲之情狀中毅然就職，時民國七年十月也。

就職後，首以偃武修文相揭櫫，一時有「文治總統」之目。對民黨在廣東所建之政府，表示謀和，開和平會議於上海，先後遣朱啟鈐王揖唐以總代表之名義與會，雖未能有成，頗藉示偃武之意焉。而在職期間，北方卻有兩次大戰，即民國九年所謂「直皖戰爭」與民國十一年所謂「直奉戰爭」(第一次)是也。直皖之戰，直(曹錕吳佩孚)勝而皖(段祺瑞徐樹錚)敗，直奉之戰，直又勝而奉(張作霖)敗，吳佩孚之聲威大震，由此兩役，說者謂徐於兩役均係右直，勝負之分，不無關係，蓋祺瑞與國璋相約同退，於徐就職總統，即辭去國務總理之任，然以參戰督辦(歐戰停後改稱邊防督辦)擁所謂參戰軍(歐戰停後改稱邊防軍)，監制大政，氣凌元首，故徐利用直軍以折之，奉方助直倒皖，遂駐軍京師，氣焰亦復逼人，故又挫以直軍。作斯說者頗多，類言之成理，而其是否完全可信，姑不下斷案，留待悖史之論定。

外交方面，最大之事，為歐洲和會，國際聯盟，華府會議之先後參加；徐氏頗博好評。對德和約之拒簽，以保持山東權利，尤極有聲色之一舉。時某方面以外交上之特殊見解，主令代表簽字甚力，徐則以可拒告代表陸徵祥等。邵章「前國務總理伯唐汪公行狀」有云：

戊午，總統天津徐公聘公為外交委員會長。公密陳戰後遠東形勢，以收回膠濟路權暨青島行政為要圖。徐公用其言，速電巴黎和會專使堅勿簽山東利權之約。及華盛頓會議，我國代表遂與日本代表訂立交還山東利權各款，皆公謀所素定也。

謂汪大燮於此有籌畫之勞，或不誣也。

長北京大學，聘陳獨秀爲文科學長（猶今之文學院長）。獨秀與教授胡適錢玄同等均力倡新文學，風聲所樹，影響殊大。林琴南師儒深嫉之，徐亦頗不謂然，而不肯輕予干涉。或語徐以獨秀生張「萬惡孝爲首，百善淫當先」，禍烈於洪水猛獸，始堅囑元培辭退獨秀，而新文化運動初不以獨秀之去而沮息。自有「五四」之舉，勢燄益著矣。

聞有爲徐獻議於清宮者，謂徐未忘情故主，可晉授太師之頭銜，以表好意。溥儀曰：「彼今爲民國之大總統，已極人爵之榮，何能更以太師相屈？」遂作罷論。

徐之入仕民國，且爲民國元首，遺老一流，頗有譏刺之者。其丙戌同年陳夔龍辛酉十二月下旬（民國十一年一二月間）所爲詩有云：「龍頭休浪執，鵰尾會平分。」自注云：「同年生有曾膺清班，厝躋仕，迄今仍硯踞高位者；余與堯衢則當日之兩曹郎也。」即指徐氏而言。（堯衢爲余肇康字。）又孫良至「書泰幼衡先生執事」有云：

東海徐氏初當國，偏觴都中名下士，先生與焉。徐致謙詞，求教督所不及。皆逡巡。先生獨曰：「此時尚可有言乎？」曰：「幸甚。」應聲曰：「公不作總統亦佳。」一座皆驚。徐……更以詩稿就正。曰：「公無能，毋語此」徐笑曰：「他非所知，惟官未敢讓公。」先生出語人曰：「東海徒以官傲我耳。」

泰樹辟字幼衡，亦其丙戌同年也。

徐爲大總統凡四年，時期不爲不久，蓋雖撫困應，亦煞費苦心矣。其民國十一年下臺也，由吳佩孚。佩孚既戰勝奉軍，志謀統一，動於政客北徐南孫同時退位之說，及舊國會議員之慫恿，乃從事去徐。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首先發難，於五月十五日通電，謂：「軍國民國，宜先統一。南北統一之破裂，既以法律問題爲厲階，統一之歸束，即當以恢復法統爲捷徑。應請黎黃陂復位，召集六年舊國會，速制憲典，共選副座。非常政府，原由護法而興，法統既復，異幟可消。」二十八日續電分勸孫徐引退。蘇督齊燮元亦於二十九日電勸徐氏「敝屣尊榮」。蓋皆與佩孚有默契焉。徐於三十一日通電，稱：「一有合宜辦法，便即束身引退，決無希戀。」一時恢復法統進行統一之聲甚高，佩孚遂示意徐氏速退。徐知勢難再留，乃於六月二日下令，謂：「本大總統現因疾病宜告辭職，依法由國務院攝行職務。」並通電自述受任以來之種種政績暨素心希望統一之苦衷，並辯釋其擔任退職之合法，即於是日下午飄然赴津，其情形未甚狼狽，亦微見幾而作。

既下臺，遂戢影津門，作租界寓公，從此致齋之役不爲致略之致，惟爲致晦之致矣。居恆以書畫自娛，不談政治，深居簡出，力避塵囂，無復出山之想，衆皆稱其「沉得住氣」焉。近歲曾一度謀倚其赴長春輔政，徐力辯其誣。此種謠諑，本屬無端也。

（下期續完）

民元報壇識小錄

宋幸福齋主

我在十八歲那年脫離了軍營生活以後，便投入了報館這一行，就遇著機會很巧，是參加了一個新報館的開辦，成為報館中主要的人物，工作可以由我自行挑選，我便不度德不量力，擇定了寫政論這一門。以為辦報館的目的，是為的以文章救國，與夫以文章鼓吹革命，當然就把這個寫政論的工作，認為極有意義，自己非抱著這樣的努力做去不可，是否做得來與做得好，也便不暇多計及了。這個意念，也可謂受著當時民報與新民叢報的影響，恍惚辦報館就專為發表一些論文呢。我第一次進的報館，是漢口商務報，起初尚不過是發起之一，後來因停頓了一些時而二次復刊，我更成為半個主體，（另一半是唐大悲兄）這報上的論說和時評，便由我和唐大悲輪流包辦。有時想多找一點零用錢，并還替漢口別家報館也寫上幾篇，每一篇好賣那時候湖北官錢局台票一張，票面是當十銅元一百枚，合大洋約八角多，那幷是我開始賣文的老行市。不過我除了寫政論以外，倒是自小兒也就酷嗜文藝，起初胡亂寫一些詩與報上發表的，是舊式的詩詞，也就是黃公度那一類以時事為題材而帶有傷感氣分的近體詩。我原先并不大會這個調調兒，迄乎瓜瓜，都是自己勉強琢磨來的，可謂無師自通。但因此卻在那一唱一和的上頭，得結交了許多文友。那時候，漢口報界最出名的詩人，有李涵秋胡石庵諸位，我在這一羣詩人和文友的隊裏，年齡最幼，倒很承他們的獎掖。然而涵秋與石庵，同時也已經在那裏大寫小說了。涵秋的雙花記（文言體）發表以後，人人稱道，說是哀感頑艷，不在林琴南翻茶花女與包天笑迦茵小傳之下，繼又連續刊載白話長篇章回社會小說過渡鏡，（後來再寄到上海大共和報重登，改了名字，即是涵秋在海上小說界出名的那部廣陵潮。）成為一部偉大的名著。而胡石庵不拘寫任何體裁的小說，實不亞于李涵秋，且大氣磅礴，甚有施耐庵水滸傳的風味，又創辦了一家揚子江小說日報，專門提倡小說，即找不著西洋名著，也能自出心裁，創造出西洋的小說故事來，人名和地名，全步上西洋譯音，充作譯本，如偵探冒險等作，應有盡有，居然能以偽亂真。我本來喜歡看舊小說，及新小說出，商務印書館第一集說部叢書，與文明書局小說林出版諸種，尤為愛讀，既又見涵秋石庵二人樣樣都能本店自造，又一般能選到

報館賣錢，與論說差不多，每千字可賣六角至八角大洋，比做詩詞似有出息得多，而又自有其啓迪社會的意義與價值，自然我也見獵心喜，想跟著試試。但不知怎的，我天性竟與西著小說家的寫實主義相近，胡亂試寫了幾個短篇，都是以當時的下層社會為背景，如描寫武漢大江中擺渡的舟子，洋街上（即租界）的乞丐，南城公所（漢口舊倡寮所在地）的花姑娘，繪影繪聲，口吻畢肖，無意之間，竟似創造出了一個後來的白話短篇小說的雛型，又染上了一些普羅氣味。可惜出世太早了一些，連活我與石庵都看了大搖其頭，批評為鄙俚無文，又缺乏結構，實在不像是小說。我便自己也瞧不起我這驚人的發明，幾乎要承認我非沒有寫小說的天才，因而只好暫時擱筆了。

為了這緣故，我在前清末年，便只有專寫論文的分，非因為這在辛亥年與民國元年中連鬧下二次殺身之禍，幸而不死，也就為此小小出了一點名，從漢口避難到上海，被戴天仇兄所邀，進了民權報，也是專寫論文，就又開始在上海做起文人來了。那時候，論說這一種東西，在報紙上真是行時，一般民字號報館，如民立民權民國新聞中華民報等，為革命黨所辦的，尤以寫有尖銳性的論說為重。民權報一天登一篇論說，還嫌不夠，特創出論說一論說二等名目出來，依次排列到論說四論說五，如後來的小報刊載小說一樣，至少得有三四篇。我在民權報，常常與天仇分任這「論說一」的工作。因為是劈頭的第一篇，排印起來，還又與今日各大報的頭一條要聞相似，要用大字標題，在旁邊再加一兩行短注，那時印刷所還沒預備那種初號字和特號字，故皆由天仇寫出來另刻木戳。文中的警句，也須特別點明，或以四號夾二號字，五號夾三號字，又或在旁邊加排雙圈。至于一般寫論說的好手，民權報除天仇領頭以外，還有尹仲材牛霹生江季子諸兄。民立報有于髯心宋遯初景帝召范鴻仙章行嚴徐血兒，前後真有不少的名角。民國新聞有邵元冲湯兆鯤，中華民報有鄧家彥陳匪石，又還有天鐸報，從前原是天仇的發祥地，在這時也有李懷霜張宋公，民強報有王博謙章佩乙，可謂極一時之盛。

以上所說，雖僅限於政論範圍，還未提到文藝上，然而文藝小說界，在先也原以上海報界為重心。包天笑陳冷血服務於時報甚久，天虛我生與王鈍根則在申報，嚴獨鶴則在新聞報，都各自辦起報屁股的文藝來了。天笑兄的小說尤為久負重望，威鎮江南，他的政治短評也極出色，署一個笑

字（，與「冷」先生的短評，在時報上亦稱雙絕，）不獨在報紙上文藝有崇高的地位，并也已發展到出版界的書局子裏去。商務印書館，雖專恃林譯小說及惲鐵樵編的小說月報坐莊，而林畏廬先生是遠在故都，與上海小說家尚鮮聯絡。在民元初辦的中華書局，異軍崛起，與商務爭勝，建合了文明書局，大量印行小說單行本，全仗天笑為台柱，那才是南派小說界的権威者，比較北派之林，似乎還更有生氣呢。天笑并還領銜編輯了幾種小說雜誌，如小說時報，小說大觀，小說畫報（石印的畫）中華小說界等，編輯法實較小說月報為新穎。即後來新文學運動裏的語體小說，在當時包派之下，寫出那種白話短篇，實已創造出小小的雛型。又還有翻譯的外國短篇小說，在這個包派中，有周瘦鵑劉半儂諸位）已開始直接從外國本子以白話譯出，徐卓呆則對於譯日本小說，也開闢出一條新路徑，焉見得不是後來新文學中語體小說的開闢草萊者？不過時代不同，一切都還早了些，尚沒有後來那種自然的成熟罷了。

談到包派這個名詞或者有人以為恭維天笑過甚。若換一個名稱，改作「進步系」，倒也是一般個中人所可承認。何謂「進步系」呢？這與進步黨倒毫無關係，細加解釋，是因那時候中華書局與文明書局，聯合印行這些小說書，是另外創辦了一個牌子，以進步書局的名義發行，而這個進步書局的編輯所，所聘請的殆全是一般小說家，亦即大半是包派的小說家，事實上仍然是以包天笑為重心啊。

但真正的駢四驪六鴛鴦蝴蝶派，此時卻偏在那專重論說的民權報社中孕育出來。民權報的附張，專載文藝，有徐枕亞李定夷吳雙熱蔣箸超諸位，在當編輯，除箸超兄海闊天籌，文體不拘一格外，徐李吳三位，都專做寫四六駢文，每天埋頭在編輯桌子上翻撿一疊一疊的典故彙書，就發明了以駢體寫小說，寫得如女仙外史一樣，玉梨魂便是其中代表作。後來在民權報關閉以後，陳冷僧馬志千二位，由民權報會計部廣告部卸職出來，另辦了一所民權出版部，把民權附張上的文藝稿子，印成了許多單行本，玉梨魂就一下子打響了招牌，民權素也出了無數集，只落得後來一般新文學家，硬把這鴛鴦蝴蝶四字，安放在所有的老小說家的腦瓜子上。一律都恐帝的謚之曰「鴛鴦蝴蝶派」這個名詞，當是由「卅六鴛鴦一雙蝴蝶」那一聯對仗而來，照我的偏見看去，也不見得怎樣不好。我記得，梁任公的飲冰文集，有許多文章中都曾移夾上幾句駢文，很顯得意味蒼涼，可見得駢文真

能做得好，又何可厚非了我雖在民權報，却始終沒參與這鴛鴦蝴蝶的發明的工作。

我又記得，我在那時除了寫論說，寫文藝的稿子實在太少，只在國畫劇報，與鄭正秋君寫過些劇評。民權報附張上，只刊過我一個短篇小說，名「新年中的乞丐」，還是我那寫實的一套。而且我實在應該自豫，我在小說界上的資格，比包天笑淺得多，在民國四年以前，我始終沒在小說上用工夫。民國四年由日本悄悄回到上海，用「余行樂」的變名，向「禮拜六」雜誌投稿，才開始大量生產，（中華書局在此時出過我一種小說小冊子，名奇變緣因記，文言體，也署名行樂，後來才改為本名，）若呼我為禮拜六派，那就不敢辭了。但民國五年，我在民權出版部，印行過一本求幸福齋筆記，都算得是小品文與的老資格。（後又在該部出過琴娟小傳與海鳴說集，）而且連求幸福齋四字，不圖竟由此出了名，後來也擬到小說界來出醜弄怪了。

民國五年以後，我到了北方，因為很愛讀林譯小說，就很想去拜林畏廬師的門。恰好鄂人胡鄂公等，發起請畏廬師講學，即在北京宣武門外永光寺中街林宅裏，把一座大客廳闢爲講堂，每日下午三時，請畏廬師講一小時的古文，我們都去上課聽講。所講的是左傳莊子史記韓文等，一篇篇摘出來，由京華印書局印成單頁，畏廬師於眉批上添了不少的注子，徐又錚龔變組諸人，都去聽講過。我還記得我們同學，曾在陶然亭擺下筵席，與畏廬師一同聚餐，那種盛會，是很可紀念的啊。又還有京華印書局即是如今商務印書館在北平的分印刷廠，在那時，是與鄭孝胥徐又錚等很有關係的。又錚先生，極其好學，曾自出資印吳摯甫批注的古文辭類纂，畏廬師自印自著的小說，凡是用踐卓翁名義刊行的，也都在這個局子出版。這個局子，在北方文壇上，也與進步書局一樣，同是紀念。

寫到這，此文本可以收來了，但還漏了一件事，便是漢口從前那兩位老小說家，胡石庵是在武漢辦開了大漢報，李涵秋都到上海來，把過渡鏡改名廣陵潮，在大共和報重刊，由此李先生也與包天笑齊名，在上海小說界取得很高的地位了。大共和報雖是共和黨所辦，與民權報也打過仗，但那裏面還出了個文壇怪傑，就是張丹斧先生，他從前在鎮江的揚子江小說報出名以後，到上海來，在大共和報以寫犀利詼諧的小品文，最受讀者的歡迎，一般革命偉人，曾被他挖苦得不成樣子，我也被他諷吻過，但我實是愛讀他的文字，很願意他罵，後來我取消了偉人頭銜，與他在晶報上談起這件舊事，還彼此大打哈哈呢。黃季剛似也在大共和報發表過文章和詩詞，可惜已記不大清楚了。

◆　◆　◆

文祥曾國藩之外交

凌霄漢閣

六十年前之丙子夏五月清大學士文祥卒於位；此爲彼時政府一大損失。蓋道光以後，清室多難內則洪楊外則英法兵戈擾攘，國步日艱。卒賴曾左胡李諸人底定支持，轉危爲安。將相多才，皆爲漢族，旗籍大員如官文之因人成事，殊不足重輕，惟文祥忠實勤幹，因應咸宜。旣擁持中興諸臣俾竟全功以平內亂，復萃全力於外交，爲列强所信服，故清廷於其逝世，悼惜逾常。諭旨襃揚多至十有六字，曰「清正持躬，精詳謀國，忠純亮直，誠懇公明」，稱之以「股肱心膂之臣」，贈太傅，予特諡：典禮賜卹，一視曾文正公，以後之滿臣惟榮祿同此優遇，然榮以巧猾固寵，非文祥比也。卹旨又稱其「辦理中外交涉事件，無不盡心，積勞致疾」，亦不失爲紀實。郎潛紀聞初筆云「凡遇交涉事件，泰西諸國駐京使臣多赴總理衙門，與中朝諸大臣定議。頗夷性狡譎，恃其機器舟械之利，出語驕橫不可制，近十年來賴文相國祥以忠忱摯悃，誠實不欺，默化其驚悍之氣。遇事持以定力，雖敵情萬變而不爲所撓，同治一朝，遂事尚不至釀成大釁者，相國一人力也。聞西人每居歲首輒遺書通商諸大臣以爲履端之賀。其稱文相國必曰忠純清廉，而微嫌其與彼爲難。餘皆以圓融識時務摹之，至或稱甲第之華美，車騎之都麗，稍太平宰相安富尊榮，固應爾爾。嗚呼殊在異類，豈無人心惜我老成騎箕久矣」。一以推美文祥，一以諷刺奢侈者流，無補於國，徒見輕於外人也。

「庚子西狩叢談」記李文忠語曰「別人都曉得我前半部功名事業都是老師提挈的。似乎講到洋務，老師還不如我內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老師一言指示之力」復記文忠學曾文正語曰「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聖人言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我現在旣沒有實在力量，儘你如何虛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佔到便宜，也或不至過於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分總是佔得住的，腳踏實地蹉跌亦不至過遠。」復述文忠語曰「回心細想老師的話實在有理，顛撲不破，我心中頓然有了把握，後來辦理交涉不論英俄德法，我只捧着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收大效的時候，古人稱一言可以終身行之，眞有此理。」

此固弱國外交之要義，非文正不能示服文忠，亦非文忠不能闡揚文正。故文正之逝，文忠挽對下聯「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有謂文正「內安」則有之何云「外攘」。嚴桐懷李爵相詩曰「天下奇才古罕倫，能教萬國識尊親。」誌云「中興名相共推曾左李三公，然曾左僅戡平內寇，而公則馴服九夷通商萬國創千古未有之局，勛業更在曾左之上。」斯語雖推崇文忠，文忠未必承也。曾惠敏公紀澤歷使英法所至有聲，而收回伊犂萬里之地，對俄交涉廢約，尤為中外欽仰，中國外交，無強力為後盾，不假排闔操縱純以理勢折衝，馴服悍敵，最為歷史金光之一頁，而文正遺謨之遠可知。黃體芳挽惠敏曰「有此佳使臣萬國方知天節貴。真堪繼名父，一官惜以地卿終」真史筆也。

自頃國難日深，武力與計謀兩不足恃，而開誠布公信實感化之外交方針，漸聞於當軸諸公之口，浸成方案，益覺前哲卓識遠慮，不可及矣。

春池館詩話 三

唐玉虬

天池，山陰徐文長渭。義仍，臨川湯若士顯祖也。觀船山之言曰：「除卻夕堂與第三天池。」又云：「後來嗣音者，臨川定許何人，不敢昧心，」數語，綢見傾倒山陰臨川之至，而直認為其替人矣。然山陰臨川之詩，自有其佳處。盛唐龍標（王昌齡）太白之詩則特有其佳處。謂義仍之詩，有時突過夢得則可，謂其實過太白龍標則不可。夢得固非唐代一等高手，元義山實論之矣。至龍標太白之絕句，九霄神龍，何可幾及也，請得而言之：聲、香、色、味、境、格、神、韵八字咸具者，盛唐之佳詩也。得其三四，遺其一二，遺其六七者，後人之佳詩也。得其三四，遺其三四，或得其一二，遺其六七者，以上船山所錄天池之佳詩也。八字中他字後人猶可幾及。其聲之遠，境格之高，惟盛唐人為獨到，後人無論如何，不能幾及。此其限於天歟？限於時代歟？實則工力不如古人耳。請但以聲言：聲貴宏遠有餘音，古人所謂聲震簡外者也。盛唐詩之聲，洪鐘噌吰之聲也。後人詩之聲，能為長笛嘹亮之聲為最高矣，最下則如擊土鼓朽木耳。欲聲之高且遠，貴在酌字。酌字之法，古人亦有言之者矣，如「不教胡馬度陰山」之馬字，試易以騎字，未嘗不可讀也，然聲容則大減矣。「羣山萬壑赴荊門」之羣字，試非老手，對萬必用千字。然以羣易千，則韻協而音彌遠矣。不教胡騎度陰山之句，譬之於射，彀弓七八分而發矢者也。「不教胡馬度陰山」之句彀弓至十二分而發矢者也。然後人則足於騎字，不上取馬字矣。其故何歟？曰：古人求師，今人不求師。古人善讀，今人不善讀，今人胡琴唱二黃皆有師，一字半音，窮年累月究之不已。至於詩則不然，屠買販夫，識字如瓜不論拙者，皆能為之　七字一頓即為七字詩，五字一頓即為五字詩，此其所以愈作愈下也。昔有人誦己作於東坡前，坡問曰：何如？東坡曰：七分詩，三分讀。此詩所貴善讀也。讀律絕詩，當知蘇門之賞，有鳳鳴鸞鐵之聲。準其字之四聲，抑揚高下，字字送到，跌蕩頓挫，曼聲誦之，此古人所謂詠也，所謂長吟也。今人則直其聲啰之而已，又何能得其音節之高下哉。洪鐘無別於土鼓，安能辨騎與馬之得失，此詩聲之所以日趨於微也。

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下）

黃華

揚州既下，清兵乘勝而南，渡揚子江，進陷鎮江，破南京，弘光已先三日走蕪湖，豫王令貝勒博洛等定浙西，多羅貝勒克勒德渾鎮江南，下薙髮之令。蘇州巡撫土國寶，松江提督吳兆勝，吳淞總兵李成棟，皆以降兵乘勢肆虐。於是江南之松江崑山崇明江陰宜興；浙江之嘉興會稽餘姚；江西之建昌撫州贛州；安徽之徽州甯國，各地民兵，先後揭竿而起。然大半烏合，無紀律，無甲仗器械，不久皆告失敗。就中以侯峒曾黃淳耀之起兵嘉定，受禍最慘，清兵屠城三次，惟罪魁禍首，非滿人而為漢人。且多為高傑舊部，寧敗降清者，同室操戈，自相殘殺，較揚州之屠，為尤足憤懣也。

初，清將李成棟偏裨將梁得勝等，以百餘騎兵步卒二千，鎮守吳淞，閏六月初六日之夕，泊嘉定東關外，以大旱水涸，翌晨，從陸路往吳淞，得勝以三百人守船，兵民亦尚相安。十二日：城內外喧傳有薙髮之令，人情惶懼，陰有變志，會明嘉定總兵官吳志葵遣馬軍齎牌至縣，略云：「本鎮即刻統大兵入縣，仰附近百姓，於今晚共剿東關兵，事殺有重賞，」各路鄉兵聞之，持兵蝟集。有頃，靜傳志葵已入城，益有恃無恐，王家宅鄉兵首領許龍，昔犯清兵，戰鬥頗力，縱火擲得勝船。成棟自下維揚金陵京口毗陵諸處，所獲精金美玉，名劍寶刀無算，悉付一炬。未及毀者，盡為鄉兵所擄。船中載婦女多人，悉被焚斃。得勝急據高岡，使兵三五作隊，自上射下，皆應弦而倒，許龍亦中流矢死，鄉兵大潰，得勝率餘衆奔吳淞。十五日：成棟精選營中得四十騎，皆驍健善戰，往婁東求救，復中途為鄉民所截殺，成棟窘迫無計，惟縱兵大掠，附近居人，逃徙略盡，城中謠諑紛起，憂怖彌甚，望志葵不至，始悟見棄，皆號哭棄家而走。十七日：進士黃淳耀及弟邑諸生淵耀，與前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峒曾二子邑諸生元演元潔，倡為守城計，翌日，成棟復悉銳攻羅店，屯兵馬橋鎮，與鄉兵隔水而語，作官假謊歸婁東，決不侵擾，鄉兵拒之。成棟怒，揮兵混戰，陰遣銳卒繞道出陣後夾擊，鄉兵大潰，退屯來龍橋。成棟知鎮民支應為鄉兵首，支家橋一帶房屋悉遭焚燬，男婦被殺者一千六百四人。十九日：淳耀令元演作書，促其父峒曾入城，鄉兵列幟往迎，既至，集衆公議，畫地而守；東門峒曾為主，邑諸生龔孫玹佐之

，西門浮獺為主，其弟潤雅佐之；南門孝廉張錫眉為主，前秀水縣儒學教諭龔用圓佐之；北門國子生朱長祚為主，鄉衆唐咨禹佐之，處分已定，各率衆上城巡邏。城上揭白旗，大書「嘉定恢剿義師」字樣；嘉人士爭奔赴，執刀以從，人情頗覺鼓舞。東北二門，俱用大石疊斷街路，惟西南二門稍安，時啓閉，仍用岸木亂石，橫塞道塗，以遏兵鋒。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雜稽勤惰，時局勢危岌，人不自保；然悄侯黃諸搢紳，協力守城，遂雜士民，扶老攜幼而歸，不絕於路，故城破以後，殺戮獨多也。

義師有一難問題，最難解決者；厥爲兵餉兩缺。外援既絕，所恃惟城外鄉兵，以無餉故，一再至城中，即絕跡不復來。至七月初一日，清兵大隊以援成棟，不下十餘萬人，排攢擁塞；多道爲罪。清兵每戰必分左右翼，鄉兵不識陣勢，呼爲蟹裝陣，梳家村集衆赴義，其前鋒死於陣西門，鎮鄉兵奮死血戰，大呼併力，無人接應，乃隻兵民走，清兵乘勝直前，鄉兵多蹈藉而死，抉眼流腸，不計其數，前阻大河，欲退無路，競投戈赴水，時暴雨水漲，死數亂下，一望無際。成棟屢兵入鎮，肆行屠戮，共殺一千七十三人，擄去婦女無算；城中聞敗耗，悉驅老幼上城守禦，連日夜莫敢交睫，東關外傳入成棟榜文，有「開門降譬不殺一人」之語。或謂「大勢已去，諸公宜爲十萬生靈計。」浮雅怫然，峒曾錫眉等怒不自勝，取榜共裂之，掩淚相視，已共知必死矣。

初三日：清兵大舉攻城，礮聲轟轟不絕，守城百姓，股慄色變，當事者慰之曰：「我與侯曾宦家婦子盡在是，少有疑狀，萬衆同命矣。」百姓哭應曰「諾！」嘉定磚城，夙稱完固，清兵發大礮擊之，頹落不過數版，乃多昇板扉至東北城下，以禦矢石。然城下兵益衆，攻益力，舉礮益繁，終夜震撼，如天崩地裂。初四日：五更大雨，守城百姓，露立三晝夜，兩眼瞬腫欲仆，舉體沾濕，食飲幾絕，不能自支，漸有去者。諸搢紳悉仗劍立雨中，視狀大驚，分投勸勉，卒不能禁。清兵見守城者漸弛，攻愈急，縛軟梯至城下，一將以大氊覆面，躡梯而登，捷如飛鳥。不避磚石，一躍而上，斧斷東關，縱兵大入。峒曾猶坐城樓，指麾自若，二子侍側，呼曰：「事急矣，何以爲計？」答曰：「有死而已，復何言，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語竟，揮二子去，不從，大聲訶之，走數步復返，峒曾怒叱曰：「我死國事，分也，祖母在，汝曹應代我奉事，慰我何爲。」二子慟哭而去，至孩兒橋，皆被殺。峒曾溺宅家池，不死，立水中喋曰：「人死亦大難事，」回顧見一伍目

，乃其兵憲時棟也，因使抑其首入水，復不死，為清兵引出殺之，献其首於成棟，梟示四門一日，復懸閶左旗竿上，大書「逆官侯峒曾首級示衆。」淳雅兄弟守西門，聞城破，知事不可爲，方下城，遇其紀綱僕，急問「我父安在?」靜鳥曰：「死亂兵矣?」淳雅痛哭仆地不能起，淵雅自拔一馬至，趣淳雅共乘，莊一僧庵，兄弟同自縊。守南門之張孝廉錫眉，於六月二十六日已先作絕命書，至是投水死。龔教諭用圓與其兄用廣其弟用厚，亦先後自溺，嗚呼?明室之亡，殉烈獨多，在野孤臣，亦復盡瘁王事，義旗甫舉，應者雲集，明知勝敗之數，無俟著龜，斧鉞之加，罔能倖免，而乃勇往直前，義無反顧，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用能萬衆一心，力抗強敵，事雖弗成，其忠義之氣，已足凌轢萬古，焜耀汗青。如侯黃諸公之臨難不苟，慷慨捐軀，雖謂之不死可也。降及晚近，廉恥道喪，名教掃地，守土之吏，既不能與城共存亡，而靦顏偷生之頑民，為虎作倀之漢奸，竟層見疊出，滔滔皆是。撫懷世變，蓋不勝感慨系之矣。

嘉定初破，成棟尚在東關外，辰刻乃開門入，下令屠城，約聞一礮，兵丁連肆其殺戮，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人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脅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第一刀大呼「都爺饒命」，第二刀其聲漸微，至第三刀則已寂然不動，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所殺不可計數。其懸梁者、投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藉，彌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數千人。三日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屍滿河，舟行無下篙處。婦女寢陋者，一見輒殺，稍有姿色，皆生擄，當衆奸淫，不從，則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初十日後，士民倖脫者，始絡繹入城，見室家零落，里井蕭然，無不放聲大哭。時城中無主，積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於被焚處，撤取屋木，聚尸焚之。二十四日：葛隆鎮劉救等，復集衆得千餘人，會合外岡鎮鄉兵，與清將萬國昌戰，清兵敗退，斬首七十二級、二十六日五更：清兵大至復仇，入鎮以後，屠人尚未起，肆行屠戮，流血注踝，乘勝屠外岡鎮。二十七日：婁東人浦嶂力勸成棟再屠嘉定，是日述嶂者，翻亂不留。越年，清都院知嶂罪，下都獄，旋伏誅，咸謂天道不爽。是役也：城內外死者二萬餘人，搢紳則有侯峒曾等七十八人，其餘貞夫烈婦，積骸錯鏑，尚不可勝計。稍後於此者，又有江陰贛州之役，閻典史應元，守江陰城二月餘，屢却李成棟劉良佐之兵，滿帥勸降不應。八月二十一日：清軍大至，四面攻之，會大雨城崩，應元引千人上馬迎戰，殺敵無算，力盡乃死。滿兵連屠三日，死者城內約九萬七千餘人，城外約七萬五千餘人，同時兵部侍郎楊廷麟，據江西贛州起義，有民兵二萬，五嶺峒蠻四萬，以抗清師，屢戰屢捷，是年四月被圍十月城破，廷麟走西城死之，清兵屠戮數十萬人，士女被俘者數萬，室廬焚燬殆盡。所罹兵禍，不下揚嘉。以稱專書紀述，其詳已無可考證矣。自來亡國之民，遭遇之慘酷，有非想像所能及。前事覆轍，足為殷鑒，庶幾觸目驚心，知所戒懼云。

湖上散記　三

陳小蝶

九、銅書鐵畫

梁學士同書，未通籍，初不以山舟行，乾隆丁卯間，丁敬身過其居曰：向聞吾子慕求貫酸齋書，未得，僕今從天龍寺拓得山舟二字，并鐫小印爲贈，過秋後，人或且疑我佞子。學士大喜，揭之軒中，每爲人書，輒寫是款。而吳門任禮堂又於天馬山周氏見趙子昂法書山舟石刻。遂類飛白，手拓一本，屬吳稷客攜至錢唐，鐫版相遺。自是所書，遂無有署元顏者矣。乾隆某年，嘗夢至一處，出艮山門十里許，渡小溪，竹路幽邃，石筍林立，路側一亭，篆曰漱泉，流水涓涓出其下，更進，徑愈曲，稍而退，有人倚亭欄相視而笑。復渡溪入城，至家而寤，後與奚鐵生遇於席上，彷彿若相識，若憶之，乃夢中人也。每拔此夢，不知漱泉實在何處。阮儀徵撫浙，與無錫秦公，往辟鐵生，鐵生拒之，求一見，終不許，避之梁氏湖莊，地有枯泉，闢而疏之，因號蒙泉外史，山舟嘗然曰，曩所尋跡不可得者，乃在咫尺之間乎。山舟工書，而鐵生善畫，二人之藝，至老彌工。山舟年九十，能作擘窠大字，卒時九十三，於分紙寸幅，猶可爲蠅頭細書，變化顏柳，略無定則。鐵生畫法，實參蒙福；蒼勁之中，時見秀韻，後世雙之。以開醇士一派。故人之得奚畫者，並欲得梁書，非此不爲雙美也。鐵生疎狂，工詩嗜飲，醉即罵座，時人目爲酒狂。山舟與人和易，恬物養性，引疾家居三十五年，恆獨宿小齋，一冠十年不易。而家故世閥，席豐履厚。嘉慶丁卯，重宴鹿鳴，特賜加翰林侍講學士，獨具官名，牽稱異數。鐵生晚年，則三子一女，旬日夭折，不數月，家燬於火，旋遭母喪，是二人之性情遭際，有極不同者。然一則安富，一則固窮，並以文字擅名天下，其恬退又極相似也。

十、彭剛直梅花

彭剛直在杭州日，求畫者叢至，公甚厭之，而人佞求無已，往往重金賂左右，求得尺紙爲榮。有營弁某亦工畫梅，因私署剛直名求售，人雖知其非真蹟，既亦重金購之矣。一日，公偶出，見坊肆間半懸公畫，正詫其多，而筆致彷類，究其實，乃弁所爲也，大怒，窮究同謀，皆殺之，死七人焉！人皆謂公之過情，似愛梅重於人命矣。

一一、岳墓鐵像

秦檜鐵，象四具，万俟卨張浚檜夫婦也，遺臭流芳，各自千古。昔秦

澗泉撫是邪，惡之，沉像於湖」，明日像自浮起，水半赤，推而止。故其謁墓詩云：「人於宋後少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蓋深痛之矣。今岳氏子孫極式微，而秦獨鼎盛，亦一異事。然皆託言少游耳系，惡富檜裔，此又較鴻玉英為可羞矣。播善德哲杭日，將遊威夢，神偉衣冠見曰：「某鵬舉也」墳前四奸宜加禁錮，又出亂國矣。」時惟陸張方亂政，百計媚外，輩情激憤，比之四奸。爭至岳墓鞭撻鐵像，未幾竟開放凶之令，士庶快之。今廟貌煥然新矣，四奸之象，乃周鐵網，禁止民間溺石，而不出旬日，積石滿中，溲溺更甚。乃知好惡自在民心，不能以一手掩也。

一二、李生

朱瑞之貴，其興也勃焉，方其微時，以陸軍學生，受知於湯公壽潛，武昌起義，將攻金陵，與浙會師，時女推浙督，先達者皆翦髮解足，組敢死隊，慷慨請行，湯公曰：自古女師克敵，鮮能獨樹，周有亂臣，太姒不居，吾不敢以天下重輕之舉，獨付諸君負之。乃別造一軍，以瑞統轄，中道，聞張勳負固鍾山，瑞中怯，欲留軍，讓浙師先赴，有李生曰：人與我期，方以我為恃，一旦失約，豈不亂其軍心，公果持重，則我請分兵先進耳，乃與之騎三百，起大軍而出，與眾約曰：夫民苦清之政久矣，此行蓋為民請命，雖彼眾而我寡，然必死無違心，有不願從者聽，於是引去者半之。及出壁門，望見山頂煙火竟天，皆惕莫敢近，李又棄之，獨從五十餘人，馳入戰線，山上飛彈蔽天，村牆數人，不得前，棄騎伏而蛇行，匿於叢腹，乃相議曰：夫搏牛之蝱，擴於蟣蝨，而能致牛死命者，以攻得其髈也。吾觀此山，形如伏龜，堅甲莫入，若拔尾而進，則首尾必潰，時已夜半，繁星在天，雖旋登山可半里，已繞出後壁，李令其從張左右翼，而身自居中，大呼撲入寨，一軍盡驚，不知敵何自而下，來又幾何人也？大亂槍礮四發，多自相踐踏而死。李亦盡亡失其眾，獨與一人俱，馳突壁中，冀能出。初與瑞軍約曰：礮鳴，則以援至，至是而瑞竟後期，敵已知中計，窮搜諜人，李與其從，顛躓行夾隙中，腦後彈掠耳如煌，從者亦殪，李慮且及，佯死，伏亂屍中，顱趾皆潰，其能行，出臥處數步，乃山澗，遂抱屍纍轉直下，幸及於地，膚裂魚鱗，忍死顛仆欲赴瑞軍，而前路已見騎隊，大喜，奔往，則女子敢死隊也！方失道徬徨，見李皆驚問狼狽之狀，具告之，乃悉舁其械大哭曰，前途若是其險乎，吾初固不願犯敵，而皆某某教我來也，今若此，坐地曳李不敢

行。忽砲聲大起，天地震動，傳聞朱瑞已入天保城，破獅子軍矣。蓋乘其新創，故潰之如聚帛也。金陵既定，朱瑞居首功，專功自如，獨無賞，人皆歎其數奇，專笑曰：吾豈為干祿來乎？若執鞭以求之，則吾當鼎革之際，亦嘗總千夫矣。丈夫貴稱意，何用斗大黃金印，驕其妻妾為，遂名而去，隱於酒人。每當酒酣解骨，劍痕斑然，笑謂人曰：朱將軍恂恂如書生，口不能道辭，及貴為都督，乃進退揖讓，無不如意。與人言，滷滷若懸河，豈真有天縱之才乎？其相固自貴也。

一三、舊旗營

清初入關，欲以騎射控御江南，乃使八旗健卒，分派各省，號曰駐防，凡其子孫，皆習騎射。祖宗立法，非不甚善，而數世相承，寖失舊意，射御既廢，怨積乃不可制，杭州旗營介錢塘湧金兩門之間，別為城垣，闢四周十里，其間聚族而居者，別有天地法紀：衣食異於四民，不士不工不稼，舉一子，具冊報將軍府，歲領旗糧二十四兩，女半之，賴此以為食。故謀生之計常拙，往往家不舉火，而猶奢侈自飾，忌言貧困。其少壯者，多游手好閒，三五結隊，或倜儻怒罵，提鳥籠，橫行街巷間。故杭人相戒，毋入旗營；入必受辱，婦女尤甚。蓋悲憤之狀，令人有難言者矣。一日有藍輿過，為衆所困，簾方深捲，某得窺見，意其中必縣者也。尾而調笑之，與夫怒，遂罵，遂相搏，盡掀碎其輿。輿中人仆而出，赫然命婦，中丞妲也！大驚狼竄。中丞得狀怒甚，移文將軍府，窮誅不逞者，捷得之，斬五人焉。由是此風始稍稍戢。然二百年來！習為驕惰，痼疾入於膏肓，已莫可救。武漢既建義，如水之決堤，一旦而淹長江，江浙震動，將軍桂林，召八旗子弟謀捍守之策，負堅戍陴，乃不及數百人焉，餘老弱疲羸，不任鋒鏑，則惟閉關自衛，以求苟安。城中人心皇皇，不知政變在於何日？九月某夜，有人挨戶傳檄，略言清政當滅，民軍當興，著各軍民人等，各安所業，毋肇事，毋抗亂，免為玉石之焚。是夜有女子，白衣怒馬，聯炸彈於撫署後園，署人亂，民軍攻隙而入，遂擒增韞，囚之安徽會館。或云女子是秋瑾妹也。桂林方匿伏營中，洪然無聞，明日登閘，則全城已盤白布矣。驚曰：漢盡得滿乎？何其軍之多也？遂不能守。民軍架巨礮於城隍山頂轟之，旗人懼，遂降，夷其城為新市場。旗民失國，更無所依，則流而為丐，或於道路邊敲石子藉工而食，鵠首鶉衣。一時豪氣都盡，見者有遲墟之感矣！

湖上文苑

哭李霞城　陳屺懷

廿載琴尊感若何○向晨星气已無多○老來心魄皆秋蒂○詎落悲從又一過（徐孜士陳蒸餘皆先君二月病殁後前先君五日）一樣丹沙種蒲柳○寧知仙李望秋零○故人腹痛年來慣○惆悵城南不敢經（君與徐陳之殁皆在鄞城南）

眼中落落與神交○意氣平生孰久要○井上雨今少完李○嬌嬈滿地有饑螬○

鹽車自昔困神足○誰惜噴鳴下坂跳○今古風塵一肩重○覓教垂首去人間○

金縷曲　為朱其華題洪明達女士紀念冊　柳亞子

未老吾先哭○（其華呼余為老太爺）好青年朱家任俠○酒酣時候○殘魄刀頭餘霸氣○只是時懷難朽○勝夢裏蛾眉依舊○戎馬倉皇嬌啼絕○奉香泥難委兒郎手○同穴誓○總輕負○　天涯我亦傷心久○嘆秋深蒙枯桂死○河山劫後○血濺青谿遺蛻渺○熱淚涓涓盈斗○倘碧化萇痕錦繡○一樣鐵函沈井史○要大書深刻若華壽○如意碑○西臺酒○

情荃仁兄食隱園圖題詞　陳蘧龍

綠水名園杜句工○輞川如在畫圖中○尋常一樣山林景○意匠經營便不同○

移病歸來隱市塵○（先居已廿載）況無花木記平泉○雲臺烟閣非吾念○願借君家屋一椽○

贈徐蔚南　胡樸安

吾愛徐夫子○讀書信有神○識高心更細○擘洞理彌真○學術精深博○文章善美真○和風吹習習○能與物皆春○

題陸丹林紅樹室圖　梁鴻志

紅葉平生看不足○最憐斜陽下喬木○山街遠繞霜滿林○老我何時居此屋○眼中是處濺民血○雪窗當年兼笑哭○劍南家世最悲秋○看朱成碧丹如綠○

齊天樂　黃秋岳

別西湖一年矣聞杭州大雪游侶盼隔愛而不見賦和

美成此曲寄意

玉龍戲取雙峯吐。橫遮越天昏曉。晴水迷蓬。酣雲抱崖。凍壓苔梅千樹。帳量情捲。正凝想瓊梳。曳光冰箪。笠屐老城。鳥巢清景入行卷。　白門吟望最苦。鳳糾初掃處。銀海相限。夜棹山陰。詩囊滿岸。不共珠塵流好。飛觴路遠。待良夕烹茶，烘甌觀篇。後約來閒。淺愁嵐黛斂。

得雪四首

徐行恭

天半瓊花穿樹飛。水涯梅雙格彌肥。風亭謝客交離影。著我無猜大布衣。

鶴雪爭妍未可憑。鷺毛那色借何曾。使從肉眼都堅肥。只藉陽侯炳一鐙。

紅濤茫茫毒霧騰。摩雲羽鍛制侵陵。漢高詔分唐大春。圍解東風做白登。

才如明月被邪游。急遽銷鎔匯溺流。似此清純猶不免。更無高士表南州。

圍城雜感　十二月九日

嚴既澄

鐵翅盤空恨敵忘。何勞大厲問深創。無人語與辛桓衍。制內終難伏虎狼。

張鬼縱橫震古城。千夫無力挽葵傾。莫從屠狗窺燕市。易水蕭蕭聽不平。

河朔風雲護百衣。不晴不雨但陰霾。中朝猶用山承嗣。幽薊無端啓亂階。

士氣銷沈百病侵。臨歧誰與辨人禽。赤腕萬里有餘食。難責遺山一片心。

廿三年普陀避暑寄懷柳亞子

姜敬廬

狂吟柳子悍航海。我渡汪洋欲寫真。爭奈滄茫難著筆。祥房夜坐憶詩人。

和豪生肥字均

周宗鏞

棋局長安子亂飛。有誰執策救重圍。九邊三輔供孤注。執政通侯已式微。閒水蛟龍凝望久。故山猿鶴信奇稀。男兒報國尋常事。那管匈奴戰馬肥。

豪生南歸武昌用肥均送別

前人

十月霜天葉未飛。觸君一醉破愁圍。冬因少雪奇寒緩。水不成冰凍力微。南渡江山棋局再。西征將帥捷書稀(陝西匪亂)。武昌魚好兄歸去。況又秋高蟹正肥。

重游宣城值三十生日感賦

曹靖陶

大江日夜東流去。浪跡憐予壯歲催。常恐身閒詩作累。怕聞世亂酒為媒。解人尚有王凝綠(女弟子新髡秋姓王字凝綠。)知我無如曹倚

槐徐衡先生頗所居曰倚花居。靜對龍山離哀樂。且看明月入宵來。

自題詩話　朱奇

春秋不作竟詩亡。坐對殘篇信可傷。江水滔滔原不返。寒花寂寂為誰芳。百年身世拼輕擲。一代風騷敢主張。莫誚隨園無賴甚。捨饌一語耐思量。

詩人　前人

許身社稷杜陵老。抗志巢由李謫仙。不分後來青史上。但教詩律冠唐賢。

瓊臺雙闕　袁異初

瓊臺俗名仙人座。雙闕俗名百丈坑。昔人評天台風景此居第一。山勢雄偉峻險。游人非捫蘿附葛不得升降邑人徐卓峯近始緣岩鑿石支磴以利攀躋。其下有龍潭瀑布非降至半山復迂折而上不能見也

天台諸山號最奇。就中瓊臺推第一。中天懸居擘仙座。炯若群峯拱朝日。六鼇翹首隨祖龍。萬壑無靜聽蹕辟。靈峯忽裂兩雙闕。對峙渾如思斧劈。陰陽離合生神光。不辨雄青與雌兕。烟霓層疊布旌旗。華樹周遭狀戈戟。覺從風馬時往還。霧隨雲宵自開闔。左瞰龍潭下無底。氣蒸水石交相激。谷應山鳴轉若雷。石梁以外誰能敵。我來取道從捫柏。杖策咸夷度林隙。初疑間別是平原。不道巍崎在山脊。抗深百丈魂駭愕。峻削由來罕人跡。倘從此地出奇兵。降卒望風尤股慄。徐公書生亦英勇。越鑿殷勤用全力。磨砂剷石支柱牢。略數雲梯若干級。棧磴縈迂自天降。捫蘿附葛嗟嗟昔。世路何方無險巇。艱危所貴能親歷。地方歌鞍重仰望。猙獰虎豹當關立。金庭只合列真居。帶月呼龍夜吹笛。鳴玉琤琮流九折。霜楓夾岸秋容寂。大好溪山入畫圖。丹青待染寒柯筆。（趙阮爲圖以贈嗟初）吾曹昨日苦風雨。負此靈陽留足惜。劉郎洞口期再來。好向桃花問消息。

清平樂　劉宣閣

栖鴉爭樹。藏曉愁離緒。飄泊祇今如柳絮。那得閒情寄汝。酒醒高唱新詞。哀時惟有天知。倜帳分飛節候。婆娑猶戀腰肢。

游蘭陰山　鄭汝璋

一山橫截大溪流。深窅能迴蔽壑舟。撼耳松濤聲謖謖。澈心潭水影悠悠。相攜笠屐真佳侶。共賞靜阿亦勝游。入寺何妨禪榻憩。茶烟輕颺曉風秋。

萬立層巔望不窮。溪山城郭畫圖中。風帆上下隨沙鳥。雲水澄鮮接太空。遠近千巖分向背。斕斑萬樹間青紅。蘭陰深處宸題在。亦欲摩崖紀雪鴻。（蘭陰寺左傍右壁鐫有蘭陰深處四大字係明正德三年武宗御題）

三國索隱一

自來史有所不能言，則野史言之，陳承祚修三國志，以身為晉臣，不能明定正統，朱子綱目正之，以正統在蜀。然司馬溫公亦一代大儒，非嘗以魏正統為非。羅貫中三國演義，更張紫陽之目。而三國人物優劣，竟似大定，然多出於販夫卒隸之口，士大夫所不取也。予髫齡時，即喜讀三國志，演義所云云，皆以為真有其事，迨長讀書史，轉疑所載為誣，是知通俗教育，中人之深，而為政者常當三致意焉。中年目擊喪亂，親歷世界擾攘，國中得失之方，有與前事如合符節者，乃知正史實未嘗不誣也。特以生為其時，身當文網，心有欲言，不能不委宛以自達。百載後讀之，亦轉晦諱，無從求迹。古云史筆隱為褒貶，以戒後世，當時秉筆，豈真欲隱者乎？蓋有不得已耳。黃萍蓀兄近為越風索稿，因取案頭所置三國演義，按其回次編目註之，錄為演義原文，目列雜采三國志及古今諸家學說，而以己意折衷注之，名曰索隱，實亦猶備耳。

卷一

一、「中山靖王劉勝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姓劉名備，字玄德。昔劉勝之子劉貞，漢武時，封涿鹿亭侯，後坐酎金失侯，因此遺這一枝在涿縣。」

劉備一生，立命開基，即在「中山靖王之後，景帝閣下玄孫」十二字中。但按之實際，頗為可疑，裴松之三國志注，已有「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之語。又涿鹿亭侯，陳壽三國志作「涿縣陸城亭侯，元狩六年失侯，遂家焉。」演義之涿鹿亭侯，固無根據，陳志涿縣陸城亭侯，亦甚不妥。考漢書王子侯表有陸成侯無陸城亭侯。陸成侯貞，中山王勝之子，以元朔二年六月甲子封，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是元狩六年失侯一誤也；前漢封侯制，其不受地者為關內侯，其受地者皆曰侯，無亭侯鄉侯之制，此曰亭侯，二誤也；地理志「陸成」中山國名貞，因其父劉勝為中山王，故封中山國之陸成縣，故成字無土旁，此曰陸城三誤也；涿縣自涿縣，陸成自陸成，今曰涿縣之陸城亭侯，是陸城且屬於涿縣矣？四誤也；若以陸成侯罷居涿縣而言，則當曰徙涿縣，不得曰遂家焉，五誤也。有此五誤，而劉備之世系渺茫，殊可疑議。陳壽讀書人，不當錯誤如此，其所以信筆直書者，正是運

先主口吻以著其失耳。自古王者之有天下也；賢則傳賢，子則傳子，未嘗有統系觀念。自公羊大居正之說發，而傳統觀念以熾，漢承秦弊，以家天下為心，儒生術士，從而倡之，三百餘年之間，非劉莫王。曹操雖奸雄，猶不敢違冒不韙，劉備梟雄，熟知此利，崛起草莽，公然以漢胄自居，分鼎三足，唾手而得，使百世下，猶欲以正統歸之，抑何狡哉。

二、『及劉表發檄招軍時，玄德年已二十八歲矣？』

按章武二年先主崩，壽六十三歲，黃巾起於中平元年，昭烈得關張，聚義兵，討黃巾賊有功，其間經過中平凡六年，初平凡四年，興平二年，建安二十五年，章武二年，共三十九年，是先主此時年二十四耳。又諸葛公歿於後主建興十二年，壽五十四歲，則先主託孤時，公年為四十三歲，與先主相差二十歲。黃巾初起之際，公年纔四歲耳。

三、『姓關名羽字壽長，後改雲長，河東解良人也。』

按陳壽三國志：作關公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王崇知新錄云：關公字長生，改字雲長。當時有范長生，亦事照烈，年一百三十歲，豈關公先字長生，因同范而改耶？明人筆說，則云公本姓常，字壽長，因避難改名，指關為姓。演義所取，殆即本此。故有「因本處勢豪倚勢凌人，被吾殺了，逃難江湖，二十六年矣」之語也。

馮景關侯祖墓記云：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子于昌者，讀書塔廟；塔廟，侯故居也，昌夢侯授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濬井者，得巨碑，碑之有字，昌急合讀，乃紀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大略，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王朱旦。旦作關祖侯墓碑記，記中載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公沖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于桓帝永壽三年，享年六十八歲。子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沒廬墓三年，既免喪。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于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略如此，事見宋牧仲筠廊筆記。然事屬創聞，後無傳籍可據，亦存疑而已。

北平的衣食住行

李朴園

菲蓀先生知道我在北平當過幾年學生，囑我為本刊談一點關於北平衣食住行的話，當初我是草草地答應了的。後來想，我雖在北平住過七八年之久，所過的多半是窮苦的學生生活，自已既沒有很好的享受，也不大留心別人所享受是什麼，為何可以談這一類的話呢？第二天接到他底催稿信說：「際此北國淪陷之時，亦可以引起讀者刺激」。這一來，倒給了我一個好主意。可不是嗎？數年以來，國難越嚴重，國人愛國的心就越起勁，在這時候，只要所談到的是關於北平的話，不管好壞，想來都能在愛戀北平的國人底心里引起一點兒「愛國熱」。如此，即使我談得不好，大約也不介意了。主意打定，現在是要亂談起來了。

北平的衣

當我在邢台師範讀書的時候，高伯彥先生教過我們底史地。這位先生不特是北平人，而且是旗人。有一次，我們見他今天是駝絨，明天是黑子羔，後天又換二毛，不幾天就換了好幾套皮袍子；我們覺得奇怪，問他，他說：「北平人穿衣服都是這樣的」。等我到了北平以後，我看見，大多數的北平人，也都還像黃河以北的人似的，棉袍子之後多半換一身羊皮袍便算完事，并沒有個個像高先生那末考究——像高先生那樣的不是沒有，看來看去到底是少數中的少數。至於羊皮袍那樣普遍——說實在話，一幫二爺之流，十個有九個是有身把皮襖穿穿的——倒不見得是因為冷，一半是因為皮貨并不貴，一半也因為北平人更愛面子。

北平人底穿戴，對於我最有趣味的，不是皮袍子之類，倒是各色各樣的帽子，同身上的一套中式大衣，以及腳上的一雙氈窩。北平有許多人愛戴瓜皮帽，那是不用說的了；有時在瓜皮帽上加一個帽圈兒，帽圈兒却不是光溜溜的一個圓兒，在圓兒上加上可以翻上翻下的四塊皮，前後兩塊小的不動，左右兩塊大的可以蓋上耳朵，戴起來既方便又實用，普通的名字好像叫做「四塊瓦」；用四塊瓦相彷彿的，是從東三省來的一種皮帽子，這種帽子是一摺剳子連在一起的，額上一片較小的皮塊永遠不翻落來，兩耳同腦後的連成一塊，不冷的時翻上去，冷時再放下來；此外還有一種風帽，大半是遺老遺少們所愛用的，後面拖一個尾巴足以蓋上後腦都有餘，左右各有一塊從耳上包住兩頰結在項下，有時是黑色，有時簡直是紅的；比

較可以通用於上中下三流人的，是用毛線織的所謂「夜壺皴」，這東西全部形式像一口鐘，只在面部留一個心形的洞，不冷的時候從鐘口捲上去是一頂帽子，冷的時候從頭上放下來，把一個頭包得圓圓的，從後面看起來真像一隻套了套子的尿壺；至如像杭州的黃包車夫有時戴的那種氈帽瓜兒，那是常在天橋一帶看見的。把西裝大衣弄得拖地長，肥肥地一直從頸頸拖到地面的那種中式大衣，在杭州也不是看不到，但是，第一杭州人走路步度太碎，第二杭州人不大有好帽子配搭，第三杭州人不大愛氈窩，所以總沒有北平人穿中式大衣來得好看；你想罷，北平人頭上既有一頂龐然大物的東三省皮帽，脚上再有一雙龐然大物的氈窩，中間一包那身龐然大物的中式大衣，三分鐘一步一步三尺的龐然大架子一擺，粗粗的大帳龍三步來一屏「唔呀」多達式！說起氈窩，那是最有趣不過的寶貝！顧名思義，那寶貝自然是用羊毛捍成的；不過，江南人大約不容易想像那寶貝有多末厚多末大——大約厚有八分，長寬一脚半的樣子罷？到了正真冷的時候，考究的，鞋裏頭還要加毛皮，差一點的，鞋裏頭也要加麥稭；看起來，真正稱得起「其大無朋」四個字。

除了冬季，北平人底穿衣問題就找不出特色來，只是，要是沒有在北平住過的人，我勸大家一年四季預備一塊「罷帕」，因爲，北平一年四季都有風，有風總吹得起一陣一陣的土，那土卻又是墨一樣的黑，特別在春季里，只要你出們去走一趟的話，包你臉上會有一錢多厚的黑灰。

北平的食

沙鍋居，餡餅周，便宜坊的鴨子，一條龍的豬肉之類，好像大家都知道了，「這且不表」，我們來談談那些小販罷。

北平，現在是好多了，十年前，就是很像樣的街道也往往是黑漆漆對面不見人的。到了晚晌晚飯前後，街上已經有些黑沉沉的了，遠遠地你就聽到一種很幽長很凄咽的聲音：「羊頭——肉「！稍微等一等，你先看到閃閃爍爍的一叢豆樣大的燈，那燈隱隱地搖動着走了近來，好像一個幽靈；再等一回兒，那燈走近了，你會看到一個跨了一隻橢圓箱子的人，那就是那賣羊頭肉的；三個銅板，五個銅板，儘你願意地給他幾枚，他就把那裝着一隻小洋燈的橢圓箱子放在地上，在漆黑的一團的冷風中，飛薄地切給你一小把羊肉，再在面上加一層胡椒鹽；你拿來吃吃看，真是又乾淨又清脆，比紹興底越鷄還要好。

再黑一點兒，預料着你在小館子里吃過了二兩白乾兒，同着你底知心

的朋友，回到你那用紙裱糊過了的小齋，關了「白泥小火爐」吃了一陣花生米，談了一陣閒天兒之後，帳覺里有點乾料料的妝，於是，又在那漆黑的一團的大街上，不知從那一頭兒，隱約地又聽到一種尤其淒厲的聲音；仔細一辨別，不是羊頭肉，那是：「脆蘿——貝，賽辣梨嘞，辣嘞，辣嘞」！要是你有那種興致，三腳兩步跳到街心去，你就可以用三五枚銅板，買回一兩隻拳頭大小的大蘿蔔回來，要痛一口，糊糊脆，透心兒涼，頓時把你一肚皮半膝，半腸殺淤血，冰得一清二爽，少不得要同你底朋友在一笑之下，還得來兩聲「痛快，痛快」！

半夜以後，煤球兒爐里的火正紅，你同你底朋友談天談得興致快完，大約你底肚皮里的蟲兒也叫起來了罷？在北平，你不用忙，儘管外面是多末淒厲的北風，不管外面是多末大的大雪，你隨時可以聽到：「硬麵兒餑——哎嘿餑」的叫聲；那末，你只要站在大門口或是胡同口兒叫一聲，你就可以得到：「哎，來啦」，那樣一個孤魂野鬼似的回聲；不多時，踏著虎迎虎迎的大雪，吹著嗚嚼嘀的大風，有一個跨著一隻羊頭肉似的櫃圓白木箱，提着一隻小小地半明不滅的羊角燈的人，問一聲：「那兒叫」，走了近來，你又可以暫時飽一飽你同你底朋友底肚子了。

早晨起來，不管你起得多末早，你總在街頭巷尾找得到一兩甕鬼大一樣的燈，那兒，有幾個人是在弄着燒餅油炸鬼；在他們旁邊兒，不到三步遠，照例有一鍋熱氣騰騰的擔子，那不是賣豆漿的便是賣豆沫兒的〕你，不用說什麼，也不用管那兒坐的都是誰，儘管擠進去，撿一個坐位坐下，說一聲：「豆漿」，或是「豆沫」，一回兒，一盤冒着熱氣的豆沫或豆漿，一盤真正新出爐的燒餅，一盤真正剛出鍋的油炸鬼，焦，又熱，又脆，又香，又甜，弄得你舒舒貼貼，還用不到十幾枚大銅子兒：

因爲現在是冬天，這兒說的都是冬天的話，許多夏天的玩意都忘記了〕在目前想得起來的，那是躲在南房涼兒底下的酸梅湯。北平酸梅湯最有名的自然是信遠齋，但是，如果有那末多閒情逸致，單單爲吃酸梅湯跑到琉璃廠西頭兒去，酸梅湯雖好，趣味可就差遠了去了——實在，隨便在北平那個角落里的酸梅湯，都比杭州市上的貨色要好到不知多少倍；當你在大陸氣候的太陽底下曬得夠味兒了之後，耳旁邊聽到「當得郎郎當當，當得郎郎當當」的聲音，保你一下子就清醒了許多；等你一口酸梅湯灌下去，那般涼絲絲酸溜溜甜蜜蜜濟刺刺的

味道，其正亞賽過王母娘娘底玉液瓊漿啊！

北平的住

我，住過北國底鄉村，住過天津，住過張家口，住過上海，住過南京，現在是在杭州落了戶；但是，說起住家來，到死我都要說北平數第一。原因有幾種：一、北平到底是久做國都的地方，居民比任何地方的人都來得大方，厚道，說得對勁兒馬上可以同你做知己的朋友，說得不對勁兒，得，您別理我，我也不理您，牽絲攀藤死氣白裂的玩意兒是不來的；二、別的地方沒有錢一天也活不了，在北平，開門七件事樣樣可以賒可以欠，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是不會短你那份兒交情的；三、自然，隨便哪兒都少不了好玩的地方，可是，隨便哪兒底好玩的地方往往都不能維持到很久，差不多一弄就厭，在北平，你怎末玩都玩不厭，而且越玩越有趣兒；四、或者正因為有如上的幾個原因，我覺得只有在北平住才當得起「居之安」這三個字，別的地方就靠不住！

人人都知道北平冬天冷，其實，住在北平的人倒不大知道怎麼個冷法兒，因為：北平底房子多半都是二尺多厚的老泥牆，屋頂厚，窗戶小，天大的冷氣原就不容易進得來；北平底煤塊煤球兒可以論銅子兒賣，一天有十幾個子兒的煤球兒，夠一隻白泥小火爐兒燒一天的，一間嚴嚴密密的小屋子，給這隻四面透得出熱氣來的小火爐兒一烘，哪兒覺得出冷呢？要果然覺得出冷，羅貝的銷場決不會維持那末多的叫賣商啊！

北平熱起來的時候兒倒是真熱，可是：第一，熱，熱得乾乾脆脆，決不透一點兒濕，也不露一點兒悶，雖是熱，也熱得教人舒服；第二，北平有得是絕大的公園，公園裏

館，茶館旁邊有得是枝葉扶疏；樹底下有得是濃厚的陰涼，陰涼底下，有得是藤製的躺椅，你果然熱不過，夾兩本書，化十幾個銅子兒，大樹涼下的躺椅上一躺，看看書，看看報，鼓鼓天兒，吃吃茶，或是睡回兒覺，要熱才怪呢！

北平底房子有三種特色：第一價錢巧，在杭州十塊錢，在南京上海十五或是二十塊錢一個月的房子，在北平大可以化同樣的價錢住一年都不止——只有一點兒美中不足，北平租房子雖是照例先交三份兒，可只有一份兒租價，一份兒押租，還有一份兒稱做打掃錢，是送給房東做為收拾房子用的，你可別想濫用埸！第二好糊裱，差不多的房子，天花板既不是板也不是灰墁，卻是用紙裱上去的，牆壁上也同樣地用紙糊裱過，可是，你

別擔心事，雖是紙，卻總是那末平那末緊，決不會裂綻也不會生霉——在北平，紙或布生霉這件事，簡直可以說是奇蹟；第三天井好，所有的房屋總是那末方方正正兒的，至少有一個大天井，有時候會有三四個，教你住起來總那末敞敞當當地，永遠感不到逼狹的那件事！

北平的行

在北平市上步行，近來自然要好得多，十年前，那真是談何容易呀！不用兩腳車而用電車——（諸位別誤會，不多年前北平人也把汽車叫電車呢——汽車，洋車（黃包車也）），或是到近郊去騎小驢兒，倒是比哪兒都寫意的事。北平底電車，價錢並不如何便宜，可是，第一、車架子來得特別高大，坐上去大有可以睥睨一切的派頭兒；第二，「得得當當，得得當當」，那副鈴兒又大又亮，一壁走一壁聽，味道也不錯。北平底汽車，十多年前還不大時髦，前年去的時候，一等一的流線型小轎車兒，一個鐘頭僅多一塊二角錢，多便宜，多神氣？至於洋車，更有說不盡的好處：一、北平底洋車部部都抵得過杭州頭二等的包車，又寬又大又堅實；二、從東長安街到萬壽山，少了說也有二十多里路罷？兩角小洋就拉了去，價錢的便宜真教人不敢相信；三、那些車夫，個個兒都是寬寬的肩膀細細的腰兒，只要兩個指頭兒把車把兒一綽，粗粗的小手臂兒往上一提，細細的腰兒一扭，拉起來，自始至終一樣的快慢，自始至終一樣地水樣平，船樣穩，嘿，別提多末痛快啦！你別看西直門外的那些小驢兒腿兒來得細蹄兒來得小，你騎上試試看，走起來準賽過駕著雲；而且，價錢並不貴，六角大洋可以到碧雲寺，高興的時候，一隻大洋弄個來回！

文章是拉拉雜雜地寫好了，能不能「引起讀者」什麼「興趣」呢？天曉得！但是，當我寫到衣住行這三項的時候，我倒是真想回到北平去住家了。北平實在好，這不是我一人兒底話，凡是在北平住過的，誰也相信這話不是吹牛——而且，在北平越住得久，越知道這句話的真價值。「三一八」以後，我曾到北平去住過一個月，有一天同非露去玩頤和園，站在佛香閣門前，我幾乎哭出來，想著那樣大好建築眼看就會給別個人佔了去的事！現在，說起來我還有那種心情，幸虧「天下又太平」了！

四山一研齋隨筆 二

白蕉

邑樸學大師顧觀光尚志先生，博綜羣籍，精於醫，尤精天文曆算，與南匯張嘯山先生友善，且多共事時。嘯山先生在外久，足跡所歷廣，故名亦較著。尚志先生學多專精，嘯山先生實不及也。聞故老言，先生出門，有時天晴亦攜雨具，或見陽光如此，以爲疑訝，先生曰：今日若時必雨也。終如其言，人始服其神。

袁世凱盜國時，其子克文延常州名曲家趙中鑠子敬崑腔，宮中書畫小件，頗多貽遺，趙所見亦頗夥。曾見三國時蜀相武侯真蹟尺牘一通，欲以借印未成，遂某出一紙。我友常州顧嶠若少時曾及見之。其書云：亮昔耕隴中，早晚以琴書自樂，撫歌謠唱，以適我耳，奇花異鳥，以悅我目，飽食之餘，時過隴上，與二三舊友，閒桑麻間，將招此生可以愉老，唯是時勢所頻，數復前定，一荷重任，得息肩，足下雖已超乎局中，何時得共畢身外之務，復進茅廬，（闕文）而發一思向日所樂，烏可得哉。悲夫！亮白。此書謂超乎局中，不知與誰。

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二語，前已記心老之解，尚遺一義，則孔子作此語，乃客觀的自民本身言之，而極其感慨之意。以今日之事譬之，三民主義之爲救國主義，是否全民能解，無已，則先覺者循三民主義軌道，由軍政而訓政而憲政，措政治的力量而爲之而已。不可使知之，正似我國現今教育不普及，對蚩蚩者誠深爲悼惘之辭氣也。論語一書，本多孔子以前相傳之格言，其至理名言，往往亙古如新，顛撲不破者，蓋非盡爲孔子之言，孔子多所運用，弟子以剛諸夫子而記之耳。常謂孔子之學皆入世，重人治，佛耶諸教，以出世心爲入世，而專研神學，措神虛爲教，終隔一層。又世所謂三生者，道家主長生，佛氏主無生，孔子則主生生。

辛亥革命，於武昌倉卒起義之先，首領因民黨若病滯泥，因事急，不及備，即發難，然不可以無主；時協統黎元洪爭軍民望，事起惟及禍，匿牀下，黨人湧入，呼謂之曰：今日之事，出，擁爲都督，不出則死！元洪出。此床下都督，終以開國元勳，擢名中外，項城死，就正式大總統，真崇隆時會，所謂時勢造英雄歟者？

光緒季年，劉蜀僧丈聽鼓杭垣，戢帆與朋從作湖上游。時湘人向太守非，亦需次浙江，與丈交厚。向素善一枝，情好甚篤，有納寵之意。一日，同過月老祠，因就卜，得四書籤二

句，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同游者僉以爲吉，向亦心喜，因先乞假回鄉，郵繕金屋，去未匝月而兆至，同儕始恍悟下文有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一句，以為其驗在是也。

杭雷峯搭之崩，茶商恍某氏之山莊在附近，購得其中木材爲五百張琴，式各不同。又為五百琴墨，墨加工三倍於市上之精者。川沙黃任老一日過之，贈以詩：某氏喜，報以二錠。因相約沈思齊沈信卿陳陶遺諸老及予等試墨。墨甚精細，稍陳必更佳也。近來製墨，多用洋煙，以其價廉而利冰，杜烟則非一二元一兩者不得佳，且功力不至。故書畫家多收舊墨，必光緒十五年以前者乃品純質細。予年來頗得二三十錠，甚自珍惜。

偶與心老談及松江郭友松之四書畫，並及成吉士謔，信老爲誦崐山王翰卿成語詩一絶，極妙。詩云：阿嫂不上婦夫門，一夜夫妻百夜恩，公要餛飩婆要麵，三缸清水六缸渾。王同光間人，有集行世。

民國三年一月七日，章太炎在總統府換待室求謁，袁使解以適會客，章問客何人，答應總理，良久又問，答會向瑞琨，章云：向一小孩子尚可會，何不會我？手執團扇，下繫勳章，足穿破官靴，大鬧不休。嗣又索會張一麐其他秘書，乃由兵校護送至府中附近教練處款待。

袁世凱晴讀三國演義，其一生學問在此。三國人物，尤崇拜曹操，心老語予如此，云三四十年前親聞之奉天昌圖知府陳某者。頃又某日人所著中國人物誌，其於世凱亦云以操非自況，則其志可知！

我邑俗所傳三八橋者，蓋指清初王文恭昆季言。當王氏全盛時，其第宅及鎮之半。予家尚書浜上，亦爲王宅舊址。傳文恭父廣心未娶時，有窮愁修者攜庚帖至，廣心以置其書桌上，以瓶鎮之。瓶故供折枝梅花，忽結子，一萎落，而長成者三枚，異之，遂議婚。婚後六月，産一子。廣心疑婦不貞，弗留。婦曰：倘後日皆六月如何？曰：留！後果連舉恭昆季，懷妊皆六月。及三子者皆顯達，值太夫人壽，三子趨賀，太夫人見之，泫然不樂；廣心詢之，曰：昔我四產，今三子矣！廣心慰曰：命也，復何言！

句，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同游者僉以為吉，向亦心善，因先乞假回鄉，部署金屋，去未匝月而訃至，同儕始恍悟下文有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一句，以為其驗在是也。

杭雷峯塔之崩，茶商悅某氏之山莊在附近，購得其中木材為五百張琴，式各不同。又為五百琴墨，墨加工三倍於市上之精者。川沙黃任老一日過之，贈以詩：某氏喜，報以二錠。因相約沈思齊沈信卿陳陶遺諸老及予等試墨。墨甚精細，稍陳必更佳也。近來製墨，多用洋煙，以其價廉而利沸，壯烟則非一二元一兩者不得佳，且功力不至。故書畫家多收舊墨，必光緒十五年以前者乃品純質細。予年來頗得二三十錠，甚自珍惜。

偶與心老談及松江郭友松之四書畫，並及成吉土謠，信老為誦崐山王翰卿成語詩一絶，極妙。詩云：阿彼不上娣夫門，一夜夫妻百夜恩，公婆偲鈍婆要媳，三缸清水六缸渾。王同光間人，有集行世。

民國三年一月七日，章太炎在總統府候待室求謁，袁使解以適會客，章問客何人，答應總理，良久又問，答會向瑞琨，章云：向一小孩子尚可會，何不會我？手執團扇，下繫勳章，足穿破官靴，大鬧不休。嗣又索會張一麐其他秘書，乃由兵校護送至府中附近教練處款待。

袁世凱嗜讀三國演義，其一生學問在此。三國人物，尤崇拜曹操，心老語予如此，云三四十年前親聞之奉天昌圖知府陳某者。頃又某日人所著中國人物誌，其於世凱亦云以操非自況，則其志可知！

我邑俗所傳三八橋者，蓋指清初王文恭昆季言。當王氏全盛時，其第宅及鎮之半。予家尚書浜上，亦為王宅舊址。傳文恭父賡心未娶時，有爲悉修者攜庚帖至，賡心以置其書桌上，以瓶鎮之。瓶故供折枝梅花，忽結子，一墜落，而長成者三枚，異之，遂議婚。婚後六月，產一子。賡心疑婦不貞，弗留。婦曰：倘後日皆六月如何？曰：留！後果連舉恭昆季，懷姙皆六月。及三子者皆顯達，值太夫人壽，三子趨賀，太夫人見之，泫然不樂；賡心詢之，曰：昔我四產，今三子矣！賡心慰曰：命也，復何言！

句，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同游者僉以為吉，向亦心善，因先乞假回鄉，部署金屋，去未匝月而韭至，同儕始恍悟下文有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一句，以為其驗在是也。

杭雷峯塔之崩，茶商悅某氏之山莊在附近，購得其中木材為五百張琴，式各不同。又為五百琴墨，墨加工三倍於市上之精者。川沙黃任老一日過之，贈以詩：某氏喜，祗以二錠。因相約沈思齊沈信卿陳陶遺諸老及予等試墨。墨甚精細，稍陳必更佳也。近來製墨，多用洋煙，以其價廉而利沸，杜烟則非一二元一兩者不得佳，且功力不至。故書畫家多收舊墨，必光緒十五年以前者乃品純質細。予年來頗得二三十錠，甚自珍惜。

偶與心老談及松江郭友松之四書盡，並及成吉士譜，信老為誦崐山王翰卿成語詩一絕，極妙。詩云：阿姨不上姊夫門，一夜夫妻百夜恩，公要餛飩婆要麵，三缸清水六缸渾。王同光間人，有集行世。

民國三年一月七日，章太炎在總統府接待室東鬧，袁使解以適會客，章問客何人，答應總理，良久又問，答會向瑞琨，章云：向一小孩子尚可會，何不會我？手執團扇，下繫勳章，足穿破官靴，大鬧不休。嗣又索會張一麐其他秘書，乃由兵校護送至府中附近教練處款待。

袁世凱嗜讀三國演義，其一生學問在此。三國人物，尤崇拜曹操，心老語予如此，云三四十年前親聞之奉天昌圖知府陳某者。頃又某日人所著中國人物誌，其於世凱亦云以操莽自況，則其志可知！

我邑俗所傳三八橋者，蓋指清初王文恭昆季言。當王氏全盛時，其第宅及鎮之半。予家尚書浜上，亦為王宅舊址。傳文恭父廣心未娶時，有為惡作者攜庚帖至，廣心以置其書桌上，以瓶鎮之。瓶故供折枝梅花，忽結子，一蒂落，而長成者三枚，異之，遂議婚。婚後六月，產一子。廣心疑婦不貞，弗留。婦曰：倘後日皆六月如何？曰：留！後果連舉恭昆季，係娩皆六月。及三子者皆顯達，值太夫人壽，三子趨賀，太夫人見之，泫然不樂；廣心詢之，曰：昔我四產，今三子矣！廣心慰曰：命也，復何言！